

錢鍾書集

談藝録

上卷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錢鍾書集

談藝録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談藝録:補訂重排本(上、下)/錢鍾書著.－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1

(錢鍾書集)

ISBN 7－108－01158－1

Ⅰ.談… Ⅱ.錢… Ⅲ.古典詩歌－文學理論－中國－文集 Ⅳ.I207.22－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98)第 05044 號

責任編輯 陸文虎
裝幀設計 陸智昌
出版發行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北京市東城區美術館東街 22 號)
郵　　編 100010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北京新華印刷廠
版　　次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635×960 毫米 1/16　印張 55.125
字　　數 500 千字
印　　數 0,001－4,500 册

定　　價 98.00 元

目　録

余雅喜談藝，與並世才彥之有同好者，稍得上下其議論。二十八年夏，自滇歸滬瀆小住。友人冒景璠，吾黨言詩有癖者也，督余撰詩話。曰："咳唾隨風拋擲可惜也。"余頗技癢。因思年來論詩文專篇，既多刊布，將彙成一集。即以詩話爲外篇，與之表裏經緯也可。比來湘西窮山中，悄焉寡侶，殊多暇日。興會之來，輒寫數則自遣，不復詮次。昔人論文說詩之作，多冠以齋室之美名，以誌撰述之得地。賞奇樂志，兩美能并。余身丁劫亂，賦命不辰。國破堪依，家亡靡託。迷方著處，賃屋以居。先人敝廬，故家喬木，皆如意園神樓，望而莫接。少陵所謂："我生無根蒂，配爾亦茫茫"，每爲感愴。因逕攘徐禎卿書名，不加標別。非不加也，無可加者。亦以見化鶴空歸，瞻烏爰止，蘭真無土，桂不留人。立錐之地，蓋頭之茅，皆非吾有。知者識言外有哀江南在，而非自比"昭代嬋娟子"也。

一

詩分唐宋，唐詩復分初盛中晚，乃談藝者之常言。而力持異議，頗不乏人。《蘇平仲文集》卷四《古詩選唐序》論楊士弘《唐音》體例不善，早曰："盛時詩不謂之正音，而謂之始音。衰世詩不謂之變音，而謂之正音。又以盛唐、中唐、晚唐，並謂之遺響。是以體裁論，而不以世變論。異乎十三國風、大小雅之所以爲正變者"云云。已開錢牧齋《有學集·唐詩英華序》之説。余竊謂就詩論詩，正當本體裁以劃時期，不必盡與朝政國事之治亂盛衰脗合。士弘手眼，未可厚非。

【補訂】楊士弘説實爲北宋以來常論。參觀《管錐編》四册581頁。俞文豹《吹劍録》曰："近世詩人好爲晚唐體。不知唐祚至此，氣脈浸微，求如中葉之全盛，李、杜、元、白之瑰奇，無此力量。今不爲中唐全盛之體，而爲晚唐衰思之音，豈習矣而不察也。"稱"中唐全盛"，正謂作者處世乃唐代之"中"，而作者成章則唐詩之"盛"。區别井然。葉横山《汪文紏繆·唐詩正序》曰："就初而論，在貞觀則時之正，而詩不能反陳隋之變"；

亦此旨也。左仁、周貽樸同輯黄周星《九煙先生遺集》卷一《唐詩快自序》曰:“唐之一代,垂三百祀。不能有今日而無明日,有今年而無明年。初、盛、中、晚者,以言乎世代之先後可耳。豈可以此定詩人之高下哉。猶之乎春、夏、秋、冬之序也。四序之中,各有良辰美景,亦各有風雨炎凝。不得謂夏劣於春,冬劣於秋也。況冬後又復爲春,安得謂明春遂劣於今冬耶。”則另明一義,而筆舌恣肆可喜。

詩自有初、盛、中、晚,非世之初、盛、中、晚。故姜西溟《湛園未定稿》卷四《唐賢三昧集序》,即詰駁牧齋,謂:“四唐不可以作詩者之年月論。如毛詩作誦之家父,見於桓公八年來聘、十五年來求車,爲周東遷後人,而其詩不害爲小雅。黍離行役之大夫,及見西京喪亂,爲周東遷前人,而其詩不害爲王降而風”云云。斯言也,并足以上折平仲,惜尚未能明拈風格之分。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别,乃體格性分之殊。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唐詩多以丰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嚴儀卿首倡斷代言詩,《滄浪詩話》即謂“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興”云云。曰唐曰宋,特舉大概而言,爲稱謂之便。非曰唐詩必出唐人,宋詩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東野,實唐人之開宋調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靈,則宋人之有唐音者。《楊誠齋集》卷七十九《江西宗派詩序》曰:“詩江西也,非人皆江西也。”《劉後村大全集》卷九十五《江西詩派小序》仍以後

山、陵陽、子勉、均父、二林等皆非江西人爲疑，似未聞誠齋此論。詩人之分唐宋，亦略同楊序之恉。猶夫英國十八世紀女主 (Queen Anne) 臨朝，而其一代詞章，乃號羅馬大帝時代文學。按此名初見於Goldsmith: *The Bee*, No.viii，第二篇 "An Account of the Augustan Age in England." 當時文壇主監爲安迪生，而身後論定，竟被十九世紀女主時班首之稱。參觀 Bonamy Dobrée: *Essays in Biography*, 第三篇 "Joseph Addison: The First Victorian." 固知文章流別，初不拘名從主人之例，中外一理也。德詩人席勒 (Schiller) 有論詩派一文 (Ü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ische Dichtung)，謂詩不外兩宗: 古之詩真朴出自然，今之詩刻露見心思: 一稱其德，一稱其巧。顧復自註曰: "所謂古今之別，非謂時代，乃言體製"; (Daß wenn hier die neuen Dichter den alten entgegengesetzt werden, nicht sowohl der Unterschied der Zeit als der Unterschied der Manier zu verstehen ist.) 故有古人而爲今之詩者，有今人而爲古之詩者，且有一人之身攙合今古者。見 *Schillers Sämtliche Werke*, Säkular-Ausgabe, Bd.XII, S.189. 按福樓拜亦分詩人爲二派 (classes); 語意與席勒暗合，見 *Correspondance de Flaubert*, édition Louis Conard, le série, p.385. 席勒以古詩人賦物之不著我相，比爲上帝創世，人見神工，而不覩帝相 (Wie die Gottheit hinter dem Weltgebäude, so steht er hinter seinem Werk. S.183)。福樓拜亦謂上帝無往不在，而無處可見; 作者書中有我，端宜如此。(L'artiste doit être dans son oeuvre comme Dieu dans la création, invisible et tout-puissant; qu'on le sente partout, mais

qu'on ne le voie pas.) 語尤巧合。見 *Corr*, IVe série, p.164. 福樓拜書牘中屢申明斯意。是亦非容刻舟求劍矣。李高潔君(C.D.Le Gros Clark)英譯東坡賦成書，余爲弁言，即謂詩區唐宋，與席勒之詩分古今，此物此志。後見吴雨僧先生宓《艮齋詩草序》，亦持是說。夫人稟性，各有偏至。發爲聲詩，高明者近唐，沈潛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故自宋以來，歷元、明、清，才人輩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範圍，皆可分唐宋之畛域。唐以前之漢、魏、六朝，雖渾而未劃，蘊而不發，亦未嘗不可以此例之。葉横山《原詩》内篇卷二云："譬之地之生木，宋詩則能開花，而木之能事方畢。自宋以後之詩，不過花開而謝，謝而復開。"

【補訂】葉横山《原詩》外篇卷四論何大復與李空同書譏李詩"入宋調"曰："李不讀唐以後書，何得有宋詩入其目中而似之耶。將未嘗寓目，自爲遥契脗合，則此心此理之同，其又可盡非耶。"即謂詩分唐宋，亦本乎氣質之殊，非僅出於時代之判，故曠世而可同調。聖佩韋好言"精神眷屬"(les familles d'esprit)，近世德國談藝言"形態"(Morphologie)者别作家才情爲二類(intellectus archetypus, intellectus ectypus)，亦有見於斯也。

蔣心餘《忠雅堂詩集》卷十三《辯詩》云："唐宋皆偉人，各成一代詩。宋人生唐後，開闢真難爲。元明不能變，非僅氣力衰。能事有止境，極詣難角奇。"可見五七言分

唐宋，譬之太極之有兩儀，本乎人質之判“玄慮”、“明白”，見劉邵《人物志·九徵》篇。按即Jung：*Psychologische Typen*所分之Introvert與Extravert。非徒朝代時期之謂矣。乃尚有老宿，或則虐今榮古，謂宋詩時代太近，何不取法乎上；或則謂唐詩太古，宜學荀卿之法後王。均堪絶倒。且又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少年才氣發揚，遂爲唐體，晚節思慮深沈，乃染宋調。若木之明，崦嵫之景，心光既異，心聲亦以先後不侔。明之王弇州，即可作證。弇州於嘉靖七子，實爲冠冕；言文必西漢，言詩必盛唐。《四部稿》中，莫非實大聲弘之體。然《弇州續稿》一變矜氣高腔，幾乎剟言之瘢，刮法之痕，平直切至。屢和東坡詩韻。《續稿》卷四十一《宋詩選序》自言，嘗抑宋詩者，“爲惜格故”，此則“非申宋”，乃欲“用宋”。卷四十二《蘇長公外紀序》於東坡才情，贊不容口，且曰：“當吾之少壯時，與于鱗習爲古文詞，於四家殊不能相入，晚而稍安之。毋論蘇公文，即其詩最號爲雅變雜糅者，雖不能爲吾式，而亦足爲吾用。”《讀書後》卷四《書蘇詩》後曰：“長公詩在當時，天下争趣之，如諸侯王之求封於西楚。其後則若垓下之戰，正統離而不再屬。今雖有好之者，亦不敢公言於人。其厄亦甚矣。余晚而頗不以爲然。”下文詳言東坡神明乎少陵詩法之處，可與早作《四部稿》卷百四十七《藝苑卮言》論東坡語參觀。然《卮言》以東坡配香山、劍南爲正宗而外之廣大教化主，又曰：“蘇之於白，塵矣”；此則逕以蘇接杜，識見大不同。《四部稿》卷四十六《醉後放言》云：“死亦不須埋我，教他

蟻樂鳶愁”，全本東坡“聞道劉伶死便埋”一絶，則是弇州早作已染指蘇詩矣。雖詞氣尚負固矜高，不肯遽示相下，而乃心則已悦服。故錢牧齋《列朝詩集》丁集、周櫟園《因樹屋書影》卷一皆記弇州臨歿，手坡集不釋。要可徵祖祧唐宋，有關年事氣禀矣。按此特明弇州早晚年詩學之不同，非謂弇州晚年詩勝早年也。吴梅村《家藏稿》卷三十《太倉十子詩序》有“拯輓近詩弊者，芟抹弇州盛年用意之瓌詞雄響，而表晚歲頹然自放之言，詘申顛倒”云云，議論極公。弇州《續稿》中篇什，有意無韻，木强率直，實不如前稿之聲情並茂；蓋變未至道，況而愈下者也。近來湖外詩家，若陳抱碧、程十髮輩，由唐轉宋，適堪例類。唐宋詩之争，南宋已然，不自明起；袁子才《與施蘭垞書》、《隨園詩話》卷十六引徐朗齋語等調停之説，當時亦早有。如戴昺《東野農歌集》卷四《答妄論唐宋詩體者》云：“不用雕鎪嘔肺腸，詞能達意即文章。性情原自無今古，格調何須辨宋唐。”

【補訂】孫鑛《孫月峯先生全集》卷九《與李于田論文書》論王世貞曰：“鳳洲氣脈本出子瞻，稍雜以六朝，後乃稍飾以莊左及子長。俊發處亦彷彿近之，然終不純似。自謂出《國策》，正是子瞻所祖耳。”則王氏老去手《東坡集》不釋，晚歲之歸依，正敦少年之宿好耳。《文子·道原》所謂：“求之遠者，往而復返。”明承唐宋，法後王其事順，法先王其勢逆。前後七子始必順流從時，繼乃逆流復古。王九思《渼陂續集》卷中《康公神道碑》曰：“喜唐宋韓蘇之作，尤喜《嘉祐

> 集》。”康海之初法老泉，猶世貞之本出子瞻矣。又按戴東野此詩亦見清初邵湘南陵《青門詩集》卷一，題爲《疎園集自題》，祇“不用”作“安用”，差一字而已。將無心之暗合，抑張胆之豪奪，“性情無今古”異，詞句遂人我共乎。

不知格調之别，正本性情；性情雖主故常，亦能變運。豈曰强生區别，劃水難分；直恐自有異同，搏沙不聚。莊子《德充符》肝膽之論，東坡《赤壁賦》水月之問，可以破東野之惑矣。

二

冒疚齋先生嘗示所爲《後山詩註補箋》。余以爲《山谷内外集》，雖經天社、青神疏通解釋，亦不無瑕隙，留爲後人著手餘地。方虚谷《瀛奎律髓》卷二十四已譏任註鹵莽，止能言山谷詩字面事料之所出，而不識詩意。舉《遊王舍人園》、《送顧子敦》兩詩爲證。兹復采鄙見所及者，略補數則，而評騭雌黄不以充數焉。〇(一)《林夫人欸乃歌與王稚川》第二首云："從師學道魚千里。"天社註引《齊民要術》載《陶朱公養魚經》，略謂："以六畝地爲池，池中有九洲六谷，魚在其中周遶，自謂江湖。"按山谷此事凡四使。《追和東坡題李亮功歸來圖》有"小池已築魚千里"，天社註與此大同。《去賢齋》有"争名朝市魚千里"，《十月十五早飯清都觀》有"心遊魏闕魚千里"，則不在内外集二註中。張邦基《墨莊漫録》卷三曰："山谷詩'争名朝市魚千里'。《關尹子》云：'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不窮也。'"又龔頤正《芥隱筆記》曰："山谷用魚千里事，蓋出《關尹子》：'以池爲沼，以石爲塢，魚環游之，不知

其幾千萬里也。'”“千里”字有著落，説較天社爲長。◯(二)《演雅》云:“春蛙夏蜩更嘈雜。”天社註引《詩》:“五月鳴蜩。”按《困學紀聞》卷十八謂出楊泉《物理論》:“虚無之談，無異春蛙秋蟬，聒耳而已。”是也。山谷《題淡山岩》第一首:“春蛙秋蠅不到耳”，天社未註，亦即用此。◯(三)《演雅》云:“江南野水碧於天。”天社註引盧仝:“水泛碧天色。”按吴曾《能改齋漫録》卷八引温庭筠樂府:“春水碧於天”，皮日休《松陵集》:“漢水碧於天。”以此爲長。又按《演雅》云:“江南野水碧於天，中有白鷗閑似我。”明楊基《眉菴集·寓江寧村居病起寫懷》第七首云:“無數白鷗閑似我，一江春水碧於天。”疑即取此二語入七律爲一聯也。◯(四)《演雅》云:“絡緯何嘗省機織，布穀未應勤種播。”天社註但釋蟲鳥名，并引杜詩:“布穀催春種。”按山谷詞意實本《詩·大東》:“睆彼牽牛，不以服箱。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抱朴子》外篇《博喻》有“鋸齒不能咀嚼，箕舌不能別味”一節，《金樓子·立言》篇九下全襲之，而更加鋪比。山谷承人機杼，自成組織，所謂脱胎换骨者也。◯(五)《贈鄭交》云:“草堂丈人非熊羆。”天社引《史記·齊世家》:“非龍非彲，非虎非羆”，而《六韜》以“非虎”爲“非熊”。按葉大慶《考古質疑》卷三略云:“吴氏《漫録》論豫章此詩及《漁父詞》用‘非熊羆’，據《六韜》、《史記》皆作‘非虎非羆’，無‘熊’字，恐豫章別有所本。大慶按李翰《蒙

求》云：‘吕望非熊’，徐狀元補註引《後漢書·崔駰傳》註云：‘非熊非羆’；《史記》、《六韜》皆作‘虎’，唐人避高祖諱改。杜詩、白氏《六帖》、章懷註《東漢書》用《史記》之文，改‘非熊’之字。豫章亦本諸此而已。熊羆，世之常言，《書》、《詩》、《鹽鐵論》皆有之。善註《文選》，於《賓戲》引《史記》，《非有先生論》引《六韜》，實非原文，彷彿記憶而爲之註爾，不足爲據也。”此節甚精，可以補天社註。〇（六）《留王郎》云：“蟲鳥聲無人。”天社註引昌黎《琴操》：“四無人聲。”按樊宗師《絳守園池記》云：“蟲鳥聲無人，風日燈火之。”吴師道補趙仁舉註云：“黄魯直《送王郎詩》全用此”；師道作《吴禮部詩話》亦言之，應補。〇（七）《送王郎》云：“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纍秋菊之英，贈君以黟川點漆之墨，送君以陽關墮淚之聲。”天社未註句法出處。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九謂仿歐公《奉送原父侍讀出守永興》：“酌君以荆州魚枕之蕉，贈君以宣城鼠鬚之管”等語。孫奕《示兒編》卷十謂顧況《金璫玉佩歌》云：“贈君金璫大霄之玉佩，金瑣禹步之流珠，五嶽真君之祕籙，九天文人之寶書”，山谷仿作云云；晁無咎仿作《行路難》云：“贈君珊瑚夜光之角枕，玳瑁明月之雕牀，一繭秋蟬之麗縠，百和更生之寶香。”按胡孫二説皆未探本。鮑明遠《行路難》第一首云：“奉君金卮之美酒，瑇瑁玉匣之彫琴，七彩芙蓉之羽帳，九華蒲萄之錦衾”，晁作亦名《行路難》。歐黄兩

詩又皆送人遠行，蓋均出於此，與顧歌無與。宋趙與時《賓退録》卷四謂黄詩正用鮑體，明謝榛《四溟山人集》卷二十三《詩家直説》及郭子章《豫章詩話》卷三亦謂本鮑詩而加藻潤，是矣。〇（八）《和答外舅孫莘老》云："道山鄰日月。"天社註："道山見上註。"然此詩見卷二，以前詩中未有"道山"字，亦無上註，天社蓋誤憶也。山谷屢用"道山"字。《和答子瞻憶館中故事》云："道山非簿領"，天社註："蓬萊道山，天帝圖書之府也"；《以團菜洮州石硯贈無咎文潛》云："道山延閣委竹帛"，天社註："道山見上註"；《送少章》云："鴻雁行飛入道山"，天社註："道山見上註。"姚範《援鶉堂筆記》卷四十云："道山見《後漢書·竇章傳》。"按《章傳》云："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章懷註："老子爲守藏史，并爲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事見《史記》。言東觀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山，爲仙府，幽經祕録並皆在焉。"天社註未言出處，宜補。宋人多以"道山"爲館閣之稱，觀王暐《道山清話》跋可知。東坡《送魯元翰》之"道館雖云樂"，《次韻子由與孔常父唱和》之"蓬山耆舊散"；《老學菴筆記》載孫叔詣《賀祕書新省成表》云："蓬萊道山，一新羣玉之構"；范石湖《送吴智叔檢詳直中祕使閩》詩云："直廬須愛道家山"；皆用此事。〇（九）《送舅氏野夫之宣城》第一首云："春網薦琴高。"天社註："琴高、鯉魚也。《列仙傳》：琴高乘赤鯉。歐公亦有琴高魚詩。"按趙與時《賓

退録》卷五云:“今寧國府涇縣東北，有琴溪，俗傳琴高隱處。有小魚，他處所無，號琴高魚。歲三月，數十萬一日來集，網取鹽曝;州縣苞苴，索爲土宜。舊亦入貢，乾道間始罷。前輩多形之賦詠，梅聖俞、王禹玉、歐陽公皆有和梅公儀琴高魚絶句云云。聖俞宣州雜詩又云云，聖俞、宣人也。汪彦章嘗賦長篇云云。蜀人任淵註山谷時，不知土宜，但引《列仙傳》，直云鯉魚，誤矣。”沈濤《匏廬詩話》卷上亦嘗引此以正任註。

【補訂】按李小湖《好雲樓二集》卷十四《雜説》亦言之。然似以何屺瞻爲最早，《義門先生集》卷五《與友人書》曰:“二十年前曾嘗宣城琴高魚，始知山谷‘春網薦琴高’之句善道土風，而已蒼駁之爲過。後見趙與時《賓退録》亦載之”云云。已蒼、馮舒也。

○(十)《次韻劉景文登鄴王臺見思詩》云:“平原秋樹色。”天社註:“平原今德州，山谷時監德州德平鎮。”按《匏廬詩話》卷上謂“平原”二字，當讀如江文通《恨賦》:“試望平原”，不必指地名説。殊有理。○(十一)《懷半山老人次韻》第二首云:“樂羊終愧巴西。”天社註引《韓非子》。按此見《韓非子·説林》，《淮南子·人間訓》、《説苑·貴德篇》均載之。山谷以“秦西巴”爲“巴西”，談藝者引爲笑枋，與東坡之“儂家舊姓西”同成口實。梁玉繩《清白士集》卷二十二云:《抱朴子·良規》云:“樂羊以安忍見疎，秦西以過厚見親”，疑“秦西”是複氏，山谷詩恐是“秦西”之誤。

【補訂】按《好雲樓二集》卷十五《雜説》亦謂“巴西是秦西”之誤。張宗泰《魯巖所學集》卷九《書居易録卷十二、十三後》云:“《韓非子》作‘秦西巴’,《説苑》則作‘秦巴西’,魯直自用劉子政説,非趁韻。”是也。竊謂《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徐氏二子祝詞》曰:“得麑授秦巴西”,復曰:“巴西之罪,賢於樂羊之功。”散文初無韻須趁,愈徵其詩句之本《説苑》矣。

○(十二)《戲呈孔毅父》云:“校書著作頻詔除,猶能上車問何如。”天社註:“上車何如見上註。”按無上註。《援鶉堂筆記》卷四十謂“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見《顔氏家訓·勉學》篇、《隋書·經籍志》。是也。○(十三)《詠李伯時摹韓幹三馬》云:“一雄可將十萬雌。”天社無註。《援鶉堂筆記》卷四十謂本《論衡·初禀》篇。按《初禀》篇論鳥別雌雄云:“骨節强則雄自率將雌”,山谷節取其字。○(十四)《次韻子瞻題郭熙畫山》云:“黄州逐客未賜環。”天社註引《荀子》曰:“反絶以環。”《援鶉堂筆記》卷四十謂“賜環”見《曲禮》大夫士去國疏。又《荀子·大略》篇、《詩·羔裘》箋疏。按天社引荀子語,即出《大略》,然“賜環”自本《禮》疏“賜環則還”語。○(十五)《觀伯時畫馬作》云:“徑思著鞭隨詩翁。”天社註引《晉書·劉琨傳》:“祖生先吾著鞭。”按王楙《野客叢書》卷十九謂劉琨語,“大綱言著鞭耳,非爲馬設。先此有《三國志》蜀何祇謂楊洪曰:‘故吏馬不敢馳,但明府未著鞭。’”可補。又此詩每

句用韻，每三句一轉韻，三疊而止。《苕溪漁隱叢話》卷四十八謂其格甚新，《野客叢書》卷二十謂此體起於《素冠》之詩。按《素冠》之什，凡三章，章三句，每句用韻，王説極是。然王未舉七言古詩之用此體者。《全唐詩》僅存富嘉謨詩一首，曰《明冰篇》，即三句轉韻之體；岑嘉州《走馬川行》，亦純用此體。按汪瑔《松烟小録》卷一謂此詩起云："走馬川行雪海邊，平沙莽莽黄入天"，一韻衹二句；蓋"行"字衍文無義，誤自題中羼入，削之則"川""邊""天"亦三押韻脚。是也。

【補訂】按吴仰賢《小匏菴詩話》卷一亦謂《走馬川》起句，"行"字是衍文，此詩逐句用韻，每三句一轉韻，通體一格；若加"行"字，不詞甚矣。

〇（十六）《聽宋宗儒摘阮歌》，題下天社註引《唐書·元行沖傳》："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云云。按《援鶉堂筆記》卷四十引《舊唐書·音樂志》謂阮咸項長，十有三柱，武太后時蜀人蒯明於古墓得之。又《歌》云："自疑耆域是前身，囊中探丸起人死。"天社註引《高僧傳》。按《援鶉堂筆記》卷四十引《耆域經》又《温室浴經》載耆域能醫衆病事。皆可補。〇（十七）《戲答王定國題門兩絶句》之二云："花裏雄蜂雌蛺蝶，同時本自不作雙。"天社引李義山《柳枝》詞云："花房與蜜脾，蜂雄蛺蝶雌。同時不同類，那復更相思。"按斯意義山凡兩用，《閨情》亦云："紅露花房白蜜脾，黄蜂紫蝶兩參差。"竊謂蓋漢人舊説。《左傳》僖公四年："風馬牛不相及"，服虔註：

"牝牡相誘謂之風";《列女傳》卷四齊孤逐女傳:"夫牛鳴而馬不應者,異類故也";《易林》大有之姤云:"殊類異路,心不相慕;牝豕無猳,鰥無室家";又革之蒙曰:"殊類異路,心不相慕;牝牛牡猳,獨無室家";《論衡·奇怪篇》曰:"牝牡之會,皆見同類之物,精感慾動,乃能授施。若夫牡馬見雌牛,雄雀見牝雞,不相與合者,異類故也。"義山一點換而精彩十倍;馮浩《玉谿生詩詳註》於此詩未嘗推究本源,徒評以"生澀"二字,天社亦不能求其朔也。〇(十八)《題小景扇》:"草色青青柳色黄"云云。天社註引《文選》及太白詩。按此亦如《黔南十絶》之點竄香山,實唐人《春思》詩,非山谷作。陸放翁《老學菴筆記》卷四云:唐賈至、趙嘏皆有此詩,山谷蓋偶書扇上耳;至詩中作"吹愁去",嘏詩中作"吹愁卻","卻"字爲是,蓋唐人語,猶云"吹卻愁"也。《楊誠齋集》卷百十四亦云:此賈至詩也,特改五字耳。〇(十九)《甯子與追和岳陽樓詩復次韻》二首之一云:"箇裏宛然多事在,世間遥望但雲山。"天社註引蔡文姬"雲山萬重"語。按此自用王摩詰《桃源行》:"峽裏安知有人事,世間遥望空雲山。"按岑嘉州《太白胡僧歌》云:"山中有僧人不知,城裏看山空黛色",即此意。〇(二十)《題王黄州墨跡》云:"掘地與斷木,智不如機舂。聖人懷餘巧,故爲萬物宗。"天社註引《易·繫辭》:"斷木掘地,萬民以濟。"按《困學紀聞》卷十八引孔融《肉刑論》云:"賢者所制,或踰聖人。水碓之巧,勝於斷木掘地",詩意

本此。〇（二十一）《次韻文潛》云："張侯文章殊不病。"天社註謂"無衰苶之氣"，按此承上文"君亦歡喜失微恙"來，註未覈。〇（二十二）《次韻文潛立春日》三絶句第一首云："渺然今日望歐梅，已發黄州首重回。試問淮南風月主，新年桃李爲誰開。"天社謂是憶東坡，東坡謫於黄州；歐陽修、梅聖俞，則坡舉主也。按此詩乃崇寧元年十二月中作，時山谷已罷太平州。《外集》載崇寧元年六月在太平州作二首之一云："歐靚腰支柳一渦，小梅催拍大梅歌"；又《木蘭花令》云："歐舞梅歌君更酌。"則是歐梅皆太平州官妓。太平州古置淮南郡，文潛淮陰人，陰者水之南；時方貶黄州安置，黄州宋屬淮南路。故曰"淮南風月主"。蓋因今日春光，而憶當時樂事，與廬陵、宛陵，了無牽涉。南宋吴淵《退菴遺集》卷下《太平郡圃記》自言作揮麈堂，卷上《揮麈堂詩》第二首云："歐梅歌舞悵新知"，亦其證驗。

【補訂】按李端叔與坡谷善，坐草范純仁遺表，編管太平州。其《姑溪居士前集》卷三十九《跋山谷二詞》，即《木蘭花令》也，尤資證驗。略云："當塗自山谷留章句字畫，天下交口傳誦。如蘇小、真娘、念奴、阿買輩，偶偕文士，一時筆次黄緣，以至不朽。歐與梅者，又幸之甚者焉，皆當塗官妓也。"《能改齋漫録》卷一七載山谷此詞有自批云："歐梅當時二妓。"方虚谷《桐江集》卷一《送白廷玉如當塗詩序》亦謂："黄魯直作郡九日罷，爲大梅、小梅、歐靚賦風月詩。"

天社附會巾幗爲鬚眉矣。〇（二十三）《題回文錦詩圖》云:“亦有英靈蘇蕙手，祇無悔過竇連波。”按樓鑰《攻媿集》卷七十三《跋蘇氏回文錦詩圖》云:“武氏及見晉史之成，不知何所據依，記載如此之詳。末云:‘因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山谷正用武氏記，而任子淵止以晉史註之，豈未考此記耶。”又按《困學紀聞》卷十八亦言此，翁氏集註未引《攻媿集》也。〇（二十四）《王充道送水仙花》云:“山礬是弟梅是兄。”天社註謂山礬即瑒花。按《淮南子·俶真訓》云:“槐榆與橘柚，合而爲兄弟。”山谷屬詞仿此。又《戲詠零陵李宗古居士家馴鷓鴣》云:“山鷄之弟竹雞兄。”

【補訂】爲卉植敍彝倫，乃古修詞中一法。其稱“兄弟”者，如王士元《亢倉子·農道》篇第八云:“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不知耨者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粃。”

【補正】《吕氏春秋·辨土》:“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粃。”原引《亢倉子》一節全出於此。

【補訂】楊誠齋《蔆》云:“雞頭吾弟藕吾兄。”楊无咎《水龍吟》賦木樨云:“友蘭兄蕙，與桃奴李。”其不稱

男而稱女者，如東坡《和陶和胡西曹示顧賊曹韻》："寧當娣黄菊，未肯姒戎葵。"黄莘田《秋江集》卷三《夜來香》第二首云："好個通家女兄弟，珍珠蘭蕊素馨尖"，反用元遺山《德華小女》詩之"好個通家女兄弟，海棠紅點紫蘭芽"。若吴夢窗《江南好》云："好結梅兄礬弟，莫輕侶西燕南鴻"，則逕本山谷此詩矣。

〇（二十五）《自巴陵入通城呈道純》云："野水自添田水滿，晴鳩卻喚雨鳩歸。"天社註引歐公詩。按《甌北詩話》卷十二論香山《寄韜光》詩，以爲此種句法脱胎右丞之"城上青山如屋裏，東家流水入西鄰"。竊謂未的。

【補訂】按摩詰《送方尊師歸嵩山》云："山壓天中半天上，洞穿江底出江南"，較甌北所引摩詰一聯更切。

此體創於少陵，而名定於義山。少陵聞官軍收兩河云："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曲江對酒》云："桃花細逐楊花落，黄鳥時兼白鳥飛"；《白帝》云："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義山《杜工部蜀中離席》云："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雲雜雨雲"；《春日寄懷》云："縱使有花兼有月，可堪無酒又無人"；又七律一首題曰《當句有對》，中一聯云："池光不定花光亂，日氣初涵露氣乾。"此外名家如昌黎《遣興》云："莫憂世事兼身事，且著人間比夢間。"香山《偶飲》云："今日心情如往日，秋風氣味似春風"；《寄韜光禪師》云："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宋人如劉子儀《詠唐明皇》云："梨園

法部兼胡部，玉輦長亭復短亭。”邵堯夫《和魏教授》云：“遊山太室更少室，看水伊川又洛川。”王荆公《江雨》云：“北澗欲通南澗水，南山正遶北山雲。”劉原父《小園春日》云：“東山雲起西山碧，南舍花開北舍香。”梅宛陵《春日拜壟》云：“南嶺禽過北嶺叫，高田水入低田流。”早成匡格。山谷亦數爲此體。如《雜詩》之“迷時今日如前日，悟後今年似去年”；《同汝弼韻》之“伯氏清修如舅氏，濟南蕭灑似江南”；《詠雪》之“夜聽疏疏還密密，曉看整整復斜斜”；《衛南》之“白鳥自多人自少，汚泥終濁水終清”；《次韻題粹老客亭詩後》之“惟有相逢即相别，一杯成喜只成悲。”末聯又酷似邵堯夫《所失吟》之“偶爾相逢即相别，乍然同喜又同悲”也。

○（二十六）《子瞻詩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堅體》云：“我詩如曹鄶，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天社註引《詩譜》、《周禮》等書，明字面所出。按史繩祖《學齋佔畢》卷二謂：“山谷此四句，陽若尊蘇，深意乃自負，而諷坡詩不入律。曹鄶雖小，尚有四篇之詩入《國風》；楚雖大國，而三百篇絶無取焉。黄嘗謂坡公文好罵不可學，又指坡公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信斯言也”云云。深文周内，殊不足信。蓋自江西詩成派以來，餘子紛紛以薄蘇爲事，史氏囿於風氣，遂作曲解。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一嘗駁此節，謂以近世文人相輕之心，臆度古人。惜未引事實以折史氏。山谷讚歎蘇詩“能令人耳目聰明”等語，姑置不舉。史氏引黄第一語，

見《答洪駒父》第二書，明言："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規"，絶非抹摋全體之謂。引黄第二語，則山谷僅言"蓋有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是否指坡公，尚有疑義；故《野客叢書》卷七謂爲曾子固而發，且曰："以坡公詩不逮古人，猶陳壽謂孔明不長將略也。"

【補訂】按李方叔《濟南集》卷二《德麟約遊西山》云："君詩如齊楚，凜凜兩大國；吾詩比邾滕，惴惴甘服役。"李趙皆蘇門，此篇正仿黄之頌蘇也。許月卿《先天集》卷五《暮春聯句》第六首云："楚詩無國風"，自註："山谷云云；十五國風無楚詩，蓋外之也。"與史繩祖之説合，觀此集《附録》下《山屋先生行狀》，史屢致書起許就官，則此説或亦契友之同聲歟。

按《廣雅碎金》卷四後附袁昶《小漚巢日記》五則，皆阿諛張文襄詩之言。有云："白不敢望蘇項背，而蘇詩又用偏鋒，非正宗，故山谷微言刺之。意謂曹鄶雖小，孔子列之國風，楚雖大邦，實爲化外。"蓋亦竊《學齋佔畢》議論，而不知辨正也。袁氏詩得山谷之襞積堅緻，故回護如此；然既推文襄詩律深得之陸、白、蘇，而又作爾許語，則遠不如今人媚達官詩者之圓到矣。○（二十七）《寺齋睡起》第二首云："人言九事八爲律，倘有江船吾欲東。"天社註引《漢書·主父偃傳》："所言九事，其八爲律。"按《容齋隨筆》卷十二云："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謂八事爲律令而言，則"爲"字當作去聲。魯直以爲平聲，誤矣。○（二十八）《記夢》詩。天社於題下引《洪駒父詩話》、《冷

齋夜話》記山谷語云云。按張佩綸《澗于日記》光緒己丑三月十六日，略謂："此皆山谷飾詞。據《續通鑑長編》元祐六年所載，此詩當是因得起居舍人，爲韓川劾罷，改祕書著作而作。靈君以況宣仁；衆真以況羣輔；雲牕霧閣以言天閽爲雲霧所翳蔽；窗中遠山二句對韓川劾詞而發，自解其少年綺詞非實迹；兩客争棋句指傅堯俞、許將；一兒壞局句指陳軒，謂如軒者，無人論列之耳"云云。説頗新穎。然按《續通鑑長編》卷四百十一，元祐三年五月趙挺之參山谷"操行邪穢"，遂罷著作郎，仍爲著作佐郎。與此事極相類。山谷是年有《情人怨戲效徐庾漫體》三首，東坡集有和作一首，皆豔詞渺旨，亦正可援此例索隱比事。而張氏讀山谷詩諸則獨未之及，豈亦自知鑿空周内，一之已爲甚耶。使山谷詩真寓此意，亦何必對其外甥諱哉。竊謂《駒父詩話》記山谷自言一貴游事，最近似；《冷齋夜話》本多捏造，此條坐實詩所言爲一枕遊仙，逐句較量，則類癡人説夢矣。〇（二十九）《次韻楊明叔見餞》云："金石在波中，仰看萬物流。"天社註云："金石見上註。"

【補訂】按外集《賦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八章》第七首"萬物逐波流，金石終自止"，青神註引《説苑·叢談》云："水浮萬物，玉石留止。"

按《困學紀聞》卷十八云："二句出趙岐《孟子·公行子》章註：'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〇（三十）《次韻楊明叔見餞》云："皮毛剥落盡，唯有真實在。"天社註引藥

山答馬祖云："皮膚脱落盡，惟有一真實"，又引《涅槃經》云："如大村外，有娑羅林。中有一樹，先林而生，足一百年，其樹陳朽，皮膚枝葉悉皆脱落，惟真實在。"按天社説是矣而未盡。寒山子詩集卷上有"有樹先林生"一詩，與《涅槃經》意同，結句曰："皮膚脱落盡，惟有真實在。"山谷蓋全用其語。《苕溪漁隱前集》卷四十八引《正法眼藏》藥山答石頭曰："皮膚脱落盡，惟有真實在"，謂山谷全用藥山禪語，而不知藥山之用寒山語也。此喻佛典常見，如《雜阿含經》卷三十四之九六二別譯卷十之一九六等均有之。山谷好掇寒山、梵志及語録，未必求其朔耳。〇（三十一）《夢李白作竹枝詞》云："一聲望帝花片飛，萬里明妃雪打圍。馬上胡兒那解聽，琵琶應道不如歸。"天社註引傅玄《琵琶賦序》，以爲漢烏孫公主事，山谷認作明妃事，蓋誤。按《野客叢書》卷十引石崇《明君詞序》曰："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云云，謂山谷正用《石崇詞序》，天社未考。

【補訂】按韓子蒼《陵陽先生詩》卷一《題李伯時畫昭君圖》，有《序》考論琵琶事當屬烏孫公主，與天社註同。詩一起云："春風漢殿彈絲手，持鞭卻趁奚鞍走"，是畫中明妃未嘗懷抱琵琶，故"持鞭"曰"卻"。王民瞻《盧溪集》卷一《題羅疇老家明妃辭漢圖》，自註："李伯時作豐容靚飾欲去不忍之狀"；則臨行惜別，亦未假四絃作離聲也。

按崔東壁《考信録提要》卷上謂自杜詩"千載琵琶"以後，詞人沿用，遂謂琵琶爲昭君所自彈，幸現有石崇詞可證云云。東壁此條論宋人尚知考辯，至明而衰，因舉韓退之、劉夢得誤以桃源爲神仙，杜少陵誤以昭君爲自彈琵琶；然知洪興祖能據淵明記以明桃源之非神仙，而不知宋人匪僅不以昭君爲自彈琵琶，且以昭君與琵琶本無係屬也。《湛園札記》卷一論《古事沿誤》條中，以昭君琵琶，爲石崇懸擬之詞，初非故實。此言最概括，可合《野客叢書》説以補。

○（三十二）《題驢瘦嶺馬鋪》云："老馬饑嘶驢瘦嶺。"天社無註。按《劍南詩集》卷五十五《雜感》第三首云："艱危寧度瘦驢嶺"，自註："瘦驢嶺在舒黔間，前輩或有作驢瘦嶺，蓋誤也"；卷六十七《季夏雜興》第二首亦云："巉巉瘦驢嶺。"

【補訂】章子駿《章先生集》卷九《瘦驢嶺》云："登嶺今朝歎瘦驢"；章於山谷亦爲前輩，却未誤也。

○（三十三）同首又云："病人生入鬼門關。"天社註引班超"生入玉門關"語。按唐沈佺期《入鬼門關》云："昔傳瘴江路，今到鬼門關"；楊炎《流崖州》詩云："一去一萬里。千知千不還。崖州何處在，生度鬼門關。"宜引此。

【補訂】按天社註山谷弟知命此句，引班超"但願生入玉門關"語，説之曰："此借用。"余引楊炎流崖州至鬼門關作詩正之，非徒以其字面爲"生度鬼門關"也。班語乃終得首邱之奢願，楊黄句則漸入瘴鄉之絶望；班謂殘生向盡，尚冀生還，楊黄謂忍死須臾，難

逃死地。天社望文碎義，心知未安，曰“借用”者，爲知命解嘲而實自解嘲耳。宋之問在桂州《與修史學士吴競書》云：“心憑神理，實冀生還；關號鬼門，常憂死别”；下八字可箋釋楊黄句。山谷《雨中登岳陽樓望君山》第一首：“投荒萬死鬢毛斑，生出瞿塘灧澦關。”天社註復引班超“生入玉門關”語，則合稱矣。

◯（三十四）《病起荆江亭即事》第十首，天社註語焉不詳。按朱弁《曲洧舊聞》卷六備説山谷此詩本事，文長不録。又吴子良《林下偶談》卷四論此詩“鐫”字未穩，子豈應“鐫”父，惇夫亦不能“鐫”和叔。皆可補。◯（三十五）《贈米元章》詩第二首云：“我有元暉古印章，印刓不忍與諸郎；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天社註引《漢舊儀》：“銀印龜紐，其文曰章”，元暉謂謝元暉。按張淏《雲谷雜記》卷三云：“任説非也。虎兒蓋米芾子友仁小字，曾慥《百家詩》引云：友仁少俊早成，魯直有元暉古印章，因以爲字。是山谷以古印偶有‘元暉’二字，故贈之，令字元暉；以芾字元章，故有‘繼阿章’之語。淵既不得其實，缺之可也。”竊謂天社註《黔南》十絶，已引曾氏《詩選》，何竟忽於此事耶。◯（三十六）《次韻中玉水仙花》第二絶云：“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緣流落小民家。”自註：“聞民間事如此。”天社註引高子勉《國香詩序》及高表弟王性之詩，著其本事。按《能改齋漫録》卷十一載高詩，洪邁《夷堅丙志》卷十八詳記此事，並引高王二詩，可補。◯（三十七）《次韻德

孺惠貺秋字之句》云:“顧我今成喪家狗，期君早作濟川舟。”天社註引《史記·孔子世家》:“纍纍然若喪家之狗。”按黄東發《日鈔》卷六十五謂“喪家狗”之“喪”本平聲，山谷作去聲用。其説是也。《史記集解》引王肅及《韓詩外傳》，皆謂是喪事人家之狗，山谷誤以爲無家之狗。據《庭立紀聞》卷二引彭齊賦《東坡》詩。則宋人多讀去聲，後來沿襲其訛。《堅瓠二集》卷四嘲弔客詩，遂有“家風誤認喪家狗，不過當年讀去聲”之句矣。

【補訂】按《晉書·夏侯湛傳》載其《抵疑》一文，有云:“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玩其屬對，“喪”與“失”互文同意，早讀去聲。

【補正】《全唐文》卷三二六王維《韋公神道碑銘》:“君子爲投檻之猿，小臣若喪家之狗”；杜甫《將適吴楚留别章使君》:“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此二處“喪家”之“喪”亦即如夏侯文、黄詩之讀去聲。杜甫《奉贈李八丈判官》:“真成窮轍鮒，或似喪家狗”，以“喪家”對“窮轍”，則“喪”又似從《史記》本義讀平聲矣。

○（三十八）《書磨崖碑後》云:“南内淒涼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天社註引《唐書·玄宗紀》，上皇還居興慶宫，李輔國遷之西内，興慶即南内也。又引《高力士傳》，隨上皇徙西内居十日，爲李輔國所誣，長流巫州。按《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一、瞿佑《歸田詩

話》卷中皆謂山谷詩宜作西内，作南内，誤。是也。天社以興慶當之，曲爲山谷文飾，與下句意不貫矣。〇（三十九）又同篇云：“臣結春陵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天社註：“‘春陵’或作‘春秋’，非是”，引元結《春陵行》序云云。按《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七引此詩作“春陵”，後集卷三十一又引作“春秋”，謂《元次山集》但有《時議》三篇，指陳時務，無一言以及明皇、肅宗父子間；子美《杜鵑》詩正爲明皇遷居西内而作，則次山二三策，亦當如杜鵑詩有爲而言，若以《時議》三篇爲是，則事無交涉，乃誤用也。《匏廬詩話》卷下駁天社，謂山谷詩爲元結《中興頌》發，與《春陵行》無與，當作“春秋”，引范石湖《中興頌詩》：“絶憐元子春秋法，卻寓唐家清廟詩”，楊誠齋《浯溪賦》：“宜忠臣之痛心，寄《春秋》之二三策也”爲證。按石湖詩有序，謂“元子以魯史筆法，婉詞含譏”云云，語意尤顯；然《驂鸞録》二月九日引山谷此詩，又作“春陵”，何耶。又《歸田詩話》卷上已略明此指，亦引范詩、楊賦爲説。其説甚長，天社、苕溪，皆失之固也。曾季貍《艇齋詩話》多載江西派先輩論詩語，聞見頗切，亦謂山谷詩意言元結《頌》用《春秋》之法，其首四句，即《春秋》書法也。《援鶉堂筆記》卷四十謂《容齋隨筆》亦作“春秋”，次山獻《時議》時，尚未爲道州，“二三策”者，或即指爲道州刺史時謝表兩通中語云云。信如姚氏所言，則“世上但賞瓊琚詞”一句無著落，“瓊琚詞”斷非爲謝表而發，自以匏

廬之説爲近似。袁文《甕牖閒評》云："親見山谷手書作'春秋'"，尤足以息諸家之争，惜匏廬未引。〇（四十）《和王定國詩聞蘇子由病卧績溪》云："朝趨去天咫"，天社註引"天威不違顏咫尺"。按《容齋四筆》卷七云："《國語》楚靈築三城，使子晳問范無宇，無宇不可。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韋昭曰：咫者少也，言少知天道耳。《酉陽雜俎》有《天咫》篇。黄詩正用此。"〇（四十一）《叔父釣亭》云："影落華亭千尺月，夢通岐下六州王。"青神註引東坡詩："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空亭影許長"；又《帝王世紀》、《詩正義》"文王平六州"云云。按《墨莊漫録》卷四亦説此聯，下句引《毛詩·漢廣疏》，與青神略同；上句引華亭船子和尚偈："千尺絲綸直下垂，滿船載得月明歸"云云。其解較確。山谷有自書《船子和尚歌跋》，極致讚歎，墨莊胡不引此作佐證。〇（四十二）《招吉老子範觀梅花》云："及取江梅來一醉，明朝花作玉塵飛。"青神註引何遜《雪詩》"玉塵"云云。按《野客叢書》卷二十謂此二句出潘佑詩："勸君此醉直須歡，明朝又是花狼藉。"〇（四十三）《蕭巽葛敏修和食筍詩答之》。題下青神引吴氏《漫録》，山谷南還，至南華，見葛題詩版云云。按劉昌詩《蘆浦筆記》卷三駁《漫録》此則曰："南華在韶州，屬廣東；山谷謫宜州，屬西路，且卒於宜，而曰南還，何耶。"所駁甚是。青神以此詩編入元豐六年，山谷尚在太和。葛聖功，廬陵人，與山谷同鄉，《漫録》所載，不可信也。

【補訂】按劉美中《樅溪居士集》卷十《跋葛聖功詩》云："某聞之耆舊，元祐中，聖功試南宫，論周秦强弱不變之弊。東坡奇其文，置之高列；山谷曰：'此某爲太和令時，所與唱酬進士也。'因相慶得人。聖功由是名聞諸公間"云云。尤可糾《漫録》之誤，和答《食筍詩》正所謂爲太和令時唱酬也。《漫録》引聖功《竹軒》："獨拳一手支頤卧"，則逕取昌黎《題秀禪師房》之"暫拳一手支頤卧"耳。

○（四十四）《立春》云："看鏡道如咫。"青神註引杜詩："勳業頻看鏡。"按《困學紀聞》卷十八引《汲冢周書》云："遠人來驩，視道如尺。"山谷蓋使此語。○（四十五）《百花洲雜題》云："神理不應從此盡，百年草樹至今青。"青神註引謝靈運《述祖德詩》："龕暴資神理。"按此用《世説》第十七、戴公過林法師墓語："冀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青神註誤。【附説一】○（四十六）《弈棋》云："湘東一目誠甘死，天下中分尚可持。"蓋借王偉代侯景草檄語，以喻棋眼。《瀛奎律髓》卷二十七批云："梁元帝盲一目。引用此事，謂棋兩眼而活，一眼而死；天下中分或作三分，此又謂救棋各分占路數也。皆奇不可言。"按棋眼之説，最先見於漢桓譚《新論》，嚴可均《全後漢文》卷十三輯《言體》篇云："世有圍棋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下者守邊隅，趨作罫目。不能防衛，而令罫中死棋皆生。"葛常之《韻語陽秋》卷十七引王無功佚詩《圍棋》長篇云："雙關防易斷，隻眼畏難

全。”王荆公《贈葉致遠》五古亦云：“或撞關以攻，或覷眼而壓”；覷者，徐鉉《圍棋義例》所謂“可斷不斷，先以子視之”也。山谷之“一目甘死”，即無功之“隻眼難全”，青神註殊疏略。

【補訂】按元微之《酬孝甫見贈》第七首：“無事抛棋侵虎口，幾時開眼復聯行”；即指棋“眼”。皇祐中張靖撰《棋經》，其《洞微》篇第十云：“路虛而無眼”，《雜説》篇第十三云：“大眼可贏小眼。”張書在兩宋當甚流行，故俗書如《事林廣記》續集卷四即收之。棋“眼”亦必爲宋時常語，而青神註似憒憒，可怪也。

○（四十七）《次韻答張沙河》云：“親朋改觀婢僕敬，成都男子寧異今。”青神註上句引孟郊詩，是也。下句引《漢書·蕭望之傳》：“杜陵男子”，大誤。按《三國志·張裔傳》，裔、成都人，北詣孔明咨事，送者數百，還與所親書曰：“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沙河令亦張姓，故用其語。山谷爲張文潛、晁無咎作詩，已屢用此傳中假鬼教語矣。○（四十八）《和陳君儀讀太真外傳》第二首云：“扶風喬木夏陰合，斜谷鈴聲秋夜深。人到愁來無處會，不關情處總傷心。”青神註引太白詩。按《艇齋詩話》謂全用樂天詩意：“峽猿亦無意，隴水復何情，爲到愁人耳，皆爲斷腸聲”，所謂奪胎换骨也。○（四十九）《次韻奉送公定》云：“醇朴乃器師。”青神註：“器師”疑是“吾師”。按《困學紀聞》卷十八謂出《荀子·解蔽》篇：“不可以爲器師。”

【補訂】按光聰諧《有不爲齋隨筆》丁所補註與《困學紀聞》闇合。

○（五十）《呈吉老縣丞》云："鮭䲣今無種。"青神註："此兩姓今無人。"按《困學紀聞》卷十八引《太玄》難十九云："角鮭䲣"，二字與"解豸"同。

【補訂】按光聰諧《有不爲齋隨筆》丁所補註與《困學紀聞》闇合。

《論衡·是應》篇云："一角羊也。"註誤。○（五十一）《壽聖觀道士快軒，庭堅集句詠之》。青神註引《冷齋夜話》而駁斥之，謂覺範妄加評品，不知山谷實集古人詩成篇；因逐句註其原作者。按覺範此評見《冷齋夜話》卷五，當是見山谷文不加點，遂誤以爲自作；然卷三明載山谷論集句，"貴拙速不貴巧遲"，亦失於照顧矣。青神於"安得青天化作一張紙"一句，闕而不説。此爲唐裴説《懷素臺放歌》中句，《詩話總龜》卷十六引《零陵志》載之。何谿汶《竹莊詩話》卷十三引山谷《跋懷素邊衣詩》曰："説詩句甚麗，喜作卓爾奇怪。《零陵總記》敘述僧懷素草書，載説詩一首，尤詼詭也。"《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十七亦節引山谷跋。蓋山谷確覩此詩，故賦快軒，遂摭取之。

【補訂】按參觀《管錐編》四册450頁。

按青天作紙張之語，西方各國詩中皆有之，常以碧海化墨水爲對（If all the sky were parchment and all the sea were ink）。其源甚遠，Irving Linn撰文，蒐羅略備，上溯至梵文之Atthāna，Jataka，見PMLA Vol.LIII，no.4. ○（五十二）《快軒集句》云："一粒粟中藏世界。"

青神註引吕洞賓詩云:“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鐺内煑乾坤。”按夏元鼎編吕純陽《金丹詩訣》上卷七律第二十七首作“二升鐺内煑山川”;《詩話總龜》卷四十四引楊文公《談苑》載洞賓詩,有此聯,亦同。青神微誤。《四庫提要》據《詩訣》下卷《窯頭坯歌》中富鄭公、趙閱道等語,定爲宋人所託。今以楊文公、山谷所引定之,則《詩訣》中篇章有在北宋以前行世者矣。○(五十三)《過家》云:“繫船三百里,去夢無一寸。”宋無名氏《愛日齋叢鈔》卷三云:“此當用范史楊倫語:‘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外集註於此略之。”○(五十四)《宫亭湖》云:“左手作圓右作方,世人機敏便可爾。一風分送南北舟,斟酌神功宜有此。”青神註引《韓非子》等書,説“左手”句。按東坡《泗州僧伽塔》詩云:“至人無心何厚薄,我自懷私欣所便。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山谷此四句,乃翻案也。○(五十五)《題槐安閣》云:“白蟻戰酣千里血,黄粱炊熟百年休。”按《次韻子瞻贈王定國》云:“百年炊未熟,一垤蟻追奔”,即此聯意。又《次韻王荆公題西太一宫壁》云:“雨來戰蟻方酣”,與此聯上句,皆用錢昭度《野墅夏晚》詩第四句:“白蟻戰酣山雨來。”○(五十六)《題陽關圖》云:“斷腸聲裏無形影,畫出無聲亦斷腸。”青神註引樂天“一聲腸一斷”。按《能改齋漫録》卷七謂用義山《贈歌妓》詩:“斷腸聲裏唱陽關。”

【補訂】按史吴兩註，均局束字面。陽關三叠，有聲無形，非繪事所能傳，故曰："斷腸聲裏無形影。"然龍眠畫筆，寫惜别悲歌情狀，維妙維肖，觀者若於無聲中聞聲而腸斷，故曰："畫出無聲亦斷腸。"即聽覺補充視覺之理也。參觀《管錐編》二册81頁。但丁詩言石壁上雕刻歌唱隊像，人巧奪天，觀賞時自覺眼耳兩識相争，一言："唱聲無"，一言："唱聲有"(a due miei sensi/faceva dir l'un "No," l'altro "Si, canta")，見 *Purgatorio*, X.59－60。正抉剖此境。王從之《滹南詩話》卷二云："東坡題陽關圖：'龍眠獨識殷勤處，畫出陽關意外聲。'予謂可言聲外意，不可言意外聲也。"東坡語意與山谷同，王氏未解詩旨。曹子建《七啟》所謂"造響於無聲"，可以斷章焉。太白《觀元丹丘坐巫山屏風》云："寒松蕭瑟如有聲。"樂天《畫竹歌》云："舉頭忽看不似畫，低耳静聽疑有聲。"介甫《純甫出釋惠崇畫要余作詩》云："暮氣沉舟暗魚罟，欹眠嘔軋如聞櫓。"東坡《韓幹馬十四匹》云："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放翁《劍南詩稿》卷八十一《曝舊畫》云："翩翩喜鵲如相語，洶洶驚濤覺有聲。"樓大防《攻媿集》卷一《題龍眠畫騎射抱球戲》云："静中似有叱咤聲，墨淡猶疑錦繡眩。"湯垕《畫鑒·高僧試筆圖》云："一僧攘臂揮翰，傍觀數士人咨嗟嘖嘖之態，如聞有聲。"攻媿"墨淡"句别寫一境，非聽覺補充視覺，而視覺自力補充。張彦遠《歷代名畫記》卷二《論畫工用搨寫》節云："是故運

墨而五色具，謂之得意。”鄭毅夫《鄖溪集》卷十八《記畫》云：“純淡墨畫竹樹黄雀者，雖墨爲之，如具五彩。云僧貫休畫。”李曾伯《可齋雜稿》卷三十四《滿江紅·甲午宜興賦僧舍墨梅》云：“猶賴有墨池老手，草玄能白。”王元美《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八《題石田寫生册》云：“以淺色淡墨作之。吾家三歲兒一一指呼不誤，所謂妙而真者也。‘意足不求顔色似’，語雖俊，似不足爲公解嘲。”蓋陳簡齋《和張規臣水墨梅》第四首云：“意足不求顔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皋”；弇州進一解，謂意足自能顔色具，即張彦遠之説也。荷馬史詩描摹一金盾上，彫鏤人物衆多，或戰陣，或耕耘，有曰：“犁田發土，泥色儼如墨。然此盾固純金鑄也，蓋藝妙入神矣。”(and the earth looked black behind them, /as though turned up by plows.But it was gold, /all gold — a wonder of the artist's craft.) 見 *Iliad*, XVIII, 630 – 32. 美學論師贊歎爲得未曾有，審美形似 (aesthetic semblance) 之旨已發於此兩句中。參觀 B.Bosanquet, *History of Aesthetic*, 2nd ed., 1904, 12。竊謂攻媿、可齋等詩詞斷句，正復同耐玩索；墨梅之“草玄能白”，與古希臘人 (Philostratus) 言白粉筆能畫出黑人肖像 (a negro face drawn in white chalk), *ib.*, 110; cf.E.H.Gombrich, *Art and Illusion*, 5th ed., 1977, 154 – 5，尤相映成趣。

○（五十七）《以虎臂杖送李任道》云：“八百老彭嗟杖晚。”青神註引《神仙傳》、《論語》老彭云云。按《困

學紀聞》卷十八謂出《莊子釋文》:“彭祖至七百歲,猶曰悔不壽,恨杖晚而吐遠。”〇(五十八)《別集·送人赴舉》云:“送君歸去明主前,若問舊時黄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史季温註:“詩最多體製,三句者蓋亦罕見。周詩則有《麟趾》、《甘棠》等篇,山谷此詩蓋舍近例而援古法。由是推之,山谷不特平生句法奇妙,早年詩格已高古矣。”按方濬師《蕉軒隨録》卷三云:“‘青衫烏帽蘆花鞭,送君直至明君前。若問舊時黄庭堅,謫在人間十一年。’此山谷送鄉人赴廷試詩,見宋吴坰《五總志》。今山谷詩《別集》據《西清詩話》,截去首句,十一年訛今八年;季温不考其訛誤,而誇三句詩爲高古。頗疏陋。”〇(五十九)《題養浩堂畫》第二首云:“陳郎浮竹葉,著我北歸人。”季温未註。按此用唐薛照《幻影傳》所載陳季卿事,見《太平廣記》卷七十四。季卿下第不得歸,終南山翁折竹葉,命季卿注視壁上瀛寰圖,遂得縮地歸也。任史二註,久號善本。大體詳密,實符其名。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十乃謂任註甚疏漏,史更劣。而一無舉例,殆以編定姚薑塢《援鶉堂筆記》,見補註山谷詩若干事,遂臆必武斷耶。薑塢所補如道山、賜環、幘溝婁諸則,天社皆發厥端,特未精審耳。其說《次韻子瞻以紅帶寄王宣義》詩,所舉宣義名字里貫,及與東坡姻婭,均見天社此詩原註;而方氏按語謂出史青神註。即斯一端,張冠李戴,可見渠儂胸中,初不了了。以余寡陋,則見他書中有說山谷詩出處者,求之二註,

往往赫然已備。如《楊升菴外集》卷七十八云:“山谷‘蕨芽初長小兒拳’,以爲奇語。然太白有‘不知行徑下,初拳幾枝蕨’。已落第二義。”按山谷語出《外集補》卷三《觀化》七絶第十一首:“竹笋初生黄犢角,蕨芽已作《精華録》作“新長”小兒拳”,不見内外集,故註所不及。太白語出《憶秋浦桃花舊遊》詩,而天社爲《内集·贛上食蓮》五古作註,已引山谷此詩及太白語,升菴未之見也。《能改齋漫録》卷三論山谷《黔南絶句》襲香山,卷六論“思親十二時”句本朱晝詩;《容齋隨筆》卷一論《畫睡鴨詩》出徐陵《鴛鴦賦》,《黔南十絶》用香山詩,卷十二論《宿觀音院》詩用“夔”字,《續筆》卷三論《和張文潛》八詩用“郢書燕説”;《朱子大全集》卷八十三《跋山谷詩》亦論用“夔”字;天社所註,皆能閉門造車,出而與諸家合轍。《澗于日記》光緒己丑三月初七日論山谷於荆公始終無貶詞,《次韻西太一》次章“啜羹不如放麑”云云,天社註太迂,詩意祇言吕惠卿發私書太忍,子由彈之是也。然所據者,即天社註中已引之文,特就而別作解釋耳。又如曾裘甫《艇齋詩話》釋山谷詩十餘事,舍前所采二事外,任史註多與相合。有論《謝送宣城筆》詩一則云:“‘宣城變樣蹲雞距,諸葛名家捋虎鬚。’親聞徐師川口誦作:‘宣城諸葛尊雞距,筆陣王家將鼠鬚。’雞距、鼠鬚皆筆名;曰蹲曰捋,則無意義,曰尊曰將,則有理”云云。此固可補青神之註,以備一説。然青神又參山谷手書本,“捋”一作“援”,自

較傍人轉述爲長。無意義之評，則殊可笑。夫“蹲”字與“雞距”雙關，“捋”字與“虎鬚”雙關，又借“虎鬚”以喻鼠鬚筆；山谷用字法固如是。白香山《雞距筆賦》即言“假名而善喻”，有曰：“紺趾乍舉，既象乎翹足”，猶山谷之用“蹲”字也。例若“青州從事斬關來”，“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絶交書”，“王侯鬚若緣坡竹，哦詩清風起空谷”，“湘東一目誠甘死”，“未春楊柳眼先青”，“蜂房各自開户牖”，“失身來作管城公”，“白蟻戰酣千里血”等句，皆此類。酒既爲“從事”，故可“斬關”；筆既有封邑，故能“失身食肉”；鬚既比竹，故堪起風；蟻既善戰，故應飛血；蜂窠既號“房”，故亦“開户”。均就現成典故比喻字面上，更生新意；將錯而遽認真，坐實以爲鑿空。《大般涅槃經》卷五《如來性品》第四之二論“分喻”云：“面貌端正，如月盛滿；白象鮮潔，猶如雪山。滿月不可即同於面，雪山不可即是白象。”《翻譯名義集》卷五第五十三篇申言之曰：“雪山比象，安責尾牙；滿月況面，豈有眉目。”即前引《抱朴子》《金樓子》論“鋸齒箕舌”之旨。慎思明辨，説理宜然。至詩人修辭，奇情幻想，則雪山比象，不妨生長尾牙；滿月同面，儘可妝成眉目。

【補訂】宋吴沆《環溪詩話》卷中謂：“山谷詩以物爲人一體最可法。於詩爲新巧，於理未爲大害。”正亦此類。雪山比象，不妨生長尾牙；滿月同面，儘可妝成眉目。即所謂初民思辯之常經，以偏概全（pars pro

toto) 也。参觀《管錐編》一册 297 頁。以文滑稽，每復如是。匹似古相書云："婦人手如乾薑，定配侯王"；

【補正】《猗覺寮雜記》卷上引相書："手如薑芽者貴。"

【補訂】指手形言，猶劉夢得《酬柳州》詩之"薑芽斂手"。明汪廷訥《獅吼記》第二十一折陳季常懼内，諢云："我娘子手不是薑，怎麼半月前打的耳巴，至今猶辣。"則由薑之形而引申薑之味。参觀 William K. Wimsatt Jr. and Cleanth Brooks, *Literary Criticism*, 1957, 357 "the cliché-extended"。華兹華斯曰："語已有月眉、月眼矣。復欲以五官百體盡予此等無知無情之物，吾人獨不爲己身地耶。"(We have had the *brow* and the *eye* of the moon before; but what have we reserved for human beings, if their features and organs are to be lavished on objects without feeling and intelligence?) 見 *Letters : Later Years*. ed. E. de Sélincourt, I, 436。諾瓦利斯 (Novalis) 曰："比喻之事甚怪。苟喻愛情滋味於甜，則凡屬糖之質性相率而附麗焉。" (Seltsame Ausführung eines Gleichnisses — z.B. die Liebe ist süß, also kommt ihr alles zu was dem Zucker zukommt.) 見 *Fragmente*, III, § 138, *Schriften*, hrsg. J. Minor, 1923, II, 211。蓋每立一譬，可從而旁生側出，孳乳蕃衍。参觀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1980, 7 ff. "the systematicity of metaphorical concepts"; 151 ff. "metaphors create

> similarities"。猶樹有本根，家有肇祖然。通乎此意，詩人狡獪，或泰然若假可當真，偏足概全，如義山之"鶯啼如有淚"、山谷之"白蟻戰酣千里血"，是也；或爽然於權難作實，隅不反三，如香山《啄木曲》云："錐不能解腸結，線不能穿淚珠，火不能銷鬢雪"，是矣。雖從言之路相反，而同歸於出奇見巧焉。

英國玄學詩派 (Metaphysical Poets) 之曲喻 (Conceits)，多屬此體。吾國昌黎門下頗喜爲之。如昌黎《三星行》之"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東野《長安羈旅行》之"三旬九過飲，每食惟舊貧"；浪仙《客喜》之"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玉川《月蝕》之"吾恐天如人，好色即喪明"。而要以玉溪爲最擅此，著墨無多，神韻特遠。如《天涯》曰："鶯啼如有淚，爲濕最高花"，認真"啼"字，雙關出"淚濕"也；《病中遊曲江》曰："相如未是真消渴，猶放沱江過錦城"，坐實"渴"字，雙關出沱江水竭也。《春光》曰："幾時心緒渾無事，得及游絲百尺長"，執著"緒"字，雙關出"百尺長"絲也。他若《交城舊莊感事》曰："新蒲似筆思投日，芳草如茵憶吐時"，亦用此法，特明而未融耳。山谷固深於小李者。後山詩如"打門何日走周公"，按此本玉川《謝孟諫議新茶》詩："將軍打門驚周公"，後山添一走字，愈坐實矣。"風吹蛛網開三面"等句，亦得此訣。曾氏從徐師川、吕本中遊，吕伯恭亦尊之爲父執，見《吕東萊文集》卷三《與艇齋曾先生書》。而其言瞶瞶如是。《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九謂"曾裘父文字澀，說不

去”；蓋不工於詩文者，註釋詩文亦終隔一塵也。

【補訂】山谷詩補註又增數事。〇新補一、《送王郎》：“江山千里俱頭白，骨肉十年終眼青。”天社註引杜蘇詩句而論之曰：“工拙各異。”按《外集·寄忠玉提刑》：“讀書頭愈白，見士眼終青。”青神註引《王立之詩話》，與天社註僅數字異。蓋天社實摭取王氏詩話，青神隱發其覆也。青神註《外集》，每若欲陵加天社《内集》註。如《内集·慈孝寺餞子敦席上》：“日永知槐夏，雲黄喜麥秋。”天社註引歐陽公《詩話》載趙師民句：“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而《外集·奉送劉君昆仲》：“平原曉雨半槐夏，汾上午風初麥清”，青神註先引杜詩：“麥秋晨氣潤，槐夏午風涼”，然後引歐公《詩話》載趙句。此與《寄忠玉提刑》註，似均意在出天社一頭。光聰諧《有不爲齋隨筆》壬駁歐公《詩話》，謂趙聯襲杜詩，未省青神註已拈示之。又如《内集·效王仲至少監詠桃花》第四首：“海牛壓簾風不開。”天社註引杜牧詩：“金槃犀鎮帷。”而《外集·二月二日曉夢》：“海牛壓風簾”，青神註：“海牛、犀也。《前集》有詩云：‘海牛壓簾風不開。’蓋用張君房《脞説》，蕭學士夢中賦曉寒歌云：‘海牛壓簾風不入。’前註偶不及此。”則明補天社註之闕也。天社引牧之句出《杜秋娘詩》，東坡《四時詞》之四：“夜風摇動鎮帷犀”，正用其語。“海牛”即“犀”，“壓簾”即“鎮幃”，山谷避熟取生耳。〇新補二、《柳閎展如蘇子瞻

甥也，作詩贈之》第三首："霜威能折綿。"天社註未道來歷。按吴景旭《歷代詩話》卷五十九引《潘子真詩話》記山谷自言本庾肩吾詩："清威正折棉"，復引《大人賦》等。竊謂合觀張玉田《甘州》："寒氣脆貂裘"，可悟點化。◯新補三、《詠雪奉呈廣平公》："夜聽疎疎還密密，曉看整整復斜斜。"天社註引牧之《臺城曲》："整整復斜斜。"按竊意山谷或因劉叉《雪車》詩："小小細細如塵間，輕輕緩緩成樸簌"，觸機得法。前人此類疊字聯，如義山《菊》："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初不多見。山谷斯篇以後，祖構迭起，唐眉山、陳簡齋、曾茶山、范石湖等名家皆屢爲之。據《瀛奎律髓》卷二十一徐師川《戊午山間對雪》方虚谷批語，似徐亦好作此類律句。◯新補四、《題竹石牧牛》："牛礪角尚可，牛鬭殘我竹。"天社註引《左傳》、退之《石鼓歌》等。按語型仿《獨漉》篇："泥濁尚可，水深殺我。"參觀《管錐編》一册280頁。◯新補五、《寄上叔父夷仲》："百書不如一見面。"天社註引《漢書》："百聞不如一見"，又世傳退之《與大顛帖》："所示廣大深迴如此，讀來一百遍，不如親面而對之。"按似都不切。前者謂聞名不如見面，所同五字，非主意所在。後者謂百讀不解，須待口授，亦非親朋闊别、相思相望之忱。歐陽永叔《蝶戀花》云："望極不來芳信斷，音書縱有爭如見"，下句正山谷之旨也。歐詞黄詩皆道出心同此理。嘗見英國文家蘭姆 (Charles Lamb) 與友

(Thomas Manning) 書云:“得與其人一瞥面、一握手，勝於此等枯寒筆墨百函千牘也。噫!”(O!one glimpse of the human face, and shake of the human hand, is better than whole reams of this cold, thin correspondence, etc.) *Works*, ed.E.V.Lucas, VI, 175.〇新補六、《再次韻楊明叔·引》:“蓋以俗爲雅，以故爲新，百戰百勝。此詩人之奇也。”天社無註。按《後山集》卷二十三《詩話》云:“閩士有好詩者，不用陳語常談，寫投梅聖俞。答書曰:‘子詩誠工、但未能以故爲新，以俗爲雅爾。’”聖俞答書似已失傳，賴後山援引，方知山谷所本。葛常之《韻語陽秋》卷三稱山谷與楊明叔論詩此語，蓋南宋初人早徵古而忘祖矣。《中州集》卷二引李屏山爲劉西嵓詩序亦以此爲山谷詩法，更無足怪。

【補正】《東坡題跋》卷二《題柳子厚詩》之二:“用事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亦如山谷之隱取聖俞語，而專爲“用事”發，似遜原語之通方也。

【補訂】近世俄國形式主義文評家希克洛夫斯基(Victor Shklovsky)等以爲文詞最易襲故蹈常，落套刻板(habitualization, automatization)，故作者手眼須使熟者生(defamiliarization)，或亦曰使文者野(rebarbarization)。參觀 Robert Scholes, ed., *Structuralism in*

Literature, 1974, 83－4; Robert C.Freeman, ed.,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History*, 1970, 43－4; R.Wellek and A.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1963, 236。竊謂聖俞二語，夙悟先覺。夫以故爲新，即使熟者生也；而使文者野，亦可謂之使野者文，驅使野言，俾入文語，納俗於雅爾。

【補正】 (canonization)。見 V.Shklovsky, *A Sentimental Journey*, tr.R.Sheldon, 1970, 233。

【補訂】《六一詩話》記聖俞論詩所謂“狀難寫之境，含不盡之意”，數百年來已熟掛談藝者口角。而山谷、後山祖述聖俞論詩語，迄無過問者，故拈出而稍拂拭之。抑不獨修詞爲然，選材取境，亦復如是。歌德、諾瓦利斯、華茲華斯、柯爾律治、雪萊、狄更斯、福樓拜、尼采、巴斯可里等皆言觀事體物，當以故爲新，即熟見生。(Goethe: “einem gewöhnlichen Gegenstande eine interessante Seite abzugewinnen”; 見 Eckermann, *Gespräche*, 18.Sept.1823, Aufbau, 62. Novalis: “Die Kunst, auf eine angenehme Art zu befremden, einen Gegenstand fremd zu machen und doch bekannt und anziehend, das ist die romantische Poetik”; 見 *Fragmente*, III, § 404, *Schriften*, hrsg.J.Minor, 1923, II, 304. Wordsworth: “Ordinary things should be presented to the mind in an unusual aspect”; 見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 *Poems*, Oxford, 935。Coleridge: "so to represent familiar objects as to awaken the minds of others to a like freshness of sensation concerning them"; 見 *The Friend*, "General Introduction", Essay XV, *Complete Works*, ed. G. W. T. Sheed, II, 104。Shelley: "Poetry makes familiar objects be as if they were not familiar"; 見 "A Defence of Poetry", *Prose Works*, ed., R. H. Shepherd, II, 19. Dickens: "So getting a new aspect, and being unlike itself. Any *odd* unlikeness of itself"; 見 *Memorandum Book*, quoted in J. Hillis Miller, *Charles Dickens : the World of His Novels*, 1959, p.xv. Flaubert : "Il s'agit de regarder tout ce qu'on veut exprimer assez longtemps et avec assez d'attention pour en découvrir un aspect qui n'ait été vu et dit par personne"; 見 Maupassant, *Pierre et Jean*, "Le Roman", ed.Conard, p.xxiii. Nietzsche: "*Original*…man das Alte, Altbekannte, von jedermann Gesehene und übersehene *wie neu sieht*"; 見 *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 Bd II, Abt. i, § 200, *Werke*, hrsg. K . Schlechta, 1954, I, 814。Pascoli: "La poesia é nelle cose.Il poeta presenta la visione di cosa posta sotto gli occhi dit utti e che nessuno vedeva"; 見 *Il Sabato*, *quoted in Momenti e Problemi di Storia dell' Estetica*, Marzorati, *1959*, IV, 1637; cf. John Dewey, *Art as Experience*, *267*: *"When old and familiar things are made new in experience, there is imagination"* .)

聊舉數家，山谷《奉答聖恩》所謂"觀海諸君知浩渺"

也。且明此諦非徒爲練字屬詞設耳。◯新補七、《次韻答斌老病起獨游東園》第一首:"蓮花生淤泥,可見嗔喜性。"天社註引《維摩經》:"高原陸地,不生蓮花,卑濕淤泥,乃生此花。"按是也。《次韻中玉水仙花》第二首:"淤泥解作白蓮藕",天社無註。《贛上食蓮有感》:"蓮生淤泥中,不與泥同調",天社註亦引《維摩經》。蓋前兩詩謂花與泥即,後詩謂花與泥離;言各有當,同喻而異邊之例也。天社引語見《維摩詰經·佛道品》第八,不切後詩之意;當引《高僧傳》卷二鳩摩羅什自説:"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採蓮花,勿取臭泥也",或《大智度論·釋初品中尸羅波羅蜜下》:"譬如蓮花,出自淤泥,色雖鮮好,出處不淨。"

【補正】淮南王序《離騷經傳》,稱屈原"皭然,泥而不滓",太史公《屈原、賈生列傳》取其語。然以蓮揣稱高潔,實爲釋氏常談。《四十二章經》即亦云:"吾爲沙門,處於濁世,當如蓮花,不爲泥所污。"宋陸佃《陶山集》卷二《依韻和雙頭芍藥》第六首至云:"若使覺王今識汝,蓮花寧復並真如",蓋以玆花爲釋氏表志矣。蘇軾《答王定國》:"謹勿怨謗讒,乃我得道資。淤泥生蓮花,糞土出菌芝";亦如黄詩之用釋語。周敦頤《濂溪集》卷八《愛蓮説》:"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花之君子者也";名言傳誦,而有拾彼法牙慧之嫌。故牟巘《陵陽先生集》卷四《荷花》詩序謂

此花"陷於老佛幾千載，自託根濂溪，始得儕於道"，詩有云："喚醒佛土從前夢。"足徵道學家嚴儒釋之坊，於取譬之薄物細故，亦復煞費彌縫也。此喻入明，漸成妓女之佳稱，如梅鼎祚著録妓之有才德者爲《青泥蓮花記》，錢謙益《列朝詩集》閏四讚王微云："君子曰：'修微青蓮亭亭，自拔淤泥'"參觀同卷評楊宛，又《初學集》卷一八《有美一百韻》讚楊柳如是亦云："皎潔火中玉，芬芳泥裏蓮。"道學家必謂蓮花重"陷"矣。

【補訂】◯新補八、《又和斌老第二首》："外物攻伐人，鐘鼓作聲氣；待渠弓箭盡，我自味無味。"天社註引《傳燈録》："僧問巖頭：弓折箭盡如何?師曰：去。"按此言用字來歷也。詩意即《傳燈録》卷四壽州道樹禪師所謂："老僧只消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新補九、《又戲題下巖》："未嫌滿院油頭臭，蹋破苔錢最惱人。"按句法隱同《題竹石牧牛》；放翁《劍南詩稿》卷六十二《夏秋之交小舟早夜往來湖中戲成絶句》第八首云："荷花折盡渾閑事，老却蓴絲最惱人"，仿山谷此首而洩露文脈矣。曾慥《類説》卷五十二《祕閣閑談》："油頭汙繡枕。"◯新補十、《次韻高子勉第二首》："行布佺期近。"天社註謂"行布"字本釋氏華嚴之旨，解《楞伽經》者曰："名者是次第行列，句者是次第安布"，而山谷論書畫數用之。按釋志磐《佛祖統紀》卷三上曰："華嚴所説，有圓融行布

二門，行布謂行列布措。”《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七《題明皇真妃圖》曰：“故人物雖有佳處，而行布無韻，此畫之沉疴也”；即用以論書畫之例。范元實《潛溪詩眼》記山谷言“文章必謹布置”，正謂“行布”。曾季貍《艇齋詩話》記人問蘇子由，何以比韓子蒼於儲光羲，子由答曰：“見其行鍼布線似之。”著語酷類，用意倘亦似耶。竊謂“行布”之稱，雖創自山谷，假諸釋典，實與《文心雕龍》所謂“宅位”及“附會”，三者同出而異名耳。《章句》篇曰：“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跗萼相銜，首尾一體。搜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順序”；《附會》篇曰：“附辭會義，務總綱領。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羣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文鏡祕府論》南卷《定位》篇亦曰：“凡製於文，先布其位，猶行陣之有次，階梯之有依也。”范元實親炙山谷，《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十載其《潛溪詩眼》發揮山谷“文章必謹布置”之旨，舉少陵《贈韋見素》詩作例，謂：“有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亂。最得正體，爲布置之本。其他變體，奪乎天造，不可以形器矣。”夫“宅位”、“附會”、“布位”、“布置”，皆“行布”之别名。然《文心》所論，衹是行布之常體；《潛溪》知常體之有變矣，又僅以無物之空言了事。兹引而申之，以竟厥緒。何谿汶《竹莊詩話》卷九引《詩事》曰：“荆公送人至清涼寺，題詩壁間曰：‘斷蘆洲

渚薺花繁，看上征鞍立寺門；投老難堪與公別，倚崗從此望回轅。’‘看上征鞍立寺門’之句爲一篇警策。若使置之斷句尤佳，惜乎在第二語耳。譬猶金玉，天下貴寶，製以爲器，須是安頓得宜，尤增其光輝。”《古詩歸》卷八陸雲《谷風》結句：“天地則爾，户庭已悠”，鍾伯敬評：“此二語若在當中，便不見高手，不可不知”；又謝混《遊西池》起句：“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鍾評：“此中二句常語，移作起便妙”。他如卷十一謝靈運《登池上樓》、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卷十四劉孝威《望隔牆花》，《唐詩歸》卷六《玄宗送賀知章歸四明》等篇評語不具舉。

【補正】《國朝詩別裁》卷一六梁佩蘭《秋夜宿陳元孝獨漉堂，讀其先大司馬遺集，感賦》五律發端云：“至今亡國淚，灑作粤江流”；沈德潛批語：“以中間語作起步，倍見其超。”即謂其能變“行布”之“常體”(deviation) 也。

【補訂】賀子翼《詩筏》曰：“詩有極尋常語，以作發句無味，倒用作結方妙者。如鄭谷《淮上別故人》詩云：‘揚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數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蓋題中正意，只‘君向瀟湘我向秦’七字而已。若開頭便説，則淺直無味；此却倒用作結，悠然情深，令讀者低徊流連，覺尚有數十

句在後未竟者。”紀曉嵐《唐人試律説》曰:“陳季《湘靈鼓瑟》:‘一彈新月白,數曲暮山青。’畧同仲文‘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然錢置於篇末,故有遠神,此置於聯中,不過尋常好句。西河調度(入聲)之説,誠至論也。此如:‘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悵矣秋風時,余臨石頭瀨’,作發端則超妙,設在篇中則凡語。‘客髩行如此,滄波坐渺然’,‘問我何所適,天台訪石橋’,作領聯則挺拔,在結句則索然。”《瀛奎律髓》十九陳簡齋《醉中》起句:“醉中今古興亡事,詩裏江山摇落時”,紀曉嵐批:“十四字之意;妙於作起,若作對句便不及。”試就數例論之。倘簡齋以十四字作中聯,或都官以“君向”七字作起句,猶夫荆公以“看上”七字作第二句,皆未嘗不順理成章,有當於劉彦和所謂“順序”、“無倒置”,范元實所謂“正體”。然而“光輝”、“超妙”、“挺拔”之致,蕩然無存,不復見高手矣。參觀《管錐編》三册73頁、又585頁。即如山谷自作《和答元明黔南留别》曰:“萬里相看忘逆旅,三聲清淚落離觴。朝雲往日攀天夢,夜雨何時對榻涼。急雪脊令相並影,驚風鴻雁不成行。歸舟天際常回首,從此頻書慰斷腸。”一、二、三、四、七、八句皆直陳,五、六句則比興,安插其間,調劑襯映。苟五、六與一、二易地而處,未爲序倒而體乖也。然三、四而下,直陳至竟,中無疏宕轉换;且雲、雨、雪、風四事,分置前後半之起處,全詩判成兩截,調度失方

矣。故劉范順序正體云云，僅“行布”之粗淺者耳。山谷標“行布”之名，初未申説。顧觀其自運，且參之《詩事》、《詩歸》等評騭語，則歷來名家，得於心而成於手者，固昭晰可徵。因不憚煩而疏通證明之。古人立言，往往於言中應有之義，蘊而不發，發而不盡。康德評柏拉圖倡理念 (Idee)，至謂：作者於己所言，每自知不透；他人參稽匯通，知之勝其自知 (daß es gar nichts ungewöhnliches sei, durch die Vergleichung der Gedanken, welche ein Verfasser über seinen Gegenstand äußert, ihn sogar besser zu verstehen, als er selbst verstand)，可爲之鈎玄抉微 (den Sinn ausmachen)。見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rsg* .B.Erdmann, 1923, 281。

【補正】希萊爾馬訶亦昌言，説者之知解作者，可勝於作者之自知親解 (Auf dieser neuen Anschauung vom Schaffen beruht der kühne Satz Schleiermachers, es gelte, einen Autor besser zu verstehen als er sich selbst verstand.)。見 W.Dilthey, *Entwürfe zur Kritik der historischen Vernunft*, I.ii.6, *Gesammelte Schriften*, ed.W.Misch *et al*, VII, 217。Cf. K. Mueller-Vollmer, *The Hermeneutics Reader*, 1985, 83, 86。

【補訂】談藝者亦足以發也。又古希臘、羅馬文律以部署 (dispositio) 或配置 (collocatio) 爲要義。參觀 H.Lausberg, *Handbuch der literarischen Rhetorik*, 1960, I, 241 —

7。有曰："詞意位置得當，文章遂饒姿致 (Grace of style comes from arrangement)。同此意也，置諸句首或句中，索然乏味，而位於句尾，則風韻出焉"。見 Demetrius, *On Style*,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389。或論歐里庇得斯 (Euripides) 悲劇中一句 (*Hercules Furens* 1245) 曰："語本傖俗 (indubitably vulgar)，而安插恰在好處，頓成偉詞" (sublime by being apt to the setting)，見 Longinus, *On the Sublime*, Loeb, 329。正亦言行布調度爾。◯新補十一、《再用前韻贈子勉》第四首："鳥語花間管絃。"天社註引劉禹錫詩："蘿密鳥韻如簧音。"按《山谷外集補》卷三《觀化》第一首亦云："柳外花中百鳥喧，相媒相和隔春煙。黄昏寂寞無言語，恰似人歸鎖管絃。"苟徵前人詩句，似當引庾信《奉和趙王隱士》："野鳥繁絃囀，山花焰火燃"，或崔湜《春日幸望春宮》："庭際花飛錦繡合，枝間鳥囀管絃同。"翁洮《春》："林間鳥奏笙簧月，野外花含錦繡風"，則有管無絃，同劉句矣。西方舊日亦以鳥囀管絃同爲詩中套語。參觀 E. R. Curtius, *Europäische Literatur und lateinisches Mittelalter*, 2. Aufl., 1954, 825, die Metapher "Zitherspiel für Vogelsang"; J. Rousset, *La Littérature de l'Âge baroque en France*, nouv. éd., 1954, 184－6, le "violon ailé", les "luths animez"。◯新補十二、《荆南簽判向和卿用予六言見惠次韻奉酬》第三首："安排一字有神。"天社註："前輩詩曰：吟安一個字。"按盧延讓《苦吟》云："吟安一個字，撚

斷數莖鬚”；又《全唐詩》載無名氏句云：“一個字未穩，數宵心不閑。”前者“行布”，句在篇中也；此之“安排”，字在句內也。《文心雕龍·練字》篇曰：“善爲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爲難也”；避重免複，卑無高論。《風骨》篇曰：“捶字堅而難移”，則可爲安穩之的詮矣。昌黎《紀夢》曰：“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其亦謂一字之難安穩歟。參觀《管錐編》四册5頁。夫曰“安排”，曰“安”，曰“穩”，則“難”不盡在於字面之選擇新警，而復在於句中之位置貼適，俾此一字與句中乃至篇中他字相處無間，相得益彰。倘用某字，固足以見巧出奇，而入句不能適館如歸，却似生客闖座，或金屑入眼，於是乎雖愛必捐，別求朋合。蓋非就字以選字，乃就章句而選字。儒貝爾（J. Joubert）有妙語曰：“欲用一佳字，須先爲之妥覓位置處”（Avant d'employer un beau mot, faites-lui une place）。見 *Pensées*, Tit. xxii, §16。正斯之謂。江西派中人侈説鍊字，如范元實言“句法以一字爲工”，方虛谷言“句眼”，皆主好句須好字。其説易墮一邊。山谷言“安排一字”，乃示字而出位失所，雖好非寶，以其不成好句也。足矯末派之偏宕矣。宋次道《春明退朝録》卷上記宋子京曰：“人之屬文，自［有］穩當字，第初思之未至也。”强行父《唐子西文録》曰：“等閑一字放過則不可。作詩自有穩當字，第思之未至也。”《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九曰：“蘇子

由有一段，論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鄭齊叔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横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因改謝表曰：作文自有穩字，古之能文者，纔用便用著這様字，如今不免去搜索修改。”錢澄之尤有味乎言之。《田間文集》卷八《詩説贈魏丹石》曰：“造句心欲細而句欲苦，是以貴苦吟。情事必求其真，詞義必期其確，而所争祇在一字之間。此一字確矣而不典，典矣而不顯，顯矣而不響，皆非吾之所許也。賈浪仙云：‘吟安一個字，撚斷數莖髭。’”又同卷《陳官儀詩説》曰：“見三唐近體詩，設詞造句，洵是良工心苦。未有不由苦吟而得者也。句工只有一字之間，此一字無他奇，恰好而已。所謂一字者，現成在此，然非讀書窮理，求此一字終不可得。蓋理不徹則語不能入情，學不富則詞不能給意，若是乎一字恰好之難也。”異域評文，心契理符。如古羅馬佛朗圖 (Fronto) 諄諄教人搜索 (quaerere) 妥當之字，無他字可以易之者 (Verbum adeo proprium est ut eo sublato aliud subdi euisdem usus pon possit)。見 *Correspendence*, “Loeb”, I, 96－8; cf. I, 10;II, 54。古天竺論師以卧榻 (śayyā) 之安適，喻一字之穩當 (repose, perfect fitness) 不容同義字取替 (the word cannot be replaced by synonyms)。參觀 S · K · De, *Sanskrit Poetics as a Study of Aesthetics*, 1963, 21, 41－2。法國布瓦洛 (Boileau) 有句云：“一字安排深得力”

(D'un mot mis en sa place enseigna le pouvoir)。見 *Art poétique*, chant I, vers 133。近世福樓拜倡言行文首務，以一字狀難寫之境，如在目前 (Faites-moi voir, par un seul mot)；字無取乎詭異也 (Il n'est besoin du vocabulaire bizarre)，惟其是耳；屬詞構句，韻諧節雅 (pleines de sonorités et de rythmes savants)。即援布瓦洛之句爲己張目。見 Maupassant, *Pierre et Jean*, "Le Roman", Conard pp. xxiii-iv。復云："意義確切之字必亦爲聲音和美之字" (un rapport nécessaire entre le mot juste et le mot musical)。見 Flaubert, *Correspondance*, Conard, VII, 294;cf. I, 186—7; III, 142—3; V, 250;VI, 481。蓋策勳於一字者，初非隻字偏善，孤標翹出，而須安排具美，配合協同。一字得力，正緣一字得所也。兹字狀物如覩，匪僅義切，并須音和；與錢澄之所謂："必顯，必確，必響"，方得爲一字之安而恰好，寧非造車合轍哉。澄之談藝殊精，識力在並世同宗牧齋之上，此即嘗鼎之一臠。然竊自笑食馬肝未爲知味耳。又按《文心雕龍·練字》已標"重出"、"同字相犯"爲"近世"文"忌"，唐以來五七言近體詩更斤斤於避一字複用。進而忌一篇中用事同出一處。如王驥德《曲律》卷三《論用事》第二十一云："用得古人成語恰好，亦是快事，然只許單用一句。要雙句須别處另尋一句對之。"吴天章雯《蓮洋集》卷六《斐然納姬》："清秋誰和杜秋詩，寂寞樊川惱鬢絲。漫言春到花盈樹，遥看陰成子滿

枝”，翁覃谿批：“三用小杜事，於章法似可商。”方植之《昭昧詹言》卷一謂“用事忌出一處、一書”，舉“荆凡”對“臧穀”爲例。法國古典主義祖師馬雷伯評詩，力戒同字重出（les répétitions de mots）之弊；參觀 F.Brunot, *Doctrine de Malherbe*, 198。並時作者（Robert Garnier, Philippe Bertaut）亦頗化於其説。晚近福樓拜尤慘淡經營，刻意不犯同字，而復深歎斯事之苦（Je ne sais plus comment m'y prendre, pour éviter les répétitions. La phrase la plus simple comme "il ferma la porte", "il sortit", etc. exige des ruses d'art incroyables）；見 Flaubert, *op. cit.*, IV, 36。不啻作法自困，景附者卻不乏其人。參觀 F. Dumont, *Les petits romantiques français*, 176, Alphonse Rabbe; A. Vial, *Guy de Maupassant et l'art du roman*, 90, Léon Cladel。後來鄧南遮（D'Annunzio）大言譁衆，至謂一字在三頁後重出，便刺渠耳（I have such a sensitive ear that the repetition of a word irritates me three pages away）。見 A.Rhodes, *The poet as Superman*, 46。《雕龍》所拈“練字”禁忌，西方古今詩文作者固戚戚有同心焉，並揚搉之。◯新補十三、《贈高子勉》第三首：“拾遺句中有眼，彭澤意在無絃。”天社註：“謂老杜之詩，眼在句中，如彭澤之琴，意在絃外也。”按《後山詩註》卷六《答魏衍、黄預勉予作詩》：“句中有眼黄别駕”，天社註：“魯直自評元祐間字云：‘字中有筆，猶禪家句中有眼’；又六言詩云：‘拾遺句中

有眼’。”即指贈高子勉此首。《瀛奎律髓》卷四山谷《送舅氏野夫之宣州》，方虛谷批：“明、簇、豐、卧，詩眼也。後山謂‘句中有眼黄别駕’，是也。”猶後山之以山谷贊少陵者，回施於山谷。南宋虞壽老《尊白堂集》卷二《贈潘接伴》云：“句中有眼人誰識，弦上無聲我獨知”；獨不畏人“知”其全襲山谷句耶。眼爲神候心樞，參觀《管錐編》二册567頁、又726頁。《維摩詰所説經·佛國品》第一寶積以偈頌佛，僧肇註至曰：“五情百骸，目最爲長。”蓋亦古來通論。參觀M.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I Hälfte, 1927, 170－1, “Vorrang des Sehens”; M.H. Abrahms, *The Mirror and the Lamp*, 1953, 160－1, “despotism of the eye”; J.H. Hagstrum, *The Sister Arts*, 1958, 13－4, “primacy of the sense of vision”。釋典遂以眼目喻要旨妙道，如釋智昭彙集宗門語句、古德唱説成編，命名曰《人天眼目》。徐文長《青藤書屋文集》卷十八《論中》之五曰：“何謂眼。如人體然，百體相率似膚毛，臣妾輩相似也。至眸子則豁然，朗而異，突以警。文貴眼者，此也。故詩有詩眼，而禪句中有禪眼”云云。山谷曰：“拾遺句中有眼”，意謂杜詩妙處，耐人討索探求。而宗派中人如參禪之死在句下，摭華逐末，誤認獨具句眼爲不外近體對仗鍊字。甚矣其短視隘見也。賀子翼《詩筏》，譏宋人“空鑿一二字，指爲古人詩眼，乃死眼而非活眼”，有以哉。如吕居仁《童蒙詩訓》記潘邠老言：“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

山村’，翻、失是響字。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落是響字。所謂響者，致力處也。”張子韶《横浦心傳録》卷上記聞居仁論詩，“每句中須有一兩字響，響字乃妙指。如‘身輕一鳥過’、‘飛燕受風斜’，過、受皆句中響字”。《老學菴筆記》卷五記曾致堯評李虚己詩曰“工”而“恨啞”，虚己漸悟其法，以授晏元獻，元獻以授二宋，後遂失傳；“然江西詩人每謂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要響，亦此意也。”

【補正】此“響字”訣，可與方回《瀛奎律髓》中評語合觀。《律髓》卷四二選虚己《次韻和汝南秀才游浄土見寄》詩，方評亦記致堯授以詩訣事，申言曰：“予謂此數語詩家大機括也。工而啞，不如不必工而響。潘邠老以句中眼爲響字，吕居仁又有字字響、句句響之説；朱文公又以二人晚年詩不皆響責備焉。學者當先去其啞可也。抑揚頓挫之間，以意爲脈，以格爲骨，以字爲眼，則盡之。”邠老衹言“響字”，“句中眼”之説乃出方氏附益。卷一六杜少陵《九日藍田崔氏莊》：“老去悲秋强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評：“‘强自’與‘盡君’二字正是着力下此，以爲詩之骨、之眼也。但低聲抑之讀五字，却高聲揚之讀二字，則見意矣。”蓋謂句中字意之警策者方是“句眼”，故宜“響”讀；若一字音本響亮者，如“敲”音之響於“推”，非即“句

眼”。其言與曾氏戒“啞”之旨，未必盡同。卷四二陳後山《贈王聿修、商子常》：“貪逢大敵能無懼，强畫修眉每未工”；評：“‘能’字、‘每’字乃是以虚字爲眼；非此二字，精神安在?善吟咏古詩者，點綴一二好字，高唱起而知用力着意所在矣。”夫此二句“用力着意所在”，爲句首之“貪”、“强”二字，“能”、“每”賴以策勳；方氏墨守潘邠老“七言詩第五字要響”之説，遂舍本逐末，摘“句眼”而如紅紗蔽眼矣。卷一少陵《登岳陽樓》，評語開宗明義：“凡圈處是句中眼。”然即若同卷陳簡齋《渡江》：“摇櫓天平［圈］渡，迎人樹欲［圈］來”；宋之問《登越臺》：“地濕烟常［圈］起，山晴雨半［圈］來”；楊公濟《甘露上方》：“雲捧［圈］樓臺出天上，風飄［圈］鐘磬落人間”；皆圈第四或第二字爲“句眼”，又乖邠老“五言詩第三字、七言詩第五字要‘響’”之論。進退失據，方氏有焉。

【補訂】觀潘、吕論“響”所舉似，非主字音之浮聲抑切響，乃主字義之爲全句警策，能使其餘四字六字借重增光者，與曾氏戒“啞”之意，未必盡同。《竹莊詩話》卷一引《漫齋語録》：“五字詩以第三字爲句眼，七字詩以第五字爲句眼。古人鍊字，只於句眼上鍊。”則是潘吕之説矣。方虚谷尤以此明詔大號，賀黄公《載酒園詩話》卷一嗤其《律髓》標舉句眼之妄，以荆公五律爲例，八句有“六隻眼睛，未免太多”，蓋“人

生好眼只須兩隻，何必盡作大悲相”。紀曉嵐《律髓刊誤》更詳駁虚谷。竊觀《冷齋夜話》卷五引荆公“江月轉空爲白晝，嶺雲分暝與黄昏”，“一水護田將緑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東坡“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紅燭照新粧”，“我携此石歸，袖中有東海”，而記山谷語曰：“此皆謂之句中眼。學者不知此妙語，韻終不勝。”夫荆公兩聯中“轉”、“分”、“護”、“排”、“送”五字，尚可當漫齋、虚谷所言句眼；然多在七言詩中第三字，第五字之“將”，殊不見致力。若東坡四句，絶非以一字見警策者。《容齋續筆》卷八記山谷詩：“歸燕畧無三月事，高蟬正用一枝鳴”，“用”字初曰“抱”，又改曰“占”，曰“在”，曰“帶”，曰“要”，至“用”字乃定，今本則作“殘蟬正占”。則所鍊又在第四字，此聯見《山谷外集補》卷三《登南禪寺懷裴仲謀》，“正”作“猶”。故山谷言“句中眼”，初不同而亦不限於派中人所言“句眼”，章章可識矣。《律髓》卷十四少陵《曉望》，虚谷批：“五六以坼、隱、清、聞爲眼”；曉嵐批：“馮云：‘尋常覓佳句，五字自然有一字用力處；虚谷每言詩眼，殊憒憒。假如“池塘生春草”句，句眼在何字耶。’”“池塘”句與山谷所稱東坡四句，足相輔佐。范元實著書，名《潛溪詩眼》，泛論詩事，尚未乖山谷語意。僞書《雲仙雜記》卷三、卷八引《鍾嶸句眼》，卷五、卷六引《續鍾嶸句眼》。片言隻語，指歸難究。然南朝鍾記室拾取北宋黄别駕牙後慧，洵如顧歡所

嘲:"吕尚盗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已。〇新補十四、《次韻向和卿與鄒天錫夜語南極亭》第二首:"坐中更得江南客,開盡南窗借月看。"天社註:"孟郊詩:'借月南樓中。'"按句有"看"字、方能得"借"字力。天社僅覷"借月"字,掇皮而未得髓矣。香山《集賢池答侍中問》云:"池月幸閒無用處,主人能借客遊無";又《過鄭處士》云:"故來不是求他事,暫借南亭一望山。"朱慶餘《潮州韓使君置宴》詩一作李頻《答韓中丞容不飲酒》云:"多情太守容閒坐,借與青山盡日看。"貫休《晚望》云:"更尋花發處,借月過前灣。"無遊字、望字、看字、過字,則借字之用不著。後來如陳簡齋《至董氏園亭》云:"簾鈎掛盡蒲團穩,十丈虚庭借雨看。"《梅磵詩話》卷中引葉靖逸《九日》云:"腸斷故鄉歸未得,借人籬落賞黄花";又趙愚齋《清明》云:"惆悵清明歸未得,借人門户插垂楊。"《列朝詩集》乙集卷五瞿宗吉《清明》云:"借人亭館看梨花。"《匏廬詩話》卷上引唐子畏《墨菊》云:"借人籬落看西風。"黄莘田《秋江集》卷一《閒居雜興》之八云:"借人亭館看烏山。"作者殊列,均以看字、賞字、插字暢借字之致,山谷手眼亦復爾耳。劉須溪評點《簡齋集》,于"十丈空庭借雨看"句評曰:"借字用得奇傑",似并山谷句忘卻矣。〇新補十五、《題李亮功戴嵩牛圖》:"韓生畫肥馬,立仗有輝光。"天社註引老杜《丹青引》。按山谷《次韻子瞻和子由觀韓幹馬》

云："曹霸弟子沙苑丞，喜作肥馬人笑之"，天社註亦引《丹青引》。少陵譏韓幹畫馬"不畫骨"，唐人以爲不解事之失言。張彦遠《歷代名畫記》卷九斥之曰："杜甫豈知畫者"，因謂玄宗好大馬，故幹畫馬肥大。顧雲《蘇君廳觀韓幹馬障歌》亦曰："今日披圖見筆跡，始知甫也真凡目。"宋人揣摩情事，袒韓諍杜，如山谷此句以天子儀仗爲解。同時張文潛《右史集》卷十一《題韓幹馬圖》、卷十五《讀蘇子瞻韓幹馬圖》、卷十六《蕭朝散惠石本韓幹馬圖》又謂太平無戰事，馬閒空食粟，故皆"圓腓豐臀"。《宣和畫譜》卷二云："世謂周昉畫婦女，多豐厚態度者。此無他，昉貴游子弟，多見貴而美者，故以豐厚爲體。此與韓幹不畫瘦馬同意。"《説郛》卷十二賈似道《悦生堂隨鈔》引《石渠録》："八舅王彦丹侍郎常隨疑是論字之訛。周昉韓幹畫人馬云：天厩無瘠馬，宫禁無悴容，宜乎韓馬、周人皆肥。"亦可參觀。張彦遠斥少陵不知畫，米元章《海岳名言》評薛稷書慧普寺額，因歎曰："信老杜不能書也。"蓋少陵雖詩名塞天破，而技藝各有專門名家，張、米不受虚聲恫嚇也。〇新補十六、《次韻文潛》："水清石見君所知，此是吾家祕密藏。"天社註："水清石見具上註。《西清詩話》載疑是論或言字之訛。杜少陵詩云：'作詩用事，要如釋語：水中着鹽，飲水乃知鹽味。此説、詩家祕密藏也。'"按詩作於崇寧元年。山谷元祐元年《奉和文潛贈無咎》第二首云："談經用

燕説，柬棄諸儒傳。濫觴雖有罪，末派瀰九縣。張侯真理窟，堅壁勿與戰；難以口舌争，水清石自見。”天社註：“古樂府《豔歌行》：‘語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見。’”所謂“具上註”者，指此。山谷蓋重提十六年前舊語耳。世故澒洞，人生艱窘，拂意失志，當息躁忍事，毋矜氣好勝；日久論定，是非自分。其《贈送張叔和》云：“我提養生之四印：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又《和斌老》第二首云：“外物攻伐人，鐘鼓作聲氣；待渠弓箭盡，我自味無味。”皆即“口舌難争，堅壁勿戰”之旨。《金剛經》所謂“無諍三昧”，亦猶後來陳簡齋《葆真池上》名句所謂：“微波喜搖人，小立待其定”也。蓋山谷昔在王氏新學大盛之時，嘗向文潛進此言；今二人投老同爲逐客，遂復申前誡，豈論詩法哉。然誤會不僅天社。李似之《筠谿集》卷二十一《跋趙見獨詩後》早云：“山谷以水清石見爲音吾字之訛。家祕密藏，其宗派中人有不能喻”；後來袁起巖《東坡集》卷一《題楊誠齋南海集》第二首：“水清石自見，變定道乃契。文章豈無底，過此恐少味。”是不乏錯認處世之無上呪爲談藝之祕密藏者。幸其不能曉喻，否則强作解人，必如天社斯註之郢書燕説矣。夫山谷詩所言“祕密藏”，着眼於水中石之可得而見，諺云：“水清方見兩般魚”也；外集《賦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八韻第二首：“水清魚自見”。《西清詩話》所言“祕密藏”，着眼於水中鹽之不可得而見，諺云：“釀得

蜜成花不見”也。天社等類以説，聞鼠璞之同稱，而昧矛盾之相攻矣。“水中鹽”之喻，卻具勝義。兹因天社之註，稍闡發之。相傳梁武帝時，傅大士翕作《心王銘》，文見《五燈會元》卷二，收入《善慧大士傳録》卷三，有曰：“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内居停。”《西清詩話》所謂“釋語”昉此。鹽著水中，本喻心之在身，兹則借喻故實之在詩。元裕之本之，《遺山集》卷三十六《杜詩學引》云：“前人論子美用故事，有著鹽水中之喻”云云。後世相沿，如王伯良《曲律·論用事》第二十一云：“又有一等事，用在句中，令人不覺。如禪家所謂撮鹽水中，飲水乃知鹽味，方是好手”；袁子才《隨園詩話》卷七云：“用典如水中著鹽，但知鹽味，不見鹽質。”蓋已爲評品之常談矣。實則此旨早發於《顏氏家訓·文章》篇，記邢子才稱沈休文云：“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劉貢父《中山詩話》稱江鄰幾詩亦云：“論者謂莫不用事，能令事如己出，天然渾厚，乃可言詩。江得之矣。”特皆未近取譬，遂未成口實耳。瑞士小説家凱勒 (Gottfried Keller) 嘗言：“詩可以教誨，然教誨必融化於詩中，有若糖或鹽之消失於水内” (das Didaktische im Poetischen aufzulösen wie Zucker oder Salz im Wasser)。見 Brief an B.Auerbach, 25 Feb.1860, quoted in Hermann Meyer, *Der Sonderling in der Deutschen Dichtung*, 1963, 196。拈喻酷肖，而放眼高遠，非徒斤斤

於修詞之薄物細故。然一暗用典實，一隱寓教訓，均取譬於水中著鹽，則雖立言之大小殊科，而用意之靳嚮莫二。即席勒論藝術高境所謂内容盡化爲形式而已。參觀《管錐編》四册166頁。既貌同而心異《史通》第二十八《模擬》，復理一而事分《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四“明道語”。故必辨察而不拘泥，會通而不混淆，庶乎可以考鏡羣言矣。法國詩人瓦勒里 (Paul Valéry) 言：“詩歌涵義理，當如果實含養料；養身之物也，秖見爲可口之物而已。食之者賞滋味之美，渾不省得滋補之力焉” (La pensée doit être cachée dans les vers comme la vertu nutritive dans un fruit. Un fruit est nourriture, mais il ne paraît que délice. On ne perçoit que du plaisir, mais on reçoit une substance)。見 “Littérature”, *Oeuvres*, Bib.de la Pléiade, II, 547 – 8。正亦此旨。較水中著鹽糖，詞令更巧耳。言之匪艱，三隅可反。不特教訓、義理、典故等崇論博學，即雕鍊之精工、經營之慘淡，皆宜如水中之鹽，不見其形也。○新補十七、《秋冬之間，鄂渚絶市無蟹，今日偶得數枚；戲成小詩》第一首：“雖爲天上三辰次。”天社註：“陰陽家以井鬼之分爲巨蟹宫。”按《有不爲齋隨筆》乙曰：“沈括《筆談》卷七論蝕云：‘西天法，羅睺、計都皆逆步之。’據此，則宋時已有西法。山谷此詩謂十二辰中有巨蟹，亦是西法，即中國之鶉首也。明周恭肅《十二宫辰歌》：‘秋風網巨蟹螯肥’，作歌在嘉靖時，西士尚未來。”○新

補十八、同題第四首:“東歸卻爲鱸魚鱠,未敢知言許季鷹。”天社註引張季鷹思菰菜蓴羹鱸魚鱠事。按唐彦謙《詠蟹》七古云:“西風張翰苦思鱸,如斯風味能知否”,已發山谷詩意。後來如方巨山《秋崖小稿》卷三十六《滿庭芳》云:“草泥行郭索,横戈曾怒,張翰浮誇;笑鱸魚雖好,風味争些。”嗜蟹而又善畫蟹之郎蘇門《桃花山館吟稿》卷七《題蟹》之六云:“橙黄橘緑稻花疎,杯酒雙螯小醉餘;若使季鷹知此味,秋風應不憶鱸魚。”幾成此題中應有之義矣。○新補十九、《李宗古出示從蔣彦回乞葬地頌,作詩奉呈》,天社無註。按復有《玉芝園》並序:“蔣彦回喜太守監郡過其玉芝園,作詩十六韻,次其舊韻”;又《游愚溪》並序:“入朝陽洞,蔣彦回及余徘徊水濱久之。”據《楊誠齋集》卷一百十七《蔣彦回傳》,彦回名暐,零陵人;山谷謫居,士大夫畏禍,不與往來,彦回日從之遊,山谷臨終,託付以後事。葉調生《吹網録》卷四引明刻《山谷集》附周季鳳所爲《别傳》,道彦回與山谷交誼,又引周聖楷《楚寶·獨行門》中《蔣湋傳》,深怪《宜州家乘》中隻字不及彦回。蓋葉氏未求之《誠齋集》,不知明人撰傳之所本也。○新補二十、《薛樂道自南陽來入都餞行》:“霜風獵帷幕。”青神未註。按《有不爲齋隨筆》丁謂《國語·吴語》:“興其衆庶以犯獵吴國”之“獵”。○新補二十一、《弈》第一首:“簿書堆積塵生案,車馬淹留客在門。”青神未註。按

《有不爲齋隨筆》丁云是檃括韋曜《博弈論》:“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新補二十二、《次韻裴仲謀同年》:“交蓋春風汝水邊,客牀相對卧僧氈。舞陽去葉纔百里,賤子與公皆少年。白髮齊生如有種,青山好去坐無錢。烟沙篁竹江南岸,輸與鸕鷀取次眠。”青神註:“裴官於潁昌之舞陽,山谷尉汝州葉縣;時年二十四。”按李小湖《好雲樓初集》卷二十八《雜識》駁外集編此詩入熙寧二年之非,謂:“前二聯乃追敘傾蓋以來,地相近而年皆少。三聯乃言今時。四聯乃言今地。有離合盛衰之感。蓋元豐三年庚申作。時山谷年三十六,故言白髮。改官太和縣,自汴京歸江南,次年乃赴太和,故言青山,且明云江南岸也。若熙寧二年,公年二十五,與裴俱少年,何又云白髮齊生耶。葉與舞陽豈江南耶。”李氏多事强解。夫正以少年不當生“白髮”,而二人華鬢星星,竟早於嵇含,故曰“如有種”;正以葉與舞陽非“江南”,而二人又無錢買山而隱,故曰“輸與鸕鷀”也。◯新補二十三、《呻吟齋睡起》第三首:“妬蘖長春木。”青神無註。按山谷父亞夫《伐檀集》卷下有《妬芽説》,畧云:“人有以桃爲杏者,名曰接。其法斷桃之本,而易以杏。春陽既作,其枝葉與花皆杏也。桃之萌亦出於其本,蓊然若與杏争盛,其主人命去之,曰:妬芽也。”梅聖俞《宛陵集》卷五十六《次韻奉和永叔謝王尚書惠牡丹》云:“偏惡妬芽須打拉”;曹公顯《松隱集》卷九《治

圃》亦云："妬芽盡删除。"蓋宋治圃習語也。◯新補二十四、《次韻奉送公定》："唯恐出己上，殺之如弈棋。"青神註引《左傳》："甯子視君不如弈棋。"按此句得力在"殺"字，借手談慣語，以言嫉賢妬能者之排擠無顧藉也。

【補正】史籍所載弈道"殺"字雙關之例，似莫早於《晉書·載記·吕纂傳》："纂嘗與鳩摩羅什棋，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斫胡奴頭，胡奴斫人頭。'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纂。"山谷"殺之如弈棋"句倘無"如弈棋"三字斡旋，便是"胡奴斫人頭"之"殺"，而非"斫胡奴頭"之"殺"矣。

【補訂】馬融《圍棋賦》早云："深入貪地，殺亡士卒。"張文成《朝野僉載》卷二記梁武帝"方與人棋，欲殺"一段，"應聲曰：'殺卻'。"元微之《酬孝甫見贈》第七首詠"無事抛棋"，有云："終須殺盡緣邊敵。"北宋張擬《棋經·斜正》篇第九云："棋以變詐爲務，劫殺爲名"；又《名數》篇第十一歷舉用棋之名三十有二，其二十七至三十云："有征，有劫，有持，有殺。"後世相沿，如《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王太曰："天下那裏還有快活似殺矢棋的。我殺過矢棋，心裏快活極了。"寫圍棋時用"殺"字，因陳落套，當然而不足奇也。移用於朝士之黨同伐異，則有醒目驚心之效矣。

丁耶諾夫 (J.Tynjanov) 嘗謂：行業學科，各有專門，遂各具詞彙，詞彙亦各賦顏色 (lexical colouration)。其字處本業詞彙中，如白沙在泥，素絲入染，廁衆混同；而偶移置他業詞彙，則分明奪目，如叢緑點紅，雪枝立鵲。故“殺”字在棋經，乃是陳言；而入此詩，儼成句眼。斯亦修詞“以故爲新、以俗爲雅”之例也。然“殺”字倘無“如圍棋”三字爲依傍，則真謂處以重典，死於歐刀；以刑法常語，述朝廷故事，不見精彩。斯又“安排一字”之例焉。〇新補二十五、《次韻題粹老客亭詩後》：“客亭長短路南北，衮衮行人那得知。惟有相逢即相别，一杯成喜只成悲。”青神註引韋應物詩：“此日相逢非舊日，一杯成喜亦成悲。”按僅道末句來歷，未明詩旨。《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六《跋胡少汲與劉邦直詩》，引其詩有曰：“夢魂南北昧平生，邂逅相逢意已傾；同是行人更分首，不堪風樹作離聲”，可以參印。客亭乃旅途暫歇止處，《楞嚴經》卷一所謂：“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宿食事畢，俶裝前途，不遑安住。”亦有素昧平生，忽同投止，雖雲萍偶遇，而針芥相親，如王子淵《四子講德論》所謂：“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覯卒遇，而以爲親者。”羊胛易熟，馬足難停，各趁前程，無期後會，逢真草草，别愈依依。山谷詩即其意。胡詩似反用唐長孫佐輔《别友人》：“誰道同衾又分手，不如行路本無情。”〇新補二十六、《謝張泰伯惠黄雀鮓》：“醢以羊、彘、兔。”自

註:“俗謂亥、卯、未餛飩。”按山谷《宜州家乘》:“正月二日,作未酉亥餛飩”;則是醢以羊雞彘耳。《清異録》卷四云:“魏王繼岌每薦羹,以羊兔猪臠而參之,厨官遂有王羹亥卯未之語”;又云:“韋巨源家食帳有卯羹,以純兔爲之。”將無僞書流布,而成俗謂耶。◯新補二十七、《贈答晁次膺》:“野馬横郊作凝水。”青神註引《莊子》:“野馬也、塵埃也”,《文選·連珠》:“沈寒凝水。”按二事邈不相承,截搭無理。青神知“野馬”之爲塵埃,而未知塵埃之爲釋書所謂“陽燄”也。如《大智度論》卷六《初品中喻釋論》第十一云:“如燄者,以日光風動塵故。曠野中見如野馬,無智人初見謂水”;《超日明三昧經》云:“譬如野馬,夏行曠野無人之處,遥見大河,水流駛疾。近走有里數,都不見水。乃解野馬,無有水也。”即山谷句意。白香山《讀禪經》云:“空花豈得兼求果,陽燄如何更覓魚”;正謂野馬凝水,故覩花思果,見水羡魚也。

【補正】《藝文類聚》卷七六引梁武帝《十喻詩》,詠“如炎”即“陽燄”也。有云:“亂念矚長原,例[疑訛]見望遥炯[‘坰’之訛]。遥迤似江漢,泛濫若滄溟。金波揚素沫,銀浪翻緑萍。遠思如可取,近至了無形。”約歛即山谷之七字,敷陳則梁武之四十言。

【補訂】◯新補二十八、《池口風雨留三日》:“水遠山

長雙屬玉，身閒心苦一舂鋤。”青神註引《爾雅》：“鷺、舂鋤”，皮日休詩：“舂鋤煙雨微。”按《辛酉憩刀坑口》云：“舂鋤貌閒暇，羨魚情至骨”，青神註引《鵩鳥賦》：“貌甚閒暇”，董仲舒云：“臨川羨魚。”兩註均支離而不湊泊。太白《白鷺鷥》云：“心閒且未去，獨立沙洲傍。”樂天《池上寓興》之二云：“水淺魚稀白鷺飢，勞心瞪目待魚時；外容閒暇心中苦，似是而非誰得知。”盧仝《白鷺鷥》云：“刻成片玉白鷺鷥，欲捉纖鱗心自急；翹足沙頭不得時，傍人不知謂閒立。”羅隱《鷺鷥》云：“不要向人誇素白，也知常有羨魚心。”來鵠《鷺鷥》云：“若使見魚無羨意，向人姿態更應閒。”山谷采擷唐人賦此題之慣詞常意耳。明馮惟敏《海浮山堂詞稿》卷二《玉江引·閱世》云：“外貌清廉，生來只愛錢。好一似鷺鷥兒毛色鮮，素質無瑕玷，包藏吞噬心，兩脚忙如箭，零碎魚兒嗉裏攢。”則心苦而不身閒矣。又按山谷此詩以“翁從鄰舍來收網，我適臨淵不羨魚”一聯，承“水遠身閒”一聯；“我適”句詞與“翁從”句對照成聯，而意與“翁從”一句及“水遠身閒”一聯對照作轉，蓋“翁”與“屬玉舂鋤”，皆羨魚者也。章法錯落有致，不特對仗流行自在。〇新補二十九、《題落星寺》第三首：“小雨藏山客坐久。”青神註引《莊子》：“藏山於澤。”按僅標來歷，未識手眼。勝處在雨之能藏，而不在山之可藏。賈浪仙《晚晴見終南諸峯》云：“半旬藏雨裏，今日到

窗中”，庶可以註矣。坐久者，待雨晴而山得見；山谷《勝業寺悦堂》詩所謂：“苦雨已解嚴，諸峯來獻狀”是也。韓致堯《丙寅二月二十三日撫州如歸館作》云：“好花虚謝雨藏春”，元遺山《晴景圖》云：“藏山只道雲煙好”，用“藏”字亦可參觀。◯新補三十、《題息軒》：“萬籟參差寫明月。”青神註：“萬籟見上。”按《有不爲齋隨筆》丁云：“用王羲之蘭亭詩：‘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是也。“寫”指月中竹影言。參觀《管錐編》一册488頁。此句一、二字指聲，五、六、七字指影，三、四字雙關聲影言之，兼逸少之“羣籟參差”，與柳子厚《南磵》之“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新補三十一、《再次韻寄子由》：“風雨極知鷄自曉，雪霜寧與菌爭年。何時確論傾樽酒，醫得儒生自聖顛。”自註：“出《素問》。”青神註引《國風》：“風雨淒淒，鷄鳴喈喈”；《莊子》：“朝菌不知晦朔”；小杜詩：“蟪蛄寧與雪霜期”；《難經》：“狂、顛之病，何以别之。自高賢也，自辯智也，自貴倨也，妄笑好歌樂也。”按山谷整聯實點化晉唐習用儷詞，青神未識其全也。《風雨》詩當引末章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鄭箋》云：“雞猶守時而鳴，喻君子雖居亂世，不改變其節度。”是以劉孝標《辯命論》云：“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故善人爲善，豈有息哉。”較“雞鳴喈喈”，更切山谷用意。陸機《演連珠》末章云：“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文

選》李善註："冒霜雪而松柏不彫。雞善伺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晉書·載記吕光傳》載吕光遺楊軌書云："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於微霜，而雞鳴已於風雨。"又《晉書·桓彝等傳》史臣曰："況交霜雪於杪歲，晦風雨於將晨。"蓋兩事相儷久矣。曰"雞鳴已"，曰"晦風雨"，皆以《風雨》末章爲來歷。山谷同時人曾子開《曲阜集》卷四《次後山陳師道見寄韻》亦云："松茂雪霜無改色，鷄鳴風雨不愆時。"與山谷此聯淵源不二。山谷不明言松柏，而以菌作反襯耳。自註誤以"狂"爲"顛"，青神引文附和之，而未糾正。"自聖"乃《難經》五十九所謂"狂疾始發之候"，若夫"顛疾之作，患者意不樂，直視僵卧"，初不"自高賢，妄笑樂"。今世術語言"躁"(manic)與"鬱"(depressive)，略當"狂"與"顛"之别矣。◯新補三十二、《招吉老子範觀梅花》："及取江梅來一醉，明朝花作玉麈飛。"青神註引何遜《雪》詩，謂"玉麈"喻梅片。按《野客叢書》卷二十謂山谷句出於潘佑詩："勸君此醉直須歡，明朝又是花狼藉。"似未悉此乃古詩詞中一窠臼，何待潘佑哉。好景不常，良會不易，及時行樂，每以來朝未卜爲言。如淵明《諸人共遊周家墓柏下》云："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未知明日事，余襟良以殫。"太白《擬古》十二首之二云："今日風日好，明日恐不如。"少陵《贈衛八處士》云："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

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香山《花前歎》云：“欲散重拈花細看，争知明日無風雨。”張文昌《謀客詞》云：“明朝花盡人已去，此地獨來空繞樹。”李涉《春晚遊鶴林寺》云：“野寺尋花春已遲，背巖惟有兩三枝。明朝携酒猶堪賞，爲報東風且莫吹。”孫明復《八月十四夜月》云：“清尊素瑟宜先賞，明夜陰晴未可知。”東坡《月夜與客飲杏花下》云：“洞簫聲斷月明中，惟憂月落酒杯空。明朝捲地春風惡，但見緑葉棲殘紅。”稍後於山谷如朱希真《西江月》云：“片時歡笑且相親，明日陰晴未定。”李易安《玉樓春·詠紅梅》云：“要來小酌便來休，未必明朝風不起。”曾茶山《雪外梅花盛開折置燈下》云：“迨此暇時當把酒，明朝風雨恐傷神。”機杼如一。羅棱佐美第奇 (Lorenzo de’ Medici) 舞曲 (Trionfo di Bacco ed Arianna) 名句云：“欲樂當及時，明日未可知” (Chi vuol esser lieto, sia :/ Di domani non c’è certezza)。心所同感，遂如言出一口耳。○新補三十三、《過家》、《上冢》。按二題下青神無註。《後漢書·岑彭傳》：“有詔過家上冢”，《吴漢傳》：“詔令過家上冢”；《宋均傳》：“光武嘉其功，令過家上冢”；《韓棱傳》：“遷南陽太守，特聽過家上冢，鄉里以爲榮。”山谷假借古語，未可膠執。不然，卑官移監，冒僭寵榮，得無類《王直方詩話》所譏陳後山纔獲一正字，而賦詩曰“趨嚴詔”乎。○新補三十四、《觀王主簿家酴醾》：“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

香。"青神註:"詩人詠花,多比美女,山谷賦酴醿,獨比美丈夫;見《冷齋夜話》。李義山詩:'謝郎衣袖初翻雪,荀令薰爐更換香。'"

【補正】《猗覺寮雜記》卷上亦謂山谷賦酴醿一聯師法義山之詠早梅。

【補訂】按引語見《冷齋夜話》卷四,義山一聯出《酬崔八早梅有贈兼示》,《野客叢書》卷二十亦謂此聯爲山谷所祖。《冷齋夜話》又引乃叔淵材《海棠》詩:"雨過温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稱其意尤佳於山谷之賦酴醿;當是謂兼取美婦人美男子爲比也。實則義山《牡丹》云:"錦幃初捲衛夫人,繡被猶堆越鄂君",早已兼比。《全唐文》卷二百七宋璟《梅花賦》,乃南宋人竊取李伯紀《梁溪全集》卷二《梅花賦》,潤削之而託名於廣平者。廣平原賦久佚,皮日休及覩原賦,仿之作《桃花賦》,見《全唐文》卷七百九十六,比花於鄭姬、嫦娥、妲己、息嬀、西子、驪姬、神女、韓娥、文姬、褒姒、戚姬,莫非美婦人。僞《梅花賦》中則有"是謂何郎","是謂韓壽","又如通德","又如緑珠",男女當對,伯紀原賦所未及。蓋作僞者已寖潤於冷齋之説矣。又按賀黄公《載酒園詩話》卷一《詠物》謂山谷此聯上句"言其白",下句"言其香";可補宋人所未道。〇新補三十五、《以潞公所惠揀芽送公

擇》："慶雲十六升龍樣。"青神註引《前漢志》言"慶雲"。按《有不爲齋隨筆》丁云："此言茶也，不當泛引。"即劉夢得《西山蘭若試茶歌》所謂"白雲滿碗"，吴淑《茶賦》所謂："雲垂緑脚"，蔡君謨《蔡忠惠公集》卷二十《茶録》引謝宗所謂"浮沫雲騰"；山谷借用"慶雲"之詞，而又以"雲從龍"傅會耳。〇新補三十六、《老杜浣花谿圖引》。按此詩亦爲四庫館臣誤輯入蘇泂《泠然齋詩集》卷二。"故衣未補新衣綻"，青神註引《内則》。按《有不爲齋隨筆》丁云用古詩："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〇新補三十七、《老杜浣花谿圖引》："落日蹇驢馱醉起，兒呼不蘇驢失脚。"青神註引杜詩"蹇驢破帽隨金鞍"。按《誠齋集》卷一百十四摘後句爲山谷詩樣。宋人畫李杜，皆有《騎驢圖》。參觀《宋詩選註》論陸游《劍門道中遇微雨》。晁以道《嵩山文集》卷四有七言古二章，題署云："三川言十數年前，嘗有一短帽騎驢之士，半醉徘徊原上久之，曰：'三川非昔時矣。'恍惚失其人所在。有收《杜老醉遊圖》者，物色之，知爲老杜再來也。"山谷詩句即切"醉遊"情事。觀梅聖俞《宛陵集》卷四《詠王右丞所畫阮步兵醉圖》："獨畫來東平，倒冠醉乘驢"，又卷四十七《觀邵不疑學士所藏名書古畫》："首觀阮與杜，驢上瞑目醉"，自註："阮籍、杜甫"；則古畫尚有阮籍醉騎驢圖，後來獨傳杜甫圖。吴師道《吴禮部集》卷十六《跋跨驢覓句圖》："驢以蹇稱，乘肥者鄙之，特於詩人宜。甫

旅京華，白遊華陰，島衝尹節，浩然、鄭綮傲兀風雪中，皆畫圖物色。第不知此卷所寫何人。”吴文苟增阮嗣宗此圖及陸務觀入劍門詩，便於詩家故事大備。葛常之《韻語陽秋》卷十四記覩覩僞託王右丞畫《孟浩然馬上吟詩圖》，是浩然亦“跨馬覓句”也。◯新補三十八、《戲贈曹子方家鳳兒》：“莫隨閩嶺三年語，轉却中原萬籟簧。”按恐此豸居閩習其方言，而忘卻中原音吐也。東坡《次韻王鞏》：“勤把鉛華記宫樣，莫教絃管作蠻聲”，亦此意，並囑其仍須京樣梳粧，時王定國謫賓州也。◯新補三十九、《平原郡齋》：“生平浪學不知株。”季温無註。按意謂不知學之根本或首要所在也。《後漢書·崔駰傳》記崔烈入錢五百萬買官，靈帝少之，程夫人曰：“賴我得是，反不知姝耶。”章懷註：“言反不知斯事之美也。姝或作株，株、根本也。”山谷正用章懷註。《藝文類聚》卷九十一引《莊子》逸文：“羊溝之鷄，三歲爲株”，司馬彪曰：“株、魁帥”；義相發明。◯新補四十、《送莫郎中致仕歸湖州》：“滔滔夜行者，能不愧清塵。”季温註引《朱買臣傳》：“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按《有不爲齋隨筆》丁云：“非是。此用《三國志》田豫《答司馬宣王書》：‘年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説山谷他詩語已見《管錐編》者，不復附益，最目於此。《睡鴨》、見四册 433 頁。《王秋澗大全集》卷二十九《桃花鸂鶒圖》云：“桃花鸂鶒滿春江，睡

暖晴沙夢亦香。何處秋風南去雁，斷雲寒影不成行。”亦此機杼。《六月十七日晝寢》、見二册147頁。《詠高節亭邊山礬花》、見一册618又二册794頁。《過平輿懷李子先》、見二册369頁。《奉和王世弼寄上七兄先生》、見三册371頁。《阻風銅陵》、見二册276頁。《薄薄酒》、見三册182頁。《大雷口阻風》、見三册546頁。《長句謝陳適用惠送吴南雄所贈紙》、見一册698頁。《送徐隱父宰餘干》、見四册30頁。《題畫鵝雁》、見三册460頁。《答王道濟寺丞觀許道寧山水圖》、見四册136頁。

【附説一】山谷熟於《世説》，爲作詩漁獵之資，此宋人之公言也。魏泰《臨漢隱居詩話》云：“黄庭堅喜作詩得名，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綴葺而成詩。”沈作哲《寓簡》卷八云：“黄魯直離《莊子》《世説》一步不得。”方回《桐江集》卷五《劉元暉詩評》云：“黄專用經史雅言、晉宋清談、《世説》中不要緊字，融液爲詩。”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二十九《跋山谷手録雜事墨迹》，略謂所録皆漢晉間事，預儲爲詩文材料；昔在《永樂大典》中見山谷《建章録》，正類此。按《山谷老人刀筆》卷三《答曹荀龍》云：“要讀左氏、前《漢書》精密。其佳句善事，皆當經心，略知某處可用，則下筆時源源而來。”宋無名氏《南窗紀談》謂黄魯直作小簡始專集取古人才語以叙事，朱弁《曲洧舊聞》卷九論宋人尺牘，亦謂山谷專集取古人才語以叙事。按《澗于日記》光緒乙酉

四月十五日論似雅實俗，因謂山谷致句宗卨尺牘，聯篇謎語廋詞，閲之噴飯。蓋山谷恥干乞，故以文滑稽云云。尚未知其全也。山谷狐穴之詩，兔園之册，無可諱言。

【補訂】《建章録》見今存《永樂大典》卷七千九百六十二“興”字下所引最多，卷一萬二千四十三“酒”字、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七“樹”字，下亦引片言隻語。

【補正二】蘇象先記乃祖頌《丞相魏公譚訓》卷四：“祖父言：吾少在洪州，假黄庠《建章集》百餘卷，所謂‘千門萬户’者。後曾祖爲三司判官，晏元獻爲使，每剪牋簡之餘置案上，得異事，聞奇字，即鈔之貼於大册，或以籤貼之，每用一事即除去；後積甚多，次第編入鈔類，謂之《類選》云。晏乃邀黄至門下，他客尚數十，使鈔節史書，黄去取之。晏公出於一手編定。”則《建章録》早有之，出山谷同姓者手。然《永樂大典》卷七九六二《興》字、卷一二〇四三《酒》字、卷一四五三七《樹》字下皆引《黄山谷建章録》云云，翁方綱誤繫主名，非無故也。書名蓋本漢武帝建章宫“度爲千門萬户”語，借喻類書之門目繁多。晏殊所編當即是名爲《類要》者，今亦佚。

【補訂】《容齋四筆》卷九《書簡循習》條指摘當時筆札之奇僻而“求雅反俗”，山谷或難辭作俑之咎耶。山谷散文每有此病。《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云：“山谷

使事，多錯本旨。如作人墓誌云：‘敬授來使，病於夏畦。’本欲言皇恐之意，卻不知與夏畦關甚事。”竊揣山谷心事，當以“夏畦”必“鋤田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聶夷中《田家》。大可借之道“戰戰皇皇，汗出如漿”。《世説·言語門》鍾毓語。不徒使事運古，亦復曲喻旁通。詩或駢文中對仗韻脚苟如是，信屬牽强迂遠，卻未得遽斥謂“錯”。作古文碑版，乃撏撦割裂，以歇後之隱語，代敘事之直書，則非止“不關本旨”，幾於不通文理。蓋詩文各體之修詞律令 (register)，彼此寬嚴不齊也。參觀《管錐編》一册 292 頁。劉會孟《須溪集》卷七《答劉英伯書》云：“歐蘇坦然如肺肝相示。柳子厚、黄魯直説文最上，行文最澀。”夫黄文不能望柳文項背，然二家均刻意求工，矜持未化，會孟品題，不中不遠。“澀”之一字，并可評目黄詩耳。余十六歲與從弟鍾韓自蘇州一美國教會中學返家度暑假，先君適自北京歸，命同爲文課，乃得知《古文辭類纂》、《駢體文鈔》、《十八家詩鈔》等書。絶尠解會，而喬作娱賞；追思自笑，殆如牛浦郎之唸唐詩。及入大學，專習西方語文。尚多暇日，許敦宿好。妄企親炙古人，不由師授。擇總别集有名家箋釋者討索之，天社兩註，亦與其列。以註對質本文，若聽訟之兩造然；時復檢閲所引書，驗其是非。欲從而體察屬詞比事之慘淡經營，資吾操觚自運之助。漸悟宗派判分，體裁别異，甚且言語懸殊，封疆阻絶，而詩眼文心，往往莫逆闇契。

至於作者之身世交游，相形抑末，餘力旁及而已。孤往冥行，未得謂得。游學歐洲，都拋舊業。歸舶邂逅冒君景璠，因以晉見其尊人疚齋先生，并獲讀所著《後山詩天社註補箋》。其書網羅掌故，大裨徵文考獻，若夫劉彦和所謂“擘肌分理”，嚴儀卿所謂“取心析骨”，非所思存。余謂補箋洵善矣，胡不竟爲補註耶。景璠嗤余：“談何容易。”少年負氣，得閒戲別取山谷詩天社註訂之。多好無恒，行衢不至，補若干事而罷。出乎一時技癢，初不篤嗜黄詩也。《談藝録》刊行後，偶與潘君伯鷹同文酒之集。伯鷹盛歎黄詩之妙，渠夙負詩名，言下幾欲一瓣香爲山谷道人，云將精選而詳註之。頗稱余補註中歐梅爲官妓等數則，余雖忻感，然究心者固不屬此類爾。

論者以魏道輔立身險鄙，與蘇黄黨派不同，遂因人廢言，謂其語不足信。然則朱少章、方虚谷，皆推尊山谷者，將何以解其説耶。少章《風月堂詩話》卷下稱山谷以崑體工夫，造少陵境界，虚谷《瀛奎律髓》卷二十六批簡齋《清明詩》，列山谷於一祖三宗，上繼少陵。

三

近人論詩界維新，必推黄公度。《人境廬詩》奇才大句，自爲作手。五古議論縱横，近隨園、甌北；歌行鋪比翻騰處似舒鐵雲；七絶則龔定盦。取逕實不甚高，語工而格卑；傖氣尚存，每成俗豔。尹師魯論王勝之文曰："贍而不流"；公度其不免於流者乎。大膽爲文處，亦無以過其鄉宋芷灣。差能説西洋制度名物，掎摭聲光電化諸學，以爲點綴，而於西人風雅之妙、性理之微，實少解會。故其詩有新事物，而無新理致。譬如《番客篇》，不過胡稚威《海賈詩》。《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不過《淮南子·俶真訓》所謂："槐榆與橘柚，合而爲兄弟；有苗與三危，通而爲一家"；查初白《菊瓶插梅》詩所謂："高士累朝多合傳，佳人絶代少同時"；公度生於海通之世，不曰"有苗三危通一家"，而曰"黄白黑種同一國"耳。凡新學而稍知存古，與夫舊學而强欲趨時者，皆好公度。蓋若輩之言詩界維新，僅指驅使西故，亦猶參軍蠻語作詩，仍是用佛典梵語之結習而已。

【補訂】評黄公度詩一節，詞氣率略，鄙意未申。吴雨

僧先生頗致不滿，嘗謂余曰："'新學而稍知存古'，亦大佳事。子持論無乃太苛乎。"先生素推崇公度，曩在清華大學爲外語系講授中國舊詩，以公度之作爲津梁。余事不掛心，鬼來擘口，悚謝而已。錢君仲聯箋註《人境廬詩》，精博可追馮氏父子之註玉溪、東坡，自撰《夢苕盦詩話》，亦摘取余評公度"俗艷"一語，微示取瑟而歌之意。胡步曾先生命余訂其《懺盦詩》，因道及《談藝録》，甚許此節。先生論詩，初與胡適之矛盾相攻，後與雨僧先生鑿枘不合，二人之所是，先生輒非之；余未渠以其言自壯也。余於晚清詩家，推江弢叔與公度如使君與操。弢叔或失之剽野，公度或失之甜俗，皆無妨二人之爲霸才健筆。乾嘉以後，隨園、甌北、仲則、船山、頻伽、鐵雲之體，匯合成風；流利輕巧，不矜格調，用書卷而勿事僻澀，寫性靈而無忌纖佻。如公度鄉獻《楚庭耆舊遺詩》中篇什，多屬此體。公度所删少作，輯入《人境廬集外詩》者，正是此體。江弢叔力矯之，同光體作者力矯之，王壬秋、鄧彌之亦力矯之；均抗志希古，欲迴波斷流。公度獨不絶俗違時而竟超羣出類，斯尤難能罕靚矣。其《自序》有曰："其鍊格也，自曹、鮑、陶、謝、李、杜、韓、蘇訖於晚近小家"，豈非明示愛古人而不薄近人哉。道廣用宏，與弢叔之昌言："不喜有明至今五百年之作"，符兆綸《卓峰堂詩鈔》弁首弢叔序，參觀謝章鋌《賭棋山莊文集》卷二《與梁禮堂書》。區以别矣。梁任公以夏穗卿、

蔣觀雲與公度並稱“詩界三傑”，余所覩夏蔣二人詩，似尚不成章。邱滄海雖與公度唱酬，亦未許比肩爭出手。余稱王靜菴以西方義理入詩，公度無是，非謂靜菴優於公度，三峽水固不與九溪十八澗爭幽蒨清泠也。觀《人境廬集外詩》，則知公度入手取逕。後來學養大進，而習氣猶餘，熟處難忘，倘得滄浪其人，或當據以析骨肉而還父母乎。輯者不甚解事。如《春陰》七律四首，乃腰斬爲七絶八首；《新嫁娘詩》五十一首自是香奩擬想之詞，“閨艷秦聲”之屬，乃認作自述，至據公度生子之年編次。此類皆令人駭笑，亟待訂正。《日本雜事詩》端賴自註，櫝勝於珠。假吾國典實，述東瀛風土，事誠匪易，詩故難工。如第五十九首詠女學生云：“捧書長跪藉紅毹，吟罷拈針弄繡襦。歸向爺娘索花果，偷閒鈎出地球圖。”按宋芷灣《紅杏山房詩草》卷三《憶少年》第二首云：“世間何物是文章，提筆直書五六行。偷見先生嘻一笑，爙前索果索衣裳。”公度似隱師其意，扯湊完篇，整者碎而利者鈍矣。

嚴幾道號西學鉅子，而《瘉壄堂詩》詞律謹飭，安於故步；惟卷上《復太夷繼作論時文》一五古起語云：“吾聞過縊門，相戒勿言索”，喻新句貼。余嘗拈以質人，胥歎其運古入妙，必出子史，莫知其直譯西諺Il ne faut pas parler de corde dans la maison d’un pendu也。

【補訂】“過縊門勿言索”之諺，意、法、西、德、英各國都有。參觀A.Arthaber, *Dizionario comparato di Proverbi et*

Modi proverbiali, 1952, 322 – 3。《堂吉訶德》中主僕各引之。見 *Don Quijote*, I. xxv; II.xxviii, "Clásicos Castellanos", 1956, II, 312; VI, 194。乞斯特非爾德 (Lord Chesterfield)《誡子書》爲英語，而引此諺亦如余書所引爲法語。見 *Letters*, ed.B.Dobrée, 1932, IV, 1752。

點化鎔鑄，真風爐日炭之手，非"喀司德"、"巴立門"、"玫瑰戰"、"薔薇兵"之類，恨全集衹此一例。其他偶欲就舊解出新意者，如卷下《日來意興都盡、涉想所至、率然書之》三律之"大地山河忽見前，古平今説是渾圓。偪仄難逃人滿患，炎涼只爲歲差偏"；"世間皆氣古嘗云，汽電今看共策勳。誰信百年窮物理，反成浩劫到人羣。"直是韻語格致教科書，羌無微情深理。幾道本乏深湛之思，治西學亦求卑之無甚高論者，如斯賓塞、穆勒、赫胥黎輩；所譯之書，理不勝詞，斯乃識趣所囿也。老輩惟王靜安，少作時時流露西學義諦，庶幾水中之鹽味，而非眼裏之金屑。其《觀堂丙午以前詩》一小册，甚有詩情作意，惜筆弱詞靡，不免王仲宣"文秀質羸"之譏。古詩不足觀；七律多二字標題，比興以寄天人之玄感，申悲智之勝義，是治西洋哲學人本色語。

【補訂】靜安論述西方哲學，本色當行，弁冕時輩。如《靜菴文集》中《論近年學術界》一篇，評嚴又陵"所奉爲英吉利之功利論及進化論，不解純粹哲學"，評譚復生之"形而上學出於上海教會譯書，幼稚無足道"。皆中肯綮。惟謂馬良講哲學課程，"依然三百年前特嘉

爾之獨斷哲學”，則失之毫釐。特嘉爾（即笛卡爾）號近代哲學始祖，而淵源於中世紀哲學者不淺，尤得聖奥古斯丁心印。參觀Henri Gouhier, *La Pensée religieuse de Descartes,* 287 ff.。馬相伯則天主教會神甫耳，其所講授，必囿於中世紀聖托馬斯以還經院哲學範圍，豈敢離經叛道，冒大不韙而沾丐於特嘉爾哉。王氏遊學日本時，西方上庠名宿尚卑發揚傳播中世紀哲學者；東海師生，稗販膚受，知見不真，莫辨來牛去馬，無足怪也。竊所獻疑，尚別有在。王氏於叔本華著作，口沫手胝，《紅樓夢評論》中反復稱述，據其説以斷言《紅樓夢》爲“悲劇之悲劇”。賈母懲黛玉之孤僻而信金玉之邪説也；王夫人親於薛氏、鳳姐而忌黛玉之才慧也；襲人慮不容於寡妻也；寶玉畏不得於大母也；由此種種原因，而木石遂不得不離也。洵持之有故矣。然似於叔本華之道未盡，於其理未徹也。苟盡其道而徹其理，則當知木石因緣，徼倖成就，喜將變憂，佳耦始者或以怨耦終；遥聞聲而相思相慕，習進前而漸疏漸厭，花紅初無幾日，月滿不得連宵，好事徒成虚話，含飴還同嚼蠟。參觀《管錐編》一册217頁、607頁、四册533頁。此亦如王氏所謂“無蛇蝎之人物、非常之變故行於其間，不過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爲之”而已。請即以王氏所徵《意志與觀念之世界》一書明之。有曰：“快樂出乎欲願。欲願者、欠缺而有所求也。欲饜願償，樂即隨滅。故喜樂之本乃虧也，非盈也。願足意快，爲時無幾，而怏怏復未足矣，

忽忽又不樂矣，新添苦惱或厭怠、妄想，百無聊賴矣。藝術於世事人生如明鏡寫形，詩歌尤得真相，可以徵驗焉。”(Denn Wunsch, d.h.Mangel, ist die vorhergehende Bedingung jedes Genußes.Mit der Befriedigung hört aber der Wunsch und folgleich der Genuß auf.Daß alles Glück nur negativer, nicht positiver Natur ist, daß eben deshalb nicht dauernde Befriedigung und Beglückung seyn kann, sondern immer nur einem Schmerz oder Mangel erlöst, auf welchem ein neuer Schmerz, oder auch langes, leeres Sehnen und Langweile folgen muß; dies findet einen Beleg auch in jenem treuen Spiegel des Wesens der Welt und des Lebens , in der Kunst, besonders in der Poesie.) 見 *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 IV, § 58, *Sämtliche Werke*, hrsg. E. Grisebach, I, 413 – 4。叔本華好誦説天竺古籍，姑以佛典爲之張目。《大智度論》卷十九《釋初品中三十七品》云:“是身實苦，新苦爲樂，故苦爲苦。如初坐時樂，久則生苦，初行立卧爲樂，久亦爲苦”; 卷二十三《釋初品中十想》云:“衆極由作生，初樂後則苦。”古羅馬大詩人盧克來修論人生難足，早曰:“一願未償，所求惟此，不計其餘; 及夫意得，他欲即起。人處世間，畢生燥渴，蓋無解時，嗷嗷此口，乞漿長開。”(sed dum abest quod avemus, id exsuperare videtur/cetera; post aliut, cum contigit illud, avemus/et sitis aequa tenet vitai semper

hiantis.) 見 Lucretius, *De rerum natura*, III.1082－4, Loeb, 244。叔本華所憎鄙之黑格爾嘗曰:"如願快欲,不能絶待至竟。新欲他願,續起未休。今日得飽食酣眠,無補於事,明日仍不免復飢餒勞弊耳。"(Die Befriedigung ist nicht absolut und geht auch zu neuer Bedürftigkeit rastlos wieder fort; das Essen, die Sättigung, das Schlafen hilft nichts, der Hunger, die Müdigkeit fangen morgen von vorn wieder an.) 見 *Ästhetik*, I Teil, "Einleitung", Aufbau, 1955, 135。

【補正】《世説·文學》支道林在白馬寺講《莊子》、則劉孝標註引支《逍遥論》:"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飢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蒸嘗於糗糧,絶觴爵於醪醴哉?"即盧克來修所謂:"嗷嗷此口,乞漿長開",或黑格爾所謂:"今日飽食,無濟於事,明日仍不免復飢餒耳。"亞奥古士丁有要言:"凡大樂均以更大之苦爲先導"。(ubisque maias gaudium molestia maiore praeceditur.) 見 *Confessions*, VIII.iii, Loeb, I, 416－7。約翰生博士亦慨:"人生乃缺陷續缺陷,而非享受接享受"。(Life is from want to want, not from enjoyment to enjoyment.) 見 Boswell, *Life of Johnson*, ed.Birbeck Hill, III, 53。又可爲叔本華主張之提綱挈領也。

【補訂】意大利魏利 (Verri) 撰《苦樂論》,謂樂自苦出,

本乎虧欠 (Il piacere non è un essere positivo)；康德極賞斯語。見*Anthropologie*，§ 60，*Werke*，hrsg. E.Cassirer，VIII，120－1；cf.Nietzsche，*Aus dem Nachlaß der Achtzigerjahre*，in *Werke*，hrsg.K Schlechta，III，419。若夫饜即成厭，參觀《管錐編》二册99頁。樂且轉苦，心火不息，欲壑難填，十六七世紀哲士詩人亦多體會。(Guicciardini：“Molto maggiore pracere si truova nel tenersi le voglie oneste che nel cavarsele；perchè questo è breve e del corpo，quello－raffredo che sia un poco lo appetito－è durabile e dell' animo ecoscienza.”－“Appendice ai *Ricordi*”，§10，*Opere*，Ricciardi，145. Pascal：“Quand nous arriverions à ces plaisirs，nous ne serions pas heureux pour cela，parce que nous aurions d'autres désirs conformes à ce nouvel état.”；見*Pensées*，II.109 *bis*，ed.V.Giraud，99。Chassignet：“La vie est du future un souhait agréable，/Et regret du passé，un désir indompté/De gouster et taster ce qu'on n'a pas gousté，/De ce qu'on a gousté，un dégoust incurable”．見“Le Mespris de la vie”，in J.Rousset，*Anthologie de la Poésie baroque française*，I，38。) 十九世紀名小説《包法利夫人》實揭示此義，至明且清 (Emma retrouvait dans l'adultère toutes les platitudes du mariage)。見*Madame Bovary*，III.vi，Conard，401。叔本華横説豎説，明詔大號耳。吾國嵇叔夜《答難養生論》有曰：“又飢飡者，於將獲所欲，則

悦情注心。飽滿之後，釋然疏之，或有厭惡”，亦微逗厥旨。史震林《華陽散稿》卷上《記天荒》有曰：“當境厭境，離境羡境”，參觀卷下《與趙闇叔書》。尤肅括可亂釋典楮葉矣。苟本叔本華之説，則寶黛良緣雖就，而好逑漸至寇仇，“冤家”終爲怨耦，方是“悲劇之悲劇”。然《紅樓夢》現有收場，正亦切事入情，何勞削足適屨。王氏附會叔本華以闡釋《紅樓夢》，不免作法自弊也。蓋自叔本華哲學言之，《紅樓夢》未能窮理窟而抉道根；而自《紅樓夢》小説言之，叔本華空掃萬象，斂歸一律，嘗滴水知大海味，而不屑觀海之瀾。夫《紅樓夢》、佳著也，叔本華哲學、玄諦也；利導則兩美可以相得，强合則兩賢必至相阨。此非僅《紅樓夢》與叔本華哲學爲然也。西方舊謔，有士語女曰：“吾冠世之才子也，而自憾貌寢。卿絶世之美人也，而似太憨生。倘卿肯耦我，則他日生兒，具卿之美與我之才，爲天下之尤物可必也。”女卻之曰：“此兒將無貌陋如君而智短如我，既醜且愚，則天下之棄物爾。君休矣。”吾輩窮氣盡力，欲使小説、詩歌、戲劇，與哲學、歷史、社會學等爲一家。參禪貴活，爲學知止，要能捨筏登岸，毋如抱梁溺水也。

佳者可入《飲冰室詩話》，而理窟過之。如《雜感》云：“側身天地苦拘攣，姑射神人未可攀。雲若無心常淡淡，川如不競豈潺潺。馳懷敷水條山裏，託意開元武德間。終

古詩人太無賴，苦求樂土向塵寰。”此非柏拉圖之理想，而參以浪漫主義之企羨 (Sehnsucht, Nostalgie du pays et du temps) 乎。《出門》云：“出門惘惘知奚適，白日昭昭未易昏。但解購書那計讀，且消今日敢論旬。百年頓盡追懷裏，一夜難爲怨別人。我欲乘龍問羲叔，兩般誰幻又誰真。”此非普羅太哥拉斯 (Protagoras) 之人本論，而用之於哲學家所謂主觀時間 (Duration) 乎。參觀 A.Wolf: *Correspondence of Spinoza*, p.119。“百年頓盡”一聯，酷似唐李益《同崔邠登鸛雀樓》詩之“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即知長”；宋遺老黄超然《秋夜》七絶亦云：“前朝舊事過如夢，不抵清秋一夜長”；皆《淮南子·說山訓》：“拘囹圄者，以日爲修；當死市者，以日爲短”之意。張茂先《情詩》即曰：“居歡惕夜促，在戚怨宵長”；李義山《和友人戲贈》本此指而更進一解曰：“猿啼鶴怨終年事，未抵熏爐一夕間。”然静安標出“真幻”兩字，則哲學家舍主觀時間而立客觀時間，牛頓所謂“絶對真實數學時間”者是也。(absolute, true, and mathematical time.) 見 Newton: *Princ.of Philos.*, V, I。句如“人生過後唯存悔，知識增時轉益疑”，亦皆西洋哲學常語；宋儒林之奇《拙齋紀聞》曰：“疑字悔字，皆進學門户”，用意無此曲折。所撰《紅樓夢評論》第五章申說叔本華人生解脱之旨，引自作“生平頗憶挈盧敖”一七律爲例；可見其確本義理，發爲聲詩，非余臆說也。丙午以前詩中有《題友人小像》云：“差喜平生同一癖，宵深愛誦劍

南詩。”今觀所作，平易流暢，固得放翁之一體；製題寬泛，亦近放翁。若《五月十五夜坐雨》之“水聲粗悍如驕將，山色淒涼似病夫”，則尤類朱竹垞《書劍南集後》所指摘者。修辭時有疵累，如《曉步》一律，世所傳誦，而“萬木沈酣新雨後，百昌蘇醒曉風前，四時可愛唯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中間四句皆平頭以數目起，難免算博士之誚。

【補訂】韓致堯《三月》頸聯云：“四時最好是三月，一去不回唯少年”，静安此聯似之。而“一事能狂便少年”，意更深永。謂老成人而“能狂”，即不失爲“少年”，即言倘狂態尚猶存，則少年未渠一去不回也。

又如前所引《雜感》頸聯：“馳懷敷水條山裏，託意開元武德間”，即仿放翁《出遊歸鞍上口占》：“寄懷楚水吴山裏，得意唐詩晉帖間”句調。不曰“羲皇以上”或“黄、農、虞、夏”，而曰“開元武德”，當是用少陵《有歎》結句：“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攀。”“敷水條山”四字，亦疑節取放翁《東籬》詩：“每因清夢遊敷水，自覺前身隱華山”，以平仄故，易“華山”爲“條山”。【附説二】然“敷水華山”乃成語，唐于鄴《題華山麻處士所居》即云：“冰破聽敷水，雪晴看華山。”

【補訂】王建《贈華州鄭大夫》亦云：“少華山雲當驛起，小敷溪水入城流”；然“華”字讀仄聲。

静安語跡近雜湊，屬對不免偏枯。“路歧”一典，三數葉内屢見不一見，亦異於段柯古之事無複使者也。静安三十

五以前，詩律尚不細如此。然静安博極羣書，又與沈乙菴遊，而自少至老，所作不爲海日樓之艱僻，勿同程春海以來所謂學人之詩者。得不謂爲深藏若虚也哉。

【附説二】陸友仁《硯北雜志》卷下曰："張説《華山碑》云：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然則不當爲去聲也。"按《水經注》卷十九早言："遠而望之若華狀，故名華山。"可爲陸氏説佐證。杜荀鶴詩中"華山"之"華"即讀平聲；如《費徵君墓》云："不知三尺墓，高卻九華山"，又《送李明府》云："惟將六幅絹，寫得九華山。"然今詩人敢用作平聲者，尟矣。又按陸氏所引，出《西嶽太華山碑銘》序中，實唐玄宗語，張燕公僅作銘耳。

四

焦理堂《雕菰集》卷十四《與歐陽製美論詩書》略謂:“不能已於言，而言之又不能盡，非弦誦不能通志達情。可見不能弦誦者，即非詩。周、秦、漢、魏以來，至於少陵、香山，體格雖殊，不乖此恉。晚唐以後，始盡其詞而情不足，於是詩文相亂，而詩之本失矣。然而性情不能已者，不可遏抑而不宣，乃分而爲詞，謂之詩餘。詩亡於宋而遁於詞，詞亡於元而遁於曲。譬如淮水之宅既奪於河，而淮水匯爲諸湖也”云云。按《通志》卷四十九《樂府總序》謂:“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理可乎。奈義理之説既勝，則聲歌之樂日微，章句雖存，聲樂無用”;《正聲序論》復申厥説。理堂宗旨實承漁仲，而議論殊悠謬。近有選詞者數輩，尚力主弦樂之説，隱與漁仲、理堂見地相同。前邪後許，未之思爾。詩、詞、曲三者，始皆與樂一體。而由渾之劃，初合終離。凡事率然，安容獨外。文字弦歌，各擅其絶。藝之材職，既有偏至;心之思力，亦難廣施。强欲并合，未能兼美，或且兩傷，不克各盡其性，每致

互掩所長。即使折衷共濟，乃是别具新格，並非包綜前美。匹似調黑白色則得灰色，以畫寒爐死灰，惟此最宜；然謂灰兼黑白，粉墨可廢，誰其信之。若少陵《詠韋偃畫松》所謂“白摧朽骨，黑入太陰”，豈灰色所能揣侔，正須分求之於粉墨耳。詩樂分合，其理亦然。理堂遽謂不能弦誦即非詩，何其固也。【附説三】程廷祚《青溪集》卷二《詩論》第十五力駁鄭漁仲説，以爲“詩之切學者二，義理、聲歌，而樂不與。徒以詩爲樂之用，則詩與樂皆失其體。”雖程氏旨在申孔子“詩教”之説，主以四始六義，救三風十愆，而其言殊可節取。曰義理，則意義是也；曰聲歌，則詩自有其音節，不盡合拍入破，所謂“何必絲與竹”者也，亦所謂“拗破女兒嗓”者也。參觀《養一齋詩話》卷四詩樂表裏條駁李西涯，又 David Daiches : *The Place of Meaning in Poetry* 一書。理堂“詩亡”云云，又拾明人唾餘。

【補訂】此説非昉自明。元孔見素《至正直記》卷三載虞伯生云：“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絶藝，足稱於後世者。漢之文章、唐之律詩、宋之道學、國朝之今樂府，亦關於氣數。”明尚有如葉子奇《草木子》卷四上云：“傳世之盛，漢以文，晉以字，唐以詩，宋以理學。元之可傳，獨北樂府耳。唐之詞不及宋，宋之詞勝於唐，詩則遠不及也。”李伯華《中麓閒居集》卷五《改定元賢傳奇序》云：“南宫劉進士濂嘗知杞縣事，課士策題，問：漢文、唐詩、宋理學、元詩曲，不知以何

者名吾明。”李卓吾《焚書》卷三《童心說》亦云：“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爲六朝，變而爲近體，又變而爲傳奇、變而爲院本，爲雜劇，爲《西廂曲》，爲《水滸傳》，爲今之舉子業，皆古今至文。”袁中郎《錦帆集》卷二《諸大家時文序》云：“今代以文取士，謂之舉業。優於漢謂之文，不文矣。奴於唐謂之詩，不詩矣。取宋元諸公之餘沫而潤色之，謂之詞曲諸家，不詞曲諸家矣。天地間真文澌滅殆盡，獨博士家言，猶有可取”；其《瀟碧堂集》卷十一《郝公琰詩序》亦謂時文之“變態，常百倍於詩”。清初如孔東塘《湖海集》卷九《蘅皋詞序》稱唐以後無詩，宋以後無詞。焦廣期《此木軒文集》卷一《答曹諤庭書》云：“李唐詩學，宋元沿其支流，漸以不振。而宋人之填詞，元人之曲子、小説，小道可觀，竟能與六籍同其不朽。明三百年詩道之衰，仰睎宋人，未敢以季孟相許，而況於唐人乎。其力能與唐人抵敵，無毫髮讓者，則有八股之文焉。”焦氏詩雖見歸愚《國朝詩別裁》卷十七，而清以來談者尠及其人，故頗徵引，欲稍發潛闡幽耳。

金劉祁《歸潛志》卷十三始言：“唐以前詩在詩，至宋則多在長短句，今之詩在俗間俚曲。”明曹安《讕言長語》卷上亦曰：“漢文、唐詩、宋性理、元詞曲。”七子祖唐祧宋，厥詞尤放。如《李空同集》卷四十八《方山精舍記》曰：“宋無詩，唐無賦，漢無騷。”《何大復集》卷三十八《雜言》曰：“經亡而騷作，騷亡而賦作，賦亡

而詩作。秦無經，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胡元瑞《詩藪》内編卷一曰：“宋人詞勝而詩亡矣，元人曲勝而詞亦亡矣”；又曰：“西京下無文矣，東京後無詩矣”；又曰：“騷盛於楚，衰於漢，而亡於魏；賦盛於漢，衰於魏，而亡於唐。”卷二曰：“五言亡於齊梁。”即不爲七子流風所鼓者，亦持此論。如郎仁寶《七修類稿》卷二十六曰：“常言唐詩、晉字、漢文章。此特舉其大略。究而言之，文章與時高下，後代自不及前。漢豈能及先秦耶。晉室能草書，至如篆隸，較之秦漢，古意遠不及也。唐詩較之晉魏古選之雅，又不可得矣。至若宋之理學，真歷代之不及。若止三事論之，則宋之南詞，元之北樂府，亦足配言耳。”陳眉公《太平清話》卷一曰：“先秦兩漢詩文具備，晉人清談書法，六朝人四六，唐人詩小説，宋人詩餘，元人畫與南北劇，皆自獨立一代。”王損齋《鬱岡齋筆麈》卷四曰：“唐之歌失而後有小詞；則宋之小詞，宋之真詩也。小詞之歌失而後有曲；則元之曲，元之真詩也。若夫宋元之詩，吾不謂之詩矣；非爲其不唐也，爲其不可歌也。”陳士業《寒夜録》卷上記卓珂月曰：“我明詩讓唐，詞讓宋，曲讓元，庶幾吴歌掛枝兒、羅江怨、打棗竿、銀鉸絲之類，爲我明一絶耳。”尤西堂《艮齋雜説》卷三曰：“或謂楚騷、漢賦、晉字、唐詩、宋詞、元曲，此後又何加焉。余笑曰：只有明朝爛時文耳。”然李空同爲是説時，王文禄《文脈》卷二已條駁之。夫文體遞變，非必如物體之有新陳代謝，後繼則須前仆。

譬之六朝儷體大行，取散體而代之，至唐則古文復盛，大手筆多舍駢取散。然儷體曾未中絶，一線綿延，雖極衰於明，參觀沈德符《野獲編》錢枋分類本卷十《四六》條。而忽盛於清；駢散並峙，各放光明，陽湖、揚州文家，至有倡奇偶錯綜者。幾見彼作則此亡耶。復如明人八股，句法本之駢文，作意胎於戲曲，【附説四】豈得遂云制義作而四六院本乃失傳耶。詩詞蜕化，何獨不然。詩至於香山之鋪張排比，詞亦可謂盡矣，而理堂作許語，豈知音哉。即以含蓄不盡論詩，理堂未覩宋之姜白石《詩説》耶。亦未聞王漁洋、朱竹垞、全謝山之推白石詩爲參活句、有唐音耶。按謝山語見《鮚埼亭文集》外編卷二十六《春鳧集序》，許增《榆園叢刻·白石道人詩詞》評論未收。《白石詩説》獨以含蓄許黄涪翁，以爲“清廟之瑟，一唱三歎”，其故可深長思也。“詩亡”之歎，幾無代無之。理堂盛推唐詩，而盛唐之李太白《古風》第一首即曰：“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我志在删述，垂暉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絶筆於獲麟。”蓋亦深慨風雅淪夷，不甘以詩人自了，而欲修史配經，全篇本孟子“詩亡然後《春秋》作”立意。豈識文章未墜，英絶領袖，初匪異人任乎。每見有人歎詩道之窮，傷己生之晚，以自解不能作詩之嘲。此譬之敗軍之將，必曰：“非戰之罪”，歸咎於天；然亦有曰“人定可以勝天”者矣。亡國之君，必曰“文武之道，及身而盡”；然亦有曰“不有所廢，君何

以興”者矣。若而人者，果生唐代，信能揣裳聯襼，傳觴授簡，敦槃之會，定霸文盟哉。恐衹是少陵所謂“爾曹”，昌黎所謂“羣兒”而已。而當其致慨“詩亡”之時，並世或且有秉才雄鶩者，勃爾復起，如鍾記室所謂“踵武前王，文章中興”者，未可知也。談藝者每蹈理堂覆轍，先事武斷；口沬未乾，笑齒已冷。愚比杞憂，事堪殷鑑。理堂執著“詩餘”二字，望文生義。不知“詩餘”之名，可作兩説：所餘唯此，外别無詩，一説也；自有詩在，羨餘爲此，又一説也。

【補訂】况夔笙《蕙風詞話》卷一云：“詩餘之餘，作贏餘之餘解。詞之情文節奏，並皆有餘於詩。世俗之説若以詞爲詩之賸義，則誤解此餘字矣。”倚聲家自張門面，善於强詞奪理。

詩文相亂云云，尤皮相之談。文章之革故鼎新，道無它，曰以不文爲文，以文爲詩而已。向所謂不入文之事物，今則取爲文料；向所謂不雅之字句，今則組織而斐然成章。謂爲詩文境域之擴充，可也；謂爲不入詩文名物之侵入，亦可也。《司空表聖集》卷八《詩賦》曰：“知非詩詩，未爲奇奇。”趙閑閑《滏水集》卷十九《與李孟英書》曰：“少陵知詩之爲詩，未知不詩之爲詩，及昌黎以古文渾灝，溢而爲詩，而古今之變盡。”【附説五】蓋皆深有識於文章演變之原，而世人忽焉。今之師宿，解道黄公度，以爲其詩能推陳出新；《人境廬詩草·自序》不云乎：“用古文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寧非昌黎至巢經巢

以文爲詩之意耶。推之西土，正爾同揆。【附説六】理堂稱少陵，豈知杜詩之詞，已較六朝爲盡，而多亂於文乎。是以宗奉盛唐如何大復，作《明月篇》序，已謂“子美詞固沈著，調失流轉”，實歌詩之變體。《甌北詩集》卷三十八《題陳東浦敦拙堂詩集》復云：“嗚呼浣花翁，在唐本别調。時當六朝後，舉世炫麗藻。青蓮雖不羣，餘習猶或蹈。惟公起掃除，天門一龍跳。”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亦以太白爲“復古”，少陵爲“變古”。何待至晚唐兩宋而敗壞哉。漁洋《論詩絶句》嘗云：“耳食紛紛説開寶，幾人眼見宋元詩”，堪以移評。經生輩自詡實事求是，而談藝動如夢人囈語。理堂不足怪也。詩情詩體，本非一事。《西京雜記》載相如論賦所謂有“心”亦有“迹”也。若論其心，則文亦往往綽有詩情，豈惟詞曲。若論其迹，則詞曲與詩，皆爲抒情之體，並行不倍。《文中子·關朗》篇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林艾軒《與趙子直書》以爲孟子復出，必從斯言。蓋吟體百變，而吟情一貫。人之才力，各有攸宜，不能詩者，或試其技於詞曲；宋元以來，詩體未亡，苟能作詩，而故斬其情，爲詞曲之用，寧有是理。【附説七】王静安《宋元戲曲史》序有“漢賦、唐詩、宋詞、元曲”之説。謂某體至某朝而始盛，可也；若用意等於理堂，謂某體限於某朝，作者之多，即證作品之佳，則又買菜求益之見矣。元詩固不如元曲，漢賦遂能勝漢文，相如高出子長耶。唐詩遂能勝唐文耶。宋詞遂能勝宋詩若文耶。兼擅

諸體如賈生、子雲、陳思、靖節、太白、昌黎、柳州、廬陵、東坡、遺山輩之集固在，盍取而按之。乃有作《詩史》者，於宋元以來，祇列詞曲，引静安語爲解。惜其不知《歸潛志》、《雕菰集》，已先發此説也。顧亦幸未見《雕菰集》耳。集中卷十尚有《時文説》，議論略等尤西堂，亦謂明之時文，比於宋詞元曲。然則斯人《詩史》中，將及制藝，以王、薛、唐、瞿、章、羅、陳、艾，代高、楊、何、李、公安、竟陵乎。且在國家功令、八股大行之世，人終薄爲俳體。

【補訂】古代取士有功令，於是士之操術，判爲兩塗。曰舉業，進身之道也；曰學業，終身之事也。苟欲合而一之，以舉業爲終身之學業，陋儒是矣；或以學業爲進身之舉業，曲儒是矣。人或偏廢，而事常並行。請徵八股，以反三隅可乎。明清兩朝制義必宗朱子；明人爲陸王之學者，入科場則謹守紫陽，清人爲許鄭之學者，應程試則力闡集註。楊升菴在明人中要爲通經學古，甚薄宋儒，而言八股，卻主程朱。《升菴全集》從子有仁編。卷五十二《文字之衰》條云：“今世學者失之陋，惟從宋人，不知有漢唐前説也。高者談性命，祖宋人之語録，卑者習舉業，鈔宋人之策論。”而同卷《詞尚簡要》條云：“近時舉子之文，冗贅至千有餘言，不根程朱，妄自穿鑿。”袁中郎歸嚮禪宗，厭薄儒門，而言八股文，則奉朱註爲三尺法。《未編稿》卷二《陝西鄉試録序》云：“夫紫陽註疏，載在令甲，猶爰書

之有律，禮例之有會典也。時義而廢註疏，此奸紀之大者。故洛閩之學窮，則高皇帝之法意衰。”王辰玉《緱山先生集》卷二十一《學藝初言》云：“紫陽先生傳註非必盡是；理欲、知行，動輒分爲兩截，正如好座堂房，零星夾斷。我皇祖解經測天，初未嘗純用宋儒，而卒以取士；蓋以爲人有異學，則國有異政。乃今日綱弛俗龐，而文亦如之。”

【補正】馮開之《快雪堂集》卷二《刻〈首楞嚴經〉序》至明斥朱子《集註》之“支離汗漫不可讀”。

【補訂】馮開之學問由道入釋，觀《快雪堂集》卷一《莊子郭註序》即知，而卷三十二《與李君實》、卷三十六《與繆當時》、卷四十五《與錢湛如》諸書皆誡其爲公車應舉文字，必守先輩矩矱，剪裁經術，毋以子史雜言，强爲容冶。顧亭林《日知録》卷十八《破題用莊子》條引艾千子語曰：“嘉靖中，姚江之書盛行，而士子舉業尚知謹守程朱。自興化、華亭兩執政尊王氏學，於是隆慶戊辰《論語》程義首開宗門。”鄭禹梅出黄梨洲之門，宗陽明、蕺山之學，而《寒村雜録》卷二《歷科詩義序》附《選意》十則之一云：“誰謂四始六義，盡之集註。然今科場取士，非此不録。則時文一道，斷須奉之爲聖書。予嘗笑世之坐井者，往往向時文中播弄唇舌，便自命爲講學。故是選專從集註者，

專論時文也。”陸稼書《三魚堂日記》卷上戊午六月廿九日：“左襄南極言仇滄柱之非，講舉業則宗朱，講學則從棃洲、山陰之學，分作兩截，此心便不可對聖賢。”持論嚴正，而不知滄柱得免爲陋儒，正緣兩截而非一本。否則必如《儒林外史》第十三回馬静上之以舉業爲無所不概，唐人詩賦、宋人理學均不外乎做官之舉業矣。其兩行二諦，參觀《管錐編》二册60頁。蓋如第四十九回遲衡山所謂：“講學問的只講學問，不必問功名，講功名只講功名，不必問學問”，知二事之難一貫也。紀曉嵐申漢絀宋，非毁程朱，清儒爲宋學者病之。而《紀文達公文集》卷八《丙辰會試録序》云：“國家功令，《五經》傳註用宋學，而《十三經註疏》亦列學官。良以制藝主於明義理，固當以宋學爲宗，而以漢學補苴其所遺，糾繩其太過耳。如竟以訂正字畫，研尋音義，務旁徵遠引以炫博，而義理不求其盡合，毋乃於聖朝造士之法，未深思乎。”參觀同卷《甲辰會試録序》、《壬戌會試録序》。梁茝林《制藝叢話》卷十一云：“王惕甫試嘉慶丙午，場後余決其必售，乃同報罷。首藝《雖曰未學》，用古註而不用紫陽集註，爲河間紀師所黜，有‘以此嚇老夫、老夫不懼’之批。”官私異學，有如此者。自來談士，若罔聞知，當以其無關弘恉耶。既《集註》而外無學問，亦制藝而外無詩文。故詞章懸爲厲禁。袁伯修《白蘇齋類集》卷十《送夾山母舅之任太原序》云：“余爲諸生，講業石浦。耆宿來，見

案頭攤《左傳》一册，驚問是何書，乃溷帖括中。一日偶感興賦小詩，題齋壁，塾師大駡。通邑學者號詩文爲外作，外之也者，惡其妨正業也。”董玄宰《容臺别集》卷一《雜記》云：“王弇山先生戒子弟勿攻詩，恐爲舉子業病。即弇山舉子業無稱也。王文恪、瞿文懿聖於舉業，皆不能爲詩。”周櫟園《尺牘新鈔》卷九梅磊客《與兒耘》云：“客有過余，問詩與制藝孰佳。余曰：‘制藝佳。詩能窮人，制藝能富人。’”陳卧子《陳忠裕全集》卷首姚希孟《壬申文選序》云：“今則以帖括生涯，浸漬於老生之宿唾。其好爲詩文者，猶是夙生結習未忘，竊其塾師肄習之餘，以代紙鳶棘猴之戲。否則謝去訓詁，乃從事焉。如閨中之秀，既操井臼，始習粉朱，風華韶令，半銷亡矣。故曰暮氣也。”李鄴嗣《杲堂文鈔》卷五《戒菴先生藏銘》云：“自海内不尚古學，學者治一經、《四書》外，即能作制義，中甲乙科。後生有竊看《左氏傳》《太史公書》，父兄輒動色相戒，以爲有害。”吴修齡《答萬季野詩問》云：“明代功名富貴在時文。全段精神，俱在時文用盡，詩其暮氣爲之耳。”蒲留仙《聊齋文集》卷三《郢中社序》云：“當今以時藝試士，則詩之爲物，亦魔道也，分以外者也。”鄭禹梅《五丁集》卷一《野吟集》序云：“三四十年來，人士之没溺於科舉者，不知何故以詩爲厲禁。父兄師友，摇手相戒。往往名登甲乙，而不識平平仄仄爲何物。”又《寒村息尚編》卷三《和周邁園

黄門高秋感事原韻》第一首云："兒輩辭官表就矣"，自註："舉業人作詩，昔人謂之辭官表。"黎媿曾《託素齋文集》卷三《莆田方翊霄稿序》云："今天下蓋鞏習制舉之書矣。至於賦頌、詩歌、箴銘、詔誥，古人所稱爲經國大業者，率舉而名之曰外學。"又《仁恕堂筆記》自記少時受知陳士奇，陳視學蜀中，賦五古二十韻送之，"陳大言：'詩非不好，此宜成之事，秀才家便做他，將何功夫去辦舉子業。'余乃感而欲泣。"邵子湘《青門旅稿》卷三《贈王子重先生序》云："進士之名猶古也。古者學成而爲進士，後世成進士，始可以爲學。兢兢守四子一經之説，一切經史子集、兵農禮樂、天文律曆象數諸書，相戒屏斥，以是爲不利於科舉。"戴田有爲時文高手，《南山全集》卷五《三山存業序》亦曰："當明之初，以科目網羅天下之士，已而諸科皆罷，獨以時文相尚，而進士一途，遂成積重不反之勢。自其爲諸生，於天人性命、禮樂制度、經史百家，茫焉不知爲何事。"顧圖河《雄雉齋詩選》汪蛟門序云："方今制科取士，專試時文，士皆斤斤守章句，習程式。非是則目爲外道，而於詩尤甚，曰傍及者必兩失。"

【補正】袁簡齋《隨園詩話》卷三："近今士人先攻時文，通籍後始學爲詩，俗所謂'半路上出家'者"。參觀卷七引梅式菴言"古文人儒者"皆"少年科甲"一則。

【補訂】章實齋《文史通義》外篇三《答沈楓墀論學》："僕年十五六時，猶聞老生宿儒自尊所業，至目通經服古，謂之雜學，古詩文詞謂之雜作。士不工四書文，不得爲通。"郝蘭皋《曬書堂文集》卷三《新製書衣序》："數十篇腐爛時文，不徒作隨時竿木，並奉爲傳家衣鉢。至於經史諸書，務囚鎖深室中類怪物，不則散置破簏，飽蠹魚腹。意若恐子弟一見，遂荒其務時文之業者。"均慨乎言之。周讓谷天度少從其表兄陳句山兆崙讀，《十誦齋集》弁以兆崙序，有云："余以時文授受，無甚高論，禁諸少年毋得泛覽。一日案頭《文選》忽失所在，索之急。羣指讓谷，讓谷果首服。余恚甚，罵曰：吾不令若曹業此者，以時未至耳，奈何不聽余約。"更現塾師身而説法。通俗小説，如《照世盃》第一種《七松園弄假成真》云："原來有意思的才人，再不肯留心舉業。那知天公賦他的才分，寧有多少，若將一分才用在詩上，舉業内便少了一分精神"。《儒林外史》第三回魏好古自稱"童生詩詞歌賦都會"，周學道"變了臉"訶斥其"雜覽"曰："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講漢唐"；參觀陳大士《已吾集》卷八《陳氏三世傳》引此語，"講"作"誦"。第十一回魯小姐憎薄蘧公孫吟詩不作八股，曰："自古及今，幾曾見不會中進士的人可以叫做名士的"；第十八回衛體善譏馬純上"雜覽"。《紅樓夢》第八十一回賈代儒訓寶玉曰："詩詞一道，不是學

不得的，只要發達了以後再學不遲呢。”“時未至”、“外學”、“暮氣”、“辭官表”、“宦成之事”等語，可以稗官爲外傳也。雖然，制舉取士，其失惟均，固不必程文體之爲八比焉。即徵之宋金舊聞也可。强幾聖《祠部集》卷三十三《送邵秀才序》云：“余官泗，四方之學者與其州之士，凡遇余，不言其他，而輒及賦。余之於賦，豈好爲而求其能且工哉。偶作而偶能爾。始用此進取，既得之，方捨而專六經之微，鈎聖言之深，發而爲文章，行而爲事業。所謂賦者，烏復置吾齒牙哉。譬嘗爲盜者，今既爲良民，有人道向時之爲，必頸漲面赤，惡人之訐也。”葉正則《水心集》卷二十九《題周簡之文集》云：“長老語謂詩爲外學，乃致窮之道。幾稍進於時文爾。”《江湖後集》卷一鞏仲至《送湯麟之秀才》云：“君今濯秀雙溪水，下語不凡真可喜。若使循爲舉子文，定自棘門兒戲耳。古來妙技如屠龍，不療飢餒徒爲工；不如高科取富貴，如一棗葉持針鋒。”彭子壽《止堂集》卷一《乞寢罷版行時文疏》云：“經史子集，將覆醬瓿。”許忱父《融春小綴·送旦上人序》云：“今人自時文之外，無學不仇。”《劉後村大全集》卷一百九《跋李光子詩卷》云：“士生叔季，有科舉之累。以程文爲本經，以詩古文爲外學，惟才高能兼工”；又卷一百十《跋傅渚詩卷》云：“國家設三場拔士。士謂程文爲本經，他論著爲外學。”元裕之《遺山文集》卷二十三《故河南路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

楊公神道之碑》云:“入仕者惟舉選爲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程文之外,翰墨雜體,悉指爲無用之技。尤諱作詩,謂其害賦律尤甚”;同卷《郝先生墓銘》云:“先生工於詩,嘗命某屬和。或言:‘令之子欲就舉,詩非所急,得無徒費日力乎。’”劉京叔《歸潛志》卷八云:“金取士以詞賦爲重,故士人往往不暇習爲他文。嘗聞先進故老見子弟讀蘇黄詩,輒怒斥。故學者止工於律賦,問之他文,則懵然不知聞。有登第後始讀書爲文者,諸名士是也。”蓋與明清八比,如五十步與百步耳。畢公叔《西臺集》卷一《理會科場奏狀》論北宋王氏新學云:“以經義爲科舉者,欲尊經術而反卑之;使舉人求合有司,而爲利禄之具。”陳安卿《北溪全集》第一門卷一《似學之辨》亦謂“科舉之學似聖賢之學而非,於經史子祇以綴緝時文之用。”明清爲八比之學者,爛熟孔孟之經,饜飫朱子之註,而於儒家之言,未嘗箸乎心而布乎體,儼如金石之處水不流,非同沙礫之在泥俱黑。

【補正】方苞《望溪集》卷二《書〈儒林傳〉後》斥公孫弘之“興儒術,則誘以利禄,使試於有司,由是儒污。”與畢公叔論王氏“新學”所謂“欲尊經術而反卑之,爲利禄之具”,殊事而同揆。

【補訂】吕新吾《實政録》卷一《弟子之職》一云:“而

今把一部經史當作聖賢遺留下富貴的本子”。此據道光丁亥刻本，李中孚《二曲集》卷二十《讀四書説》引吕氏語作“一部經書”，於義較長。陳蘭甫《東塾集》卷三《太上感應篇序》曰：“世俗讀《四書》者，以爲時文之題目而已；讀《五經》者，以爲時文之詞采而已”；又《東塾先生遺詩·讀書》八首之七云：“《論語》二十篇，束髮即受讀。古人讀半部，謂治天下足。今人誰不讀，讀者誰不熟；非讀聖賢語，讀試場題目。”參觀明余紹祉《元邱素話》：“士子經書看爲題目，沙彌内典認作科儀。”官學功令，争爲禽犢；士風流弊，必至於斯。即使盡舍《四書》朱註，而代以漢儒之今古文經訓，甚至定商鞅韓非之書、或馬遷班固之史、若屈原杜甫之詩騷，爲程文取士之本，亦終淪爲富貴本子、試場題目、利禄之具而已，“欲尊而反卑之”矣。

錢泳《履園叢話》卷二十一至以時文之不列品，比於豬之不入圖畫。

【補訂】豬不入畫，其説非昉自錢梅溪。張山來《幽夢影》卷上已記龔半千云：“物之不可入畫者：豬也，阿堵物也。”蓋謂畫圖無以豬爲主者，不類李迪《風雨歸牧圖》之畫牛、王凝《子母雞圖》之畫雞、趙孟頫《調良圖》之畫馬、明宣宗《一笑圖》之畫狗也。至若畫巨幅故事，則所圖畜獸，或一及豬。如郭若虚《圖畫見聞志》卷五記唐明皇召吴道子、韋無忝、陳閎同製《金橋圖》，“狗馬牛羊豬𤜶之屬，無忝主之。”薛季宣

《浪語集》卷十一《跋蜡虎圖》七古有云："歲云暮矣露爲霜，枯條脱葉衰柳黄，郊原寂歷無人鄉。豶牙之豕充稻粱，含臕以遊神氣揚。有斑者虎蹲在傍，低頭妥尾不大忙。豕行過之不虎防，虎往搏之搤豕吭，豕亡故步聲唤長。虎如抱兒未渠央，豕形雖在身命亡，不如安之充虎腸。"是此圖中亦有豬，然祇爲賓而虎乃主也。戴敦元《戴簡恪公遺集》卷五有《畫猪》七古云："成家何如養舂豕，惜墨不嫌多肉似。烝涉心忘獻白頭，負塗名誤儕烏鬼。董龍雞狗亦可憐，幾見嗚吠登雲天。性皐甘伴拖腸鼠，終始陬維配玄武。"嚴元照《柯家山館遺詩》卷四題《畫豬》、小引云："爲歙縣程秀才洪溥作也。秀才生於亥，故畫以乞題。"詩云："平生意氣程公子，不畫龍鸞犀虎兕。眼前突兀大蘭王，九錫文成説彼美。畫師自是通神者，能以彭亨見蕭灑；戴嵩之牛韓幹馬，紛紛盡出此豬下。"嚴氏集中爲戴所作詩詞甚多，投分不淺，所題當是一圖。則豬不特見諸繪事，抑且意氣居然籠罩全幅矣。

明清才士，仍以詩、詞、駢散文名世，未嘗謂此體可以代興。然則八股即家誦人習，而據理堂所云"通志達情"言之，亦雖存實亡而已。後體盛而無以自存，前體未遁而能不亡；按之事實，理堂之説豈盡然耶。

【附説三】此即西方美學家所謂利害衝突是也。L.A.Reid : *A Study in Aesthetics* 中"Competition of Interests and their Fusion"一章，論此最善。以爲詩

樂相妨者，有 Croce : *Aesthetic*， Eng. tr. by Douglas Ainslie，p.115 on “The Union of the Arts”; Santayana : *Interpretations of Religion and Poetry*， pp.253 ff; Roger Fry : *Transformations* : “Some Questions in Aesthetics”。以爲詩樂同源，皆聲之有容 (Lautergebäude)，而詩後來居樂上者，有 A. Schmarsow ，參觀 Max Dessoir 所編 *Zeitschrift für Ästhetik und allgemeine Kunstwissenschaft,* Bd.II, S.316 ff。

【附説四】八股文實駢儷之支流，對仗之引申。阮文達《揅經室三集》卷二《書文選序》後曰:“《兩都賦》序白麟神雀二比、言語公卿二比，即開明人八比之先路。洪武永樂四書文甚短，兩比四句，即宋四六之流派。是四書排偶之文，上接唐宋四六，爲文之正統”云云。余按六代語整而短，尚無連犿之句。暨乎初唐四傑，對比遂多；楊盈川集中，其製尤夥。汪隨山《松烟小録》卷二謂柳子厚《國子祭酒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張公墓誌銘》中駢體長句，大類後世制藝中二比云云，即是此意。宋人四六，更多用虚字作長對。謝伋《四六談塵》謂宣和多用全文長句爲對，前人無此格；孫梅《四六叢話》卷三十三論汪彥章四六，非隔句對不能，長聯至數句，長句至十數字，古意寖失。《四庫提要》明胡松編《唐宋元明表》條云:“自明代二場用表，而表遂變爲時文。久而僞體雜出，或參以長聯，如王世貞所作，一聯多至十餘句，如四書文之二小比。”言尤

明切。皆可與阮汪説印證，惜均未及盈川。至於唐以後律賦開篇，尤與八股破題了無二致。八股古稱“代言”，蓋揣摹古人口吻，設身處地，發爲文章；以俳優之道，抉聖賢之心。董思白《論文九訣》之五曰“代”是也。宋人四書文自出議論，代古人語氣似始於楊誠齋。及明太祖乃規定代古人語氣之例。參觀《學海堂文集》卷八周以清、侯康所作《四書文源流考》，然二人皆未推四書文之出駢文。竊謂欲揣摩孔孟情事，須從明清兩代佳八股文求之，真能栩栩欲活。漢宋人四書註疏，清陶世徵《活孔子》，皆不足道耳。其善於體會，妙於想象，故與雜劇傳奇相通。徐青藤《南詞敍録》論邵文明《香囊記》，即斥其以時文爲南曲，然尚指詞藻而言。吴修齡《圍爐詩話》卷二論八股文爲俗體，代人説話，比之元人雜劇。袁隨園《小倉山房尺牘》卷三《答戴敬咸進士論時文》一書，説八股通曲之意甚明。焦理堂《易餘籥録》卷十七以八股與元曲比附，尤引據翔實。張詩舲《關隴輿中偶憶編》記王述菴語，謂生平舉業得力《牡丹亭》，讀之可命中，而張自言得力於《西廂記》。亦其證也。

【補訂】董思白《論文九訣》不見《容臺集》中，李延昰（古文“夏”字）《南吴舊話録》卷四記董行書《制舉文九法》手卷，佳絹二十餘丈，舊藏李氏，爲馬士英勒索以去。備載其文，説“代”曰：“代當時作者之口，寫他意中事。如《逍遥遊》代鷽鳩笑大鵬，説曰：

'我決起而飛'云云。太史公稱燕將得魯連書曰:'與人刃我寧自刃'"。參觀《管錐編》一册316頁。《容臺集·文集》卷二《俞彦直文稿序》亦云:"往聞之先輩云:嶺南廖同墅爲孝廉時,以行卷謁吾鄉陸文裕公。公謂之曰:'曾讀西廂、伯喈否。'廖博雅自命,不讀非聖書,頗訝其語不倫。以經月,復以行卷謁公。公曰:'尚未讀二傳奇何也。'廖始異其語,歸而讀之。"倪鴻寶有《孟子若桃花劇序》,見其弟子鄭超宗所選《媚幽閣文娱》中,未收入《倪文貞公文集》,略云:"文章之道,自經史以至詩歌,共稟一胎,要是同母異乳,雖小似而大殊。惟元之詞劇,與今之時文,如孿生子,眉目鼻耳,色色相肖。蓋其法皆以我慧發他靈、以人言代鬼語則同。而八股塲開,寸毫傀舞。宫音串孔,商律譜孟;時而齊乞鄰偷,花脣取諢;時而蓋驩魯虎,塗面作嗔;净丑旦生,宣科打介則同。"賀子翼《激書》卷二《滌習》略云:"黄君輔學舉子業,遊湯義仍先生之門。每進所業,先生輒擲之地,曰:'汝能焚所爲文,看吾填詞乎。'乃授以牡丹記。閉户展玩,忽悟曰:'先生教我文章變化,在於是矣。'由是文思泉湧。"袁子才《小倉山房尺牘》卷三《答戴敬咸進士論時文》云:"從古文章皆自言所得,未有爲優孟衣冠,代人作語者。惟時文與戲曲則皆以描摩口吻爲工,如作王孫賈,便極言媚竈之妙,作淳于髡、微生畝,便極詆孔孟之非。猶之優人,忽而胡妲,忽而蒼鶻,忽而忠臣孝子,

忽而淫婦奸臣，此其體之所以卑也。”李元玉《人天樂》第十七折亦云：“昔年諸理齋負笈遨遊，囊中惟携《西廂》一卷，説道：‘能活文機。’”何屺瞻《何義門先生集》卷十《書塾論文》反復於八股須“順口氣”，正董、倪所謂“寫他意中事”、“以人言代鬼語”耳。陶世徵《活孔子》梗概見唐鑑《國朝學案小識》卷八、余未得而讀也。

此類代言之體，最爲羅馬修辭教學所注重，名曰Prosopopoeia，學僮皆須習爲之。見Quintilian：*Institutiones Oratoriae*，Lib.III，viii. 49－52。亦以擬摹古人身份，得其口吻，爲最難事。*Ibid.*："Personae difficultas ...uniuscujusquae eorum [Pompey and Ampius] fortunam，dignitatem，res gestas intuitus omnium quibus vocem dabat，etiam imaginem expressit." Cf. VI，i，25. 馬建忠《適可齋記言》卷二有《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課書》，記卒業考試，以臘丁文擬古羅馬皇賀大將提都征服猶太詔等，參觀D.Mornet：*Histoire de la Clarté française*，p.114所舉十九世紀法國中學作文課題。即“洋八股”也。

【補訂】古羅馬修詞學論代言（*sermocinatio*，*fictio personae*），詳見H. Lausberg，*Handbuch der literarischen Rhetorik*，1960，I，407－13。普羅斯特（Marcel Proust）名著小説中一女郎（Gisèle）學校卒業，文題有《擬索福克勒斯慰拉辛院本爨演失意書》(Sophocle écrit des Enfers à Racine pour

le consoler de l'insuccès d'*Athalie*）等，見*A l'ombre des filles en fleurs*, in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Bib. de la Pléiade, I, 911。正與馬建忠所試"洋八股"同科。意大利大詩家列奥巴爾迪 (Giacomo Leopardi) 論詩，尚抒情詩而薄戲曲；謂戲曲以借面擬人爲本，無異學僮課作之代言，特出以韻語而已，其可嗤鄙等也。(L'estro del drammatico è finto, perch'ei dee fingere...Così delle Orazioni di finta occasione. Or che altro è la drammatica? meno ridicola perché in versi?）見*Zibaldone*, Mondadori, 1957, II, 1182。雖旨在排抵，而以二事通類齊觀，則猶夫明清文學之士從《西廂記》、《琵琶記》、《牡丹亭》參八股法脈矣。聊發其端，待好學深思者抉根究柢焉。

【附説五】吕惠卿首稱退之能以文爲詩。魏道輔《東軒筆録》卷十二記治平中，與惠卿、沈括等同在館下談詩。沈存中曰："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爾"；吕吉父曰："詩正當如是。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者"云云。吉父佞人，而論詩識殊卓爾。王逢原《廣陵集》卷六附有吉甫《答逢原》五古一首，學韓公可謂嚌胾得髓，宜其爲昌黎賞音矣。朱竹垞《曝書亭集》卷五十一《太原縣惠明寺碑跋》謂碑文書丹皆出吉甫手，"雖當時能文善書者無以過之"。余按《東軒筆録》、《清波别志》卷中皆載吉甫結怨於荆公，上啟自解，荆公曰："終是會做文字"；《四六話》卷下亦記吉甫貶建州，上表

云云，東坡曰：“福建子終會作文字。”竹垞所謂吉甫與荆公文字知契者，揆之於理，當也。北宋學韓詩者，歐公、荆公、逢原而外，不圖尚有斯人。南宋劉辰翁評詩，尋章摘句，小道恐泥，而《須溪集》卷六《趙仲仁詩序》云：“後村謂文人之詩，與詩人之詩不同。味其言外，似多有所不滿。而不知其所乏適在此也。文人兼詩，詩不兼文。杜雖詩翁，散語可見，惟韓蘇傾竭變化，如雷霆河漢，可驚可快，必無復可憾者，蓋以其文人之詩也。詩猶文也，盡如口語，豈不更勝。彼一偏一曲，自擅詩人詩，局局焉，靡靡焉，無所用其四體”云云。

【補訂】劉會孟論詞，與其論詩一揆，若一反《後山詩話》評韓“以文爲詩”、蘇“以詩爲詞”之“非本色”者。《須溪集》卷六《辛稼軒詞序》云：“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豈與羣兒雌聲較工拙。然猶未至用經用史，牽雅頌入鄭衛也。自辛稼軒前，用一語如此者，必且掩口。乃稼軒横豎爛漫。乃知禪家棒喝，頭頭皆是。”

頗能眼光出牛背上。與金之趙閑閑，一南一北，議論相同。林謙之光朝《艾軒集》卷五《讀韓柳蘇黄集》一篇，比喻尤確。其言曰：“韓柳之别猶作室。子厚則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别人田地。退之則惟意之所指，横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飽滿，不問田地四至，或在我與别人也。”即余前所謂侵入

擴充之說。子厚與退之以古文齊名，而柳詩婉約琢斂，不使虚字，不肆筆舌，未嘗如退之以文爲詩。艾軒真語妙天下者。《池北偶談》卷十八引林艾軒論蘇黄之别，猶丈夫女子之接客，亦見此篇。《隨園詩話》卷一論蘇黄，引艾軒語，疑即本之《池北偶談》，未見林集；故《小倉山房尺牘》卷十《再答李少鶴》復引此數語，而歸之於宋人詩話。漁洋則確曾見《艾軒集》；《香祖筆記》記其門人林石來曾有《艾軒詩鈔》相寄，又嘗向黄虞稷借閲《艾軒全集》，《偶談》卷十六復有艾軒駁《詩本義》、用《法語》二則。《艾軒集》卷一尚有《直甫見示次雲乞豫章集數詩、偶成二小絶》，亦致不滿於山谷；有曰："神仙本自無言説，尸解由來最下方。"蓋即斥"學詩如學仙"、"脱胎换骨"之説也。

【附説六】西方文學中，此例綦繁。就詩歌一體而論，如華茨華斯 (Wordsworth) 之力排詞藻 (poetic diction)，見 *Lyrical Ballads* : Preface。即欲以向不入詩之字句，運用入詩也。雨果 (Hugo) 言"一切皆可作題目" (Tout est sujet)，見 *Les Orientales* : Préface。希來格爾 (Friedrich Schlegel) 謂詩集諸學之大成 (eine progressive Universalpoesie)，見 *Athenaumfragmente*, Nr. 116。即欲以向不入詩之事物，采取入詩也。此皆當時浪漫文學之所以自異於古典文學者。後來寫實文學之立異標新，復有别於浪漫文學，亦不過本斯意而推廣

加厲，實無他道。俄國形式論宗 (Formalism) 許克洛夫斯基 (Victor Shklovsky) 論文謂：百凡新體，祇是向來卑不足道之體忽然列品入流 (New forms are simply canonization of inferior genres)。誠哉斯言，不可復易。竊謂執此類推，雖百世以下，可揣而知。西方近人論以文爲詩，亦有可與表聖、閑閑、須溪之說，相發明者。參觀 John Bailey: *Whitman* (English Men of Letters, N. S.): "Poetry often finds a renewal of its youth by a plunge into an invigorating bath of prose," etc. 又 T. S. Eliot: *Introduction to Johnson's "London" and "The Vanity of Human Wishes"* (Haslewood Books Edition): "The originality of some poets has consisted in their finding a way of saying in verse what no one else had been able to say except in prose," etc。

【附說七】《易餘籥録》卷十五有一則，亦同答歐陽書之說。竊謂理堂此類議論，西方人四十年前，奉爲金科玉律者也。文章辨體 (Gattungskritik)，德國人夙所樂道。參觀 F. Gundolf: *Goethe,* S.17－20. 謂古代論文，以人就體；近代論文，由人成體。有云："Während im Altertum die Gattung das Maß des großen Menschen war, ist seit der Renaissance der Mensch das Maß, der Richter oder der Vernichter der Gattung." 法國 Brunetière 以强記博辯之才，采生物學家物競天演之說，以爲文體沿革，亦若動植飛潛之有法則可求。所撰《文體演變論》中論文體推陳出新 (Transformation des genres) 諸例，如說教文體亡而後抒情詩體作，

【補訂】時人評伯呂納吉埃爾之《文體演變論》，亦舉其謂"法國十七、八世紀説教文 (pulpit oratory) 遁入十九世紀抒情詩"爲武斷强詞之例。參觀 R. Wellek, *Concepts of Criticism*, 1964, 44－5。余觀德昆西 (Thomas De Quincey) 著作中，早逗伯氏此意，特爲英國文學而發耳。(When both Browne and Taylor were gone, the great oracles of rhetoric were finally silenced. Since then great passion and high thinking have either disappeared from literature altogether, or thrown themselves into poetic forms which, with the privilege of a masquerade, are allowed to assume the spirit of past ages) 見 "Rhetoric", *Collected Writings*, ed. D. Masson, X, 110。戲劇體衰而後小説體興，見 *L' Evolution des genres dans l'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pp. 22－28。與理堂所謂此體亡而遁入彼體云云，猶笙磬之同音矣。然説雖新奇，意過於通。André Lalande: *Les Illusions évolutionnistes*, vii: "L' Assmilation dans l'art" 及 F. Baldensperger: *Études d' histoire littéraire*, t. I, Préface, 一據生物學，一據文學史，皆抵隙披瑕，駁辨尤精。按 Lalande 論文學作品與科學研究不同一節，Brunetière 未嘗不知，且即以此意攻 Fontenelle 之言進步，見 *L' Evolution*, p.118；惜 Lalande 未遑以其矛攻其盾也。顧知者不多，故智論尚未廓清耳。比見吾國一學人撰文，曰《詩之本質》。以訓詁學，參之演化論，斷言：古

無所謂詩，詩即記事之史。根據甲骨鐘鼎之文，疏證六書，穿穴六籍，用力頗劬。然與理堂論詩，同爲學士拘見而已。夫文字學大有助於考史，天下公言也。Niebuhr 羅馬史 (*Romische Geschichte*) 自序，至推爲史學使佐 (die Hülfswissenschaften) 之魁首。然一不慎，則控名責實，變而爲望文生義。《論語·八佾》：哀公問社，周人以栗，宰我曰："使民戰栗"，孔子斥之。按之孔訓、皇疏，即斥宰我之本字面妄説而厚誣古人也。故 Whately 論思辯，以字源爲戒 (fallacy of etymology)。見 *Logic*, p. 118。吾國考古，厥例綦繁。謂直躬非人名，《羣經識證》、《論語古訓》。以蒼兕爲獸稱；《經義雜記》。會稽之山，禹嘗會計，朝歌之邑，民必朝謳；《論衡·道虚》篇。槐名"玉樹"，後人譏曰虚珍；《訂譌叢録》。書曰《金樓》，時輩傳言真鍛；《金樓子·雜記篇》。重華殛鮌，本爲玄魚；《路史·餘論》。懿公好鶴，誤認白鳥。《重論文齋筆録》。乃至斡黄能蠱之禹，亦即卵生；悲素絲染之翟，竟復身墨。學人新論，下士大笑。昔行人拒侯辟疆，《韓非子·外儲説》右下。屠者解公斂皮，《尸子》下。客不過康衢長者之門，吏欲逮莊里丈人之子。《尹文子·大道》下。命狗曰"富"，叱則家毁，名子曰"樂"，哭亦不悲。《劉子·鄙名》。識趣拘迂，與斯無異。夾漈《通志·謚略》序五雖謂禹名取獸，湯名取水，當亦不料及此也。求之談藝，則荆公《字説》謂"詩"爲"寺

人之言”，取《詩經》：“寺人孟子，作爲此詩”，用圜厥説，

【補訂】參觀李端叔《姑溪居士後集》卷十五《雜題跋》，云：“詩須有來歷，不可亂道。舒王解字云：‘詩從言從寺，寺者法度之所在也。’”羅壁《羅氏識遺》卷九云：“王臨川謂‘詩’制字從‘寺’；九寺、九卿所居，國以致理，乃理法所也。釋氏名以主法，如寺人掌禁近嚴密之役，皆謂法禁所在。詩從‘寺’，謂理法語也。故雖世衰道微，必考乎義理，雖多淫奔之語，曰：思無邪。”晁説之《嵩山文集》卷十三《儒言·詩》：“不知禮義之所止，而區區稱法度之言，真失之愚也哉。”亦隱斥荆公解字。

亦其倫比。夫物之本質，當於此物發育具足，性德備完時求之。苟賦形未就，秉性不知，本質無由而見。此所以原始不如要終，窮物之幾，不如觀物之全。蓋一須在未具性德以前，推其本質 (behind its attributes)，一祇在已具性德之中，定其本質 (defined by its attributes) 。參觀 *Works of Aristotle*, edited by W. D. Ross, vol. VIII, *Metaphysics* 1015a, 1072b。若此士文所云，古本無詩，所謂詩者，即是史記。則必有詩，方可究詩之本質；詩且未有，性德無麗，何來本質。皮之不存，毛將焉傅；此與考論結繩時之書法、没字碑之詞藻，何以異乎。或曰：吕紫微贈吴周保詩曰：“讀詩再到新删後，學易仍窺未畫前”，

子太似裴頠之“崇有”矣。應之曰：未畫有易，説本伊川語録所謂“有理然後有象”。朱子集易圖所謂：“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易”；王伯厚《玉海》易所謂：“有未畫之易，易之理；有既畫之易，易之書。”易理與天地同始，而卦象則後世聖人所爲。理寓氣中，易在畫先。故可求已周宙合而尚未落圖象書契之理。若此士之説，則太初無詩，詩在史後。豈得相提並論。厥物本無，而謂其質已有，此佛所斥“撮摩虚空”，詩人所嘲“宵來黑漆屏風上，醉寫盧仝《月蝕》詩”者也。復次，詩者、文之一體，而其用則不勝數。先民草昧，詞章未有專門。於是聲歌雅頌，施之於祭祀、軍旅、昏媾、宴會，以收興觀羣怨之效。記事傳人，特其一端，且成文每在抒情言志之後。參觀 R. Wallaschek : *Anfänge der Tonkunst*, S. 257 論 Drama 最早，Lyrik 次之，Epos 又次之。賦事之詩，與記事之史，每混而難分。參觀 E.Grosse : *Anfänge der Kunst*, S. 239。此士古詩即史之説，若有符驗。然詩體而具紀事作用，謂古史即詩，史之本質即是詩，亦何不可。論之兩可者，其一必不全是矣。況物而曰合，必有可分者在。謂史詩兼詩與史，融而未劃可也。按此即Vico論荷馬之説，參觀Croce : *Aesthetic*, Eng. tr., pp. 233 – 5; Croce : *Philosophy of Vico*, Eng. tr. by R. G. Collingwood, ch. xiv & xv。謂詩即以史爲本質，不可也。脱詩即是史，則本未有詩，質何所本。

若詩並非史，則雖合於史，自具本質。無不能有，此即非彼。若人之言，迷惑甚矣。更有進者。史必徵實，詩可鑿空。古代史與詩混，良因先民史識猶淺，不知存疑傳信，顯真別幻。號曰實録，事多虚構；想當然耳，莫須有也。述古而强以就今，傳人而借以寓己。史云乎哉，直詩 (poiêsis) 而已。故孔子曰：“文勝質則史”；孟子曰：“盡信則不如無書，於武成取二三策。”王仲任《論衡》於《書虚》之外，復有《語增》《儒增》《藝增》三篇，蓋記事、載道之文，以及言志之《詩》皆不許“增”。“增”者，修辭所謂夸飾 (hyperbole)；亦《史通》所謂“施之文章則可，用於簡策則否”者。由是觀之，古人有詩心而缺史德。與其曰：“古詩即史”，毋寧曰：“古史即詩。”此《春秋》所以作於《詩》亡之後也。且以藝術寫心樂志，亦人生大欲所存 (Kunstwollen)。儘使依他物而起，亦復顯然有以自别。參觀 Alois Riegel: *Stilfragen*, S.20, 24; Dewey: *Experience and Nature*, p.78 (on useful labor), *Art as Experience*, p. 327 (on the aesthetic strand)。譬如野人穴居巖宿，而容膝之處，壁作圖畫；茹毛飲血，而割鮮之刀，柄雕花紋。斯皆娱目恣手，初無裨於蔽風雨、救飢渴也。詩歌之始，何獨不然。豈八識田中，祇許“歷史癖”有種子乎。初民勿僅記事，而增飾其事以求生動；即此題外之文，已是詩原。論者乃曰：“有史無詩”，是食筍連竹，

而非披沙揀金。以之言“詩史”一門，尚扞格難通，而況於詩之全體大用耶。即云史詩以記載爲祈嚮，詞句音節之美不過資其利用。然有目的而選擇工具，始事也；就工具而改换目的，終事也。此又達爾文論演化之所未詳，而有待於後人之補益者。參觀 Wundt : *System der philosophie*, S. 325 ff. : “Heterogonie der Zwecke”; Vaihinger : *Philosophy of As If*, Eng. tr., p. xxx : “The law of the preponderance of the means over the end”; Charles Bouglé : *Leçons de sociologie sur l'évolution des valeurs*, p. 89 *et scq.* : “Polytélisme”。三家不期而合。然黑格爾已略悟斯旨。見其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S. 30. 近世價值論者，有所謂價值方嚮下移，即此是也。參觀 Ch.von Ehrenfels : *System der Werttheorie*, Bd. I, S. 132 ff. : “Zielfolge nach abwärts”。世之作文學演變史者，盍亦一窮演化論究作何説，毋徒似王僧虔家兒之言“老子”也。

【補訂】此節當時有爲而發。忽忽將四十年，浪淘人物，塵埋文字，不復能憶所指誰作矣。流風結習，於詩則概信爲徵獻之實録，於史則不識有梢空之巧詞，祇知詩具史筆，不解史蘊詩心。參觀《管錐編》一册 178 頁、192 頁、316 頁、四册 141 頁。學人積功不舍，安素重遷，立説著書，滿家名世，物論固難齊也。希克洛夫斯基論普希金敍事名篇，因笑文學史家誤用其心，以詩中角色認作真人實在，而不知其爲文詞技巧之幻象 (Kljuchevskij's error consists in regarding a

"type" as a real-life entity, while in fact it is a stylistic phenomenon)。見 "Pushkin and Sterne : *Eugene Onegin*", in V. Ehrlich, ed., *Twentieth-Century Russian Literary Criticism*, 1975, 80。竊謂小説、劇本固爾，史傳中恐亦不乏弄筆狡獪處 (playing with), ib., 72, 73, 78. 名以文章著者爲尤甚。雖在良直，而記言記事，或未免如章實齋《古文十弊》之三所譏"事欲如其文"而非"文欲如其事"。聊舉一例。平景蓀《樵隱昔寱》卷十四《書望谿集書左忠毅公逸事後》云："篇中自'史前跪'以下數行文字，奕奕有生氣。然據［史可法］《忠正集》崇禎乙亥十一月祭忠毅文云：'逆璫陷師於獄，一時長安摇手相戒，無往視者。法不忍，師見而顰蹙曰：爾胡爲乎來哉。'忠正述當日情事，必不追諱，豈易以一言哉。《龍眠古文》一集左光先《樞輔史公傳》亦衹云：'予已至此，汝何故來死。'"按《戴南山全集》卷八《左忠毅公傳》記此事云："光斗呼可法而字之曰：'道鄰，宜厚自愛！異日天下有事，吾望子爲國柱。自吾被禍，門生故吏，逆黨日羅而捕之。今子出身犯難，殉硜硜之小節，而攖奸人之鋒。我死，子必隨之，是再戮我也！'"又與史、左兩文所記不甚合。然《望溪文集》卷九《左忠毅公逸事》中此節文自佳："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眥，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

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無愧平氏所稱“奕奕有生氣”。蓋望谿、南山均如得死象之骨，各以己意揣想生象，而望谿更妙於添毫點睛，一篇跳出。

【補正】《望溪集》卷二《書〈刺客傳〉後》論太史公“增損”《國策》本文，不啻金針度人。讀其《左忠毅公遺事》時，當解此意。參觀《管錐編》一册318頁。

【補訂】史傳記言乃至記事，每取陳編而渲染增損之，猶詞章家伎倆，特較有裁制耳。參觀《管錐編》一册231頁又《宋詩選註》論范成大《州橋》。劉子玄讀史具眼，尚未窺此，故堅持驪姬“牀笫私”語之爲紀實，祇知《莊子》、《楚辭》之爲“寓言”、“假説”而不可採入史傳。參觀《管錐編》一册316頁、四册141頁。於“史”之“通”，一間未達。譬如象之殺舜、子産之放魚，即真有其事，而《孟子·萬章》所記“二嫂使治朕棲”、“鬱陶思君爾”、“圉圉焉、洋洋焉”、“得其所哉、得其所哉”等語，斷出於懸擬設想。如聞其聲，如得其情，生動細貼，堪入小説、院本。儒宗“傳記”，參觀趙岐《題辭》。何減“園吏”“騷人”之“僞立賓主”哉。當吾國春秋之世，希臘大史家修昔底德自道其書記言，早謂苟非己耳親聆或他口所傳，皆因人就事之宜，出於想當然而代爲之詞（Therefore the speeches are given in the language in which, as it seemed to me, the several speakers

would express, on the subjects under consideration, the sentiments most befitting the occasion)。見 Thucydides, I. xxii. 13, Loeb, I, 39。信不自欺而能自知者。行之匪艱,行而自省之惟艱,省察而能揭示之則尤艱。古希臘人論學談藝,每於當時爲獨覺,於後代爲先覺,此一例也。

五

王濟有言:“文生於情。”然而情非文也。性情可以爲詩,而非詩也。詩者、藝也。藝有規則禁忌,故曰“持”也。“持其情志”,可以爲詩;而未必成詩也。藝之成敗,係乎才也。才者何,顔黄門《家訓》曰:“爲學士亦足爲人,非天才勿强命筆”;杜少陵《送孔巢父》曰:“自是君身有仙骨, 世人那得知其故”;張九徵《與王阮亭書》曰:“歷下諸公皆後天事,明公先天獨絶”;趙雲松《論詩》詩曰:“此事原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林壽圖《榕陰談屑》記張松寥語曰:“君等作詩,只是修行,非有夙業 。”雖然,有學而不能者矣,未有能而不學者也。大匠之巧,焉能不出於規矩哉。

六

余嘗作文論中國文評特色，謂其能近取諸身，以文擬人；以文擬人，斯形神一貫，文質相宣矣。舉證頗詳。鄭君朝宗謂余："漁洋提倡神韻，未可厚非。神韻乃詩中最高境界。"余亦謂然。拙文中已引宋張茂獻《文箴》、方虛谷《瀛奎律髓》評許渾《春日題韋曲野老村舍》詩語、明唐順之記《李方叔論文》，

【補訂】唐氏引語出李廌《濟南集》卷八《答趙士舞德茂宣儀論弘詞書》。參觀《管錐編》四册239頁。

而說明之矣。人之骨肉停勻，血脈充和，而胸襟鄙俗，風儀凡近，則傖父堪供使令，以筋力自效耳。然尚不失爲健丈夫也。若百骸六臟，賅焉不存，則神韻將安寓著，毋乃精氣遊魂之不守舍而爲變者乎。故無神韻，非好詩；而衹講有神韻，恐併不能成詩。此殷璠《河嶽英靈集·序》論文，所以"神來、氣來、情來"三者並舉也。漁洋"三昧"，本諸嚴滄浪，不過指含蓄吞吐而言，《池北偶談》卷十八引汾陽孔文谷所說"清遠"是也。而按《滄浪詩辯》，則曰："詩之法有五：體製、格力、氣

象、興趣、音節。詩之品有九：高、古、深、遠、長、雄渾、飄逸、悲壯、淒婉。其大概有二：優遊不迫、沈著痛快。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云云。可見神韻非詩品中之一品，而爲各品之恰到好處，至善盡美。選色有環肥燕瘦之殊觀，神譬則貌之美而賞玩不足也；品庖有蜀膩浙清之異法；神譬則味之甘而餘回不盡也。必備五法而後可以列品，必列九品而後可以入神。參觀《莊子·天運》篇論相梨橘柚，《論衡·自紀》篇論美色、悲音、酒食。優游痛快，各有神韻。放翁《與兒輩論文章偶成》云："吏部、儀曹體不同，拾遺、供奉各家風。未言看到無同處，看到同時已有功。"竊謂倘易"已"字爲"始"字，則鑑賞更深一層，譬如滄浪之論"入神"是也。滄浪獨以神韻許李杜，漁洋號爲師法滄浪，乃僅知有王韋；撰《唐賢三昧集》，不取李杜，蓋盡失滄浪之意矣。故《居易録》自記聞王原祁論南宗畫，不解"閒遠"中何以有"沈著痛快"；至《蠶尾文》爲王芝廛作詩序，始敷衍其説，以爲"沈著痛快"，非特李、杜、昌黎有之，陶、謝、王、孟莫不有。然而知淡遠中有沈著痛快，尚不知沈著痛快中之有遠神淡味，其識力仍去滄浪一塵也。明末陸時雍選《古詩鏡》、《唐詩鏡》，其《緒論》一編，標舉神韻，推奉盛唐，以爲"常留不盡，寄趣在有無之間"。蓋隱承滄浪，而於李杜皆致不滿。譏太白太利，爲才使；譏少陵失中和，出手鈍，病在好奇。《詩病在過》一條中，李、杜、韓、白胥遭指摘，

獨推尊右丞、蘇州。一則以爲摩詰不宜在李杜下，再則以爲詩貴色韻，韋兼有之。斯實上繼司空表聖《與王駕評詩》之説，而下接漁洋者。後人因非薄漁洋，而亦歸罪滄浪；塗説亂其皁白，俗語流爲丹青，恐古人不受此誣也。翁覃谿《復初齋文集》卷八有《神韻論》三首，胸中未盡豁雲霾，故筆下尚多帶泥水。然謂詩"有於高古渾樸見神韻者，有於風致見神韻者，有在實際見神韻者，亦有虚處見神韻者，神韻實無不該之所"云云，可以矯漁洋之誤解。惜未能爲滄浪一白真相。胡元瑞《詩藪》内編卷五曰："作詩大要，不過二端：體格聲調、興象風神而已。體格聲調，有則可循；興象風神，無方可執。故作者但求體正格高，聲雄調鬯；積習之久，矜持盡化，形迹俱融，興象風神，自爾超邁。譬則鏡花水月：體格聲調，水與鏡也；興象風神，月與花也。必水澄鏡朗，然後花月宛然；詎容昏鑑濁流，求睹二者。"竊欲爲胡氏更進一解曰：詎容水涸鏡破，求睹二者。姚薑塢《援鶉堂筆記》卷四十四云："字句章法，文之淺者也，然神氣體勢皆由之而見。"其猶子惜抱本此意，作《古文辭類纂·序目》云："所以爲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此滄浪説之註脚也。【附説八】古之談藝者，其所標舉者皆是也；以爲舍所標舉外，詩無他事，遂取一端而概全體，則是者爲非矣。詩者，藝之取資於文字者也。文字有聲，詩得之

爲調爲律；文字有義，詩得之以侔色揣稱者，爲象爲藻，以寫心宣志者，爲意爲情。及夫調有弦外之遺音，語有言表之餘味，則神韻盎然出焉。《文心雕龍·情采》篇云：“立文之道三：曰形文，曰聲文，曰情文。”按Ezra Pound論詩文三類，曰Phanopoeia，曰Melopoeia，曰Logopoeia，與此詞意全同。參觀*How to Read*，pp.25－28；*ABC of Reading*，p.49。惟謂中國文字多象形會意，故中國詩文最工於刻劃物象，則稚騃之見矣。人之嗜好，各有所偏。好詠歌者，則論詩當如樂；好雕繪者，則論詩當如畫；好理趣者，則論詩當見道；好性靈者，則論詩當言志；好於象外得懸解者，則謂詩當如羚羊掛角，香象渡河。而及夫自運謀篇，倘成佳構，無不格調、詞藻、情意、風神，兼具各備；雖輕重多寡，配比之分量不同，而缺一不可焉。

【附説八】西洋談藝，Walter Pater：*Appreciations*：“Style”篇中，論文格有Mind與Soul之殊。近來Henri Brémond：*Prière et Poésie*第十二章分别Animus ou l'esprit與Anima ou l'âme，所謂Soul若Anima，其詞其意，即中土所謂神也。體會極精。Maupassant：*Pierre et Jean*：Préface記Flaubert論文語亦以神(l'âme)爲主，可參觀。西洋文評所謂Spirit，非吾國談藝所謂神。如《新約全書》名句“Not of the letter，but of the spirit；for the letter killeth，but the spirit giveth life.” 2 Corinthians，iii，6.文家常徵引之。Spirit一字，即“意在言外”、“得意忘言”、“不以詞害意”之“意”字，故

嚴幾道譯*Esprit des lois*爲《法意》。Mind與Soul之別，在西方哲學實爲常言。Plotinus六書九章（*Enneads*）以Nous別於Psyche；詩人Lucretius物理篇（*De rerum natura*）卷三以Animus別於Anima。近如Lotze《人極 二字出周子《太極圖説》論》（*Mikrokosmus*）第五卷第一章亦專講Geist與Seele有異。Nous也，Animus也，Geist也，Mind也，皆宋學家所謂義理之心也。Lucretius，III，140之consilium及menten。而Psyche也，Anima也，Seele也，Soul也，皆宋學家所謂知覺血氣之心，Lucretius，III，121之vita。亦即陳清瀾《學蔀通辨》斥象山、陽明"養神"之"神"是也。然而"神"有二義。"養神"之"神"，乃《莊子·在宥》篇："無摇汝精，神將守形"之"神"，絶聖棄智，天君不動。至《莊子·天下》篇："天地並，神明往"之"神"，並非無思無慮，不見不聞，乃超越思慮見聞，別證妙境而契勝諦。《易》所謂"精義入神"，《孟子》所謂"大而聖，聖而神"，《孔叢子》所謂"心之精神謂之聖"，皆指此言。故Plotinus略本柏拉圖別Noesis出於Dianoia之意，又拈出一未定名之功能，謂是Nous之充類拔萃。按W.R.Inge：*Philosophy of Plotinus*，Lecture ix名爲Spirit，又I.A．Watkin：*Men and Tendencies*："Plotinus。"引Clement謂爲精(Pneumatica sperma)。後來Boethius於知覺（Sensus，imaginatio）、理智（Ratio）外，另舉神識（Intelligentia）。見*Consolationes philosophiae*，v.4.德國哲學家自Wolff以下，

莫不以悟性 (Verstand) 别出於理性 (Vernunft)，謂所造尤超卓；Jacobi之説，更隱與近人Bergson語相發。按Jacobi説見*The Logic of Hegel*, tr.by W.Wallace, p.401, note引，參觀Coleridge : *Biographia Literaria*, ed.by J.Shawcross, vol.I, p.109; pp.249 – 250, notes。Bergson亦於知覺與理智之外，别標直覺 (Intuition)；其認識之簡捷，與知覺相同，而境諦之深妙，則並在理智之表。蓋均合神之第二義。此皆以人之靈明，分而爲三 (trichotomy)。《文子 · 道德篇》云："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金樓子 · 立言篇》上一條全同。晁文元《法藏碎金録》卷三亦謂："覺有三説，隨淺深而分。一者覺觸之覺，謂一切含靈，凡有自身之所觸，無不知也。按即文子所謂"下學"。二者覺悟之覺，謂一切明哲，凡有事之所悟，無不辨也。按即中學。三者覺照之覺，謂一切大聖，凡有性之所至，無不通也。"按即上學。皆與西説脗契。文子曰"耳"者，舉聞根以概其他六識，即知覺是，亦即"養神"之"神"，神之第一義也。談藝者所謂"神韻"、"詩成有神"、"神來之筆"，皆指上學之"神"，即神之第二義，Pater與Brémond論文所謂神是也。略爲穿穴爬梳如右。

【補訂】白瑞蒙 (H.Brémond) 區别animus與anima，同時法國詩人克洛岱爾 (Paul Claudel) 亦撰寓言 ("Parabole d'Animus et Anima")，見*Positions et Propositions*, I, *Oeuvres en Prose*, Bib.de la Pléiade, 27ff.。謂

“心”爲夫而“神”爲婦，同室而不相得；夫智辯自雄，薄婦之未嘗學問，實不如婦之默識靈悟也。德國古宗教詩人 (Quirinus Kuhlmann) 則喻心如火之熱而烈，神如光之明而靜 (Der Geist wird voller stärk in seiner Feuersmacht;/Die Seele leuchtet sanft aus ihrer Lichtesstill)。見 “Kreis der Trinität”, in M.Wehrli, *Deutsche Barocklyrik*, 3.Aufl., 1962, 186。要皆不外於中世紀經院哲學判分兩者之旨。參觀 C.Spearman, *Psychology Down the Ages*, I, 141 and II, 297。雅可比 (F.H.Jacobi) 所謂“超感覺之感覺”(der Sinn für das übersinnliche) 即柏格森之“直覺”，近人考論綦詳。參觀 A.O.Lovejoy, *The Reason, the Understanding and Time*, 2－10。十四世紀德國神秘宗師愛克哈特 (Meister Eckhart) 以學爲有上中下三等 (three kinds of cognition)：下學以身；中學以心知；上學以神，絶倫造極，對越上帝。(The first is physical.The second is intellectual and is much higher.The third signifies a nobler power of the soul which is so high and so noble that it apprehends God in His own naked being.) 見 *Sermon* XIX, in James M. Clark, *Meister Eckhart*, 220, cf.62。與文子契合矣。

七

自杜牧之作《李昌谷詩序》，有“牛鬼蛇神”之說，《麈史》卷中記宋景文論長吉有“鬼才”之目。

【補訂】齊己《酬湘幕徐員外見寄》云：“詩同李賀精通鬼，文擬劉軻妙入禪。”錢希白《南部新書》丙載世以“李白爲天才絶，白居易爲人才絶，李賀爲鬼才絶。”元遺山《論詩絶句》中“燈前山鬼淚縱横”一首，宗廷輔《古今論詩絶句》亦謂“當指長吉”。後來陸時雍《詩鏡·總論》至云：“李賀其妖乎。非妖何以惑人。故鬼之有才者能妖，物之有靈者能妖。”

説詩諸家，言及長吉，胸腹間亦若有鬼胎。潘彦輔《養一齋詩話》至謂好作鬼語，乃夭壽之兆。即力爲長吉辯護者，皆不得不恨其奇詭。清初姚羹湖《昌谷詩註》凡例始謂：“世間安得有奇，即有亦安得有不可解者。昌谷無奇處，無不可解處。世人耳食無定識，遂如夢中說夢”云云。故其註悉取時事附會。自序曰：“元和之朝，内憂外患。賀懷才兀處，慮世道而憂人心。孤忠沈鬱，命詞命題，刺世弊而中時隱。倘不深自弢晦，則必至焚身。

斯愈推愈遠，愈入愈曲，愈微愈滅，言者無罪，聞者不審”云云。朱軾《箋註長吉詩》自序謂：“《十二月樂詞》，《豳風·七月》也。《章和二年中》，《豳雅》、《豳頌》矣。《夜來樂》、《大隄曲》諸篇，其采蘭贈藥之遺乎。讀平城雁門之章，如見《東山》、《采薇》之意焉。善讀者可以興觀，可以羣怨”云云。陳本禮《協律鉤元》自序謂：“長吉集中如《箜篌引》、《銅駝悲》、《北中悲》、《假龍吟》、《崑崙使者劍子歌》、《貴公子夜闌曲》、《老夫採玉歌》、《洛姝真珠》等篇，咸感切當時，目擊心傷。託於詠物寫景，使人不易窺其意旨”云云。三家之旨略同。張篔齋《澗于日記》嘗謂考據家不足與言詩，乃亦欲以本事說長吉詩。不解翻空，務求坐實，尤而復效，通人之蔽。將涉世未深、刻意爲詩之長吉，說成寄意於詩之屈平，蓋欲翻牧之序中“稍加以理，奴僕命騷”二語之案。皆由腹笥中有《唐書》兩部，已撑腸成痞，探喉欲吐，無處安放。於是併長吉之詩，亦說成史論，雲愁海思，化而爲冷嘲熱諷。學士心目，限於世法常理，初不知韋宗所謂：“《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也。夫言者未必無罪，而聞者或知所戒，斯詩有美刺；苟聞而不審，何以刺爲。此譬如既信孔子作《春秋》，所以“正人心，抑邪說，使亂臣賊子懼”，而復稱述何休《公羊解詁》，謂孔子懼禍，隱晦其文；不自知前後之矛盾也。長吉同時元白《諷諭》具在，幾見喪元而焚其身乎。牧之與長吉，年輩差接，聞知見知，作序明言《騷》有感怨

刺懟，言及君臣理亂，賀則無是。姚氏生千載之後，逞其臆見，强爲索隱，夢中説夢之譏，適堪夫子自道耳。

【補訂】汪穰卿《莊諧選録》卷二載一笑柄。某富人子好游蕩，富人偶以事遠行，招子之友數人至，屬以隨時規諫。富人去後，子飲博狹邪，大喪家資。富人歸，懲責其子，且召所屬數人至，怪其相負。皆慚悚不能對，惟一人奮然曰："吾嘗深言其不可，奈郎君不省何。"子曰："吾實未聞汝言也。"其人曰："君試追憶之。我曾語君曰：'君此等豪舉，信今世所罕有。'斯非反言諷諫而何。"富人曰："感君苦心，豚兒魯鈍，不能解會。然恨君進言時不自加註脚耳。"讀姚羹湖、陳本禮輩發明長吉刺時隱衷，輒憶此謔。説詩解頤，古來美談，竊謂笑林中解頤語，説詩者亦聞之足戒。如董若雨《西遊補》第五回、孫行者化身爲虞美人，與西施、緑娘等聯句，脱口而出曰："拜佛西天。"諸女譁怪，行者强顔文飾曰："文字艱深，又費詮解。天者夫也，西者西楚也，拜者歸也，佛者心也；蓋言歸心於西楚丈夫也。"《兒女英雄傳》第三十三回，支著者以"一桿長槍"爲"啞謎"，勸下棋者"下馬"；下棋者茫然不解，支著者不憚煩而引申之，下棋者"低頭想了半天"，喟然曰："明白可明白了，我寧可輸了都使得，實在不能跟着你繞這大彎兒。"讀詩而察察於遮詮者，以爲言言必影射，深文穿鑿；蓋不可不聞此二謔。《孤本元明雜劇》中闕名《破風詩》寫白樂天遊寺

賦詩，賈浪仙爲沙彌侍側，進而言曰："大人好則好詩，都偷着古人的詩"，因逐句捉其贜證。《唐摭言》卷十三《矛盾門》嘗記長安沙門"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語意相合處"，此沙彌似傳衣鉢，而口角鄙倍，杜撰厚誣，至謂樂天預"偷"薛能、吕洞賓等之句。讀詩而斤斤於表言者，以爲字字有來歷，望文牽合；亦不可不聞此謔。余爲爾許語，亦正所以自戒而自慚笑耳。

長吉穿幽入仄，慘淡經營，都在修辭設色，舉凡謀篇命意，均落第二義。故李賓之《懷麓堂詩話》謂其"有山節藻棁，而無梁棟"。雖以黎二樵之竺好，而評點《昌谷集》，亦謂其"於章法不大理會"。喬鶴儕《蘿藦亭札記》卷四至斥昌谷"餖飣成文，其篇題宜著議論者，即無一句可采，才當在温岐之下。温猶能以意馭文藻，昌谷不能"。

【補訂】牧之"稍加以理"一語，後賢諍論，尚有一端。如劉會孟《須溪集》卷六《評李長吉詩》謂牧之"不知賀所長，正在理外"；胡元瑞《少室山房類稿》卷一百五謂："'加以理'且併長吉俱失之，而胡《騷》之命也。"舒白香《古南餘話》卷三云："長吉才情哀艷過於少陵。如《榮華樂》一篇，怨而不怒，風人之旨，旁敲隱刺，妙不容指。善學《楚辭》；試將《招魂》、《大招》中些只語助一一點去，以七字斷句，不全似長吉樂府之聲乎。樊川謂其少理，蓋不能讀騷。騷正越理攄情，貴聲情而略詞理者。有娀之女可求乎。鴆可爲媒乎。魚可媵乎。天可沖乎。水中可築室而芙蓉可爲

裳乎。其理安在，而以少理議賀。”姚、陳、張輩謂長吉之詩、妙在乎有理而猝不能解，劉、胡、舒輩謂其妙在乎無理而正不須解；二説相反，而均一反牧之“少加以理”之説，大類外禦其侮者乃鬩於牆之兄弟矣。舒氏論《騷》，見識稚淺。情事不妨荒誕而詞意自有條理；參觀《管錐編》二册324頁。牧之議長吉“少理”，即黎二樵評長吉所謂“於章法不大理會”也。王琢崖《李長吉歌詩彙解》於《昌谷詩》末引宋吴正子語而申之曰：“姸媸雜陳，天吴紫鳳。”馬星翼《東泉詩話》卷一謂長吉詩“篇幅稍長，則詞意重複，不可貫注。如《惱公》長律重見者四十餘字，花開、露飛、金蛾等字皆三見”，亦頗中其失，而未勘入深處。《惱公》如第三聯以下云：“注口櫻桃小，添眉桂葉濃。曉奩妝秀靨，夜帳減香筒。鈿鏡飛孤鵲，江圖畫水葓。陂陀梳碧鳳，腰裊帶金蟲。杜若含清露，河蒲聚紫茸。月分蛾黛破，花合靨朱融。髮重疑盤霧，腰輕乍倚風。”入手出場，便費如許筆墨，描寫其人，幾佔全詩七之一，以下敘述情事波折，已相形而繁簡失當矣。且此七十字中，行布拉雜。“月分蛾黛破”二聯當承“注口櫻桃小”一聯，皆寫體貌也，而忽爲“香筒”、“鈿鏡”、“江圖”三句寫陳設語隔斷。“陂陀”喻高髻也，此聯寫頭髮腰肢，亦當緊承寫口眉語，而同遭横梗；四句之後復有“髮重”、“腰輕”一聯，則既苦淩亂，復病重疊。“杜若”一聯猶《離騷》之言“荷衣”、“蓉裳”、“蘭佩”，形容

衣著，與“陂陀”一聯之言“梳”、“帶”，雖尚可銜接，而插在“注口”云云與“月分”云云之間，終如適從何來，遽集於此。“醫朱融”四十字前又有“妝秀靨”，非善忘即不憚煩耳。皆“不可貫注”、“章法欠理會”之顯例也。《惱公》一篇奇語絡繹，固不乏費解處，然莫名其器者亦無妨欽其寶。鄙心所賞，尤在結語：“漢苑尋官柳，河橋閡禁鐘。月明中婦覺，應笑畫堂空。”“漢苑”一聯即蕭郎陌路、侯門如海之意。乃忽撇開此郎之悵然，而拈出他婦之欣然。“中婦”猶上文“黄娥初出座，寵妹始相從”之“黄娥”，指同曲或同適而稍齒長色衰者；其人應深喜勝己之小婦一去不返，莫予毒也，清夜夢回，啞然獨笑。冷語道破幸災爭寵情事；不落絃腸欲斷之窠臼，出人意表，而殊切蛾眉不讓之機栝，曲傳世態。如哀絲豪竹之後，忽聞清鐘焉。《樂府詩集》卷三十五陳後主《三婦豔》第一首：“大婦避秋風，中婦夜牀空。小婦初兩髻，……可憐那可同”；第九首：“大婦怨空閨，中婦夜偷啼。小婦獨含笑，……夜夜畫眉齊。”皆言三婦寵愛專在小者一身，大、中均索寞如房老。長吉用“中婦”字，意中當有此等落套語，力破陳言而翻舊案，“啼牀空”者卻“笑堂空”。豈非與古爲新、脱胎換骨哉。長吉《謝秀才有妾縞練改從於人》詩第一首：“月明啼阿姊，燈暗會良人”，情景適相對照。“阿姊”正如“中婦”，然其“良人”别有歡“會”，則自傷棄置，不喜而悲矣。良宵

好月，"阿姊""中婦"，一戚一欣，猩啼狒笑，正如古謠所謂"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也。《昌谷詩》初云："光露泣幽淚"，而繼云："風露滿笑眼"，似亦"章法"欠"理會"之例。歌德論卉植生成，拈出"直立傾向"(Vertikaltendenz)與"盤旋傾向"(Spiraltendenz)；近世德國談藝者(Günther Müller)本之以論文，謂著作才分"挈領之才"(Führkraft)與"鋪張之才"(Schwellkraft)，人尠兼美。參觀Manon Maren-Grisebach, *Methoden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8. Aufl., 1982, 75。"梁棟"、"章法"、"意馭文藻"胥屬"挈領"、"直立"邊事，長吉才質殆偏於"鋪張"、"盤旋"者歟。

與李黎二家所見實同。余嘗謂長吉文心，如短視人之目力，近則細察秋毫，遠則大不能覩輿薪；故忽起忽結，忽轉忽斷，複出傍生，爽肌戛魄之境，酸心刺骨之字，如明珠錯落。與《離騷》之連犿荒幻，而情意貫注、神氣籠罩者，固不類也。古來學昌谷者多矣。唐自張太碧《惜花》第一第二首、《遊春引》第三首、《古意》、《秋日登岳陽樓晴望》、《鴻溝行》、《美人梳頭歌》，已濡染厥體。按張碧自序詩云："嘗讀李長吉集，春拆紅翠，霹開蟄户，奇峭不可攻。及覽李太白詞，天與俱高，青且無際。觀長吉之篇，若陟嵩之顛觀諸阜者"云云。然此數篇則學長吉。孟東野有讀張碧集詩，稱爲"先生今復生"，則碧之年輩，不在長吉後。學長吉者，當以斯人爲最早矣。同時莊南傑《樂府》五首，稍後則韋楚老《祖龍行》、《江上蚊子歌》，亦稱殆庶。按胡元瑞《詩藪》内編卷三謂韋楚老《祖龍

行》，雄邁奇警，長吉所出。大誤。長吉歿於元和中；楚老長慶時始成進士，至開成猶在。杜牧之有送其自洛陽歸朝詩。皆窠臼未成，語意易曉；詞新而非澀，調急而不險。惟李義山才思綿密，於杜韓無不升堂嗜胾，所作如《燕臺》、《河内》、《無愁果有愁》、《射魚》、《燒香》等篇，亦步昌谷後塵。按温飛卿樂府，出入太白、昌谷兩家，詭麗惝怳。然義山奥澀，更似昌谷。宋自蕭貫之《宫中曉寒歌》，初爲祖構。金則有王飛伯，元則有楊鐵崖及其門人，明則徐青藤，皆捋撦割裂，塗澤藻繪。青藤尤雜駁不純，時有東坡鸜哥嬌之歎。按黄之雋《唐堂集》卷五有《韓孟李三家詩選序》，自言以謝皋羽、楊鐵崖、徐青藤詩，鈔附三家之後，所以由源竟委。黄氏能以東野與退之、昌谷齊稱，可謂具眼。然謝、楊、徐三人，實不關韓孟事，衹可配饗昌谷耳。黄氏於昌谷用力甚深，集中卷二十一《雜著》論昌谷有七言律，尤爲創論；又考定昌谷賦《高軒過》，當在十九歲、二十歲之間，陳本禮《協律鉤元》即取其説。惟謝皋羽《晞髮集》能立意而不爲詞奪，文理相宣，唱歎不盡。皋羽亡國孤臣，忠愛之忱，洋溢篇什；長吉苟真有世道人心之感，亦豈能盡以詞自掩哉。試以長吉《鴻門宴》，較之宋劉翰《鴻門宴》、皋羽《鴻門宴》、鐵崖《鴻門會》，則皋羽之作最短，良由意有所歸，無須鋪比詞費也。蓋長吉振衣千仞，遠塵氛而超世網，其心目間離奇俶詭，匙人間事。所謂千里絶迹，百尺無枝，古人以與太白並舉，良爲有以。若偶然諷諭，則又明白曉暢，如《馬詩》二十三絶，借題抒意，寄託顯明。又如《感諷》五首之第一首，寫縣吏誅求，樸老生動，真少陵

《三吏》之遺，豈如姚氏所謂“聞之不審”者乎。李仁卿《古今黈·補遺》論作詩天才，謂“若必經此境，始能道此語，則其爲才也隘矣；如長吉《箜篌引》：‘女媧煉石補天處’云云，長吉豈果親造其處乎”。李氏考據家解作此言，庶幾不致借知人論世之名，爲吠聲射影之舉矣。

八

牧之序昌谷詩，自“風檣陣馬”以至“牛鬼蛇神”數語，模寫長吉詩境，皆貼切無溢美之詞。若上文云：“雲烟綿聯，不足爲其態；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情；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秋之明潔，不足爲其格。”則徒事排比，非復實録矣。長吉詞詭調激，色濃藻密，豈“迢迢”、“盎盎”、“明潔”之比。且按之先後，殊多矛盾。“雲烟綿聯”，則非“明潔”也；“風檣陣馬”、“鯨呿鼇擲”，更非迢迢盎盎也。

【補訂】賀貽孫《詩筏》評牧之此序亦云：“唐人作唐人詩序，亦多夸詞，不盡與作者痛癢相關。此序中春和秋潔二語，不類長吉，似序儲、王、韋、柳五言古詩。而雲烟綿聯、水之迢迢，又似爲微之《連昌宫詞》、香山《長恨歌》諸篇作贊。若時花美女，則《帝京篇》、《公子行》也。此外數段，皆爲長吉傳神，無復可議。”唐人序誄之文，品目詞翰，每鋪陳擬象，大類司空表聖作《詩品》然。參觀《管錐編》四册36頁。且即以之作詩，少陵之“翡翠蘭苕，鯨魚碧海”；昌黎

之"攬龍角"、"拔鯨牙"；劉夢得《翰林白二十二學士見寄詩一百篇》之"玉琴清夜人不語，琪樹春朝風正吹，郢人斤斲無痕跡，仙人衣裳棄刀尺"；均佳例也。鋪張揚厲，則有如僧鸞《贈李粲秀才》七古稱其詩云："大郊遠闊空無邊，凝明淡緑收餘煙，曠懷相對景何限，落日亂峰青倚天。又驚大舶帆高懸，行濤劈浪凌飛仙，回首瞥見五千仞，撲下香爐瀑布泉。駿如健鶻鶚與鵰，拏雲獵野翻重霄，狐狸竄伏不敢動，卻下雙鳴當迅飆。愁如湘靈哭湘浦，咽咽哀音隔雲霧，九嶷深翠轉巍峨，仙骨寒消不知處。清同野客敲越甌，丁當急響涵清秋，鷩雛相引叫未定，霜結夜闌仍在樓。高若太空露雲物，片白激青皆彷彿，仙鶴閑從淨碧飛，巨鼇頭戴蓬萊出。"七律題詩文卷多用此法，如章孝標《覽楊校書文卷》云："情高鶴立崑崙峭，思壯鯨跳渤澥寬"；殷文圭《覽陸龜蒙詩卷》云："峭如謝桂虬蟠活，清似緱山鳳路孤"；羅隱《和禪月大師見贈》云："秀似谷中花媚日，清如潭底月圓時"；陸龜蒙《謝人詩卷》云："談仙忽似朝金母，説艷渾如見玉兒"；《王荆文公詩》卷三十二《和宋大博服除還朝》第四首云："美似狂酲初啖蔗，快如衰病得觀濤。"山谷尤好爲之，如《外集》卷十五《吏部蘇尚書、右選胡侍郎皆和鄙句、次韻道謝》："清如接筧通春溜，快似揮刀斫怒雷"；《外集補》卷三《和答任仲微贈别》："清似釣船聞夜雨，壯如軍壘動秋鼙"；

卷四《謝仲謀示新詩》:“清於夷則初秋律，美似芙蓉八月花。”後來祖構，不復覼縷。竊謂義山《錦瑟》，實即此製，特詞旨更深妙耳。

【補正】以“詩品”作詩，可上溯《詩·大雅·烝民》:“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少陵“翡翠蘭苕”、退之“鯨牙龍角”，濫觴於是矣。

【補訂】人嘗稱柯律治 (Coleridge)《呼必賚汗》以詩評詩，爲英語中此體絶羣超倫之作 (“Kubla Khan”, surely the greatest triumph in English of “the Critical Muse”)。見 George Watson, *The Literary Critics*, 1962, 120; cf F.Schlegel, *Literary Notebooks, 1797—1801*, ed.H.Eichner, 1957, 223, note: “Schlegel conceives of criticism as ‘Poesie der Poesie’”。《錦瑟》一篇借比興之絶妙好詞，究風騷之甚深密旨，而一唱三歎，遺音遠籟，亦吾國此體絶羣超倫者也。司空表聖《詩品》，理不勝詞；藻采洵應接不暇，意旨多梗塞難通，衹宜視爲佳詩，不求甚解而吟賞之。吾鄉顧蒹塘翰《拜石山房詩鈔》卷四有仿《詩品》之作，題云:“余仿司空表聖《詩品》二十四則，伯夔見而笑曰:此四言詩也。因登諸集中，以備一體。”表聖原《品》，亦當作“四言詩”觀耳。道光時，金谿李元復撰《常談叢録》，村學究猥陋之書，惟卷六《詩品》一條指摘表聖，令人刮目

異視。有云:“《詩品》原以體狀乎詩,而復以詩體狀乎所體狀者。是猶以鏡照人,復以鏡照鏡。”即以《詩品》作詩觀,而謂用詩體談藝,詞意便欠親切也。“以鏡照鏡”之喻原出釋典,參觀《管錐編》一册228頁。道家襲之,如《化書·道化》第一云:“以一鏡照形,以餘鏡照影,鏡鏡相照,影影相傳;是形也、與影無殊,是影也、與形無異。”西方神祕家言設譬,有相近者。(Meister Eckhart, *Sermon*, X II: “I take a basin full of water, place in it a mirror and put it below the sun's disc.The reflection of the sun is the sun within the sun , and yet the mirror remains what it is.”)見 *op.cit.*, 183–4.後世詩人評詩,亦每譏“以象擬象”、“以鏡照鏡”。(Hebbel: “Bilderpoesie”: “Setzt ihr aus Spiegeln den Spiegel zusammen? Warum denn aus Bildern / Eure Gedichte? An sich ist ein Gedicht ja ein Bild!”; 見 *Werke*, hrsg.T.Poppe, I, 187。W.B.Yeats to the Editor of *The Nation*: “Your correspondent quotes me correctly as having said that Mr Synge's work was too literary, too ‘full of images reflected from mirror to mirror’.”) 見 *Letters*, ed.A.Wade, 1954, 528。李氏斯言,殊可節取;村塾老儒固未許抹摋也。吾國評論表聖《詩品》著作中似無徵引李氏書者。

《閲微草堂筆記》謂“秋墳鬼唱鮑家詩”,當是指鮑昭,昭有《代蒿里行》、《代挽歌》。亦見《四庫總目》卷一百五十。頗

爲知言。長吉於六代作家中，風格最近明遠，不特詩中說鬼已也。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稱明遠曰："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鍾嶸《詩品》論明遠曰："俶詭靡嫚，骨節强，驅邁疾。"與牧之"風檣陣馬、時色美女、牛鬼蛇神"諸喻，含意闇合，諒非偶然矣。

九

戈蒂埃 (Gautier) 作詩文，好鏤金刻玉。

【補訂】近世歐美詩人中，戈蒂埃之名見於吾國載籍甚早，僅視美國之郎費羅稍後耳。參觀拙作《七綴集》中《漢譯第一首英語詩及有關二三事》。張德彝《再述奇》同治八年正月初五日記志剛、孫家穀兩"欽憲"約"法人歐建暨山西人丁敦齡者在寓晚饌"，又二月二十一日記"歐建請志、孫兩欽憲晚饌"。歐建即戈蒂埃；丁敦齡即Tin-Tun-Ling，曾與戈蒂埃女 (Judith Gautier) 共選譯中國古今人詩成集，題漢名曰《白玉詩書》(*Le Livre de Jade*, 1867)，頗開風氣。參觀 Ingrid Schuster, *China und Japan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1890 – 1925*, 1977, 90。張德彝記丁"品行卑汙"，拐誘人妻女，自稱曾中"舉人"，以罔外夷，"現爲歐建之記室。據外人云，恐其作入幕之賓矣。"戈氏之友記丁本賣藥爲生，居戈家，以漢文授其兩女，時時不告而取財物。(Émile Bergerat: "Je n'ai pas connu d'homme ayant l'emprunt plus silencieux que ce Céleste". quoted in W.L.L.Schwartz, *The Imaginative In-*

terpretation of the Far East in Modern French Literature, 1927, 21; cf.22－3.) 其人實文理不通，觀譯詩漢文命名，用“書”字而不用“集”或“選”字，足見一斑。文理通順與否，本不係乎舉人頭銜之真假。然丁不僅冒充舉人，亦且冒充詩人，儼若與杜少陵、李太白、蘇東坡、李易安輩把臂入林，取己惡詩多篇，俾戈女譯而蝨其間。顏厚於甲，膽大過身，欺遠人之無知也。後來克洛岱爾擇《白玉詩書》中十七首，潤色重譯(*Autres Poèmes d'après le Chinois*)，赫然有丁詩一首在焉。Tin-Tun-Ling; “L'Ombre des feuilles d'oranger” in Paul Claudel, *Oeuvre poétique*; la Pléiade, 1967, 947; cf. Judith Gautier, *Le Livre de Jade*, ed. Plon, 1933, 97. 未識原文作底言語，想尚不及《東陽夜怪録》中敬去文、苗介立輩賦詠。此雖衹談資笑枋，亦足以發。詞章爲語言文字之結體賦形，詩歌與語文尤黏合無間。故譯詩者而不深解異國原文，或賃目於他人，或紅紗籠己眼，勢必如《淮南子 · 主術訓》所謂：“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勿辨所譯詩之原文是佳是惡。譯者驅使本國文字，其功夫或非作者驅使原文所能及，故譯筆正無妨出原著頭地。克洛岱爾之譯丁敦齡詩是矣。

其談藝篇 (L'Art) 亦謂詩如寶石精鏐，堅不受刃 (le bloc résistant) 乃佳，故當時人有至寶丹之譏 (le matérialisme du style)。見 Petit de Juleville 主編 *Histoire de la langue et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t.VII, p.689 引 A.A.Cuvillier-Fleury 語，又 *Jour-*

nal des Goncourt, 27, décembre 1895 亦云 "La matérialité du style de Gautier"。近人論赫貝兒 (F. Hebbel) 之歌詞、愛倫坡 (E.A.Poe) 之文、波德萊爾 (Baudelaire) 之詩，各謂三子好取金石硬性物作比喻。見 Gerhard Wagner : *Komplex, Motiv und Wort in Hebbels Lyrik*; D.H.Lawrence : *Studies in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 : "Poe"; J.M.Murry : *Countries of the Mind* : "Baudelaire。" 竊以爲求之吾國古作者，則長吉或其倫乎。如《李憑箜篌引》之"崑山玉碎鳳凰叫"，"石破天驚逗秋雨"；《殘絲曲》之"縹粉壺中沈琥珀"；《夢天》之"玉輪軋露濕團光"；《唐兒歌》之"頭玉磽磽眉刷翠"；《南園》之"曉月當簾掛玉弓"；《十二月樂詞》之"香汗沾寶粟，夜天如玉砌"；《秦王飲酒》之"羲和敲日玻璃聲"；《馬詩》之"向前敲瘦骨，猶自帶銅聲"；《勉愛行》之"荒溝古水光如刀"；《春歸昌谷》之"誰揭赬玉盤，東方發紅照"；《江南弄》之"酒中倒卧南山緑，江上團團貼寒玉"；《北中寒》之"山瀑無聲玉虹寒"；《溪晚涼》之"玉烟青濕白如幢"；《將進酒》之"琥珀濃，小槽酒滴珍珠紅"等等。此外動字、形容字之有硬性者，如《箜篌引》之"空山凝雲頹不流"；《憶昌谷山居》之"掃斷馬蹄痕"；《劍子歌》之"隙月斜明刮露寒"；《雁門太守行》之"黑雲壓城城欲摧"，"塞上胭脂凝夜紫"，"霜重鼓寒聲不起"；《唐兒歌》之"一雙瞳人剪秋水"；《十二月樂詞》之"老景沈重無驚飛"，"缸花夜笑凝幽明"，"戰卻凝寒作君壽"，"白天碎碎墮窮芳"；《浩歌》之"神

血未凝身問誰”;《走馬引》之“玉鋒堪截雲”;《馬詩》之“夜來霜壓棧，駿骨折西風”;《觱篥歌》之“直貫開花風”;《傷心行》之“古壁生凝塵”;《新筍》之“籜落長華削玉開”，“斫取清光寫楚詞”;《羅浮山人與葛篇》之“欲剪湘中一尺天”;《昌谷讀書》之“蟲響燈光薄”;《張丈宅病酒》之“軍吹壓蘆烟”;《自昌谷到洛後門》之“淡色結晝天”;《夜飲朝眠曲》之“薄露壓花蕙蘭氣”;《硯歌》之“踏天磨刀割紫雲”;《梁臺古意》之“芙蓉凝紅得秋色”;《神絃曲》之“桂風刷葉桂墜子”;《蘭香神女廟》之“膩頰凝花勻”;《贈陳商》之“劈地插森秀”;《別皇甫湜》之“晚紫凝華天”;《惱公》寫女子分娩臨蓐之“腸攢非束竹，胘急似張弓，古時填渤澥，今日鑿崆峒”，尤奇而褻。

【補訂】《送秦光祿北征》：“北虜膠堪折”；本《漢書·鼂錯傳》：“始於折膠”，蘇林註：“秋氣至，膠可折，匈奴常以爲候而出軍”，庾子山《擬詠懷》第十五首已云：“盲風正折膠。”亦如《馬詩》之“駿骨折西風”，皆“霜威折棉”之“折”。《北中寒》：“三尺木皮斷文理”；“斷”即“折”，猶《感諷》第二首云：“苦風吹朔寒，沙驚秦木折”，而“揮刀不入迷濛天”，則極寫“凝寒”，蓋寒威兼使堅韌者散裂而空濛者固結也。《雁門太守行》：“黑雲壓城城欲摧”；賀黄公《載酒園詩話》卷一以王荆公致疑於下句之“甲光向日”，解之曰：“王尋、王邑圍昆陽時，有雲如黑山，當營而隕。壓城亦

猶此意。”雖《後漢書·光武紀》上祇云：“晝有雲如壞山，當營而隕”，賀説較勝舊註。竊謂高達夫《燕歌行》：“殺氣三時作陣雲”，韋楚老《祖龍行》：“黑雲兵氣射天裂”，均可連類。

【補正】少陵《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之二亦云：“孤雲隨殺氣。”杜言雲“隨”殺氣，與高達夫言殺氣“作”雲，如唯之與阿也。

【補訂】吴筠《戰城南》：“陌上何諠諠，匈奴圍塞垣。黑雲藏趙樹，黄塵埋隴垠”，似“塵”實指塵頭大起，而“雲”借喻寇勢盛張。“雲”蓋極寫“殺氣”、“兵氣”，非天氣沓蔚。荆公既致疑，葉與中、沈歸愚遂强説曰：“夫雲斯須變化之物，固有咫尺不能無異者”，“陰雲蔽天，忽露赤日，實有此景”，《水東日記》卷三十六、《唐詩别裁》卷八。皆固哉高叟也。《惱公》：“古時填渤澥，今日鑿崆峒”；言此日之分娩，由於昔時之歡合。“渤澥”以海喻，猶《大般涅槃經·如來性品》第四之七言男女“共爲欲事”云：“譬如大海，一切天雨，百川衆流，皆悉投歸，而彼大海，曾未滿足”；“崆峒”以山喻，猶《法苑珠林》卷七十七《怨苦篇》引《五王經》云：“何謂生苦，欲生之時，頭向産處，如兩石峽山。”

皆變輕清者爲凝重，使流易者具鋒铓，孟東野詠《秋月》曰：“老骨懼秋月，秋月刀劍棱”，又曰：“一尺月透户，

仡栗如劍飛”，以月比劍。長吉《劍子歌》則以劍比月。而其芒寒鋒鋭，無乎不同。李仁卿《古今黈》卷八論司空表聖詩好用“韻”字。表聖言詩主神韻，故其作詩賦物，每曰“酒韻”、“花韻”，所謂道一以貫者也。長吉之屢用“凝”字，亦正耐尋味。至其用“骨”字、“死”字、“寒”字、“冷”字句，多不勝舉，而作用適與“凝”字相通。若詠鬼諸什，幻情奇彩，前無古人，自楚辭《山鬼》、《招魂》以下，至乾嘉勝流題羅兩峯《鬼趣圖》之作，或極詭誕，或託嘲諷，而求若長吉之意境陰悽，悚人毛骨者，無聞焉爾。劉文成《二鬼》之篇，怪則是矣，鬼則未也。《神絃曲》所謂“山魅食時人森寒”，正可喻長吉自作詩境。如《南山田中行》、《蘇小小墓》、《感諷》第三首等，雖《死弄人》院本 (Death's Jest-book) 中短歌佳篇，何以過兹。蘇曼殊數以拜倫比太白仙才，雪萊比長吉鬼才。不知英詩鬼才，别有所屬，唯貝多士 (T.L.Beddoes) 可以當之。至於拜倫之入世踐實，而謂之“仙”，雪萊之淩虚蹈空，而謂之“鬼”，亦見此僧於文字海中飄零，未嘗得筏登岸也。

【補訂】曼殊尚有《本事詩》十章，綺懷之作也。其三云：“丹頓、裴倫是我師，才如江海命如絲。朱弦休爲佳人絶，孤憤酸情欲語誰。”又《題拜倫集》云：“秋風海上已黄昏，獨向遺編弔拜倫。詞客飄蓬君與我，可能異域爲招魂。”竊謂“命如絲”祇可揣稱工愁薄命之才子如黄仲則輩，施諸柳子厚、秦少游或納蘭容若

其人，尚嫌品目失當，何况但丁、拜倫。拜倫自放"異域"，侈奢淫逸，自言在威尼斯兩年，揮霍五千鎊，寢處良家婦與妓女二百餘人；Letter to Wedderburn Webster, Sept. 8, 1818, quoted in L. A. Marchand, *Byron*, 1957, II, 747; cf. letter to J.C.Hobhouse, Jan, 19, 1819, *ib.*, 767–8. "詞客飄蓬"，"孤憤酸情"，其然豈然。曼殊憫剛毅傑士，以爲柔脆，憐豪華公子，以爲酸寒，以但丁言情與拜倫言情等類齊觀，而己於二家一若師承相接，身世同悲。不免道聽塗説，而謬引心照神交。蓋於西方詩家，衹如賣花擔頭看桃李耳。讀此等絶句，不妨賞其楚楚小有風致，若據以言曼殊於西方文學能具藻鑑，則譽彼長適所以褫其短矣。

長吉《將進酒》云："勸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浩歌》云："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唯澆趙州土。"按希臘古詩有云："爲樂須及生時，酹酒墳前，徒成泥淖，死人固不能飲一滴也。"見 *The Greek Anthology*, BK XI, No.8, "Loeb", IV, 70–1。則略同高菊磵《清明日對酒》所謂："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之意，視長吉更進一解矣。

【補訂】長吉曰："有酒惟澆趙州土"，謂衹願澆此人墳前土而不澆他人墳前土；高菊磵詩意則謂衹能澆墳前土而不能使墳中人得飲。元無名氏《看錢奴》第一折《寄生草》云："你便瀽了那百壺漿，也濕不透墓門前；澆的那千鍾茶，怎流得到黄泉下"，即敷陳菊磵意也。

夫鮑家之詩，“操調險急”。長吉化流易爲凝重，何以又能險急。曰斯正長吉生面别開處也。其每分子之性質，皆凝重堅固；而全體之運動，又迅疾流轉。故分而視之，詞藻凝重；合而詠之，氣體飄動。此非昌黎之長江秋注，千里一道也；亦非東坡之萬斛泉源，隨地湧出也。此如冰山之忽塌，沙漠之疾移，

【補訂】閒齋主人《夜譚隨録》卷五《怪風》記其大父鎮五涼時，有遊擊將軍在沙磧中遇大風；沙石捲聚如山，蔽日而至，有若“山移”，人面爲石子嵌入，皆流血。袁子才《新齊諧》卷六《怪風》全襲之。可資“固體而具流性”箋釋。

勢挾碎塊細石而直前，雖固體而具流性也。故其動詞如“石破天驚逗秋雨”、“老魚跳波瘦蛟舞”、“露脚斜飛濕寒兔”、“自言漢劍當飛去”、“苔色拂霜根”、“宫花拂面送行人”、“烟底驀波乘一葉”、“光風轉蕙百餘里”、“暖霧驅雲撲天地”、“霜花飛飛風草草”、“碎霜斜舞上羅幕”、“天河夜轉漂迴星”、“夫人飛入瓊瑶臺”、“東關酸風射眸子”、“直貫開花風”、“天上驅雲行”、“河轉曙蕭蕭”、“楊花撲帳春雲熱”、“七星貫斷姮娥死”、“飛香走紅滿天春”、“天河之水夜飛入”等，又屢言轆轤之“轉”。“轉”也、“飛”也、“撲”也、“驀”也、“舞”也，皆飄疾字，至“逗”字、“貫”字、“射”字，又於迅速中含堅鋭。按此可與赫貝兒常用之 funkeln，strahlen，blitzen，schmücken，prangen 參觀。長吉言物體多用“凝”字、“死”字，

言物態則凝死忽變而爲飛動。此若人手眼。其好用青白紫紅等顔色字，譬之繡鞶剪綵，尚是描畫皮毛，非命脈所在也。

一〇

長吉賦物，使之堅，使之鋭，余既拈出矣。而其比喻之法，尚有曲折。夫二物相似，故以此喻彼；然彼此相似，衹在一端，非爲全體。苟全體相似，則物數雖二，物類則一；既屬同根，無須比擬。長吉乃往往以一端相似，推而及之於初不相似之他端。余論山谷詩引申《翻譯名義集》所謂：“雪山似象，可長尾牙；滿月似面，平添眉目”者也。如《天上謡》云：“銀浦流雲學水聲。”雲可比水，皆流動故，此外無似處；而一入長吉筆下，則雲如水流，亦如水之流而有聲矣。《秦王飲酒》云：“羲和敲日玻瓈聲。”日比瑠璃，皆光明故；而來長吉筆端，則日似玻瓈光，亦必具玻瓈聲矣。同篇云：“劫灰飛盡古今平。”夫劫乃時間中事，平乃空間中事；然劫既有灰，則時間亦如空間之可掃平矣。他如《詠懷》之“春風吹鬢影”，《自昌谷到洛後門》之“石澗凍波聲”，《金銅仙人辭漢歌》之“清淚如鉛水”，皆類推而更進一層。古人病長吉好奇無理，不可解會，是蓋知有木義而未識有鋸義耳。

【補訂】《浩歌》之“南風吹山作平地”，較庾子山《步

虚詞》之“海無三尺水，山成數寸塵”，靈滯判然。《古悠悠行》云：“今古何處盡，千載隨風飄”，即《秦王飲酒》之“劫灰飛盡古今平”，而“灰”字遂使“飛”、“平”有著落。《北中寒》云：“山瀑無聲玉虹懸”，即《自昌谷到洛後門》之“石澗凍波聲”，波“凍”自“無聲”，乃若“聲”亦遭“凍”而待融解者；令人思及拉伯雷（Rabelais）鋪張之西方古説，謂一國祁寒，入冬則人語獸鳴皆凍合不可聞，至來夏則隔歲衆諸音聲解凍復發，喧囂滿空。參觀 Plutarch："How a Man May Become Aware of His Progress in Virtue"，§ 79，*Moralia*，"Loeb"，I，421；*Le Quart Livre*，lv-lvi："Comment en Haulte Mer Pantagruel ouyt Diverses Parolles Dégelées"，*Oeuv.compl.*，la Pléiade，689 – 94。

【補正】 文藝復興時意大利名著《君子論》亦記賈人赴俄邊境，與土著貿易，冰河間之，隔岸議價；寒極語出口即凍，引吭高呼，彼此不聞片言，乃積柴爲燎，冷氣稍解，語聲之凍結者亦如春雪融流，喃喃可辨。(le parole che per spazio d'un'ora erano stato ghiacciato, cominciarono a liquefarsi e discender giù mormorando come la neve dai monti il maggio.) 見 Castiglione，*Il Libro del Cortegiano*，§ 55，Biblioteca Classica Hoepliana，1928，195。後世詼詭小説記書中人游俄，一日車過狹徑，御者吹角戒來車，角喑無聲，夕投逆旅，圍爐取煖，掛壁之角忽悠揚出調，蓋聲之凍者此時冰釋也。(tunes were

frozen up in the horn and came out now by thawing.)
見 *The Adventures of Baron Munchaysen*, ch.6。“熱鬧”、“冷静”之語又得新解焉。

【補訂】《感諷》第一首云:“焉知腸車轉,一夕巡九方”,用古樂府《黄鵠曲》之一:“腹中車輪轉,君知思憶誰”;然輪轉所以使車行,故車輪腸轉,雖不離腹中,而一夕行程若歷九州,正《關尹子·一宇》篇所謂:“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游之,不知幾千萬里不窮乎。”由“車”而推出“巡”也。

一一

長吉好用"啼""泣"等字。以詠草木者，則有如《箜篌引》之"芙蓉泣露香蘭笑"，《蘇小小墓》之"幽蘭露，如啼眼"，《傷心行》之"木葉啼風雨"，《湘妃》之"九峯静緑淚花紅"，《黄頭郎》之"竹啼山露月"，《南山田中行》之"冷紅泣露嬌啼色"，《新筍》之"露壓烟啼千萬枝"，《五粒小松歌》之"月明白露秋淚滴"，《春歸昌谷》之"細緑及團紅，當路雜啼笑"，《昌谷》之"草髮垂恨鬢，光露泣幽淚"。夫子山誌墓，故曰："雲慘風愁，松悲露泣"；賓王哀逝，故曰："草露當春泣，松風向夕哀"；山谷懷古，故曰："萬壑松聲如在耳，意不及此文生哀。"此皆有所悲悼，故覺萬彙同感，鳥亦驚心，花爲濺淚。若徒流連光景，如《劉子·言苑》篇所謂："秋葉泫露如泣，春葩含日似笑。"侔色揣稱，如舒元輿《牡丹賦》所謂："向者如迎，背者如訣，坼者如語，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悦，褭者如舞，側者如跌，亞者如醉，慘者如别。或颭然如招，或儼然如思，或帶風如吟，或泫露如悲。"皆偶一爲之，未嘗不可。豈有如長

吉之連篇累牘，强草木使償淚債者哉。殆亦僕本恨人，此中歲月，都以眼淚洗面耶。詠蟲鳥如《秋來》之“衰燈絡緯啼寒素”，《帝子歌》之“涼風雁啼天在水”，《李夫人》之“孤鸞驚啼秋思發”，《屏風曲》之“城上烏啼楚女眠”，《追賦畫江潭苑》之“鸎鸎啼深竹”，《寄十四兄》之“莎老沙雞泣”，《房中思》之“卧聽莎雞泣”，徒成濫調，無甚高妙。【附說九】《與葛篇》之“千載石牀啼鬼工”，亦不過杜詩“上泣真宰”之意。惟《宫娃歌》之“啼蛄弔月鉤闌下”，《將進酒》之“烹龍炮鳳玉脂泣”，一則寫景幽悽，一則繪聲奇切，真化工之筆矣。

【補訂】昌黎《秋懷》之五云：“露泫秋樹高，蟲弔寒夜永”，即長吉“啼蛄弔月”之“弔”。錢仲文《效古秋夜長》云：“簷前碧雲静如水，月弔棲烏啼鳥起”，則“弔”非謂哀傷，而謂引致，景色猶“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月弔”之“弔”通“釣”，鉤牽也，如唐彥謙《索蝦》所謂“釣詩”。《朝野僉載》卷二載獨孤莊酷虐，以繩繫鐵鈎掛樹間，貫賊頦而殺之，司法曰：“弔民伐罪，深得其宜”，亦徵唐俗語中“弔”字可作此解會矣。王琢崖註“玉脂泣”云：“曹植詩：‘豆在釜中泣。’詩人用‘泣’字作釜中煮物聲，本此。”竊謂亦可兼指煎炮時脂膏滋溢；《雲仙雜記》卷二引《金陵記》：“程浩以鐵牀燴肉，肥膏見火，則油焰淋漓。戲曰：羔羊揮淚矣”，堪移作箋。“脂泣”猶云“揮脂淚”，參觀《漢書·西域傳》上鄯善國“出胡桐”，師古註：

"蟲食其樹而沫出下流者，俗名爲胡桐淚，言似眼淚也。"劉偉明《龍雲集》卷四《宿法藏禪院》二首頗師長吉筆致，有曰："高梧泣液涼參差"，又曰："白汗泣珠霍如洗"，皆言液而不言聲。西方詩文每以泣淚稱果液，聖·奥古斯丁早記摩尼教徒言無花果被摘時，其樹"揮淚如乳"。(St Augustine，*Confessions*，III.x："ut crederem ficum plorare，cum decerpitur，et matrem euis arborem lacrimis lacteis?") 見Loeb，I，134－6。他如言"葡萄蓄淚"，言"無花果泣淚"。(Cesare Abbelli："Vindemia"："de gli occhi aprendo il lagrimoso varco." 見G.G.Ferrero，*Marino e i Marinisti*，824；Federico Meninni："Gli alberi e la sua donna"："per dolcezza d'amore il fico piange." 見*ib.*1048。)

【補正】意大利古掌故書載一僮見無花果"有淚"(aveano la lagrime)，擷食且語之曰："莫哭！(Non pianger，no)" 見Franco Sacchetti，*IL Trecentonovelle*，No.cxviii，*Opere*，Rizzoli，371。此亦坐實譬喻，以文爲戲也。

【補訂】以文爲戲者至言無花果"有淚如妓"；見Basile，*Il Pentamerone*，tr.B.Croce，1957，145："alcuni fichi freschi，chi con la veste di pezzente，il collo d'impiccato e le lacrime di meretrice"。蓋蓄淚在瞼，遇便即流，亦彼土常嘲平康伎倆之語，參觀《管錐編》四册375頁。故湊手拈來耳。"玉

脂泣"上句"羅屏繡幕圍春風"即《韓非子·十過》所謂"設酒張飲";參觀《文選》江淹《别賦》"帳飲東都"句善註引《漢書·高帝紀》,又《雲麓漫鈔》卷三考"畫絲施於酒席以障風野次"。張平子《南都賦》之"朱帷連綱,耀野映雲",王無功《三日賦》之"帷屏竟野"、"翠幕臨流,朱帷曜野"、"山頭設幕",皆寫此狀。"圍春風"猶言"春風圍",人在屏幕内,而屏幕又在春風中,障風而正復爲風裹也。

【附説九】李義山學昌谷,深染此習。如:"幽淚欲乾殘菊露"、"湘波如淚色漻漻"、"天桃惟是笑"、"蠟燭啼紅怨天曙"、"薔薇泣幽素"、"幽蘭泣露新香死"、"殘花啼露莫留春"、"鶯啼花又笑"、"鶯啼如有淚"、"留淚啼天眼"、"微香冉冉淚涓涓"、"强笑欲風天"、"卻擬笑春風",皆昌谷家法也。温飛卿卻不爲此種,《曉僊謠》之"宫花有露如新淚",僅見而已。《晚歸曲》有云:"湖西山淺似相笑",生面别開,并推性靈及乎無生命知覺之山水;於莊生之"魚樂""蝶夢"、太白之"山花向我笑"、少陵之"山鳥山花吾友于"以外,另拓新境,而與杜牧之《送孟遲》詩之"雨餘山態活"相發明矣。夫偉長之"思如水流",少陵之"憂若山來",趙嘏之"愁抵山重疊",李頎或李羣玉之"愁量海深淺",詩家此製,爲例繁多。象物宜以擬衷曲,雖情景兼到,而内外仍判。衹以山水來就我之性情,非於山水中見其性情;故僅言我心如山水境,而不知山水境

亦自有其心，待吾心爲映發也。嚴鐵橋《全漢文》卷三十九載劉向《别録》云：“人民蚤蝨，多則地痒，鑿山鑽石則地痛。”此與《東觀漢記》載馬援上書，論擊山賊，“須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蟣蝨，必剃之蕩之”，《論衡·解除》篇謂“民居地上，猶蚤蝨賊人肌膚”，皆不過設身處地，懸擬之詞。並非真謂土皮石骨，能知有感。試以劉更生所謂“地痛”，較之孟東野《杏殤》詩所云：“踏地恐土痛，損彼芳樹根。此誠天不知，剪棄我子孫。”彼祇設想，此乃同感，境界迴異。要須流連光景，即物見我，如我寓物，體異性通。物我之相未泯，而物我之情已契。相未泯，故物仍在我身外，可對而賞觀；情已契，故物如同我衷懷，可與之融會。《論語·雍也》篇孔子論“知者動”，故“樂水”，“仁者静”，故“樂山”。於游山玩水之旨，最爲直湊單微。仁者知者於山静水動中，見仁見智，彼此有合，故樂。然山之静非即仁，水之動非即智，彼此仍分，故可得而樂。外物異體，與吾身心合而仍離，可樂在此，樂不能極亦在此，飲食男女皆然。無假他物，自樂其樂，事理所不許，即回味意淫，亦必心造一外境也。

【補遺】波德萊爾體會及此，妙筆又足以曲達之。Fusées i：“L’amour veut sortir de soi，se confondre avec sa victime，comme le vainqueur avec le vaincu，et cependant conserver des privilèges de conquérants.”

【補訂】黑格爾謂"精神"運行，產生異己之對立物，而復格化之以歸於己(Der Geist wird aber Gegenstand, denn er ist diese Bewegung, *sich* ein *anderes*, d. h. Gegenstand seines Selbsts zu werden und dieses Anderssein aufzuheben; 見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hrsg. J. Hoffmeister, 1964, 32。so liegt die Macht des denkenden Geistes, darin, *nicht etwa nur sich selbst* in seiner eigentümlichen Form als Denken zufassen, sondern ebensosehr sich in seiner Entäußerung zur Empfindung und Sinnlichkeit wiederzuerkennen, sich in seinem Andern zu begreifen, indem er das Entfremdete zu Gedanken verwandelt und so zu sich zurückführt. 見 *Ästhetik*, Aufbau, 1955, 59。) 由己別出異己，復使其同於己，旋轉不息。波德萊爾語足爲箋釋，能近取譬。美國哲學家皮爾斯 (C.S.Peirce) 言情愛運行，作圜圓相，此機一動，獨立與偶合遂同時並作，相反相成。(The movement of love is circular, at one and the same impulse projecting creatures into independency and drawing them into harmony.) 見 *Collected Papers*, ed.C.Hartshorne and P. Weiss, VI, 191。亦波德萊爾之意。蓋無分之事，則不復見合之能，故奏合之功，必常蓄分之勢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七十三《山川頌》雖未引《論語》此節，實即擴充其意；惜理解未深，徒事鋪比，

且指在修身礪節，無關賞心樂事。戴逵《山水兩贊》亦乏遊目怡神之趣。董相引《詩經》“節彼南山”，《論語》“逝者如斯”，頗可借作申說。夫山似師尹，水比逝者，物與人之間，有待牽合，境界止於比擬。若樂山樂水，則物中見我，内既通連，無俟外人之捉置一處。按孔子甚有得於水，故舍《論語》所載樂水歎逝之外，《孟子·離婁》章徐子道孔子語曰：“水哉水哉。”《宗鏡録》卷十本劉湛“莊子藏山、仲尼臨川語”，說孔子歎逝水事，頗有佳諦。《子華子·執篇中》曰：“觀流水者，與水俱流，其目運而心逝者歟。”幾微悟妙，真道得此境出者矣。若以死物看作活，静物看成動，譬之：“山開雲吐氣，風憤浪生花”，梁朱記室《送别不及》詩。塔勢湧出，江流合抱，峯能吐月，波欲蹴天，一水護田以繞緑，兩山排闥而送青，此類例句，開卷即是。然衹是無生者如人忽有生，尚非無情者與人竟有情，乃不動者忽自動，非無感者解同感，此中仍有差異也。更如“落日飛鳥遠，憂來不可極”，“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此誠情景相發，顧情微景渺，幾乎超越迹象，自是宜詩而不宜畫者。“意俱遲”之“遲”，乃時間中事，本非空間藝術如畫者所易曲達。且“不競不極”，詞若缺負未足 (privative)，而意則充實有餘；猶夫“無極而太極”、“無聲勝有聲”，似爲有之反，而即有之充類至盡。此尤文字語言之特長，非他藝所可幾及。參觀 Brousson: *Anatole France en*

Pantoufles, P.84 (l'épithète négative); Walter Raleigh: *Style*, pp.17 – 21 (negative capability of words; literature alone can deny) 說尤精妙。

【補訂】亞理士多德《修辭學》已言此。見*Rhetoric*, III.vi.7, Loeb, 377: "epithets from negations"; cf.J.W.H.Atkins, *Literary Criticism in Antiquity*, I, 143, note。

少陵以流水與不競之心相融貫。然畫家口號曰:"靠山不靠水";蓋水本最難狀,必雜山石爲波浪,以鱗介作點綴,不足於水,假物得姿。見北宋董逌《廣川畫跋》卷二《書孫白畫水圖》。是以方干《廬阜山人畫水》詩曰:"常聞畫石不畫水,畫水至難君得名。"況求畫水中不競之心哉。飛卿生山水畫大盛之世,即目有會,淺山含笑,雲根石色,與人心消息相通,其在六法,爲用不可勝言。北宋畫師郭熙《林泉高致集》第一篇《山水訓》於此意闡發尤詳,有曰:"身即山水而取之,則山水之意度見矣。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澹而如睡。春山烟雲連綿,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陰,人坦坦;秋山明淨摇落,人肅肅;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云云。後來沈顥《畫麈》亦曰:"山於春如慶,於夏如競,於秋如病,於冬如定。"見《佩文齋書畫譜》卷十四引。

【補訂】元遺山《中州樂府》載許古《行香子》云:"窗間巖岫,看盡昏朝。夜山低,晴山近,曉山高。"可與

郭熙、沈顥之言山笑、山睡云云比勘，即目擊而未心會者。

瑞士哲人亞彌愛兒 (Amiel) 雨後玩秋園風物，而悟“風景即心境” (Un paysage quelconque est un état de l'âme)。見 *Fragments d'un journal intime*, Tome,I, p.51, 31 octobre 1851。後來居友 (Guyau) 益加發揮，見 *L'Art au point de vue sociologique*, p.15。實即郭淳夫之意也。其他論畫如宗炳、王微、張彦遠輩所謂“神”，乃對形言，所謂“心”，乃對手言。皆指作畫時之技巧，尚未知物之神必以我之神接之，未克如元僧覺隱妙語所云：“我以喜氣寫蘭，怒氣寫竹。”《佩文齋書畫譜》卷十六引《紫桃軒雜綴》，按《雜綴》無此則。北宋以後，抉剔此祕而無遺。抑所謂我，乃喜怒哀樂未發之我；雖性情各具，而非感情用事，乃無容心而即物生情，非挾成見而執情强物。春山冶笑，我祇見春山之態本然；秋氣清嚴，我以爲秋氣之性如是。皆不期有當於吾心者也。李太白《贈橫山周處士》詩，言其放浪山水，有曰：“當其得意時，心與天壤俱，閒雲隨舒卷，安識身有無。”蘇東坡《書晁補之藏與可畫竹》第一首曰：“與可畫竹時，見竹不見人。豈獨不見人，嗒然遺其身。其身與竹化，無窮出清新。莊周世無有，誰知此凝神。”董彦遠《廣川畫跋》卷四《書李營丘山水圖》曰：“爲畫而至相忘畫者”；卷六《書時記室藏山水圖》曰：“初若可見，忽然忘

之"；又《書范寬山川圖》曰："神凝智解，無復山水之相"；又《書李成畫後》曰："積好在心，久而化之。舉天機而見者山也，其畫忘也。"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六記曾無疑論畫草蟲云："不知我之爲草蟲耶，草蟲之爲我也。"曰"安識身有無"，曰"嗒然遺其身"，曰"相忘"，曰"不知"，最道得出有我有物、而非我非物之境界。參觀 Durkheim："De ne pas rester concentré sur soi, de s'ouvrir au dehors, de laisser la vie extérieure pénétrer en soi, et de communier avec elle jusqu'à s'y oublier complètement." 見 H.Delacroix, *Psychologie de l'art*, p.55。論 L'animation de l'univers 引。又 W.Ehrlich："Dann nämlich ist gar nicht mehr ein 'Gegenüber' da, sondern die Landschaft–das Landschaft-erlebnis unpersonaler Art–ist selbstpräsent, hat weder einen Beobachter 'vor' sich, noch eine Dinglichkeit 'hinter' sich, sondern ist absolut 'da'." 見 *Das unpersonale Erlebnis*, S.29。否則先入爲主，吾心一執，不見物態萬殊。春可樂而庾信《和庾四》則云："無妨對春日，懷抱只言秋。"秋可悲而范堅乃有意作《美秋賦》，唐賈至《沔州秋興亭記》、李白《秋日魯郡堯祠亭贈別》、劉禹錫《秋詞》皆言秋之可喜。漢《郊祀歌·日出入》篇曰："春非我春，夏非我夏。"回黄轉緑，看朱成碧。良以心不虚静，挾私蔽欲，則其觀物也，亦如《列子·說符》篇記亡斧者之視鄰人之子矣。

【補訂】《淮南子·齊俗訓》:“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以“載”狀心之不虛,善於用字。

【補正】《文子·道原》:“虛者,中無載也。”《淮南子》蓋敷演此語。

【補訂】《後漢書·鄭玄傳》:“寢疾,袁紹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長吉《出城寄權璩楊敬之》:“何事還車載病身”;“車載病身”而身則“載病”,一直指而一曲喻,命意不二,均“載物”、“載酒”之“載”。身“載病”,亦猶心之“載哀樂”矣。岑嘉州《題山寺僧房》:“窗影搖羣木,牆陰載一峯”,謂峯影適當牆陰,故牆陰中如實以峯影。鍊字更精於《淮南》、《范書》也。

我既有障,物遂失真,同感淪於幻覺。如孔德璋《北山移文》之“風雲帶憤,石泉下愴,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誚,林慙無盡,澗愧不歇”,雖極嘲諷之致,無與游觀之美。試以“北隴騰笑”與“晚山淡笑”相較,差異顯然。長吉詩中好用涕淚等字,亦先入爲主之類也。至吾國堪輿之學,雖荒誕無稽,而其論山水血脈形勢,亦與繪畫之同感無異,特爲術數所掩耳。李巨來《穆堂別稿》卷四十四《秋山論文》一則曰:“相家書云:山靜物

也，欲其動；水動物也，欲其静。此語妙得文家之祕”云云。按《青烏先生葬經》：“山欲其凝，水欲其澄”兩句下舊註云：“山本乎静欲其動，水本乎動欲其静。”穆堂引語殆本此。實則山水畫之理，亦不外是。堪輿之通於藝術，猶八股之通於戲劇，是在善簡别者不一筆抹摋焉。

【補訂】《南吴舊話録》卷四載董玄宰《論文九訣》，其七曰“脱”，“脱”者，“脱卸之意。凡山水融結，必於脱卸之後；謂分支擘脈，一起一伏，於散亂節脈直脱至平夷藏采處，乃是絶佳風水。故青烏家專重脱卸。”董若雨《豐草菴文集》卷二《文章形勢玉符》略謂：“拔地而出者，文章之山也。流行灌注者，文章之水也。厚重而平衍者，文章之地也。或展或縮，山之屈伸也。或正或反，山之向背也。或主或客，山之通變也。或順或逆，山水之以克爲用也。或暗或明，水之緣勢而變也。或流或聚，水之情勢也。”青囊家視堪輿爲活物體或人體。如鄭思肖酷信風水，《所南文集》有《送吴山人遠游觀地理序》、《答吴山人問遠游觀地理書》，即暢言“地亦猶吾身”。吾國談藝亦近取諸身，宜二者詞理可以通有無也。參觀《管錐編》二册171頁、四册237頁。

一二

長吉又好用代詞，不肯直説物名。如劍曰“玉龍”，酒曰“琥珀”，天曰“圓蒼”，秋花曰“冷紅”，春草曰“寒緑”。

【補訂】長吉好用代詞。徐興公《筆精》卷六歷舉甲曰“金鱗”、水曰“泉合”、珠釧曰“寶粟”、嫦娥曰“仙妾”、月曰“玉弓”、鵾絃曰“雞筝”、王孫曰“宗孫”、筍曰“龍材”、螢曰“淡蛾”、鮫綃曰“海素”等五十九例；未舉“圓蒼”，見《吕將軍歌》者。《洛姝真珠》首句云：“真珠小娘下青廓”，“青”即“碧”，“廓”即“落”或“空”。“碧落”或“碧空”已成天之慣常代詞，遂避熟求生，逐字替换，較“圓蒼”更僻詭無味，與“虬户”、“筱驂”何異。整句不過言真珠如天仙降塵世耳。不説破物名，而衹言其性狀，如“泉合”、“青廓”之類，手眼猶退之、表聖等以文爲戲，呼筆爲“毛穎”，呼鏡爲“金炯”《容成侯傳》也。又如《秦王飲酒》云：“金槽琵琶夜棖棖，洞庭雨脚來吹笙”，下句不可解，豈謂羯鼓耶。南卓《羯鼓録》記宋璟善羯鼓，作“南山

起雲、北山起雨”之曲，嘗論“羯鼓之能事”曰：“頭如青山峯，手如白雨點，山峯取不動，雨點取碎急。”吹笙聲應擊鼓聲，殆如《樂記》所謂：“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姑妄言之。《緑章封事》云：“願携漢戟招書鬼”，《秋來》云：“雨冷香魂弔書客”，《高軒過》云：“龐眉書客感秋蓬”，《題歸夢》云：“書客夢昌谷”；以“書生作客”約縮爲“書客”，“書生之鬼”約縮爲“書鬼”，雖不費解，却易誤解，將以爲“書客”猶“劍客”、“墨客”之“客”而“書鬼”如“酒鬼”、“色鬼”之“鬼”也。然較之少陵《八哀詩·李光弼》之“異王册崇勳”，約縮“異姓王”爲“異王”，則“書客”、“書鬼”尚非不詞之甚者。《始爲奉禮憶昌谷山居》：“當簾閲角巾”，註家於“閲”字皆不解，或“脱”字之訛歟。“脱”古或作“説”，“説”通“悦”，“悦”音同“閲”，書經三寫，魚魯帝虎也。《詠懷》第一首：“梁王與武帝，棄之如斷梗”，謂長卿棄梁王與武帝，觀首句“懷茂陵”可見；王琢崖註謂梁王與武帝棄長卿，大誤。《仁和里雜敍皇甫湜》：“脱落纓裾暝朝酒”，王註：“暝、夜也。暝朝酒謂其朝夜飲酒爲樂”；蓋不知“暝”爲“瞑”之訛，即“眠”字，如《夜飲朝眠曲》之“眠”耳。《貴公閤貴壻曲》：“無人死芳色”，王註：“無人爲其芳色而心死”；實則語意正類《十二月樂詞·二月》之“酒客背寒南山死”，謂無人堪偶，紅顔閒置如死或芳容坐老至死耳。參觀《管錐編》四册222頁。《致酒行》：“主父西

遊困不歸，家人折斷門前柳”；王註：“攀樹而望行人之歸，至於斷折而猶未得歸，以見遲久之意。”尚未中肯，試申論之。古有折柳送行之俗，歷世習知。楊升菴《折楊柳》一詩詠此，圓轉瀏亮，尤推絶唱，所謂：“垂楊垂柳綰芳年，飛絮飛花媚遠天。别離河上還江上，抛擲橋邊與路邊”。楊有仁編《大全集》卷三十；參觀梁元帝《折楊柳》：“垂柳復垂楊”。薛能《楊柳枝》第四首：“抛向橋邊與路邊”。然玩索六朝及唐人篇什，似尚有折柳寄遠之俗。送一人别，祇折一次便了；寄遠則行役有年，歸來無日，必且爲一人而累折不已，復非“河上江上”，而是門前庭前。白居易《青門柳》：“爲近都門多送别，長條折盡減春風”；邵謁《苦别離》：“朝看相送人，暮看相送人，若遣折楊柳，此地無樹根”；魚玄機《折楊柳》：“朝朝送别泣花鈿，折盡春風楊柳烟”；翁綬《折楊柳》：“殷勤攀折贈行客，此去江山雨雪多。”此贈别之折柳也。《樂府詩集》卷二十二《折楊柳》諸篇中，有如劉邈：“高樓十載别，楊柳濯絲枝。摘葉驚開駃，攀條恨久離”；盧照鄰：“攀折聊將寄，軍中書信稀”；韋承慶：“萬里邊城地，三春楊柳節。不忍擲年華，含情寄攀折”；張九齡：“纖纖折楊柳，持此寄情人”；李白：“攀條折春色，遠寄龍庭前”；孟郊：“贈遠累攀折，柔條安得垂。青春有定節，離别無定時”，又“枝疏緣别苦，曲怨爲年多”。太白又有《宣城送劉副使入秦》云：“無令長相思，折斷楊柳枝。”此寄遠之折柳也。苟

以宋詩解唐詩，則陳去非《簡齋集》卷八《古别離》言贈别："千人萬人於此别，柳亦能堪幾人折"，文與可《丹淵集》卷十九《折楊柳》言寄遠："欲折長條寄遠行，想到君邊已憔悴。"各明一義，闡發無賸矣。《古詩十九首》之九："庭中有奇樹，緑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貢，但感别經時"；雖不言何"樹"，而"感别經時"，攀條遺遠，與《折楊柳》用意不二。

【補正】孟郊《送遠吟》："離杯有淚飲，别柳無枝春"，即白居易所謂"長條折盡"。《玉臺新詠》卷八庾肩吾《應令春宵》："征人别來久，年芳復臨牖。……願及歸飛雁，因書寄高柳"；此亦寄遠之折柳也。李君虞《逢歸信偶寄》："無事將心寄柳條，等閑書字滿芭蕉。鄉關若有東流信，遣送揚州近驛橋"；則謂家人相思，不須寄柳寓意，逕作書盈幅遣送也可。

【補訂】長吉詩正言折榮遠遺，非言"攀樹遠望"。"主父不歸"，"家人"折柳頻寄，浸致枝髡樹秃，猶太白詩之言"長相思"而"折斷樹枝"，東野詩之言"累攀折"而"柔條不垂"、"年多""别苦"而"枝"爲之"疏"。太白、長吉謂楊柳因寄遠頻而"折斷"，香山、邵謁、魚玄機謂楊柳因贈行多而"折盡"以至斷根；文殊而事同。蓋送别贈柳，忽已經時，"柳節"重逢，而

遊子羈旅，懷人怨別，遂復折取寄將，所以速返催歸。園中柳折頻頻寄，堪比唱“陌上花開緩緩歸”也。行人歸人，先後處境異而即是一身，故送行催歸，先後作用異而同爲一物，斯又事理之正反相成焉。越使及驛使“寄梅”事，久成詩文典實，聊因長吉詩句，拈“寄柳”古俗，與之當對云。

人知韓孟《城南聯句》之有“紅皺”、“黄團”，而不知長吉《春歸昌谷》及《石城曉日》之有“細緑”、“團紅”也。偶一見之，亦復冷豔可喜，而長吉用之不已。如《詠竹》五律，黏著呆滯，固不必言。《劍子歌》、《猛虎行》皆警鍊佳篇，而似博士書券，通篇不見“驢”字。王船山《夕堂永日緒論》譏楊文公《漢武》詩是一“漢武謎”，長吉此二詩，亦劍謎、虎謎，如管公明射覆之詞耳。《瑶華樂》云:“鉛華之水洗君骨，與君相對作真質”；欲持斯語，還評其詩。蓋性僻耽佳，酷好奇麗，以爲尋常事物，皆庸陋不堪入詩。力避不得，遂從而飾以粉堊，繡其鞶帨焉。微情因掩，真質大傷。牛鬼蛇神，所以破常也；代詞尖新，所以文淺也。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謂長吉詩“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世間一切皆詩”，實道著長吉短處。“花草蜂蝶”四字，又實本之唐趙璘《因話録》論長吉語。長吉鋪陳追琢，景象雖幽，懷抱不深；紛華散藻，易供撏撦。若陶、杜、韓、蘇大家，化腐爲奇，盡俗能雅，奚奴古錦囊中，固無此等語。蹊徑之偏者必狹，斯所以爲奇才，亦所以非大才歟。

一三

長吉詩境，杜韓集中時復有之。杜《元都壇歌》之“屋前太古元都壇，青石漠漠松風寒；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韓《遊青龍寺》之“然雲燒樹火實駢，金烏下啄赬虬卵；魂翻眼倒迷處所，赤氣沖融無間斷”。皆近長吉。而長吉詩如《仁和里雜敍皇甫湜》、《感諷》五首之第一首、《贈陳商》等，朴健猶存本色，雅似杜韓。《開愁歌》亦爲眉疎目爽之作。《苦晝短》奇而不澀，幾合太白、玉川爲一手。《相勸酒》亦殆庶太白；然而異者，太白飄逸，此突兀也。《春歸昌谷》及《昌谷詩》，劇似昌黎五古整鍊之作。《北中寒》可與韓孟《苦寒》兩作驂靳。昌谷出韓門，宜引此等詩爲證；世人僅知舉《高軒過》，目論甚矣。況《高軒過》本事頗有疑竇哉。

一四

細玩昌谷集，舍侘傺牢騷，時一抒洩而外，尚有一作意，屢見不鮮。其於光陰之速，年命之短，世變無涯，人生有盡，每感愴低徊，長言永歎。《天上謠》則曰："東指羲和能走馬，海塵新生石山下。"《浩歌》則曰："南風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王母桃花千遍紅，彭祖巫咸幾回死。"《秦王飲酒》則曰："劫灰飛盡古今平"，《古悠悠行》則曰："白景歸西山，碧華上迢迢。今古何處盡，千歲隨風飄。"《過行宫》則曰："垂簾幾度青春老，堪鎖千年白日長。"《鑿井》則曰："一日作千年，不須流下去。"《日出行》則曰："白日下崑崙，發光如舒絲。奈爾鑠石，胡爲銷人。羿彎弓屬矢，那不中足，令久不得奔，詎教晨光夕昏。"《拂舞歌詞》則曰："東方日不破，天光無老時。"《相勸酒》則曰："羲和騁六轡，晝夕不曾閑。彈烏崦嵫竹，抶馬蟠桃鞭。"【附説十】《夢天》則曰："黄塵清水三山下，更變千年如走馬。"皆深有感於日月逾邁，滄桑改换，而人事之代謝不與焉。他人或以弔古興懷，遂爾及時行樂，長吉獨純從天運著眼，亦其出世

法、遠人情之一端也。所謂“世短意常多”，“人生無百歲，常懷千歲憂”者非耶。

【補訂】《日出入行》欲羿射日使不得奔，《苦晝短》更發舒斯意：“天東有若木，下置啣燭龍。吾將斬龍足，嚼龍肉，使之朝不得迴，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天上謡》：“海塵新生石山下”，即《古悠悠行》：“海沙變成石”；謂天上不多時，而人間已换世。《相勸酒》：“羲和騁六轡”云云，可參觀《十二月詞·閏月》：“今歲何長來歲遲，王母移桃獻天子，羲氏和氏迂龍轡。”“迂”之爲言“緩”也；逢閏則一年之過稍遲，似羲和少緩其驅。李義山《河内詩》云：“入門暗數一千春，願去閏年留月小”；願年歲之速度，遂不欲羲和“迂轡”而望其加鞭矣。《浩歌》曰：“王母桃花千遍紅，彭祖、巫咸幾回死”，謂人壽縱長，較神仙終爲夭；《官街鼓》曰：“幾回天上葬神仙，漏聲相將無斷絶”，謂仙壽長而有盡，不如宇宙之無窮。袁中郎《瓶花齋集》卷四《過黄粱祠》第二首云：“不脱陰區苦奈何，仙官塵侣不争多。人間惟有李長吉，解與神仙作輓歌”；殆指此耶。

李太白亦有《日出入行》，略謂：“人非元氣，安得與之久徘徊。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魯陽何德，駐景揮戈。逆道違天，矯誣實多。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涬同科。”自天運立言，不及人事興亡，與長吉差類。然乘化順時，視長吉之感流年而欲駐急景者，背道

以趣。淮海變禽，吾生不化；洛溪流葛，逝者如斯。千年倏忽之感，偏出於曇華朝露如長吉者。義山《夕陽樓》絶句云："欲問孤鴻向何處，不知身世自悠悠"；尤堪爲危涕墜心者矣。

【附說十】詩中用羲和扶馬一事，以黄仲則《兩當軒詩》卷十一《綺懷》第十六首結句爲妙。郭麐《靈芬館詩話》卷八曰："論詩各有胸懷，其所愛憎，雖已亦不能自喻。黄仲則詩佳者夥矣，隨園最愛其前後觀潮之作；楊荔裳愛誦其'似此星辰非昨夜'二語；金仲蓮愛誦其'全家都在秋風裏'二語。余最賞'其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著鞭'。真古之傷心人語也"云云。按司空表聖《狂題》第十五首曰："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著鞭"；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十四記楊誠齋語好色傷生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唤，子乃自求押到。"按參觀 *I Henry* IV, V, i, *ad fin*.Falstaff 答 Prince Hal 語。以爲即表聖詩意。王百穀尺牘《謀野集》卷十《與梁伯龍》曰："足下尺五虬髯，白如霜，尚沈湎慾海，以爲羲和之輪未駛，而加策耶。"仲則特反用其語，厭生祈死，遂益令人惘惘不甘耳。

【補訂】李端一作郎士元。《晚夏聞蟬》云："昨日始聞鶯，今朝蟬忽鳴"，表聖詩約十言爲七字耳。馮夢龍《山歌》卷五《見閻王》一首詞甚獷褻，又即誠齋語之發揮也。

一五

長吉《高軒過》篇有“筆補造化天無功”一語，此不特長吉精神心眼之所在，而於道術之大原、藝事之極本，亦一言道著矣。夫天理流行，天工造化，無所謂道術學藝也。學與術者，人事之法天，人定之勝天，人心之通天者也。《書·臯陶謨》曰:“天工，人其代之。”《法言·問道》篇曰:“或問彫刻衆形，非天歟。曰:以其不彫刻也。”百凡道藝之發生，皆天與人之湊合耳(Homo additus naturae)。顧天一而已，純乎自然，藝由人爲，乃生分別。綜而論之，得兩大宗。一則師法造化，以模寫自然爲主。其說在西方，創於柏拉圖，參觀 *Republic*, 339－397; 595－607; *Laws*, 669－674, etc. 發揚於亞理士多德，參觀 *Poetics*, I:5;II:2;IV:9;V:1;VI:2－6, etc.。重申於西塞羅 (Cicero)，參觀 *Orator*, cc.II－III。而大行於十六、十七、十八世紀。參觀 J.E.Spingarn: *Literary Criticism of the Renaissance*, pp. 27－47; I.Babbitt: *New Laocoon*, chap.I。其焰至今不衰。莎士比亞所謂持鏡照自然 (To hold, as't were, the mirror up to nature) 者是。見 *Hamlet*, III,

ii, 22。按 Cervantes : *Don Quixote*, pt.I, bk.iv, chap.21 引 Cicero 語大同。Spingarn 書 pp.104－5 有考。昌黎《贈東野》詩“文字覷天巧”一語，可以括之。“覷”字下得最好；蓋此派之説，以爲造化雖備衆美，而不能全善全美，作者必加一番簡擇取舍之工 (selective imitation)。即“覷巧”之意也。二則主潤飾自然，功奪造化。此説在西方，萌芽於克利索斯當 (Dio Chrysostom)，參觀 *Oratio*, XII : “De dei cogitatione.” 申明於普羅提諾 (Plotinus)。參觀 *Enneads*, I, lib.vi。近世則培根 (Bacon)、參觀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BK, II。牟拉託利 (Muratori)、參觀 J.G.Robertson : *Genesis of the Romantic Theor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p.75.ff. (“far eminente la natura”)。儒貝爾 (Joubert)、參觀 Pensées, Titre XXI, 2。龔古爾兄弟 (Edmond et Jules de Goncourt)、參觀 *Journal*, jeudi jan.1861; 8 juin 1862; 3 juillet 1865。波德萊爾 (Baudelaire)、參觀 *Curiosités esthétiques* : “Salon de 1859.” 惠司勒 (Whistler) 參觀 *Ten O'clock*. 皆有悟厥旨。唯美派作者尤信奉之。但丁所謂：“造化若大匠製器，手戰不能如意所出，須人代之斲範”(Ma la natura la dà sempra scema, /similemente operando all'artista/c'ha l'abito dell'arte e man che trema)。見 *Paradiso*, XIII, 76－8。長吉“筆補造化天無功”一句，可以提要鉤玄。此派論者不特以爲藝術中造境之美，非天然境界所及；至謂自然界無現成之美，祇有資料，經藝術驅遣陶鎔，方得佳觀。此所以“天無功”而有待於“補”也。竊以爲

二説若反而實相成，貌異而心則同。夫模寫自然，而曰“選擇”，則有陶甄矯改之意。見 Aristotle : *Politics*, 1281 b。自出心裁，而曰“修補”，順其性而擴充之曰“補”，删削之而不傷其性曰“修”，亦何嘗能盡離自然哉。師造化之法，亦正如師古人，不外“擬議變化”耳。故亞理士多德自言：師自然須得其當然，寫事要能窮理。見 *Poetics*, IX :1 – 3. 蓋藝之至者，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師天寫實，而犁然有當於心；師心造境，而秩然勿倍於理。莎士比亞嘗曰：“人藝足補天工，然而人藝即天工也”。(This is an art/Which does mend nature, change it rather, but / That art itself is Nature) 見 *The Winter's Tale*, IV, iv.Polixenes 語。圓通妙澈，聖哉言乎。人出於天，故人之補天，即天之假手自補，天之自補，則必人巧能泯。造化之祕，與心匠之運，沆瀣融會，無分彼此。及未達者爲之，執著門户家數，懸鵠以射，非應機有合。寫實者固牛溲馬勃，拉雜可笑，如盧多遜、胡釘鉸之倫；造境者亦牛鬼蛇神，奇誕無趣，玉川、昌谷，亦未免也。

【補訂】此節言造藝兩宗，尚無大誤，而援據欠審。當時百六陽九，檢書固甚不易，亦由少年學問更寡陋也。蘇易簡《文房四譜》卷二載張太碧《答張郎中分寄翰林貢餘筆歌》有云：“他年擬把補造化”，太碧好長吉詩，又得一證。長吉尚有一語，頗與“筆補造化”相映發。《春懷引》云：“寶枕垂雲選春夢”；情景即《美

人梳頭歌》之“西施曉夢綃帳寒，香鬟墮髻半沈檀”，而“選”字奇創。曾益註：“先期爲好夢”，近似而未透切。夫夢雖人作，却不由人作主。太白《白頭吟》曰：“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言“或”則非招之即來者也。唐僧尚顔《夷陵即事》曰：“思家乞夢多”，言“乞”則求不必得者也。放翁《蝶戀花》亦曰：“只有夢魂能再遇，堪嗟夢不由人做”。參觀《管錐編》三册316頁。作夢而許操“選”政，若選將、選色或點戲、點菜然，則人自專由，夢可隨心而成，如願以作 (Allmacht der Gedankens，Allmacht des Wunsches)。見E.Cassirer, *Philosophie der symbolischen Formen*, II, 194。醒時生涯之所缺欠，得使夢完“補”具足焉，正猶“造化”之能以“筆補”，躊躇滿志矣。周櫟園《賴古堂集》卷二十《與帥君》：“机上肉耳。而惡夢昔昔［即夕夕］嬲之，閉目之恐，甚於開目。古人欲買夢，近日盧德水欲選好夢”；堪爲長吉句作箋。

【補正】洪亮吉《附鮚軒詩》卷一《擬古艷詞》：“剩寒回繡幕，選夢入孤幃”；陸繼輅《崇百藥齋文集》卷四《自題〈洞庭緣〉曲呈李兵備》之三：“百意憐才諱客癡，一燈選夢製新詞。”合觀劉嗣綰兩詩，則長吉“選夢”二字頗爲當時常州詩流所偏喜也。

【補訂】納蘭容若婦沈宛有長短句集，名《選夢詞》；吾

鄉劉芙初《尚絅堂詩集》卷二《尋春》："尋春上東閣，選夢下西湖"，又卷五《白門惆悵詞》："尋芳院落蘼蕪地，選夢池塘菡萏天"；必自長吉句來。方扶南批註長吉集，力詆此詩"庸下"、"淺俗"、"滑率"，斷爲僞作。方氏以爲長吉真手筆者，亦每可當"庸下"、"淺俗"、"滑率"之評，故真僞殊未易言。方氏所訶此篇中"庸"、"淺"、"滑"處，竊愧鈍暗，熟視無覩，然渠儂於"選夢"義諦，正自憒憒耳。《管錐編》一册242頁論《榮華樂》、二册705頁論《南山田中行》、二册489頁論《艾如張》，兹不復贅。《艾如張》首句"齊人織網如素空"，可參觀《後漢書·章帝紀》建初二年四月："詔齊相省方空縠"，章懷註："紗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即今之方目紗也。"所謂"如素空"矣。

一六

韓昌黎之在北宋，可謂千秋萬歲，名不寂寞者矣。歐陽永叔尊之爲文宗，石徂徠列之於道統。按李翺作昌黎祭文，首推其攘斥二氏之功；李光地《榕村全集》卷九《景行摘》篇以韓文公配諸葛武侯，即據此文。至北宋，理學家孫明復始尊昌黎爲知道，不雜於異端，《泰山集·與張洞書》論文爲道用，以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並稱。石守道出孫氏之門，《徂徠集》中幾無篇不及昌黎，如《上趙先生書》、《上蔡副樞書》、《上范思遠書》、《與士建中書》、《上孫少傅書》、《答歐陽永叔書》、《與君貺學士書》、《與裴員外書》、《與范思遠書》、《送祖擇之序》、《送張績李常序》、《泰山書院記》、《怪説中》、《讀原道》、《尊韓》、《救説》、《辨謗》諸篇；不但以文中子與昌黎並稱，且每以昌黎追配孟子，蓋全不以之爲文士。皮日休《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之意，至徂徠而發揮殆盡矣。即朱子《與汪尚書書》所斥爲浮誕輕佻之東坡門下，亦知愛敬。子瞻作碑，有“百世師”之稱；少游進論，發“集大成”之説。故釋契嵩激而作《非韓》三十篇，吹毛索瘢，義正詞厲，而其書尟稱道者。自是厥後，迄於有明，雖偶有異議，如王陽明《傳習録》論道，僅謂爲文人之雄，祝枝山《罪知録》談文，且薄

爲粗傒之體，張孟奇《疑耀》考行事，以爲趣榮貪位，始諫佛骨，晚請封禪，乃兩截人。按此即契嵩之說，見《鐔津文集》卷十八《非韓》第十。要或就學論，或就藝論，或就人品論，未嘗概奪而不與也。有之，則自王荆公始矣。故吴虎臣《能改齋漫録》卷十謂荆公"不以退之爲是"。余按荆公早歲作《送孫正之序》，雖嘗以退之之不惑釋老，與孟子之不惑楊墨，並稱孟韓之心，以勉正之。其他則多責備求全之説。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六十《韓愈本傳》痛斥昌黎恃才肆意，有盭孔孟之旨，《羅池神廟碑》、《諱辨》、《毛穎傳》文章紕繆，然終之曰："至若抑楊墨，排釋老，雖於道未弘，亦端士之用心也。"按契嵩非韓，特本《舊唐書》而擴充之。故《非韓》第十七篇、第二十三篇、第二十四篇、第三十篇皆引此傳之語。契嵩老於世故，文集卷一《勸書》第一偏舉韓文中道佛法之語，並謂韓子於老墨皆有取，非膠執一端而不通者，是贊昌黎也；《非韓》第一、第十四、第十七則前所舉以贊昌黎者，今胥爲詰難之資。蓋《勸書》所以游説公卿，不敢悍然攻訐也。且於昌黎則非難之，於並世之歐陽永叔、自命爲繼昌黎而攘斥佛老者，則譽其知道能文，卷八《記復古》、卷十《上永叔書》可徵，真堪一笑。以較荆公，尚爲寬恕。

【補訂】契嵩於昌黎忽譏忽贊，於昌黎、廬陵一非一是，擇地而施，因人而發，正本其教所謂"權實雙行法"也。參觀《管錐編》二册60頁。甚且以己之心，推置昌黎之腹。《鐔津文集》卷一《勸書》第一謂昌黎於佛之"道本，亦頗推之"，其闢佛、"權道"也，"後世當求

之韓心，不必隨其語也。”南宋釋志磐《佛祖統紀》卷首《通例》遂云：“今人有能少抑盛氣，盡觀此書，反覆詳味，則知韓公之立言皆陽擠陰助之意也。”全謝山《鮚埼亭集》卷三十八《雪庭西舍記跋》譏李純甫云：“其引致堂《讀史管見》，以爲致堂《崇正辨》之作，滿紙罵破戒之説，而實未嘗不心折於老佛。嘻。屏山佞佛已耳，亦何用取古人而周内之。”蓋闢佛而名高望重者，如泰山之難摇、大樹之徒撼，則釋子往往不揮之爲仇，而反引以爲友；巧言曲解，稱其於佛説貌離而神合、心是而口非焉。紀德 (André Gide) 嘗謂：虔信天主教者論文有術，於欲吞併而不能之作家則抹摋之，於欲抹摋而不得之作家則吞併之 (La méthode est de dénier toute valeur à ceux qu'ils ne peuvent annexer; d'annexer tous ceux à qui ils ne peuvent dénier toute valeur)。見 *Journal*, 13 mars 1930, cf.2 nov., la Pléiade, 973, 1014。釋子取韓昌黎、胡致堂而“周内”之，亦正用“吞併術”。此術用途至廣，固非佛教及天主教所得而專，亦不僅施於談藝，勿待言矣。章實齋《乙卯劄記》謂契嵩《非韓》“毛吹疵剔，亦頗有中韓之失”，然“發端”辨《原道》，“於文理尚未會通”，是也。契嵩奉禪，而亦遭普昭斥爲“無教眼”，“妄據禪經，熒惑天下”，見《佛祖統記》卷二十一《諸師雜傳》。

荆公《説性》、《原性》二文，與昌黎顯相牴牾；《上人書》以爲昌黎於文，雖千百年中卓絶，而徒語人以其詞，

失文之本意。其詩《奉酬永叔見贈》云:“欲傳道義心猶在,强學文章力已窮;他日當能追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秋懷》云:“柴門半掩掃鳥迹,獨抱殘編與神遇;韓公既去豈能追,孟子有來還不拒”;語尚含蓄,未明斥也。而《寄蔡天啓》云:“揚雄尚漢儒,韓愈真秦俠”;

【補訂】王逢原作詩,心摹手追,最屬昌黎。《廣陵集》卷八《還東野詩》所謂:“吾於古人少所同,惟識韓家十八翁。”論道如卷七《答道士王元之》云:“周公汲汲勞,仲尼皇皇疲。軻況比踵遊,雄愈比肩馳”;卷十三《書墨後》至云:“仲尼之後,獨抗撥邪説而自正者,財孟與韓二人耳。”而卷十四《説孟子序》則云:“性命之際、出處之要,愈與孟子異者多矣。韓愈立言而不及德,獨揚雄其庶乎”;卷十八《與束伯仁手書》第五通且擻去昌黎,逕推荆公上繼子雲:“以今所考,自揚雄以來,蓋未有臨川之學也。”荆公於當世才士,舍其子元澤而外,所稱譽莫過逢原;逢原軒揚輊韓,大似附和荆公“漢儒”、“秦俠”之論,而尊子雲即爲尊荆公也。知己感恩,阿私所好,殆人情之常耶。

《送潮州吕使君》云:“不必移鱷魚,詭怪以疑民。有如大顛者,亦弗與爲禮”;《讀墨》云:“退之嘲魯連,顧未知之耳,退之醇孟軻,而駁荀揚氏;至其趣舍間,亦又蔽於己”;《董伯懿示裴晉公淮右題名碑》云:“退之道此尤儁偉,筆墨雖巧終類俳”;《讀韓》云:“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

精神。”《次韻信都公石枕蘄席》一詩至取退之戲語而文致之，有云：“豈比法曹空自私，卻願天日長炎曦”，指退之《謝鄭羣贈席》詩也。與劉昫、契嵩之譏《毛穎傳》，皆焚琴煮鶴，殺風景語。退之可愛，正以雖自命學道，而言行失檢、文字不根處，仍極近人。《全唐文》卷六百八十四張籍上昌黎二書痛諫其好辯、好博進、好戲玩人，昌黎集中答書具在，亦殊有卿用卿法、我行我素之意。豪俠之氣未除，真率之相不掩，欲正仍奇，求厲自温，與拘謹苛細之儒曲，異品殊科。諸君所論，譬如恨禰衡之無規檢，責孔融之有冰棱矣。據《唐摭言》卷五，張文昌二書，亦半爲《毛穎傳》而發，故云：“駁雜無實，有累令德。”則劉昫輩之説，由來亦久。

【補訂】《毛穎傳》詞旨雖巧，情事不足動人，俳諧之作而已。唐人卻有以與傳奇小説等類齊舉者。李肇《國史補》卷下云：“沈既濟撰《枕中記》，莊生寓言之類。韓愈撰《毛穎傳》，其文尤高，不下史遷。二篇真良史才也。”評小説而比於《史記》，許以“史才”，前似未見。《山谷外集》卷十《廖袁州次韻見答》云：“史筆縱横窺寶鉉，詩才清壯近陰何”，自註：“干寶作《搜神記》，徐鉉作《稽神録》”，用意亦同。李卓吾、金聖歎輩評《水滸》“比於班馬”、“都從《史記》出來”等議論，阿堵中已引而未發矣。

《榕村語録》續編卷五亦譏其“好游戲，貪仕宦，一能文狂生，渾身俗骨，然臨大事不放過，如諫迎佛骨，使王

庭湊是也”；最爲平情之論。荆公於退之學術文章以及立身行事，皆有貶詞，殆激於歐公、程子輩之尊崇，而故作别調，“拗相公”之本色然歟。朱弁《曲洧舊聞》卷三《余在太學》條謂：“歐公及許洛諸先輩，皆不以能古文許介甫”，然則“今生安敢望韓公”，真爲負氣語。蔡元鳳《王荆文公年譜考略》卷五辨荆公非有意貶退之，顧所引僅《酬永叔》一律、《讀韓》一絶，其他均摒而不舉；意在洗雪荆公，遂曲爲之諱，亦異於實事求是者。俞文豹《吹劍録》謂：“韓文公、王荆公皆好孟子，皆好辯，三人均之好勝”云云，殊有識見。彼此好勝，必如南山秋氣，相高不下；使孟子而生於中古，或使當荆公之世，無涑水、盱江輩之非難孟子，恐《七篇》亦將如韓集之遭攻擊耳。古來薄韓者多姓王。半山、陽明而外，王逢原《示王聖美葛子明》五古深非退之《南内朝賀》、《示兒》兩詩，謂是德累。王得臣《麈史》卷中亦謂淵明以子賢愚掛懷，猶不免子美之譏，退之《符讀書城南》教子取富貴；宜荆公集四家詩不之取。王若虚《滹南遺老集》卷二十九謂退之“不善處窮”，哀號諛君，卷三十五指摘韓文字句不少假。王世貞早作《藝苑卮言》，斥退之於詩，一無所解。按見《弇州四部稿》卷百四十七；於退之文則推重謂有上追西京者，特至晚年《讀書後》卷三《書韓文後》，尤善善從長耳。陳眉公《妮古録》卷四載弇州自言數年來甚推轂韓歐諸賢爲大雅之文，而於退之詩則初論似未變。世人據弇州題《歸震川遺象贊》中：“千載惟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趣，久而始傷”，以爲弇州知韓文之妙乃

晚年事，蓋未詳考。又以爲弇州心折震川，推之冠一代人文，亦不甚確。《讀書後》卷四《書歸熙甫文集後》自記與震川牴牾事顛末，又曰："觀其遺集，故是近代名手。所不足者，起伏與結構"；又《書洹詞》云："讀歸熙甫時義，厭其不可了，若千尺線。"桐城末派頌説歸方，誤以弇州老去之公心，爲才屈之降款，加之錢牧齋記事失實，資其傳説。故略訂正於此。

【補訂】《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五十《吴中往哲象贊》於歸震川曰："先生於古文詞，雖出之自史漢，而大較折衷於昌黎、廬陵。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超然當名家矣。"《贊》曰："風行水上，涣爲文章；當其風止，與水相忘。剪綴帖括，藻粉鋪張。江左以還，極於陳梁。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始傷。"錢牧齋《初學集》卷七十九《與唐訓導汝諤論文書》、卷八十三《題歸太僕文集》、《有學集》卷四十九《題宋玉叔文集》、《列朝詩集》丁集卷六又卷十二重疊引《贊》語，皆竄易"久而始傷"爲"久而自傷"，以自堅其弇州"晚年定論"之説。周櫟園《書影》卷一記弇州晚年翻然自悔，本牧齋所説，而引《贊》中此句，作"始傷"不誤。歸玄恭編《震川全集》，末附弇州《贊》及《列朝詩集》中震川傳，亦作"始傷"，已據弇州原文以校正牧齋引文。而《明詩綜》卷四十四、《明史·文苑傳》、《四庫提要》卷一百七十二均作"自傷"，則未檢《弇州續稿》而爲牧齋刀筆伎倆所欺。

【補正】吴修齡作《正錢録》，指摘《列朝詩集》，而其《圍爐詩話》卷六云：“元美於文章，以震川爲梗，晚知自傷”，則又爲錢所誤。

【補訂】李元仲《寒支二集》卷一《答葉慧生書》云：“及元美末年爲震川贊，乃曰：‘余豈異趣，晚而自傷。’蓋傷震川之不可及也。”吕叔訥《白雲草堂文鈔》卷三《再復嚴明府書》云：“究之王李所成，不能軼出於韓歐之徒之上。晚而自傷，竟屈伏於震川之下。”蔣子瀟《七經樓文鈔》卷四《與田叔子論古文第二書》甚許弇州，言其非真推震川，乃“老而懷虚，自貶以揚之”，卻仍謂弇州有“久而自傷”之語。近賢論著，因循不究。蓋衆咻傳訛，耳食而成口實矣。一字之差，詞氣迥異。“始傷”者，方知震川之不易得，九原不作，賞音恨晚也。“自傷”者，深悔己之迷塗狂走，聞道已遲，嗟悵何及也。二者毫釐千里。曰“豈異趣”者，以見己與震川，同以“史漢”爲究竟歸宿，特取徑直而不迂，未嘗假道於韓歐耳。弇州弟敬美《王奉常集》卷五十三《藝圃擷餘》云：“正如韓柳之文，何有不從左史來者。彼學而成爲韓爲柳，我却又從韓柳學，便落一塵矣。輕薄子遽笑韓柳非古，與夫一字一語必步趨二家者，皆非也。”足資傍參。弇州《讀書後》卷四《書歸熙甫文集後》須與《四部稿》卷一百二十八《答陸汝陳》合觀。陳眉公《妮古録》引弇州語，亦見《續

稿》卷一百七十五《與徐宗伯書》，其書與卷一百八十一《與李仲子能茂》、卷一百八十二《與顔廷愉》，胥可闡明此《贊》。《書譜》記王逸少評書云："鍾張信爲絶倫。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雁行。"弇州晚歲虚憍氣退，於震川能識異量之美，而非降心相從，亦不過如逸少之於鍾張而已。何嘗拊膺自嗟、低頭欲拜哉。牧齋排擊弇州，不遺餘力，非特擅易前文，抑且揑造故事。如記弇州造訪湯若士，若士不見，而盡出所塗抹弇州文集散置几案間，弇州繙閲，默然而去。王山史《砥齋集》卷二《書錢牧齋湯臨川集序後》即謂其"欲訾弇州"，所"述事似飾而未確"："預出之以度弇州之至耶？抑延弇州至堂而後出之耶?"竊謂徵諸《玉茗堂尺牘》卷一《答王澹生》，則若士"標塗"弇州集，有人"傳於"弇州"之座"而已；卷三《復費文孫》明言舊與弇州兄弟同仕南都，"不與往還"。牧齋不應未覩二牘，而悍然杜撰掌故，殆自恃望重名高，不難以一手掩天下耳目歟。牧齋談藝，舞文曲筆，每不足信。渠生平痛詆七子、竟陵，而於其友好程孟陽之早作規橅七子、蕭伯玉之始終濡染竟陵，則爲親者諱，掩飾不道隻字。竄改弇州語，不啻上下其手，正是一例。吴修齡《正錢録》不可得見，觀《彙刻列朝詩集小傳》錢湘靈序、及舊鈔本《錢湘靈先生詩集補編》第五册《戲爲論詩絶句》第二十七首，則吴書專摘《列朝詩集傳》字句疵累，於其議論

記敍之不公失實，初無是“正”也。

近人則王壬秋，《王志》深譏退之學古遺貌存神之謬，《湘綺樓日記》民國五年五月自稱其文出“起衰公”之上，《南皮佐史總姓王》後，見《朝野僉載》卷三。又一談助。

一七

周濂溪按部至潮州,《題大顛堂壁》曰:“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傳衣。”退之與大顛三書,適可與靈源與伊川二簡作對,而聚訟尤紛紜。東坡説以爲僞,歐公跋以爲真。陸放翁《老學菴筆記》卷六謂黠僧所造,以投歐公之好,故第三書引《易繫辭》作《易大傳》。朱子作《韓文考異》始定爲退之之筆。陳蘭甫《東塾集》卷二《書僞韓文公與大顛書後》謂責韓公不當與大顛往來則可,必欲以僞書爲真,則雖歐公、朱子不可掩後人眼目。今觀荆公《送吕使君》詩中語,亦見退之與大顛三書,幾如淵明之《閑情》一賦,被人認作白璧微瑕矣。黄東發《日鈔》卷三十五、《直齋書録解題》卷十六以朱子此舉爲不可曉。楊升菴不喜朱子,而好襲東發議論,參觀《少室山房筆叢》卷五《五行》條。遂推波助瀾。李穆堂服膺陸王,深惡朱子,每借申雪昌黎、荆公爲名,以攻朱子;《初稿》卷四十六亦有《書贋作昌黎與大顛書後》,氣盛詞峻,失之肐必,尚不如升菴言之成理。《升菴全集》卷四十六、

五十三論朱子論人，“好在無過中求有過”，稱秦檜有骨力而譏岳飛爲横，其必欲證明與大顛書真出韓公手，亦不樂成人之美也；因舉李漢《韓集·序》“無有失墜，總其目以七百”等語，以爲此書既在集外，其僞可知。後來崔東壁《考信録提要》卷上、凌揚藻《蠡勺編》卷二十二皆據李漢序以定三書之僞，實隱本其説而推衍之。然張淏《雲谷雜記》卷二早言：昌黎知制誥，李漢竟未收；柳子厚《天説》引昌黎論天之文、劉夢得《柳集序》舉昌黎遠弔之書、《五寶聯珠集》載昌黎分韻得“尋”字五律，皆在散逸，安得自矜無有失墜云云。王白田《讀書紀疑》卷十六亦謂據柳子厚《與韓愈論史官書》、《段太尉逸事書》、《答韋珩書》、《送僧浩初序》，退之皆有書與子厚，四書今不見集中，劉夢得柳文序所謂“退之以書來弔”，韓集亦無，李漢之言，豈其然乎。則楊、崔、凌三家之説，猶不免盡信李漢一面之詞。且李漢所編韓集中，自有《與孟尚書簡書》，稱大顛爲“能外形骸，以理自勝”，則亦不必曲爲退之諱矣。退之與僧徒往還不絶。趙德麟《侯鯖録》卷八謂退之“不喜僧，每爲僧作詩，必隨其淺深侮之”。陳善《捫蝨新話》卷二謂退之送惠師、靈師、文暢、澄觀等詩，語皆排斥。劉後村《詩話》前集謂唐僧見韓集者七人，惟大顛、穎師免於嘲侮，此外皆爲嘻笑之具。而晁以道《嵩山集》卷十四《懼説贈然公》曰：“予嘗怪韓歐力排浮屠，而其門多浮屠之雄。如澄觀、契嵩輩，能自傳於後世，實二公之力爲多。

夫毁其教而進其徒，豈非一反。”李敬齋《古今黈》卷七亦歷數退之集中爲僧侶所作詩文，以爲大醇小疵。張爾岐《蒿菴閒話》卷一謂退之《送文暢詩》、《高閑序》皆以富貴利慾相誇誘，不類儒者語，竊計文暢輩只是抽豐詩僧，不然，必心輕之。三君皆不免皮相，未能如趙、陳、劉三氏之究極退之語意也。余按朱子“退之死款”之説，見《語類》卷百三十七，明説因《與孟簡書》中“以理自勝”等語而發；升菴以爲指與大顛三書，大誤，胡元瑞《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六已訂正之。魏默深《古微堂外集·再書宋名臣言行録後》至曰：“升菴揑造死款之説，以誣朱子”，則升菴豈若是誕哉。默深衛護朱子，而竟不一讀《語類》，蓋伐異每尚細究敵説，黨同乃至浸忘師訓，理固然耳。若以岳飛爲横，乃朱子門人沈僩問語，非出朱子，見《語類》卷百三十一。同卷屢斥秦檜之奸，初無假借。《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亦有辨論。升菴之妄，在此不在彼也。退之《與大顛第二書》謂海上窮居，無與話言，要顛相過；第三書怪顛不過，謂非通道。則是空谷之喜足音，豈《師説》“從而相師”之誼耶。《與孟簡書》亦謂：“近奉釋氏，乃傳者之妄。遠地無可與語，因召大顛，與語亦不盡解。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下文亹亹數百言，莫非申明攘斥佛老之願，所以自爲別白者至矣。皮襲美《文藪》卷九有《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稱退之能“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可見唐之儒者，

未嘗以退之與大顛往來，而疑其信持佛法也。即五代時劉昫輩作《舊唐書》，苛責昌黎，而亦以斥釋老稱之，未據此事，增益罪狀。惟契嵩《鐔津文集》卷十九《非韓》第十四論《馬彙之行狀》特記刺血書佛經事，謂昌黎外專儒以護其名，内終默重佛道；第十七論《與孟簡書》，略謂昌黎强掩，言愈多而迹愈見，以理自勝云云，已信其法，佛教順理爲福，與大顛游，談理論性，已厠其福田利益矣；又引韓子問道大顛，三平擊牀悟入一事，謂昌黎尊大顛而毁佛，如重子孫而斥祖禰云云。深文周内，游談無根。明蓮池大師《竹窗隨筆》韓昌黎條引與孟簡書中語，則謂退之"悍然不信佛法如故，何曾悟入"；可見後世緇流之有識者，未嘗執著形迹，引退之以自張門面也。契嵩已坐實退之參禪，宗永撰《宗門統要》，本果繼作《正宏集》，揑造事實，謂退之參大顛，有一百八念珠公案，爲上根人，説大乘法。癡人夢話，齊東野語，奉鬼教、本《魏書》卷五十三《李瑒傳》。事鬼宿本《尚書故實》。人，固宜擣鬼；而儒者亦復相驚伯有，殊可哂也。

【補訂】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九云："退之所接引，皆是破落户，非好僧。如惠師、靈師之徒，爲退之説得也狠。後見大顛，不得不服。"張嵩菴所謂"抽豐詩僧"之説，已發於此。陳蘭甫《東塾集》卷二《書僞韓文公與大顛書後》闡釋《與孟簡書》語意最確，略云："歐公既知其官銜之謬，而不知其書之僞，殊不可解。朱子之説尤不可解。《與孟簡書》所謂與之語雖不

盡解者，韓公與大顛語，大顛不盡解也。胸中無滯礙者，大顛無滯礙也。朱子則以爲大顛之語，韓公雖不盡解，亦豈不足暫空其滯礙之懷，此尤於文義不合矣。”朱文寧《湧幢小品》卷十八云：“潮州韓文公［祠］像，狀如浮屠。此後人因公闢佛而故以此挫之，以實大顛之説。郭青螺爲守，易以木主，最是。”潘稼堂《遂初堂詩集》卷十三《韓山謁昌黎廟》第二首云：“潮州古揭陽，秦初置軍屯。牧潮不匝歲，惠愛千秋存。邦人謹奉事，肅若周孔尊。張君感諫草，守廟不用髡”，自註：“舊以僧守祠，拗齋始罷遣之”。昌黎《原道》曰：“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豈自料身後亦被迫披剃而爲粥飯僧所賴以衣食哉。

俞文豹《吹劍録》謂：韓公潮州之行，豪氣鑠盡，謝表披訴艱辛，真有悽慘可憐之狀。至於佛法，亦復屑意，答孟簡書云云；見《宗門統要》，疑其誕謾，“觀公此書，似不誣也”。夫《與孟簡書》明言不屑意於佛法，俞氏豈善讀書者。馬永卿《嬾真子》卷二道王抃語，謂退之號毁佛，實則深明佛法，其《送高閑上人序》，得歷代祖師向上休歇一路，所見大勝裴休《圓覺經序》云云。更爲望文牽合矣。余嘗推朱子之意，若以爲壯歲識見未定，迹親僧道，乃人事之常，不足深責；至於暮年處困，乃心服大顛之“能外形骸”，方見韓公於吾儒之道，祇是門面，實無所得。非謂退之即以釋氏之學，歸心立命也，故僅曰：“晚來没頓身已處。”蓋深歎其見賊即打，而見客

即接，無取於佛，而亦未嘗有得於儒；尺地寸宅，乏真主宰。《韓文考異》中註《與孟簡書》，亦發此意。雖較唐人爲刻，要非周内之言，更非怪退之與僧徒書札往還，詩篇贈答也。不然，朱子早歲詩爲二氏言者多矣。一則曰："聊被釋氏書，超然與道俱"；再則曰："登山懷釋侶，盥手閲仙經"；三則曰："所慕在玄虚，終朝觀道書。"參觀夏心伯《讀朱質疑》卷一《朱子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考》，謂此等詩皆作於二十四歲以前。至其交往，亦有仰上人、可師之流，何以都著集中，不稍掩飾乎。《東發日鈔》卷三十四論朱子此等詩亦曰："朱子博於二氏書，而他日謂昌黎與大顛交，乃平生死案，何嚴也"云云。李穆堂遂坐實朱子之攻乎異端矣，參觀《初稿》卷四十五《書靈寶異法後》，卷四十六《書五燈會元後》。

【補訂】查悔餘《初白菴詩評》卷中論朱子此數詩曰："既誦佛經，又觀道書，想亦聊遣詩興，未必果有其事也"；又摘朱子《秋雨》、《寄山中舊知》兩詩中"悟無生"，以爲是"禪語"。夫世法視詩爲華言綺語，作者姑妄言之，讀者亦姑妄聽之。袁中郎《瓶花齋集》卷六《雪濤閣集序》所謂："有泛寄之情，無直書之事，故詩虚而文實。"然執著"遣興"、"泛寄"，信爲直書紀實，自有人在。唐李遠有聯云："人事三杯酒，流年一局棋"，一作："青山不厭三杯酒，長日唯銷一局棋。"《幽閑鼓吹》記令狐綯薦遠爲杭州刺史，宣宗曰："我聞遠有詩云：'長日唯銷一局棋'，豈可以臨郡哉。"綯對曰："詩人之言，非有實也。"周櫟園《尺牘新鈔》二

集《藏弆集》卷十施男《與徐巨源》記方棠陵語張崑崙山人曰:“君詩固嘉,而鮮情實。如無山稱山,無水賦水,不歡而慍,弗戚而哀,情實安麗。”張答曰:“風人婉詞託物。若文王之思后妃,豈必臨河洲、見雎鳩耶。如祖餞寧必携百壺酒,而云:‘清酒百壺,惟筍與蒲。’若據情實,老酒一瓶,豆腐麪筋,俱可與黏泥柳絮收入眉山夾袋矣。”皆初白所謂“未必果有其事”。一言以蔽之,詩而盡信,則詩不如無耳。參觀《管錐編》一册192頁。小普林尼(Pliny)嘗云:“准許詩人打誑語”(Tamen pöetis mentiri licet)。見 *Letters*, VI, xxi, Loeb, I, 500。哈代至曰:“苟伽利略祇作詩述其地球轉動説,則宗教法庭或且縱任之而不問”(If Galileo had said in verse that the world moved, the Inquisition might have left him alone), quoted in R.Gittings, *The Older Hardy*, Penguin, 1980, 120. 蓋詩歌雖可招文字之禍,尚萬一得託“詩人之言”,“虚”而非“實”,罪疑惟輕。散文相形,更信而有徵,鑿而可據,遂愈不爲羅織者所寬假也。參觀第385頁。

荆公《送吕使君詩》作闢佛語,《寄王逢原》亦云:“孔子大道寒於灰,力排異端誰助我”;而集中詩作禪語不計數,仿寒山、拾得即至二十首,亦屢與釋子酬答。《道山清話》載唐子方見公誦《華嚴經》;《吹劍録外集》記公與葉濤云:“博讀佛書,勿爲世間閑文字”;《賓退録》卷五記公坐禪時作《胡笳十八拍》,自言“坐禪實不虧

人”，事雖可笑，亦見公刻意學佛；復作《楞嚴疏解》，可謂躬蹈而厚責於昌黎者。至其暮年捨宅爲寺，請僧主持，如朱子《語類》與余國秀語所譏，又豈韓公廬居火書之旨哉。爲儒家言者，以退之南遷交大顛爲病，而浪子和尚惠洪《石門文字禪》有《次韻遊南台》詩；乃曰：“永懷倔强韓退之，南遷正坐譏訶佛”，可發一笑。李肇《國史補》記昌黎數事，皆非佳話，有昌黎敬徑山，出妻拜之，請賜法名一則。後人卻未有引爲話柄者，何耶。

一八

邵氏《聞見後録》卷十八以爲荆公既鄙夷退之力去陳言，而自作《雪詩》，又全襲退之語。余按荆公《讀韓》"可憐無補費精神"一語，即退之《贈崔立之》詩中語，改"益"字爲"補"字。按李壁注荆公詩，僅於此句下引韓詩云云，上句未註。故魏了翁《經外雜鈔》卷二補言其上句"力去陳言"出退之《答李翊書》。又《黄氏日抄》卷五十九力非朱子編韓集之録荆公此絶，以爲象山他日亦即以"無補費精神"譏朱子云云。在荆公或爲反脣之譏，邵氏欲以矛攻盾，何爲近捨此耶。荆公詩語之自昌黎沾丐者，不知凡幾，豈特《雪詩》而已。譬如《元豐行》曰："田背坼如龜兆出"，此荆公得意語也；故《寄楊德逢》又曰："似聞青秧底，復作龜兆坼。"《後山詩話》記山谷論荆公詩"暮年愈妙"，即稱此語，以爲前人未道。不知昌黎《南山》詩形容山石犖确，即曰："或如龜坼兆，或如卦分繇。"又如《孔子》詩曰："聖人道大能亦博，學者所得皆秋毫"；李雁湖未註出處。按此逕用昌黎《送王秀才序》起語："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偏觀而盡識也。"《再用前韻寄蔡天啓》

曰："微言歸易悟，捷若髭赴鑷"；比喻新妙，雁湖亦未註出處。按此本昌黎《寄崔立之》詩："連年收科第，若摘頷底髭。"他如《懷鍾山》曰："何須更待黄粱熟，始覺人間是夢間"；則本之昌黎《遣興》曰："須著人間比夢間。"《寄孫正之》曰："少時已感韓子語，東西南北皆欲往"；則又所謂自首減等者矣。然此皆不過偷語偷意，更有若皎然《詩式》所謂"偷勢"者。如《游土山示蔡天啓》之"或昏眠委翳"四句，《用前韻贈葉致遠》之"或撞關以攻"十二句，全套昌黎《南山》詩"爛漫堆衆皺"一段格調。《和文淑湓浦見寄》之"髮爲感傷無翠葆，眼從瞻望有玄花"，又本於昌黎《次鄧州界》之"心訝愁來惟貯火，眼知别後自添花"，匪特"玄花"二字，擷取昌黎《寄崔立之》詩"玄花著兩眼"句已也。曾子實、劉起潛皆以爲荆公絶句機軸，得之昌黎"天街小雨潤如酥"一首；《隱居通義》卷六卷十一。荆公五七古善用語助，有以文爲詩、渾灝古茂之致，此祕尤得昌黎之傳。詩用虚字，劉彦和《文心雕龍》第三十四《章句》篇結語已略論之。蓋周秦之詩騷，漢魏以來之雜體歌行，如楊惲《拊缶歌》、魏武帝諸樂府、蔡文姬《悲憤詩》、《孔雀東南飛》、沈隱侯《八景詠》，或四言、或五言記事長篇，或七言，或長短句，皆往往使語助以添迤邐之概。而極其觀於射洪之《幽州臺歌》、太白之《蜀道難》、《戰城南》。宋人《雜言》一體，專仿此而不能望項背也。五言則唐以前，斯體不多。如《十九首》："同心而離居"、"故人

心尚爾。”《李延年歌》:“絶世而獨立。”趙壹《疾邪詩》:“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曹植樂府:“扶桑之所出”,“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忽亡而復存。”王粲《詠史》:“惜哉空爾爲。”劉楨《贈徐幹》:“我獨抱深感,不必與比焉。”徐幹《室思》:“自君之出矣,明鏡闇不治”,“端坐而無爲,重新而忘故。”嵇康《答二郭》:“天下悠悠者”,“有能從此者。”郭遐周《贈嵇康》:“欽哉得其所,惄焉如調饑。”阮籍《詠懷》:“誰可與歡者”,“存亡誠有之”,“去者余不及,來者吾不留”,“呼吸永矣哉。”秦宓《遠遊》:“虎則豹之兄,鷹則鷂之弟。”陸機《樂府》:“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邈矣垂天景,壯哉奮地雷”;《贈弟》:“行矣怨路長,惄焉傷别促。”潘尼《贈王元貺》:“畢力讚康哉。”張協《雜詩》:“川上之歎逝。”曹嘉《贈石崇》:“爲國之俊傑。”嵇紹《贈石崇》:“未若酒之賊。”劉琨《贈盧諶》:“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謝混《誡族子》:“數子勉之哉。”張駿《薤露行》:“在晋之二世。”謝靈運《述祖德》:“而不纓垢氛。”謝惠連《夜集》:“誠哉曩日歡,展矣今夕切。”鮑昭《樂府》:“餘人安在哉”;“遠矣絶音儀”;“有願而不遂。”謝世基《連句》:“偉哉横海鱗,壯矣垂天翼。”何偃《冉冉孤生竹》:“歡願亦云已,坐守零落耳。”謝朓《懷故人》:“山川已間之”;《觀朝雨》:“懷古信悠哉。”丘巨源《聽鄰妓》:“中山安在哉。”沈約《樂府》:“苦哉遠征人,悲矣將如何”;《遊鍾山》:“結架山之足”;《登玄暢樓》:“迴望山

之陰”；《詠月》：“清光信悠哉。”江淹《雜體》：“遠與君別者”，“而我在萬里”，“楚客信悠哉”，“因之平生懷”；《效阮公》：“竚立誰語哉”；《悼室人》：“佳人永暮矣。”吴均《樂府》：“豔裔陽之春”；《贈柳惲》：“迢遞江之沂”；《贈王桂陽》：“送别江之干”；《送劉餘杭》：“置酒峯之畿”；《壽陽還》：“結景雲之峯”；《贈周興嗣》：“孺子賤而貧”；《閨怨》：“妾坐江之介。”何遜《宿溢口》：“共泛溢之浦”；《歎白髮》：“求我谷之嵎。”陸倕《贈任昉》：“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沈炯《十二屬》：“豬蠡窅悠哉。”何處士《酬解法師》：“道林俗之表，慧遠廬之阿。”庾信《酬薛文學》：“子居河之曲”；《治渭橋》：“司職渭之陽。”隋煬帝《樂府》：“先聖之所營”；《賜史祥》：“振旅河之陰”；《還京師》：“是月春之季。”虞騫《登鍾山下峯》：“攜手巖之際。”費昶《巫山高》：“彼美巖之曲。”唐人如宋之問《謁禹廟》：“而今功尚敷”；《藥》：“君臣有禮焉”；《傷王七祕書監》：“物在人已矣。”張説《樊姬墓》：“楚國所以霸，樊姬有力焉。”李百藥《途中述懷》：“福兮良所伏，今也信難通”；《戲贈迎新婦》：“三星宿已會，四德婉而嬪。”楊炯《西陵峽》：“盤薄荆之門，滔滔南國紀，洞庭且忽焉，孟門終已矣。”蘇頲《和聖製春臺望》：“壯麗天之府，神明王者宅”；《哭樂安少府》：“夢寐殊悠哉，已而梁木摧。”蕭穎士《答韋司業見過》：“夫子覺者也，其能遺我乎。”吕温《寄季六協律》：“戒哉輕沽諸，行矣自寵之。”王維《贈張諲》：

“隱居十年餘，宛是野人也”；《青溪》：“請留盤石上，垂釣將已矣。”高適《出獵》：“失之有餘恨，獲者無全軀”；復屢用“行矣”、“去矣”、“已矣”。孟浩然《符公蘭若》：“依止此山門，誰能效丘也。”王龍標《題灞池》：“借問白頭翁，垂綸幾年也”；《詠史》：“歎息嵩山老，而後知其尊”；《香積寺禮僧塔》：“愚也駭蒼生，聖哉爲帝師。”韋應物《再遊龍門》：“邈矣二三子，兹焉屢遊盤。”儲光羲《貽劉高士别》：“壯哉麗百常，美矣崇兩觀”；《貽袁三》：“夫子儉爲德，而能清約身”；《茅山》：“良以真心曠，兼之外視閑”；《寄申大》：“況我行且徒，而君住獨蹇。”暢當《贈宇文中丞》：“爲語弋林者，冥冥鴻遠矣”；《平阿館赴郡》：“德綏乃吾民，不得將庶矣。”徐彦伯《比干墓》：“大位天下寶，維賢國之鎮，殷道微而在，特進貞而順。”員半千《隴右途中遭非語》：“出遊非懷璧，何憂乎忌人。”宋務光《海上作》：“曠哉潮汐地，大矣乾坤力。”王灣《登終南山》：“常愛南山遊，因而盡原隰”；《晚夏池亭》：“逮此乘務閒，因而訪幽叟。”崔顥《贈懷一上人》：“但有滅度理，而生開濟恩。”陶翰《出蕭關懷古》：“愴矣苦寒奏，懷哉式微篇。”李華《雜詩》：“玄黄與丹青，五氣之正色，儒風冠天下，而乃敗王度”；《詠史》：“何意李司隸，而當昏亂時。”賈至《閒居秋懷》：“信矣草創時。”顧況《丁行者》詩：“飼豕如人焉，領我心之虔”；《憶亡子》：“懷哉隔生死，悵矣徒登臨。”其他用“之”字、“哉”字、“而”字句多不勝舉。按施愚

山《蠖齋詩話》有《詩用之字》條，寥寥數例，皆“何所之”，“之”作赴往解，乃動詞，非語助也。又如《十九首》“采之欲遺誰”、陸機“照之有餘輝”、劉伶“付之與瑟琴”等句，“之”作其物其人解，乃代名詞，亦非語助。故此類句皆從略。又俞理初《癸巳存稿》卷十二《詩詞虚字》條，亦甚簡。六代則徐幹一作，仿製者尤多。唐則李杜以前，陳子昂、張九齡使助詞較夥。然亦人不數篇，篇不數句，多摇曳以添姿致，非頓勒以增氣力。唐以前惟陶淵明通文於詩，稍引厥緒，朴茂流轉，別開風格。如“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歟”；“孰是都不營，而以求其安”；“理也可奈何，且爲陶一觴”；“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日日欲止之，今朝真止矣”；其以“之”作代名詞用者亦極妙，如“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唐人則元次山參古文風格，語助無不可用，尤善使“焉”字、“而”字；如“而欲同其意”，“而苟求其禄”，“而能存讓名”，“而可愛軒裳”，“似不知亂焉”，“豈不如賊焉”，“快意無比焉”，“常竊媿恥焉”，“於斯求老焉。”五古“而”字起句，昔人尚有；“焉”字押韻，前此似僅劉楨、張九齡、宋之問、張説詩中各一見耳。昌黎薈萃諸家句法之長，元白五古亦能用虚字，而無昌黎之神通大力，充類至盡，窮態極妍。《竹莊詩話》卷七選昌黎《南溪始泛》三首，引《蔡寬夫詩話》云：“三首乃末年所作，獨爲閒適，有淵明風氣”云云。夫昌黎五古句法，本有得自淵明者，蔣叔起《垂金蔭緑軒詩鈔》卷一云：

“昌黎有小詩數首，力摹彭澤，偶讀一過，從而追和之”；乃指“江漢雖云廣”、“長安交游者”、“夜歌”、“岐山下”四首而言。竊意《秋懷》、《晚菊》等篇，詞意亦仿淵明，不待《南溪始泛》。淵明《止酒》一首，更已開昌黎以文爲戲筆調矣。昌黎亦善用“而”字，尤善用“而我”字，其祕蓋發自劉繪。繪《有所思》云：“別離安可再，而我更重之。”唐如陳子昂《同宋參軍夢趙六》曰：“驂馭游青雲，而我獨蹭蹬。”丁仙芝《贈朱中書》曰：“而我守道不遷業。”李東川《題李丞山池》：“他人驌驦馬，而我薜蘿心。”王昌齡《觀江淮名勝圖》：“再詣臨海嶠，而我高其風。”張九齡《奉使南海》曰：“行李豈無苦，而我方自怡。”孟浩然《下灨石》曰：“榜人苦奔峭，而我忘險艱。”劉長卿《贈別韋建韋造》曰：“而我倦棲羈，別君良鬱陶”；又《送薛據宰涉縣》曰：“夫君多述作，而我常諷味。”韋應物《答韓郎中》曰：“而我豈高致，偃息平門西。”儲光羲《泛東溪》曰：“草木含新色，而我任天和”；《貽劉高士別》曰：“簪珮何璀瓈，而我送將歸。”沈千運《感懷弟妹》曰：“性情能免此，而我何不易。”皆偶用而已。太白獨多：如《贈新平少年》之“而我竟何爲，寒苦坐相仍”；《贈柳少府》之“而我愛夫子，淹留未忍歸”；《贈劉都使》之“而我謝明主，銜哀投夜郎”；《懷岑倫》之“美人竟獨往，而我安得羣”；《望廬山瀑布》之“而我樂名山，對之心益閒。”昌黎五言如《苦寒》之“而我於此時，恩光何由沾”；《食曲河驛》之

"而我抱重罪，孑孑萬里程"；《寄李大夫》之"而我竄逐者，龍鍾初得歸"；《祖席》之"淮南悲木落，而我亦傷秋"；胥有轉巨石、挽狂瀾之力。韓門如孟東野《遠遊》之"而我獨何事，四時心有違"；賈浪仙《翫月》長篇最步武昌黎，中固亦云："此景亦胡及，而我苦淫耽。"荆公用"而我"字無不佳。如《寄耿天騭》云："而我方渺然，長波一歸艇"；《邀望之過》云："豈魚有此樂，而我與子無"；《洊亭》云："豈予久忘之，而欲我小停"；《夢黄吉甫》云："豈伊不可懷，而使我心往"；《車載板》云："而我更歌呼，與之相往返"；《送張拱微》云："嗟人皆行樂，而我方坐愁。"觀此諸例，則宗風斷可識矣。李雁湖註《奉答永叔》七律云："江東王儔尚友謂予：荆公於退之文，步趨俯仰，升堂入室，而其言如是；豈好學者常慕其所未至，而厭其所已得耶。"不免回護。且不知荆公詩法，亦若永叔之本於昌黎；忖他人之同學，欲獨得其不傳，遂如逢蒙挽射羿之弓，康成操入室之戈耳。五代詩家多不能爲此等古體，故盧多遜《苦吟》曰："不同《文賦》易，爲著者之乎"；直是不讀次山、昌黎人語矣。又前所舉陸士衡、謝惠連、陸倕等以"矣"對"哉"諸聯，搜述索偶，平仄俱調，已開近體詩對仗之用語助。唐人如宋廣平《應制》曰："丞相邦之彦，非賢諒不居；老臣庸且憊，何德以當諸"，更以虚字作扇對。他若廣平《送張説巡邊應制》："以智泉寧竭，其徐海自清。"崔沔《恩賜樂遊園宴》："復承天所賜，終宴園之陽。"劉元度

《幸大薦福寺應制》："佳哉藩邸舊，赫矣梵宫新。"孫翃《酬張九齡》："於焉審虞芮，復爾共舟航。"李東川《送暨道士》："中州俄已到，至理得而聞。"儲光羲《酬張五丈》："松柏以之茂，江湖亦自忘。"張燕公《挽李工部》："昔焉稱夏日，今也謚冬卿。"蘇許公《和聖製長春宫登樓》："帝迹奚其遠，皇居之所崇"；《聞韋使君引紼》："惻矣南鄰問，冥然東岱幽。"杜審言《和李大夫奉使》："澄清得使者，作頌有人焉，莫以崇班閟，而云勝託捐。"褚朝陽《五絲》："水底深休也，日中還賀之"；按結句"汨羅空遠而"，以虚字押脚。王摩詰《哭祖自虚》："謬合同人旨，而將玉樹連，爲善吾無已，知音子絶焉"；《示外甥》："老夫何所似，敝宅倘因之"；《汎前陂》："暢以沙際鶴，兼之雲外山。"孟襄陽《尋梅道士》："重以觀魚樂，因之鼓枻歌"；其他不成對偶者如《過檀溪别業》："余亦幽棲者，經過竊慕焉"；《尋辛諤》："回也一瓢飲，賢哉常晏如"；《秦中苦雨》："寄言當路者，去矣北山岑。"高達夫《信安王幕府》："曳裾誠已矣，投筆尚悽然"；《真定即事》："光華揚盛矣，霄漢在兹乎，淪落而誰遇，栖皇有是夫。"祖詠《清明宴劉司勳别業》："以文嘗會友，唯德自成鄰。"李端《早春夜望》："行矣前途晚，歸歟故國賒"；《下第上薛侍郎》："幸得皮存矣，須勞翼長之。"劉長卿《哭魏兼遂》："艱危負且共，少小秀而文。"貫休《别姚合》："言之離别易，免以道途難。"李羣玉《吾道》："鳳兮衰已盡，犬也吠何繁。"杜荀鶴《逢友人》："白髮多生矣，青山可往乎"；《與弟話别》：

"干人不得已，非我欲爲之。"以及較著之聯若杜少陵之"置驛常如此，登龍蓋有焉"；"古人稱逝矣，吾道卜終焉"；"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伯仲之間見伊吕，指揮若定失蕭曹。"白樂天之"險阻嘗之矣，栖遲命也夫"；"一之已歎關於命，三者何堪併在身。"李義山之"真人塞其内，夫子入於機"；"求之流輩豈易得，行矣關山方獨吟。"温飛卿之"至言今信矣，微尚亦悲夫"；"角勝非能者，推賢見射乎。"其例已多。宋人更以此出奇制勝。如王中父之"命也豈終否，時乎不暫留。"韓持國之"用舍時焉耳，窮通命也歟"；"居仁由義吾之素，處順安時理則然。"王介甫之"男兒獨患無名爾，將相誰云有種哉。"歐陽永叔之"藏之十襲真無用，報以雙金豈所宜。"劉原父之"貧且賤焉真恥也，壯之良者盍行乎"；"斯文未喪微而顯，吾道猶存嘯也歌"；"謝病歸來真老矣，傷春刻意益茫然。"劉貢父之"歸歟那愠見，去矣約輕齎"；"五十已過無聞爾，三百雖多奚以爲"；"驅之老馬尚知道，行矣泥龜久不靈。"蘇東坡之"君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曲無和者應思郢，論少卑之且借秦。"李師中之"山如仁者静，風得聖之清"；"夜如何其斗欲落，歲云暮矣天無晴。"唐子西之"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吾道非邪來曠野，人生樂爾復何時"；"歲云暮矣無雙雁，我所思兮在五羊。"黄山谷之"夫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日者傾三接，天乎奠兩楹"；"日邊置論誠深矣，聖處時中乃得之。"張文潛之"歲云暮矣風落

木，夜如何其斗插江。”梅執禮之“天之未喪斯文也，吾亦何爲不豫哉。”王才臣之“並舍者誰清可喜，各家之竹翠相交”；“歸去來兮覺今是，不知我者謂何求。”曾幼度之“不可以風霜後葉，何傷於月雨餘雲。”韓子蒼之“曲檻以南青嶂合，高堂其上白雲深。”汪浮溪之“何時盛之青瑣闥，妙語付以烏絲闌。”潘倬之“逝者如斯未嘗往，後之視昔亦猶今。”朱新仲之“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黄金罍。”陸放翁之“誰其云者兩黄鵠，何以報之雙玉盤”；“長安之西過萬里，北斗以南惟一人。”劉後村之“師言起予者，翁問倩人耶。”方秋崖之“翁之樂者山林也，客亦知夫水月乎。”鄭清之之“兕容於野雖非地，豹澤其文似識時。”名家集中，膾炙人口之聯，更僕難數。然窠臼易成，十數聯以上，即相沿襲。譬如唐子西“佳月”一聯、張文潛“歲云”一聯，即與李師中二聯相犯；汪浮溪、朱新仲、陸放翁三聯亦大類。他如鄧林《村居》之“數筆遠山仁者静，一篙流水聖之清”，尤顯襲師中句。丁開《可惜》之“日者今何及，天乎有不平”，望而知爲本山谷“日者”一聯。王阮《上巳阻風》之“天氣未佳宜且住，樹猶如此我何堪”，與朱新仲之“天氣未佳宜且住，風濤如此亦安歸”，幾如填匡格矣。按新仲此聯不見《灊山集》中，《後村詩話》引之。王氏《義豐集》中《詠瀑布》尚有虚字二聯，以其鈍拙，故與他家集中虚字拙聯皆從略。宋人詩中有專用語助，自成路數，而當時無與於文流者，邵堯夫《擊壤集》是也。惟近體虚字雖多，而虚字對如“知時所得

誠多矣，養志其誰曰不然”，全集不數見；惟《首尾吟》押“支”韻，一題中遂屢爲之，如“無聲無臭儘休也，不忮不求還得之”，“物皆有理我何者，天且不言人代之”，“義若不爲無勇也，幸如有過必知之”，“信道而行安有悔，樂天之外更何疑。”實與梅執禮、王中父、韓持國所作，無以大異。明之陳白沙、莊定山衍其宗派，而皆視祖師稍爲雅飭，語助不如康節之濫。白沙虚字對更少，如“色香本出梨之右，風味真無嶺以南”，偶一爲之，生勁差似唐子西、韓子蒼。定山虚字對較多，如“天乎賢孝真佳壻，詩也幽閒亦壽機”，“鼎乎何可論爲蓋，柱也焉能夢作車”，頭巾氣殊不可耐。至“開闢以來原有此，蓬萊之外更無山”，“越水以更惟剡曲，子陵而下幾漁翁”，則尚不失爲詩句。然理學家作詩用語助，雖無當風雅，猶成文理。至竟陵派以語助爲詩訣，遂如柳子厚譏杜温夫所謂“助字不中律令”者矣。如鍾伯敬之“何非寒其聲”，“待此花之朝”，“是爲月之時”，“筆體老而清”，“禪者之户庭”，“夫惟或隔之”，“大奸之臂足”，“名稱稍以臘别之”，“兹花終負梅之名”，“既雨兼之晚，孤帆莫適從”，“即論兹山絶，登兹者亦稀”，“一花分合處，形與影耶神”，“計爾南歸三月餘，十之五六住吾廬”，“行行吾欲之官矣，此際情詞不可言。”譚友夏之“奇矣哉吾師”，“退言於水木”，“懸之而後宿”，“回首夕其暉”，“柴門之内滿”，“升降之際微”，“十年之前後”，“雪來秀之山光有”，“且尚爲人子，得無憂老親”，“解者須

之後，勤哉慎厥初。”蔡敬夫之“未見胡然夢，其占曰得書”，“居之僧尚髮，來者客能琴。”及後來倪鴻寶之“及其老也戒，故詡舌之能”，“鍾鼓享之背，齎咨賦者誣。”如此笑枋，殊難備舉。或則不通，或則不必，真宋太祖論“朱雀之門”所謂“之乎者也，助得甚事”者。按《談苑》、《湘山野録》二書作“朱雀之門”，《邵氏聞見録》作“明德之門”；方巨山《秋崖小稾·題曹兄耕緑軒》七古云：“君不見建隆聖人之玉音，者也之乎助何事”，即指此事。蓋理學家用虚字，見其真率容易，故冗而腐；竟陵派用虚字，出於矯揉造作，故險而酸。一則文理通而不似詩，一則苦做詩而文理不通。兼酸與腐，極以文爲詩之醜態者，爲清高宗之六集。蘀石齋、復初齋二家集中惡詩，差足佐輔，亦虞廷賡歌之變相也。

【補訂】陳士業《寒夜録》卷下摘李端《寄盧綸》、《下第》、《寄薛戴》三詩中句，謂其“好以語助入詩，頃鍾譚多用此體”。李元仲《寒支二集》卷二《答友》謂鍾譚甚避“庸腐”而必至於“庸腐”，其故在於“專禁使事，全以語助點綴成文”。王漁洋《古夫于亭雜録》卷二引《老學菴筆記》所舉王中父、韓持國詩用語助，因謂：“天啟後竟陵派盛行，後生效之，多用焉、哉、乎、也等虚字成句，令人噴飯。”似不省唐宋大家均有其體，明人爲之者亦匪獨竟陵。王氏嘗爲班孟堅所謂“言語侍從之臣”，使其生當乾隆之世，或將嗑唇忍笑，咽飯不敢噴而至於噎歟，抑且如翁覃谿、錢蘀石、劉

石菴輩，仰法聖製，亦“用虛字成句”歟。南宋之季，趙昌甫蕃與韓仲止淲詩名藉甚，即方虛谷並推之“二泉”也。方氏《桐江集》卷四《跋趙章泉詩》謂：“於助詞上著力，亦須渾成不露乃可。近人學之，乃至偏枯憔悴，全用之乎者作對。”實則二泉用語助，均弛弱酸腐，視後來鍾譚蓋有過之，陳、李、王、翁等或未之知。玆自韓氏《澗泉集》拈古近體各二例。卷三《春日雜興》：“如水深火熱，亦運之而已”；卷六《贈劉解元》：“劉改之者忽相逢”；卷十三《次韻昌甫所寄》：“於今之世宜咸若，從古之賢定復然”；卷十七《和昌甫竹句》：“山村底處無叢薄，我獨因人以賦焉。”殊堪爲乾隆御製解嘲張目矣。李天生《受祺堂文集》卷四《題忠臣孝子詩書》云：“中丞［焦涵一］弱冠爲詩，模楷杜陵，既而曰：‘聖不可爲，姑狂之。’書法亦然。孫大司馬白谷嘗譏之曰：‘公詩欲學高皇帝耶。高皇帝天授豈可學。’”明末大臣尚大胆隱“譏”明太祖之惡詩，晚清臣工於清高祖詞翰倘有數“天子揮毫不值錢”者乎。書此以質方聞。

一九

方氏《瀛奎律髓》頗薄雁湖《半山詩註》，屢屢言之。偶觀其書，實亦未盡如人意。好引後人詩作註，尤不合義法。如羼入集中之王逢原《寄慎伯筠》詩“宜乎倜儻不低斂”句，雁湖註乃引吕居仁詩。昔李善註《文選》，於《洛神賦》“踐遠遊之文履”句下，引繁欽《定情詩》云：“有此言，未詳其本”，亦不過徵及同時作者，雁湖則何藉口哉。故卷三十六末劉辰翁評曰：“嘗見引同時或後人詩註意，不知荆公嘗見如此等否。”深中雁湖之病。

【補訂】余此論有籠統鶻突之病。僅註字句來歷，固宜徵之作者以前著述，然倘前載無得而徵，則同時或後人語自可引爲參印。若雖求得詞之來歷，而詞意仍不明瞭，須合觀同時及後人語，方能解會，則亦不宜溝而外之。《文選》開卷第一篇班孟堅《兩都賦·序》之“朝廷無事”句下，善註引蔡邕《獨斷》而自白曰：“諸釋義或引後以明前，示臣之任不敢專，他皆類此”；《東都賦》之“體元立制”句下，善註至引晉人杜預《左傳註》“體元以居正”爲漢文來歷，此類時一遇之。

《西京賦》之“右平左墄”句下，善註引《西都賦》“左墄右平”，以班證張，又如以繁欽詩與曹子建賦互印矣。劉須溪評雁湖註語，亦不可一概而論。如卷三十八《送王覃》云：“山林渺渺長回首，兒女紛紛忽滿前”，雁湖註引謝師厚詩：“倒著衣裳迎户外，盡呼兒女拜燈前”；《姑胥郭》云：“旅病愔愔如困酒，鄉愁脈脈似連環”，雁湖註引東坡詩：“下第味如中酒味”；皆牽合無謂，兹不多舉。卷四十七《黄鸝》云：“婭姹不知緣底事，背人飛過北山前”，雁湖註引蘇子美詩：“婭姹人家小女兒，半啼半語隔花枝”；按《蘇學士文集》卷八《雨中聞鶯》曰：“嬌騃人家小女兒”，雁湖改字以附會荆公詩，尤不足爲訓。顧復有捉置一處，使人悟脱胎换骨之法者，如卷四十《送望之赴臨江》云：“黄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雁湖註引山谷《黄雀》詩：“頭顱雖復行萬里”；卷四十六《韓信》云：“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雁湖註引山谷：“功成千金募降虜，東面置坐師廣武，雖云晚計太疏略，此事亦足垂千古。”然此二註之意，早發於吴曾《能改齋漫録》卷十矣。又按吴書論《送望之出守臨江詩》一條，《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五引作《復齋漫録》。南宋人書中所引《復齋漫録》多見於今本《能改齋漫録》中，即如雁湖註卷二十二《即事》“静憩鷄鳴午”句、卷二十八《張侍郎示東第新居和酬》“恩從隗始詫燕臺”句，皆引《復齋漫録》，《叢話》後集卷二十五、

卷三十二亦然，而兩則均見《能改齋漫録》卷三。《能改齋漫録》卷七考論荆公《張侍郎示東第新居和酬》此聯甚詳，不應卷三又有寥寥數語，兩條之一當出《復齋漫録》；卷三論荷囊條《叢話》後集卷三十六引作《復齋漫録》，而《蘆浦筆記》卷三糾《能改齋漫録》有之。斯類疑莫能明。《四庫總目》卷一百十八《能改齋漫録》提要云："輾轉繕録，不免意爲改竄，故參錯百出，不知孰爲原帙也"；卷一百三十五《白孔六帖》提要小註云："按《復齋漫録》今已佚，此條見《苕溪漁隱叢話》所引。"然於兩《漫録》之莫辨葛、龔，初未措意也。

用典出處，亦多疏漏。吴騫《拜經樓詩話》卷二謂見有《庚寅補註》，或出雁湖門人；是宋時早有補註。《劉後村大全集》卷一百七十四亦已譏雁湖註"歸腸繞鍾山"，不引《吴志》，註"妄以蟲疑冰"，不引盧鴻一、唐彦謙語。清姚薑塢《援鶉堂筆記》卷五十糾正諸則，都精確不磨；引《吴都賦》"鰂"字註，以明荆公《送福建張比部》"長魚俎上通三印"句不誤，尤足關王得臣見《麈史》卷中、陳善見《捫蝨新話》卷四、黄震見《日鈔》卷六十四等之口。惟段成式《酉陽雜俎》卷十七有所謂"印魚"，本劉淵林"鰂"字註來，惜薑塢未引爲佐證。徐位山《管城碩記》卷二十六駁《遯齋閑覽》論印子魚，即引《吴都賦》及《述異記》，并舉荆公此詩，蓋在薑塢之前。薑塢又曰："《木末》一首：'繰成白雪桑重緑，割盡黄雲稻正青'，二

語未詳其意。《齊安院》詩復用此二句”云云。則不免千慮一失。《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六明言“白雪”則絲，“黄雲”則麥；《履齋示兒編》卷十且欲易“繰”爲“捲”，易“割”爲“收”，則絲麥自見，而用意不露云云。荆公詩慣用“鴨緑”、“鵝黄”、“蒼官”、“青女”等代字，蘁塢偶未思耳。

【補訂】吴沆《環溪詩話》卷下論其兄濤詩一聯，亦明言“黄雲”爲麥、“白雪”爲繭。《後村大全集》卷五十八《太乙宫中保蠶麥設醮青詞》云：“繭似甕而倍收，競練白雪；餅如篩而一飽，蚤刈黄雲。”後村道“餅”，蓋參東坡《和文與可洋川園池》三十首之二十九《南園》：“桑疇雨過羅紈膩，麥壠風來餅餌香”；東坡《初到黄州》云：“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同此機杼；參觀第641頁。如《莊子·齊物論》所謂：“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復大類東坡自嘲之“甕算”也（參觀馮星實《蘇詩合註》卷四十二《海舶得邁寄書酒作詩、因用其韻賦一篇、并寄諸子姪》：“中夜起舞踏破甕”施、王二註；《梅磵詩話》言“甕算”，據《東坡詩註》。均不知其事出殷芸《小説》，文見《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十六引）。李光庭《鄉言解頤》卷五有云：“鄉人嗤妄想者，則曰：‘在罈子裏睡覺，作甕兒夢罷’”；李籍寶坻，與張南山、吴紅生等相識，則清中葉北方流傳俗語，尚有類“甕算”焉。“甕算”之嘲，異域載籍有酷似者，

如《天方夜譚》中剃髮師第五弟事)。見"The Tale of al-Āshar, the Fifth Brother of the Barber", *The Book of the Thousand Nights and One Night*, tr.Powys Mathers, rev.ed.1937, 1, 339 ff.。拉封丹《寓言》中鬻牛乳女郎一篇 La Fontaine, *Fables*, VII.x, "La Laitière et le Pot au lait" 尤膾炙人口。吾國宋以後詩文尠及"甕算",遂無人以此類諷世語捉置一處。"見卵而求時夜",正英諺所謂"卵未抱而早計雛數" (To count chickens before they are hatched) 也。

沈小宛《王荆公詩集補註》博采廣摭,用力甚劬,足以成一家之學。如註《小姑》詩謂詠青谿小姑,註《送王彦魯》詩引《宋書·王懿傳》,此類三數則,皆卓然有功於雁湖。惜矜心盛氣,勇於自信,每有李註未誤,而妄事糾彈,如"陽焰"、"乾愁"二註是也。且志在考史,無意詞章,繁文縟引,實尠關係。《自序》謂:"李註亦云贍博,然人物制度,猶有未盡,概從缺略。李氏在南宋,世傳史學,號爲方聞,又時代不甚遠,洵乎註書之難"云云。一言以爲不知,此之謂矣。雁湖不詳制度人物,正以本朝人註本朝書,小宛所謂"時代不甚相遠";於朝章國故,聞知見知,習而相忘,不勞徵文考獻,鋪陳終始。施之註蘇,任之註黄,亦皆詳於事料,略於掌故。小宛此言,衹可責備後世註家,未足爲雁湖深病。姚氏、沈氏於荆公詩句之襲前人而李註未言者,仍從闕略,又皆不及《後村詩話》、《瀛奎律髓》評雁湖註語,於槎客所謂《庚寅補註》,亦均未道。近人張簣齋篤好荆公,至以半山配義山、眉山爲三山,其《澗

于日記》光緒壬辰四月十一日自言在塞上，以雁湖註甚略，頗求宋人稗説補之。惜未得見。余嘗增註三十許事，及覩姚沈二家書，怵人先我，十居八九。擇二家所未言者，略存數則。聊爲蹄涔之益云爾。本昌黎詩文兩事，已見上文，兹不贅。◯“妄以蟲疑冰”句，後村引盧唐兩氏句，亦未得其朔。孫綽《遊天台山賦》曰：“哂夏蟲之疑冰”，陸龜蒙《賦螢》亦云：“戚促盡疑冰”，并識於此。◯《遊土山示蔡天啓》云：“苻堅方天厭”；按《鉋廬詩話》卷下云：“荆公以厭與蝶、捷爲韻。《論語》：‘天厭之’，《釋文》：厭、於豔反。此讀作於葉反，誤。又再用前韻云：‘往往心不厭’，亦誤。”◯《再用前韻寄蔡天啓》云：“東京一祭酒，收拾偶余愜”；雁湖註：“退之作《石鼓歌》時在東都。”按“祭酒”自指許慎，《後漢書·儒林傳》僅言慎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而慎子沖上書安帝，則稱“臣父故太尉南閤祭酒慎”，詳見段玉裁註；荆公此詩必指許慎，觀上下文可知。◯《雲山詩送孫正之》，雁湖註僅言孫侔爲荆公“畏友”。按《老學菴筆記》卷七有論荆公與孫正之交誼始末，又卷八謂此詩“余有不可誰余規”句，乃用顔延年《陶靖節誄》“誰箴余闕”語。◯《重登寶公塔》云：“應身東返知何國”，雁湖未註。按《高僧傳》：“僧伽者、葱嶺北何國人也”；施註蘇詩《泗州僧伽塔》下引東坡云：“《泗州大聖傳》云：和尚何國人，又曰：世莫知其所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書·西域傳》，乃有何國。”按《履齋示兒編》卷十三《事誤》條中論“何國”，全同東坡語。《冷齋夜話》卷九則謂“姓

何何國人”，乃應對機鋒，李邕、贊寧皆癡人，以夢爲真，夢中説夢。《後村大全集》卷四十四《用舊韻贈瑩上人》云：“笑煞僧伽改姓何”，當是本冷齋語也。又按《北史·西域傳》康國條下，亦有何國。荆公詩中“何國”二字，疑用此。〇《張侍郎示東府新居詩因而和酬》第一首云：“恩從隗始詫燕臺”；雁湖註引《史記》：“昭王爲郭隗築宫而師之”，又引《復齋漫録》云：“前輩以荆公詩燕臺爲失。然太白詩云：‘何人爲築黄金臺’，則承襲之誤久矣。”按《能改齋漫録》説同。葉大慶《考古質疑》論荆公此句，略云：“《新序》及《通鑑》亦云築宫，不言臺也。《水經註》有固安縣昭王築金臺而太子丹踵之之説。孔文舉《論盛孝章書》曰：‘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鮑昭《放歌行》曰：‘豈伊白璧賜，將起黄金臺’，李善註引王隱《晉書》及上谷郡《圖經》；任昉《述異記》曰：‘燕昭爲郭隗築臺’；《唐文粹》皇甫松有登郭隗臺詩；李白杜甫詩皆屢用黄金臺；柳子厚詩亦有之；白氏《六帖》載黄金臺事”云云。按此則見《永樂大典》卷一萬一百五十六，四庫館臣輯《考古質疑》失收，兹據文芸閣《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七所鈔最要，《齊東野語》卷十七一則略同此。極爲詳實，可補。

【補訂】韓孟《闘鷄聯句》：“受恩暫始隗。”《昌黎集》五百家註引洪興祖語謂荆公“恩從隗始詫燕臺”句中“恩”字本此。

〇《葛溪驛》云：“鳴蟬更亂行人耳，正抱疏桐葉半黄”；雁湖無註。按《艇齋詩話》云：“予嘗疑夜間不應有蟬鳴。後見説者云：葛溪驛夜間常有蟬鳴。此正與寒山半夜鐘相

類”；張文虎《舒藝室賸稾·書艇齋詩話後》云：“不知李義山已有‘五更疏欲斷’之語。”

【補訂】唐彦謙更以《夜蟬》爲題，有曰：“清夜更長應未已，遠烟尋斷莫頻嘶。”

〇《謾成》云：“日月不膠時易失”；雁湖註：“言常去而不留也。”按此本司空表聖《短歌行》：“女媧只解補青天，不解煎膠黏日月。”按參觀盧玉川《自詠》第三首：“日月黏髭鬢。”〇《偶書》云：“我亦暮年專一壑，偶聞車馬便驚猜”；雁湖註引《莊子·秋水》篇：“且夫擅一壑之水。”按陸士龍集卷一《逸民賦·序》起語云：“古之逸民，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邱之歡，擅一壑之美”；荆公用“專”字本此。

【補訂】《能改齋漫録》卷七早引《逸民賦·序》以明荆公用字來歷。樓大防《攻媿集》卷七十《跋戴伯輿石屋詩卷》亦引《莊子·秋水》及陸士龍《逸民賦》，又卷七十五《題專壑》引《莊子》，謂荆公詩“用其語”。

〇《松間》云：“偶向松間覓舊題，野人休誦北山移；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雁湖註引《石林詩話》載王介諷荆公詩。按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一：“种明道抗疏辭歸終南，上命設筵禁中，令廷臣賦詩寵其行。獨翰林學士杜鎬辭不能詩，誦《北山移文》一首。明道不懌曰：‘野人焉知大丈夫之出處哉。’荆公詩蓋取此也”；焦氏《筆乘》續集卷六亦言荆公此詩用本朝事，惟未云《玉照新志》，又以“明道”爲“明逸”。〇《得孫

正之詩因寄呈曾子固》；沈氏補註引《宋史·隱逸傳》，孫侔字少述，復據《姑蘇志》，謂一字正之。按《穆堂别稿》卷三十九《書孫侔傳後》已據《宋文鑑》中林希所撰傳，考定孫少述即孫正之矣。

【補訂】平景孫《樵隱昔寱》卷十四《跋穆堂别稿書孫侔傳後》復據歐、曾文、蘇詩、《老學菴筆記》補穆堂所未備。《老學菴筆記》一節即224頁所徵者。

◯《韓忠獻挽詩》第二首云："木稼曾聞達官怕"；雁湖註引《舊唐書》讓皇帝事。按黄朝英《靖康緗素雜記》卷一説此最精，文長不録；朝英固爲王氏新學者，可以補雁湖註。◯雁湖所註荆公《晝寢》五律，中有縮脚語助聯者，今譌入劉原父《公是集》卷十九；又荆公《次韻酬朱昌叔》第四首云："白下門東春水流"，《暮春》七絶云："白下門東春已老"；按《養一齋詩話》卷六論陳後山《寄寇十一》詩："楊柳藏鴉白下東"，以平添一"東"字趁韻爲病，天社註亦僅引《古樂府》："步出白門前，楊柳可藏鴉"，而不知荆公有先例在也。後山《絶句》二首之一云："丁寧語鳥傳春意，白下門東第幾家"，更見"東"字之確有指，亦如其《謁外大父墓》之"叢篁夾道更須東"，《謝人寄酒》之"百壺能爲故人東"，《山口》之"晴湖半落東"也。

【補訂】因勘訂此書，稍復披尋雁湖註，偶有所見，并識之。◯（一）《秃山》詩云："吏役滄海上，瞻山一停舟，怪此秃誰使，鄉人語其由。一狙山上鳴，一狙從

之游，相匹乃生子，子衆孫還稠。山中草木盛，根實始易求。衆狙各豐肥，山乃盡侵牟。狙雖巧過人，不善操鉏耰。生生未云已，歲晚將安謀。”按荆公雖自言即目直尋，然似意中亦有柳子厚《憎王孫文》在。文畧云：“湘水之悠悠兮，其上羣山。胡兹鬱而彼瘁兮，善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猨。跳踉叫囂兮，外以敗物、内以争羣。嘉華美木兮碩而繁。羣披競囓兮枯株根。”柳文以山之“瘁”歸咎於猿性之“惡”，王詩以山之“秃”歸咎於猿生之繁，所見更卓，稍逗馬爾薩人口論之説矣。◯（二）《張良》：“從來四皓招不得，爲我立棄商山芝”；劉須溪評：“他口語毒，‘立棄’二字有疑。便如‘天發一矢胡無酋’，不動聲色。”按“天發”句出荆公《澶州》詩，須溪識殊鋭；荆公《書汜水關寺壁》云：“汜水鴻溝楚漢間，跳兵走馬百重山。如何咫尺商於地，便有園公綺季閒”，蓋蓄疑於四皓深矣。辛稼軒《踏莎行》云：“長憶商山，當年四老，塵埃也走咸陽道。爲誰書到便幡然，至今此意無人曉”；便“動聲色”。◯（三）《桃源行》：“望夷宫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雁湖註引《高齋詩話》謂指鹿乃二世事，長城乃始皇事，又指鹿事不在望夷宫中。按曾季貍《艇齋詩話》記聞之徐師川曰：“二句倒了，當易置之，方有倫序”；王彦輔《麈史》卷中曰：“議者謂二世致齋望夷宫，在鹿馬之後，又長城之役在始皇時。或曰：概言秦亂而已，不以詞害意也。”均遠

在曾慥《高齋詩話》之前。須溪評曰:“正在不分時代,莽莽形容世界之不可處者”,即“概言秦亂”之意也。◯(四)《贈曾子固》:“假令不幸賤且死,後日猶爲班與揚”;雁湖註引王震作子固集序云:“先生自負要似劉向,不知韓愈爲何如也。”按此爲荆公推波扇燄,實乖子固持論。《元豐類稿》卷四《雜詩》第三首:“韓公綴文詞,筆力乃天授。並驅六經中,獨立千載後。謂爲學可及,不覺驚縮手。如天有日月,厥耀無與偶。”非如荆公之大言不屑爲昌黎也。◯(五)《過劉貢父》;雁湖註引張耒《祭貢父文》云云。按其文見《張右史集》卷四十五,而曾肇《曲阜集》卷四有《代祭劉貢父文》,亦即此篇;《皇朝文鑑》目録中作曾肇而本篇下作張耒。◯(六)《晝寢》。按四庫館臣誤以此詩輯入劉原父《公是集》卷十九,以雁湖註爲原父自註,尤可笑也。“百年惟有且,萬事總無如”;雁湖註:“《詩》:‘匪且有且’;註:且、此也。梵志出家,白首而歸,鄰人曰:‘昔人尚存乎。’曰:‘吾猶如也。’”按引《周頌·載芟》毛《傳》註“有且”,甚當;引僧肇《物不遷論》,潛改“吾猶昔人,非昔人也”爲“吾猶如也”,以註“無如”,曲意牽合,而仍不通。兩句皆歇後語,謂:人生百年,爲時亦祇猶此晝寢之久;人世萬事,得趣皆不如此晝寢之佳。上句猶《莊子·齊物論》“夢爲蝴蝶”節、郭象註云:“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下句猶張令問《寄杜光

庭》云："試問朝中爲宰相，何如林下作神仙；一壺美酒一爐藥，飽聽松風清晝眠"，或陳希夷《歸隱》云："紫陌縱榮爭及睡。"

【補正】《劍南詩稿》卷六《明日午睡至暮，復次前韻》："萬事無如睡不知"，即申荆公之"萬事總無如"耳。

【補訂】○（七）《半山春晚即事》："春風取花去，酬我以清陰。"按孔平仲《朝散集》卷四《夏夜》云："一天星斗清人意，四面芙蕖遺我香。""酬"、"遺"皆與司馬相如《子虛賦》所謂"色授"之"授"相通，亦猶劉夢得《楚望賦》所謂"萬象森來貺予"也。參觀《管錐編》三册93頁。○（八）《徑暖》："静憩鷄鳴午，荒尋犬吠昏"；雁湖註引《復齋漫録》考定是"鷄"字非"鳩"字。按《漫録》所引唐人句"茅屋午時雞"，出劉夢得《秋日送客至潛水驛》詩。荆公《示無外》云："鄰雞生午寂，幽草弄秋妍"，又《歸菴》云："東菴殘夢午時鷄"，似不必在邇而求之遠也。又按此詩結句"疑是武陵源"，雁湖註："詩話云：公自言武陵源不甚好，韻中別無韻也。"《瀛奎律髓》卷十批語同。然據《詩話總龜》前集卷九引《王直方詩話》及葉正則《水心集》卷二十九《題荆公詩後》，則東坡手寫荆公此詩時評語云然，非荆公自道。雁湖、虚谷豈别有所本耶。○（九）《重游草堂寺》次韻："鶴有思顒意，

鷹無變遁心”；雁湖註下句：“支遁好養鷹馬而不乘放，人或譏之，遁曰：貧道愛其神駿耳。”按註未言所引何書。《能改齋漫録》卷十云：“《世說》載支遁道林常養馬數匹，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云：貧道重其神駿。《高僧傳》載支遁常養一鷹，人問之，答曰：賞其神駿。然世但稱其賞馬，不稱其賞鷹，惟東坡有謝《雲師無著遺予支遁鷹馬圖》詩，所謂：‘莫學王郎與支遁，臂鷹走馬憐神駿。’”觀《高僧傳》卷四祇云：“人嘗有遺遁馬者，遁受而養之。時有譏之者，遁曰：愛其神駿，聊復畜耳。”初未道養鷹事，不知《漫録》何據；且“神駿”之目，明指馬言；物色鷹當言“俊”，如少陵《鵰賦》所謂“俊無留賞”，或徵之《有鳥》所謂“俊鶻俊無匹”。唐釋皎然《支公詩》僅云：“支公養馬復養鶴”；馮氏《蘇詩合註》卷三十五《雲師無著遺予支遁鷹馬圖》詩此句下引宋人註，亦祇據《世說》言畜馬事也。然司空表聖《退棲》詩已曰：“燕昭不是空憐馬，支遁何妨亦愛鷹”，荆公之句正沿唐人傳說。《漫録》謂唯見坡詩，失之未考。阮芸臺《石渠隨筆》卷一記《韓幹神駿圖》云：“設色畫。一僧坐磐石，不冠赤足挾杖。一人衣冠背坐。一虬須奴架鷹侍立。一童紅襖持椎，騎白馬絶水來。蓋畫支遁故事。《庚子消夏記》載此。”孫退谷《庚子消夏記》卷八祇有《渡水神駿圖》，云：“畫不知何人作。圖中一童子騎馬入水中，岸上石榻坐一士人一僧；旁有大樹，一侍者傍樹而立，臂鷹。於龔

芝麓寓見之。”芸臺當即指此。使其圖果韓幹手筆，則俗語不實，已於盛唐流布丹青。釋志常《佛祖通載》卷六記支遁養鷹復養馬；元人著作更習焉不察矣。

【補正】劉君永翔告余，比閲新校印唐許嵩《建康實録》，乃知唐人用支遁養鷹故實蓋出晉許恂集。珠船忽獲，疑冰大涣。《實録》卷八晉穆帝永和三年十二月註：“案，許玄度集：遁字道林，……好養鷹馬，而不乘放，人或譏之，遁曰：‘貧道愛其神駿。’”許集未佚時，亦必不如《世説》及《高僧傳》之流播，故談者多僅知遁之愛馬耳。《全唐文》卷二九〇張九齡《鷹鶻圖贊序》：“工人圖其狀，以象武備，以彰才美。……昔支道林常養名馬，自云：‘重其神駿。’斯圖也，非彼人之徒歟!”九齡年輩稍早於嵩，即似未覩許氏家集者；不然，所贊爲《鷹鶻圖》，道林養鷹及馬事，本地風光，題中固有之典，九齡俯拾即是，決不偏舉養馬而搭天橋作陪襯也。

【補正二】北宋初吴淑《事類賦註》卷一八《鷹》：“支遁則愛其神俊”；《註》：“《建康實録》：‘支遁好養鷹馬，而不乘放，人或問之，曰：‘愛其神俊’”；則引《實録》而易“駿”爲“俊”；又卷二一《馬》乃云：“支遁愛其神雋。”支遁愛鷹似入宋已成類書中尋常典故，如《全蜀藝文志》卷一四載北宋梅摯《留題重光寺羅漢院

憲上人》有"冷笑支公學養鷹",梅堯臣《宛陵集》卷四《臘日出獵因游梅山蘭若》亦有"鷹想支公好"。鷹字與"駿"字比屬,岨峿不安,吴淑似亦會心及之。

【補正】宋末王柏《魯齋集》卷一一《題賈菊龍眠馬圖》:"昔有名僧,獨愛養鷹與馬。人問之,曰:'獨愛其鋒神峻聳耳。'"殆以"駿"不甚宜爲"鷹"隼之品目,故竄易原語乎?李邕《鶻賦》亦曰:"有俊鶻之超特。"元耶律楚材《過白登和李正之韻》:"騰驤誰識孫陽驥,俊逸深思支遁鷹",正用支遁養鷹事,而言"俊"不言"駿"也。

【補訂】〇(十)《歲晚》:"月映林塘静,風涵笑語涼。俯窺憐緑淨,小立佇幽香。携幼尋新菂,扶衰坐野航。延緣久未已,歲晚惜流光。"按此詩亦見王邁《臞軒集》卷十四,蓋四庫館臣誤從《大典》輯入。"歲晚"當是"晚歲"之意,謂年老也,因所賦不類彫年冬色。然既以"月"領起全篇,而詩中情景殊非夜間事;琢句雖工,謀篇未善。即"明月轉空爲白晝"(荆公《登寶公塔》句),池"塘"之"緑淨"亦"映"而"窺"勿得見。此等破綻,皆緣寫景狀物時,以"心中所憶攙糅入眼前所覩"(letting remembering mix itself with looking),格特魯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嘗引爲深戒者。小説、院本亦每有之。張文成《游仙窟》描

摹生動，而節目粗疎，不顧時逐事遷，徒知景物之鋪陳，渾忘景光之流轉，於是有聲有色，而不類不倫。深宵開宴，覩梁間燕子雙飛；黑夜涉園，見"雜果萬株，含青吐緑；叢花四照，散紫翻紅。"元曲如鄭德輝《㑳梅香》第二折樊素唱："趁此好天良夜，踏蒼苔月明。看了這桃紅柳緑，是好春光也呵。花共柳，笑相迎，風和月，更多情。醞釀出嫩緑嬌紅，淡白深青。"鄭氏如盲人之以耳爲目，遂致樊素如女鬼之俾夜作晝也。學者斤斤於小説院本之時代訛錯，參觀《管錐編》四册140頁。竊謂此特記誦失檢耳，尚屬詞章中癬疥之疾。觀物不切，體物不親，其患在心腹者乎。參觀Wordsworth to Scott, 7 Nov.1805 : "with his eye on the object", *Early Letters of William and Dorothy Wordsworth*, ed.E.de Selincourt, 541。

【補正】《瀛奎律髓》選荆公《歲晚》五律入卷一三《冬日》類，評爲"一唱三歎之音"。似未究詩意，而皮相題目，孟浪分類也。荆公《月夕》又云："蹋月看流水，水明揺蕩月。蹇裳伏檻處，緑淨數毛髮"，又即《歲晚》之"月映林塘静，俯窺憐緑淨"也。

【補訂】〇（十一）《君難託》："槿花朝開暮還墜，妾身與花寧獨異。如今始悟君難託。"按直率無味。放翁《夜游宫·宫詞》云："咫尺長門過萬里，恨君心，如危欄，難久倚"，以"倚"切扣"託"意而不明犯"託"

字，復以欄烘托之，賦此題恰好。◯（十二）《休假大佛寺》："從我有不思，捨我有不忘"；雁湖註："王令詩：'來即令我煩，去即我不思。'不若公詩之婉。"按《廣陵集》卷六《寄崔伯易》云："屢來徒我煩，不來我勿思"；雁湖實轉引自《王直方詩話》，《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七。非本來面目，亦不如原句多矣。又按劉貢父《彭城集》卷五《結廬》："客或爲我歡，客或不我顧；歡我我不驚，去我我不慕"；與二王詩可合觀。◯（十三）《遊棲霞菴約平甫至因寄》："求田此山下，終欲忤陳登"；須溪評："即'問舍求田意最高'，而更婉美。"按《和楊樂道幕次憶漢上舊居》云："如何憂國忘家日，尚有求田問舍心"；《寄平甫》云："乘馬從徒真擾擾，求田問舍轉悠悠"；《默默》云："蒼髯欲茁朱顔去，更覺求田問舍遲"；須溪所引"問舍求田意最高"，見《讀蜀志》。荆公詩中蓋數用劉玄德斯語。夫一家詩集中詞意重出屢見，藉此知人，固徵其念兹在兹，言之諄諄，而談藝則每嫌其事料儉而心思窘，不能新變，幾於自相蹈襲。黄梨洲《明文授讀》卷二十周容《復許有介書》云："何以讀君一首而輒得數十首以後，讀君一過而如已數十過之餘，㕣故也。古人著述足以傳久不朽者，大約有三，一曰避。使龍而日見形於人，亦豢矣。使人而日餐江瑶柱，亦飫矣。故讀數首而不得其所守之字，讀數十首而不得其所守之律，讀數十百首而不得其所守之體。陸生曰：'數見不

鮮’，可以悟所避矣。”陳眉公《晚香堂小品》卷十二《汪希伯詩序》云：“吾輩詩文無别法，最忌思路太熟耳。昔王元美論藝，止拈《易》所云：‘日新之謂盛德。’余進而笑曰：孫興公不云乎：‘今日之跡復陳矣。’故川上之歎，不曰‘來者’，而曰‘逝者’。天馬拋棧，神鷹掣鞲，英雄輕故鄉，聖人無死地；彼於向來熟處，步步求離，刻刻不住。右軍萬字各異，杜少陵詩無一篇雷同；是兩公者非特他人路不由，即自己思路亦一往不再往”。參觀《管錐編》三册587頁論“陳言”與“割愛”。皆快論雋語，欲詩人遣詞命意，如蘧廬之一宿不再宿、阿閦國之一見不再見。雖陳義過卓，然作者固當仰高山而心嚮往也。嘗試論之。一首之中，字句改易，後來居上，定本獨傳，然往往初稿同留天壤，有若良工示璞、巧婦留針線迹者。如少陵《曲江對酒》之“桃花細逐楊花落”，原作“桃花欲共楊花語”，是也。一集之中，語意屢見，亦彷彿斟酌推敲，再三嘗試以至於至善，不啻一首之有草稿與定本。特數篇題目各異，語得並存，勿同一首塗乙之後，存一而捨其餘耳。如少陵《奉寄鄭少尹審》云：“社稷纏妖氣，乾坤送老儒。百年同棄物，萬國盡窮途”；《野望》云：“納納乾坤大，行行郡國遥。扁舟空老去，無補聖明朝”；《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峽》云：“此生遭聖代，誰分哭窮途”；《江漢》云：“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客亭》云：“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旅夜書懷》云：

"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語意相近或竟相同，而《江漢》、《客亭》、《旅夜書懷》中句毫髮無憾，波瀾老成；則視他三首中句爲此三首中句之草創或試筆，亦無傷耳。吴澹川《南野堂筆記》卷一嘗謂少陵"風急天高猿嘯哀"一首即將"重陽獨酌杯中酒，卧病起登江上臺"二句"衍爲一篇"，正復有見於此。試取斯類諸篇匯觀，宛若覩一篇之先後數番改稿，慘淡經營，再接再礪，而非百發百中焉。荆公數使劉玄德事，自以須溪所稱爲最工也。若夫就熟而成落套，戀戀不捨，處處可移，又當别論。唐人如許丁卯即是顯例；葛常之《韻語陽秋》卷一摘其複句，郎仁寶《七修類稿》卷三十六譏其"常將己詩重用"。又如韓致堯《奉和孫舍人》第一首云："熾炭一爐真玉性，濃霜千澗老松心"；《病中初聞復官》第一首云："燒玉漫勞曾歷試，鑠金寧爲欠周防"；《再思》云："流金鑠石玉長潤，敗柳凋花松不知"；《此翁》云："金勁任從千口鑠，玉寒曾試幾爐烘"；真"不悟避"而於"自己思路一往再三往"者。磨驢踏迹，異乎駿馬抛梭矣。○（十四）《酴醾金沙二花合發》："我無丹白知如夢"；雁湖註引《真誥》卷三："若丹白存於胸中，則真感不應。"按《真誥》卷二云："雖名夫婦，不行夫婦之迹。是用虚名，以示視聽。苟有黄赤原註、謂色慾。存乎胸中，真人亦不可得見。"雁湖臆改欺人。《真誥》卷十三詳言神女寒華"行玄白而有少容。玄白道忌房室，房室即死"云

云，則道固不忌"白"也。《雲笈七籤》卷三十三載孫思邈《攝養枕中方·學仙雜忌》條云："夫習真者，都無情慾之感。若丹白存於胸中，則真感不應"；荆公句本此。道家所謂"丹白"，即釋書如智者《摩訶止觀》卷七所謂"吐淚赤白二渧"也。◯（十五）《江上》："春風似補林塘破。"按"補"字得力。昌黎《新竹》云："稀生巧補林，併出疑争地"，宋子京《景文集》卷十二《答張學士西湖即席》云："返霞延落照，餘岫補疏林"；荆公不言以甲物補乙物，而言春風風物，百昌蘇茁，無闕不補，有破必完，句意尤超。賀方回《慶湖遺老集》卷五《龜山晚泊》云："長林補山豁，青草際潮痕"，上句與宋子京下句相反相成，而"豁"字即荆公句之"破"字也。◯（十六）《臺上示吴愿》："細書防老讀"；雁湖註："唐人詩：大書文字隄防老。"按非唐人詩。江少虞《皇朝類苑》卷三十五、曾慥《類説》卷十六皆引張師政《倦游雜録》稱張宗永一聯："大書文字隄防老，剩買谿山準備閑"，吴可《藏海詩話》嘗斥"隄防"、"準備"二詞之淺俗。南宋江湖小家吴錫疇《蘭皋集》卷二《夜感》云："少年未識隄防老，不辨坡翁大字書"，又誤以張句爲坡詩。蓋張氏無詩集，流傳片言隻語，遂不能自保主名矣。◯（十七）《讀史》："丹青難寫是精神"；雁湖註引顧長康"傳神阿堵"語。按《全唐文》卷五百三十八裴度《自題寫真》云："一點靈臺，丹青莫狀"；陸龜蒙《風人詩》

第四首云:“丹青傳四瀆,難寫是秋懷。”〇(十八)《秋雲》:“欲記荒寒無善畫。”按《歐陽文忠集》卷一百三十《試筆·鑒畫》云:“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張右史文集》卷四十八《記行色詩》稱司馬池絶句云:“冷於陂色淡於秋,遠陌初窮到渡頭,賴是丹青不能畫,畫成應遣一生愁”。《侯鯖録》卷二亦引之而未言詩題,“到”作“見”、“不能畫”作“無畫處”、“遣”作“是”。一文二詩相發明,不啻逗倪雲林畫境也。孫退谷《庚子消夏記》卷八《王荆公天香雲嶠圖》:“見荆公此畫,極細密。上有倪瓚一題,不佳,恐是僞作。”荆公作細密圖畫,其事“恐”亦未可信耳。〇(十九)《竹裏》:“自有春風爲掃門”;雁湖註引賀方回《題定林寺》:“東風先爲我開門。”按此詩爲李涉或僧顯忠作,非荆公詩;參觀《宋詩選註·序》。“掃門”註當引李太白《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亦遣清風掃門,明月侍坐。”又按王景文《雪山集》卷十五《夜坐起贈范西叔、何子方》云:“青熒一點無人到,賴有西風爲掩門。”“東風開門”,“西風掩門”,相映成對,豈所謂“反仿”歟。參觀《管錐編》二册634頁。謝茂秦《四溟山人全集》卷二十二《詩家直説》論“學詩者當如臨字之法”,舉例云:“子美‘日出籬東水’,則曰‘月墮竹西峯’;若‘雲生舍北泥’,則曰‘雲起屋西山’”;雖庸劣詩匠沾沾自喜,正屬“反仿”之類。

【補正】唐秦系《山中寄張評事》："流水閑過院，春風爲閉門。"則賀方回之"東風先爲我開門"可爲秦句"反仿"，而王景文之"賴有西風爲掩門"則"反仿"賀句之"東"爲"西"而正仿秦句之"閉門"爲"掩門"。倘亦謝茂秦"臨字法"之例乎？

【補訂】〇（二十）《春江》；雁湖註："或言是方子通詩。"按是也。荆公愛而"親書方册間"，遂誤入集中，見龔明之《中吴紀聞》卷四。〇（二十一）《江寧夾口》第三首。按此亦方子通詩，荆公嘗手書之，遂誤入集中，見《劉後村大全集》卷二十《題聽蛙方君詩稿》第二首自註；《瀛奎律髓》卷二十選子通《紅梅》詩評語亦道之。〇（二十二）《汀沙》："歸去北人多憶此，家家圖畫有屏風"；雁湖註引王逢原《山茶花》詩："江南池館厭深紅，零落山烟山雨中。卻是北人偏愛惜，數枚和雪上屏風。"按援引不切，詩亦非逢原作，不見《廣陵集》，乃陶弼詠《山茶花》第二首，見《陶邕州小集》；《後村千家詩》卷十選此絶，即標陶商翁作。〇（二十三）《龍泉寺石井》第一首："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按《元豐類稿》卷二《奉和滁州九詠·歸雲洞》："天下顒顒望霖雨，豈知雲入此中來。"真巧合也。〇（二十四）胡致堂《斐然集》卷二十八《跋唐質肅公詩卷》："嘗聞道鄉鄒公語先君曰：子方送行詩，惟王介甫爲最，獨記其一聯云："薄俗易高名已重，

壯圖難就學須强'。今《臨川集》中此詩不存，然言不可以因人廢。"按《晁氏客語》引作"衰俗易高名已振，險途難盡學須强。"◯清人著述如全謝山《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一《題雁湖註荆公詩》謂其不知四明偃月堤，誤以江瑶柱與車螯爲一物；靳榮藩《緑溪語》卷下謂《和楊樂道見寄》詩"殺青"、"生白"之對落陸魯望《寄華陽道士》儷詞之後；郭頻伽《爨餘叢話》卷一、謂《霾風》之"天闕"二字乃"天閼"之訛；張幼樵《澗于詩集》卷一《和唐彦猷華亭十詠》題下自註糾雁湖註荆公此題第九首"崑山"之誤；均可補。《管錐編》三册73頁、596頁、四册154頁、548頁有論荆公詩語，兹不贅。

二〇

荆公《讀墨》一詩，與明道語針鋒正爾相對。《河南程氏遺書》卷一李端伯記明道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孟子後大見識人。如斷曰：孟醇而荀揚小疵，若不是見得，千餘年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伊川論韓，則較乃兄爲刻。《遺書》卷十八記伊川語謂："韓論荀揚非也"，又謂："退之正在好名中"，又謂："退之晚來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按《能改齋漫録》卷八謂小程之意，本臨川吴子經《法語》曰："古人好道而及文，退之學文而及道"；子經與荆公論文甚著。"倒學"二字殊妙，即荆公《上人書》之意，可與章實齋《文史通義》所謂"横通"作對。《朱子語類》卷百三十七評《原道》即謂"無頭學問"，評《讀墨》亦謂韓公"第一義是學文字，第二義方究道理"。《象山語録》卷上亦謂"韓退之是倒做"，因欲學文而學道。可見宋人於韓，非溺愛不明者，然畢竟大端回護退之。如元城編《伊川語》謂："退之云：軻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説，非襲古，亦非鑿空，必有所見。"朱子《與周益公論歐文書》謂韓公自言己之

道乃孔孟所傳，其言不讓，亦"譬爲農而自言服田，爲賈而自言通貨；亦非所以爲誇"。《象山語録》卷上亦謂："退之云：軻死不得其傳云云，何其説得如此端的。"又如魏了翁《經外雜鈔》卷二、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八皆摘退之《上李實書》，以爲與《順宗實録》自相矛盾；了翁謂韓公有求於人，則詞卑諂不可據，大經至以汪彦章之於李忠定相比。他如《符讀書城南》詩及《三上宰相書》，輕薄爲文，哂駡未休，宋人集矢者，實繁有徒。王逢原《采蓮》詩、王得臣《麈史》語，前曾道及；陸唐老語則東雅堂昌黎集註《符讀書城南》註中已引。他如《漁隱叢話》前集卷十六引東坡云："退之示兒皆利禄事，老杜則不然，所示皆聖賢事"；張子韶《横浦日新》云："韓退之求官書略不知恥，豈作文者文當如是，心未必然乎"；陸象山《語録》卷上云："韓退之不合初頭俗了，如《符讀書城南》、《三上宰相書》是矣"；俞文豹《吹劍録》外集論《符讀書城南》，謂賢如昌黎，以利禄誇誘其子；洪容齋《三筆》卷十一據此詩，謂昌黎覬覦富貴；鄧志弘《栟櫚集》跋陳了翁書邵堯夫《訓子文》，謂昌黎"愛子之情則至，導子之情則陋"。然仍多諒宥之詞。山谷書《符讀書城南》詩後小跋，即力爲昌黎辯護，樊汝霖《昌黎年譜》註早引之。黄東發《日鈔》卷五十九論《符讀書城南》云："亦人情誘小兒讀書之常，愈於後世之飾僞者。"按《甌北詩話》卷三末一則、《巢經巢文集》卷五《跋韓詩示兒首》、《跋韓詩符讀書城南首》皆發揮此意，蓋與山谷、東發闇合。

張子韶《横浦心傳録》卷上論退之三書爲人所議，曰："不可以世俗見觀君子。"按鄭板橋《讀昌黎上宰相書》絶句云："也應不肯他途進，祇把書來上相公"；王圖炳《詠史》亦云："洙泗無暖席，斯人詎可避。三上宰相書，詎識艱難意。"至抹摋其文，宋人更絶無彪有。即陸象山《語録》亦云："有客論詩。先生誦昌黎《調張籍》一篇云，讀書不到此，不必言詩。"若廣陵、東坡、容齋等之私淑韓公，又不待言矣。

二一

《升菴全集》卷四十九力詆荆公謂爲千古權奸之尤，且引黄鄮山語謂朱子"於東坡憎而不知其善，於介甫愛而不知其惡。"其説甚辯。按李卓吾景仰升菴，《焚書》卷五幾儕之於聖賢，故同卷《文公著書》條亦引升菴各説，而譏朱子不能識東坡。然朱子於東坡，亦非全體抹摋者。《少室山房筆叢》卷十已怪升菴未覩《語類》中稱東坡長處各條；王弘撰《砥齋集》卷二《書晦菴題跋後》，摘朱子讚美東坡之語，尚爲未盡，宜以《東塾讀書記》卷二十一論朱子晚年雅重東坡一則補之。

【補訂】升菴所引黄鄮山語，見黄東發《黄氏日抄》卷八十五《回制参黄通判有大》。《升菴全集》卷五十一引弘治中周德恭評荆公爲"古今第一小人"而引申之，又斥爲"僞君子"。晚明不特有如王弇州臨歿手東坡集不釋，甚且尊奉東坡爲神聖。李卓吾、袁氏兄弟無論矣。如馮開之《快雪堂集》卷首朱白民鷺《别敍》云："先生最喜蘇文忠，爲五百年獨知之契。"王辰玉《緱山先生集》卷九《李茂實稿題辭》記李"語次稱蘇子瞻不去口，以爲古今一人"。陳眉公《晚香堂小品》

卷十一《蘇長公小品敍》云:“古今文章大家以百數。語及長公,其人已往而其神日新,其行日益遠,千古一人而已,古今文人一人而已。”張元長《梅花草堂集》卷一《蘇長公編年集小序》推東坡爲“古今一人”,至稱其文“可與三教聖人之書並傳”;卷七《容安館供奉東坡先生小像告文》則頂禮之如仙佛然。董玄宰所言尤耐尋味;《容臺集·文集》卷二《鳳凰山房稿序》云:“程蘇爲洛蜀之争。後百餘年,考亭出而程學勝;又三百年,姚江王伯安出而蘇學復勝。姚江非嘗主蘇學也;海内學者非盡讀蘇氏之書、爲蘇氏之文也。不主蘇學,而解黏去縛,合於蘇氏之學。不讀蘇氏書,而所嗜莊貫釋禪,即子瞻所讀之書。不作蘇氏文,而虚恢諧謔,瀾翻變幻,蒙童小子、齒頰筆端,往往得之。”蓋逕視陽明爲東坡之别子,而以明中葉而還之學人文士一切皆東坡之支與流裔矣。《堅瓠九集》卷一引董遐周謔語云:“大蘇死去忙不徹,三教九流都扯拽”;考論東坡身名者似都未留意及此。查悔餘《初白菴詩評》卷中論朱子遊廬山諸詩云:“朱子於蘇氏兄弟揮斥不遺餘力,而詩中則稱爲蘇仙,往往次其舊韻,極相引重,亦可見公道難泯。”固徵“公道”猶存,亦緣“詩虚”不如“文實”,篇詠中無妨稍霽威猛耳。

朱子於王蘇有軒輊,觀《與江尚書書》及《語類》卷一百三十答斐卿一條可見。蓋以東坡爲人放誕,持身不如荆公之飭,遂因此而及其餘矣。故曰:“二公之學皆不

正，但東坡德行那得似荆公。”道學家之嫉惡過嚴如此。朱子雖學道，性質欠和平中正。張南軒、吕東萊與朱子書，屢以争氣傷急爲誡。《朱文公集》卷五《答擇之》云：“長言三復儘温純，妙處知君又日新。我亦平生傷褊迫，期君苦口卻諄諄”；《語類》卷一百四亦謂：“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懥。”綽有自知之明。至與象山争而不勝，又因象山作《王文公祠堂記》，亦爲荆公平反，乃激而移怨江西人，并波及荆公，真愛及屋烏，而惡及儲胥者。《語類》卷一百二十四曰：“江西士風，好爲奇論，恥與人同，每立異以求勝，如荆公、子静”；按卷九十五有“江西人志大而心不小”條，可參觀。卷一百三十九曰：“大率江西人，都是硬執他底横説，如王介甫、陸子静。”皆王陸並舉，殊耐尋味。文集《答劉公度書》云：“臨川近説愈肆，荆舒祠記見之否。”升菴之罵荆公，亦有鄉里之私心在。魏默深《古微堂外集·再書宋名臣言行録後》即云：“升菴以太白爲蜀人，遂推之出少陵上，其尊二蘇而攻朱子，亦爲蜀人故。”然默深大肆咆哮，爲朱子洗脱，於朱子書實未細讀，與升菴亦五十步百步間。升菴《丹鉛雜録》卷七朱紫陽一節，今見《全集》卷六十五，推尊朱子各體文，語全襲黄東發《日鈔》卷三十六一節，而不具主名。則於朱子之文，尚是拾人牙慧；末痛言道學家之不工文，更可見借朱子以鍼砭當時，並非真賞，遂輕信黄氏過情之稱也。

二二

周草窗《浩然齋雅談》卷上曰:“直齋陳先生言，蘇明允《辨奸論》雖爲介甫發，然亦間及二程，所以晦菴極力回護”云云。余按《辨奸》一論，雖出蜀黨，而其意則洛黨亦有之。《二程遺書》卷二上吕與叔記明道對神宗語謂:“安石之學不是，不敢遠引，可以近徵。詩稱周公‘公孫碩甫，赤舄几几’，其盛德之形容如此。安石則一身不能自治”云云。參觀《吕東萊文集》卷二十記伊川在涪，“衣冠雖不華盛，而極於整肅；飲食雖不豐厚，而極於精美。”豈非明允“囚首垢面”之説乎。李巨來紱《穆堂初稿》卷四十六《書辨奸論後》二篇以嘉靖本《嘉祐集》無《辨奸論》，因論此文爲河南邵氏僞作。按同卷復有《書宋名臣言行録後》、《書邵氏聞見録後》二文，皆爲荆公父子而發，痛斥邵氏及朱子。蔡元鳳《王荆文公年譜考略》卷十更爲之推波助瀾，惜未引明道此論，亦可資洛黨僞託之傍證也。穆堂鄉曲之見甚深。清世宗《硃批諭旨》第四十九册雍正六年十月十一日廣西巡撫郭鉷奏稱穆堂巡撫粤西，修本省通志，至《名宦傳》，凡江西同籍悉行濫載；黄唐堂作《穆堂初稿

序》，亦言其“文章學術，師法不出本鄉，而奄有前古”。其於荆公，猶是志也。

【補訂】吕希哲《吕氏雜記》卷下云：“嘉祐中，正獻公［吕公著］言：君子當正其衣冠，尊其瞻視；王介甫之衣冠不整，亦一大病。”與明道對神宗語意相似，亦即蘇明允《辨奸論》之旨。朱子《語類》卷四十五謂荆公“身上極不整齊，見説平日亦脱冠露頂地卧”，亦引明道此數語；而又據曾子固《送黄生序》有“威儀似介卿”語，“介卿”乃荆公舊字，後改“介甫”，因曰：“恐介甫後生時不如此。”蓋“囚首垢面”，則何“威儀”之有。李穆堂袒護江西鄉先輩，時人以爲口實。阮吾山《茶餘客話》卷九載其在明史館時，“謂嚴嵩不可入奸臣傳；談辯雲湧，縱横莫當，纂修諸公無以折之。”其於分宜之辯奸，正如其於臨川之辯《辨奸》矣。

二三

《朱文公集》卷八十二《題曹操帖》云:"余少時曾學此表,時劉共父方學顏書鹿脯帖,余以字畫今古誚之。共父謂予: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余無以應。"又《題荆公帖》云:"先君子自少好學荆公書。先友鄧公志宏嘗論之,以其學道於河雒,學文於元祐,而學書於荆舒,爲不可曉者。"周必大《平園續稿》卷六《跋王荆公進鄴侯遺事奏稿》亦謂:"朱公喬年之子元晦爲某言:'先君子少喜學荆公書'"云云。韋齋、考亭父子,此事劇類。

【補訂】朱子《題曹操帖》即《升菴全集》卷六十二謂朱子學曹操書所本。周櫟園《賴古堂集》卷二十三《題黄濟叔摹泰山碑》遂曰:"間嘗訝晦翁矩步聖賢,而其書乃學阿瞞;濟叔端人正士,而亦摹上蔡[李斯]書。人與事遂大相反。乃知世間絶技,不能禁奸臣賊子之不傳,亦不能禁端人正士之不學,有如此也。"董玄宰工書而復善鑑,其《容臺集·别集》卷二云:"朱晦翁自言學曹孟德,宋時嘗有孟德書鋟板。今晦翁書,

自榜額之外，不可多得。余得端州友石臺，愛其奇崛，縮爲小本，大都近鍾太傅法，亦復有分隸意。”真具眼人語。蓋朱子所學，正是鍾元常書，初無鋟板曹孟德也。張得天書法超董而鑒别不亞董，學問文詞則遠過之，其《天瓶齋書畫題跋》卷上《跋自臨賀捷表》引玄宰此數語及朱子文而論之曰：“然則朱子固學鍾繇《賀捷表》也。門人既不知‘天道禍淫、不終厥命’爲《賀捷表》中語，亦不思鍾繇亦可稱‘漢賊’，遂標目曰：《跋曹操帖》。貽誤後人，雖思翁猶被其惑。”《天瓶齋書畫題跋補輯》有《跋自臨季直、力命二表》亦云：“朱子少時學《賀捷表》，或以‘學漢賊書’調之，世遂謂朱子學瞞書，可哂也。”丁儉卿未覩張氏跋，而《頤志齋文集》卷四《朱子題曹操帖辨》亦云：“按‘天道禍淫、不終厥命’二語，出鍾繇《賀捷表》。然則朱子此跋乃題鍾帖，後人以‘漢賊’字，遂誤爲孟德。朱子又題鍾繇帖，疑征南將軍爲曹仁，稱其字畫有漢隸體，皆謂《賀捷表》。”

【補正】胡敬嘗與《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編纂之役，得覩内廷藏弆名跡。其《崇雅堂駢體文鈔》卷三《明東林諸賢墨跡記》道朱子書踪云：“元晦留書，與魏武同其筆勢”，則似耳熟於俗説，率爾漫語，未必本之禁中目驗也。

【補訂】王荆公書跡、余僅覩故宫所藏尺牘一通，點畫弱而結構懈，殊不識供臨摹之佳處何在。《升菴全集》卷六十二謂："荆公字本無所解；山谷阿私所好，卻譏蘇才翁稱范文正書爲'稍曲董狐之筆'，何耶。"王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三《文氏停雲館帖十跋》云："荆公本無所解，而山谷、海岳爭媚之，何也。中間僅一二紛披老筆。"山谷、海岳與荆公並世，"媚"之猶或如劉貢父所謂"只是怕他"；朱喬年復學之，何也。

朱子早歲本號詩人，其後方學道名家。《文集》卷九《寄江文卿、劉叔通》詩曰："我窮初不爲能詩，笑殺吹竽濫得癡。莫向人前浪分雪，世間真僞有誰知"；自註："僕不能詩，往歲爲澹菴胡公以此論薦，平生僥倖多類此。"殊有詞若憾而實深喜之意。方虚谷爲江西門下功狗，衛黄陳如護頭目，而《桐江續集》卷二十五有《夜讀朱文公年譜》十二絶，其一云："澹菴老薦此詩人，屈道何妨可致身；負鼎干湯公豈肯，本來餘事壓黄陳。"虚谷晚年儼以理學家自居，推江西詩學而排江西道學，參觀《瀛奎律髓》卷四十二朱文公詩批語。雖閩真傳，言之匆怍，集中又屢推朱子爲鄉先輩，故遂并涪翁、後山而不之屑矣。《律髓》屢言朱子詩學後山，得其三昧。如卷十六《九日》七律、卷二十《梅花》五律批語。而此處忽又將朱子壓倒後山，真是興到亂道。按朱子《語類》卷一百一謂："尹和靖任講官，諫高宗曰：'黄山谷詩有何好處，看他做什麽。'只説得此一言。"按此可與《册府元龜》載丁居晦答唐文宗問李杜語參

觀，顧亭林《日知録》卷二十六《通鑑不載文人》條引之，居晦謂“此非君上要知之事”，亭林取其語以折李因篤；且曰：“《通鑑》本以資治，何暇録及文人”，則尚未爲探本之論。《史通·二體》篇早論春秋家之短曰：“高才儁德，跡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詳說。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細則纖芥無遺，粗則丘山是棄”云云，豈特不録文人而已。又卷一百四謂：“有人樂作詩，若移以講學，多少有益。符聖功曰：趙昌父前日在此，好作詩，與語道理，如水投石。”按昌父欲以詩人爲道學家，出朱子之門；《四庫提要》别集類十三有考。其詩亦虛谷所推崇不置者，至以之上配後山，參觀《桐江集》卷一《送胡植芸北行序》、卷四《跋趙章泉詩》及《瀛奎律髓》中批語。未識虛谷見朱子顯斥黄趙之以詩人自了，又將何詞自解。

【補訂】丁用晦語亦見《南部新書》卷壬；張宗泰《魯巖所學集》卷一、卷八皆駁《日知録》，謂《通鑑》載文人，舍屈原、杜甫之外，自陳琳、二陸以至韋莊、羅隱，毋慮數十人。方虛谷進退失據，可笑處甚多。渠推江西詩學而排江西道學，而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云：“今江西學者有兩種。子静門猶有所謂學。不知窮年窮月做得那詩，要作何用。江西之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廷秀，又再變遂至於此”，是朱子於江西之道學、詩學兩無所取也。《語類》卷一百四十論趙昌父云：“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義。況又不去學那好底，卻只學去做那不好底。作詩不學六朝李杜，只學那嶢崎底。如近時人學山谷詩，只學得那山谷不

好處”；明言江西詩學之“不好”也。虛谷謂朱子詩學後山，而《語類》卷一百四十云：“陳傳［相傳］在坡門，遠不及諸公。未説如秦黄之流，只如劉景文詩云云，陳詩無此句矣”；亦不類宗尚後山者口吻也。《瀛奎律髓》卷十六蘇老泉《九日》：“佳節已從愁裏過，壯心偶傍醉中來”；虛谷批語極稱爲佳句，復曰：“朱文公語録頗不以爲然，恐門人傳録未必的也。”蓋指《語類》卷一百三十論此聯曰：“如此無所守，豈不爲他荆公所笑。”虛谷所賞，適爲朱子所非；欲衷一是，復得兩全，遂厚誣“門人”也。《桐江集》卷三《讀明道先生詩跋》謂佳句甚多，且摘其“下馬問老僕，言公賞花去，只在近園中，叢深不知處”，《河南程氏文集》卷三《九日訪張子直承出看花、戲書學舍》之四。從而贊歎曰：“雖倉卒遊戲，世之苦心極力賦詩者，未必能到。”依附程門，不恥諂佞，使詩出他人手，虛谷必訶斥其厚顔大胆、竄襲賈浪仙《訪隱者不遇》絶句也。《桐江續集》卷二十二《七十翁吟》第七首云：“晦菴感興詩，本非得意作，近人輒效尤，以詩爲道學”；居然語不昧心，絶無僅有者矣。黄白山生《載酒園詩話評》卷上屢言：“宋人詩總不在話下”，“宋詩原不必置之齒頰”，而卷下論胡澹菴以“詩人”薦朱子事云：“澹菴雖不知朱子，卻知詩，蓋紫陽詩實勝當時諸人也”；是亦爲考亭道學聲勢所震耳。紀曉嵐《瀛奎律髓刊誤序》斥虛谷論詩三弊，其二爲“攀附洛閩道學”，誠中厥病，惜未

知此乃南宋之天行時氣病也。山谷已常作道學語，如“孔孟行世日杲杲”、“窺見伏羲心”、“聖處工夫”、“聖處策勛”之類，屢見篇什。汪聖錫《文定集》卷十一《書張士節字序》稱山谷“信道之篤”，又《跋山谷帖》謂其“誨人必以規矩，非特爲説詩而發”。黄東發《黄氏日抄》卷六十五云:“今愚熟考其書，晚年自列其文，則欲以合於周孔者爲内集，不合於周孔者爲外集。方蘇門與程子學術不同，其徒互相攻詆，獨涪翁超然其間，無一語雷同，豈蘇門一時諸人可望哉。”幾如《法言·修身》所謂“在夷貉則引之”，引山谷傍伊洛之户。曾茶山承教於胡康侯，吕東萊問道於楊中立，皆西江壇坫而列伊洛門牆。《老學菴筆記》卷一記茶山“夙興誦《論語》一篇，終身未嘗廢”；張子韶亦龜山門人，《横浦文集》卷四《悼吕居仁舍人》云:“詞源斷自詩書力，句法端從履踐來”，蓋推東萊文學德行，能具“四科”之二。名家如陸放翁、辛稼軒、洪平齋、趙章泉、韓澗泉、劉後村等，江湖小家如宋自適、吴錫疇、吴龍翰、毛珝、羅與之、陳起輩，集中莫不有數篇“以詩爲道學”，雖閨秀如朱淑真未能免焉。至道學家遣興吟詩，其爲“語録講義之押韻者”，更不待言。参觀《宋詩選註》論劉子翬。方虚谷欲身兼詩人與道學家，東食西宿，進退狼狽，遂尤貽笑矣。《四庫總目》卷一百六十考論朱子與趙章甫師弟之誼，有“援引甚力”之説，似未徵《朱子語類》。觀《語類》所記與符聖功、

林擇之語，則朱子幾以章甫爲不可教誨。卷一百二十："昌甫辭，請教。曰：'當從實處做工夫'"；耳提面命，較《提要》所引朱子《答徐斯遠書》，直捷多矣。昌甫《淳熙稿》卷十二《十二月初六夜夢》云："平生知己晦菴老"，一若特蒙朱子知賞者，頗類標榜夸飾。朱子薄永嘉之學，深不以陳君舉爲然，而《淳熙稿》卷十六《用"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爲韻，呈陳君舉十章》，極口尊崇，大有北面師事之意，渾忘朱子斤斤辨學派之判"王霸"、"義利"。脚跟蓬轉，文苑儒林之叩師門，亦不異仕途宦海之拜權門，惟名是騖。《朱文公集》卷五十四《答趙昌甫》曰："尤是文士，巧於言語，爲人所説，易入邪徑"；可謂知弟莫若師也。馮已蒼舒評陳簡齋《清明》、《送熊博士》謂山谷可爲少陵看門，後山爲之掃地，簡齋則可使捧茶；昌甫詩甚拙劣，不中爲黄、陳、韓、吕作奴僕。然渠於江西宗派信奉誦説，儼若嫡傳，一則曰："我亦漫窺牆"，再則曰："小子愧雲仍"，三則曰："江西我濫名"。卷七《貫文用昂字韻作詩見及》、卷十《以舊詩寄投謝昌國》第三首、卷十一《病卧聞益卿未行》。方虚谷力推之，殆以此耳。

文人而有出位之思，依傍門户，不敢從心所欲，勢必至於進退失據。況虚谷穢德彰聞，依託道學，其去《金蓮記》中賈儒者幾希。朱子在理學家中，自爲能詩，然才筆遠在其父韋齋之下；較之同輩，亦尚遜陳止齋之蒼健、葉水心之遒雅。晚作尤粗率，早作雖修潔，而模擬之迹

太著，如趙閑閑所謂“字樣子詩”而已。虚谷論詩，頗有眼力，其推朱子詩，未必由衷；《桐江集》卷五《劉元暉詩評》僅稱朱子“選體卓絶”，即指其摹擬之體。唐權文公五古如《晨坐寓興》、《郊居歲暮因書所懷》、《書紳詩》諸篇，已導朱子先路，虚谷未之或知也。

二四

淵明文名，至宋而極。永叔推《歸去來辭》爲晉文獨一；東坡和陶，稱爲曹、劉、鮑、謝、李、杜所不及。自是厥後，説詩者幾於萬口同聲，翕然無間。宋《蔡寬夫詩話》言：“淵明詩、唐人絶無知其奥。惟韋蘇州、白樂天、薛能、鄭谷皆頗效其體。”《國粹學報》己酉第八號載李審言丈《媿生叢録》，一則云：“太白、韓公，恨於陶公不加齒敍，即少陵亦祇云：‘陶潛避俗翁’也”。

【補訂】《有不爲齋隨筆》卷壬亦謂太白、少陵、昌黎皆不重淵明。

余按少陵《夜聽許十誦詩》曰：“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江上值水如海勢》曰：“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其不論詩而以“陶謝”並舉者，尚有《石櫃閣》詩之“優游謝康樂，放浪陶彭澤”。李羣玉《贈方處士》云：“喜於風騷地，忽見陶謝手”，即本少陵來，不得謂少陵祇云“陶潛避俗翁”也。如以“陶潛避俗翁”爲例，則太白《古風》第一首雖數古代作者而不及淵明，他詩如《贈皓弟》、《贈徵君鴻》、《贈從孫銘》、《贈

鄭溧陽》、《贈蔡秋浦》、《贈閭丘宿松》、《別中都明府兄》、《答崔宣城》、《九日登山》、《遊化城寺清風亭》、《醉題屈突明府廳》、《嘲王歷陽》、《紫極宮感秋》、《題東谿公幽居》、《送傅八至江南序》諸作，皆用陶令事。沈歸愚《唐詩別裁》評昌黎《薦士》詩，早怪其標舉詩流而漏卻淵明；而昌黎詩如《秋懷》、《晚菊》、《南溪始泛》、《江漢雖云廣》等，未嘗不師法陶公，前已言之。清初精熟杜詩，莫過李天生；《續刻受祺堂文集》卷一《曹季子蘇亭詩序》論少陵得力《文選》，且云："少陵全集，託興莫如開府，遣懷專擬陶公。"由是觀之，蔡李二氏所言，近似而未得實。余泛覽有唐一代詩家，初唐則王無功，道淵明處最多；喜其飲酒，與己有同好，非賞其詩也。爾後如王昌齡、高達夫、孟浩然、崔曙、張謂、李嘉祐、皇甫曾、嚴維、戴叔倫、戎昱、竇常、盧綸、李端、楊巨源、司空曙、顧非熊、邵謁、李頻、李羣玉、盧肇、趙嘏、許渾、鄭谷、韋莊、張蠙、崔塗、崔道融、汪遵等，每賦重九、歸來、縣令、隱居諸題，偶用陶公故事。顔真卿詠陶淵明，美其志節，不及文詞。錢起詩屢稱淵明，惟《寄張藍田》云："林端忽見南山色，馬上還吟陶令詩"，乃及淵明之詩。孟郊《報張翰林舍人見遺》云："忽吟陶淵明，此即羲皇人"；劉禹錫《酬湖州崔郎中見寄》云："今來寄新詩，乃類陶淵明"；許渾《寄李遠》云："賦擬相如詩似陶"，《途經李翰林墓》云："陶令醉能詩"，《南海府罷歸京》云："陶詩盡寫行過縣"；

皆空泛語。崔顥有《結定襄郡獄效陶》一首，劉駕有《效陶》一首，曹鄴有《山中效陶》一首，司馬扎有《效陶彭澤》一首，唐彦謙有《和陶淵明貧士》七首，并未能劣得形似。張説之、柳子厚皆不言“紹陶”，然張詩如《聞雨》，柳詩如《覺衰》、《飲酒》、《讀書》、《南磵》、《田家》五首，望而知爲學陶；《南磵》、《田家》兩作尤精潔恬雅。韋蘇州於唐賢中，最有晉宋間格，曾《效陶》二首，然《種瓜》一首，不言效陶，而最神似。蘇州行旅之什，全本謝客；柳州乃元遺山《論詩絶句》所謂“唐之謝靈運”。二家之於陶，亦涉筆成趣焉耳。東坡稱淵明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王右丞田園之作，如《贈劉藍田》、《渭川田家》、《春日田園》，太風流華貴，持較淵明《西田穫早稻》、《下潠田舍穫》、《有會而作》等詩，似失之過綺。儲太祝詩多整密，惟《同王十三偶然作》第一第三首、《田家雜興》，淳朴能作本色田夫語，異於右丞之以勞農力田爲逸農行田者。然皆未屑斤斤以陶詩爲師範，故右丞《偶然作》第五首“陶潛任天真”云云，專論其嗜酒傲兀，未及其詩；文集《與王居士書》至斥其“忘大守小，終身抱慚”，并不取淵明之爲人矣。至白香山明詔大號，《自吟拙什因有所懷》云：“蘇州及彭澤，與我不同時”；《題潯陽樓》曰：“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又怪韋江州，詩情亦清閑”；所作詩亦屢心摹手追。皎然《贈韋卓陸羽》曰：“只將陶與謝，終日可忘情。”薛大拙《論詩》曰：“李白終無敵，陶公固不刊”；《讀前集》

第二首自言曰:“愛日滿階看古集,祇應陶集是吾師。”然少陵皎然以陶謝並稱，香山以陶韋等類，大拙以陶李齊舉，雖道淵明，而未識其出類拔萃；至薛氏所謂師法淵明者，其集中亦不可得而按也。鍾記室《詩品》稱淵明爲“隱逸詩人之宗”；陸魯望自號“江湖散人”，甫里一集，莫非批抹風月，放浪山水，宜與淵明曠世相契。集中《襲美先輩以龜蒙獻五百言、提獎之重、蔑有稱實、再抒鄙懷、用伸酬謝》一篇亦溯風騷沿革，尤述魏晉來談藝名篇，如子桓《典論》、士衡《文賦》，更道彦和《文心》，唐人所罕，而竟隻字不及淵明。

【補訂】張説《齊黄門侍郎盧思道碑》歷舉“仲尼以來迄於有隋，擅名當時、垂聲後代”之文士，自游、夏、屈、宋至於温、邢、盧、薛，晉、宋、齊、梁有潘、陸、張、左、孫、郭、顔、謝、鮑、江，不及淵明。李華《蕭穎士集序》記蕭論文舉屈、宋、賈、枚、馬、揚、班、張、曹、王、嵇、左、干，而不及淵明，當是偏重在文而不在詩爾。

更推而前，則晉代人文，略備於《文心雕龍·才略》篇，三張、二陸、潘、左、劉、郭之徒，無不標其名字，加以品題，而獨遺淵明。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敘晉宋以來詩流，淵明終不與。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亦最舉作者，别爲三體，窮源分派，與鍾記室《詩品》相近，而仍漏淵明。記室《詩品》列淵明於中駟，《自序》上篇歷數三張、二陸、兩潘、一左，以及劉、郭、孫、許，

推謝客爲極致；與休文論指，無乎不同，而於淵明，勿加齒列。惟《自序》下篇末稱五言警策，陶公《詠貧》得與二十二作者之數；謝客則擬古登臨，稱道者再，故篇首曰："曹劉文章之聖，陸謝體貳之才。"則其篇終論列，直是蘇侯之配唐堯，匪特信噲等伍、老韓同傳而已。抉妙别尤，識所未逮。顔延之與淵明友善，及其亡也，爲作哀誄，僅稱徵士"孤生介立之節"，於其文章，祇曰："文取指達"，幾不以淵明爲工於語言者。陽休之能賞淵明文，言其"往往有奇絶異語"矣，而所撰《陶集序録》乃曰："詞采未優"，美中致不足之意。鮑明遠、江文通學陶，皆祇一首，而仿他人者甚多；江學嗣宗至十五首，鮑學公幹至五首，則以淵明與其他文流類視，何嘗能刮目相看。當時解推淵明者，惟蕭氏兄弟，昭明爲之標章遺集，作序歎爲"文章不羣"，"莫之與京"。《顔氏家訓·文章》篇記簡文"愛淵明文，常置几案，動静輒諷"。顧二人詩文，都沿時體，無絲毫胎息淵明處。昭明《與湘東王書》論文祇曰："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顔、謝。"宋陳仁子撰《文選補遺》，趙文作序，述仁子語，亦怪昭明選淵明詩，十不存一二。可見淵明在六代三唐，正以知希爲貴。即今衆議僉同，千秋定論，尚有王船山、黄春谷、包慎伯之徒。或以爲淵明"量不弘而氣不勝，開游食客惡詩"。見《夕堂永日緒論》内編。或以爲"今情五言之境，康樂其方圓之至矣，猶之洙泗之道，徧及人倫，雖陶彭澤亦夷、惠、老、莊之列

也。”《夢陔堂文集》卷三《與梅藴生書》。或以爲淵明詩“不如康樂詩竟體芳馨”，見《藝舟雙楫》卷一《答張翰風書》。《歸去來辭》言不麗而意無則。卷一《書韓文後》下篇。則當時之進前不御，奚足怪乎。近有箋《詩品》者二人，力爲記室回護；一若記室品詩，悉本秤心，斷成鐵案，無毫髮差，不須後人作諍友者。於是曲爲之説，强爲之諱，固必既深，是非遂淆。心勞日拙，亦可笑也。記室以淵明列中品，予人口實。一作箋者引《太平御覽》卷五百八十六云：“鍾嶸詩評：古詩、李陵、班婕好、曹植、劉楨、王粲、阮籍、陸機、潘岳、左思、謝靈運、陶潛十二人，詩皆上品。”又一作箋者亦引《太平御覽》卷五百八十六云：“鍾嶸詩評：古詩、李陵、班婕好、曹植、劉楨、王粲、阮籍、陸機、張協、潘岳、左思、謝靈運、陶潛十二人，詩皆上品。”據此一條，遽謂陶公本在上品，今居中品，乃經後人竄亂，非古本也。余所見景宋本《太平御覽》，引此則並無陶潛，二人所據，不知何本。單文孤證，移的就矢，以成記室一家之言，翻徵士千古之案。不煩傍引，即取記室原書，以破厥説。記室《總論》中篇云：“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爲先後”；而今本時有錯亂，如中品晉張華，乃置魏何晏、應璩之前。作箋者以《御覽》所引爲未經竄亂之原本，何以宋之謝客，在晉之陶公之先，與自序體例不符。豈品第未亂，而次序已亂乎。則安知其品第之未亂也。且今本上品之張協，作箋者所引《御覽》獨漏卻，而作箋者默不置一詞。何耶。高仲

武《中興間氣集》卷下論皇甫曾有曰："昔孟陽之與景陽，詩德罔慚厥弟，協居上品，載處下流"；當即指《詩品》等次而言。可見唐時《詩品》上品有張協，與北宋初《太平御覽》之上品無張協而有陶公者，果孰爲古本哉。一作箋者所引《御覽》有張協，然合之《古詩》，數爲十三，不得云十二。記室論詩，每曰："某源出於某"，附會牽合，葉石林、王漁洋皆早著非議。然自具義法，條貫不紊。有身居此品，而源出於同品之人者：如上品王粲之本李陵，潘、張之本王粲，陸、謝之本陳思；中品謝瞻等五人之本張華，謝朓之本謝混，江淹之本王微、謝朓，沈約之本鮑照，其例是也。有身列此品，而源出於上一品之人者：中品魏文本李陵，郭璞本潘岳，張、劉、盧三人本王粲，顏延本陸機；下品檀、謝七人本顏延，其例是也。有身列此品，而源出於一同品、一上品之人者：鮑照本張華、張載是也。若夫身居高品，而源出下等，《詩品》中絶無此例。古人好憲章祖述，每云後必遜前，如《論衡·超奇》、《抱朴·尚博》所嘲。菜甘蜜苦，山海日月分古今。按拉丁文中antiquus一字數義：古先一也，佳勝二也，引申之爲愛悦三也。此最曲傳信而好古之心。蓋antiquus自ante來，亦猶吾國文之前字先字，不特指時間之古，亦指品地之優也。參觀 Gabriel Tarde：*Les lois de l'imitation*，p.269論吾國人好古，惟於拉丁文釋義舉例，尚未審確。齊世鈞世之論，增冰出藍之喻，持者蓋寡。使如箋者所說，淵明原列上品，則淵明詩源出於應璩，璩在中品，璩詩源出於魏文，魏文亦祇中品。

譬之子孫，儼據祖父之上。里名勝母，曾子不入；書稱過父，大令被譏。恐記室未必肯自壞其例耳。記室之評淵明曰：“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笁意貞古，詞興婉愜”；又標其“風華清靡”之句。此豈上品考語。固非一字之差，所可矯奪。記室評詩，眼力初不甚高，貴氣盛詞麗，所謂“骨氣高奇”、“詞彩華茂”。故最尊陳思、士衡、謝客三人。以魏武之古直蒼渾，特以不屑翰藻，屈爲下品。宜與淵明之和平淡遠，不相水乳，所取反在其華靡之句，仍囿於時習而已。不知其人之世，不究其書之全，專恃斠勘異文，安足以論定古人。況并斠勘而未備乎。

【補訂】北宋人引《詩品》，皆謂其位置淵明於中品。聊拈一例。晁景迂從蘇黄遊，其《嵩山集》卷十四《和陶引辯》云：“問：曹、劉、鮑、謝、李、杜諸詩人皆莫及陶淵明，如何。曰：未之前聞也。梁鍾嶸作《詩品》，其中品陶彭澤出於應璩、左思。嗟夫，應璩之激、左思之放，本出於劉而祖於曹，未容後來者勝之也。”即徵宋人所見《詩品》次第與今本同，而“宋本”《御覽》引文之不可盡據矣。“未容後來者勝之”，即余所謂“憲章祖述”之成見也。鍾記室不賞淵明，詩識之闇適亦見文德之高，非如山谷所謂逐勢利以權衡人物者。參觀《管錐編》四册399頁。

余因略述淵明身後聲名之顯晦，於譚藝或不無少補云。

二五

《唐書·韓愈傳》謂從遊者，孟郊、張籍其尤。退之《與馮宿論文書》亦稱“門下爲文，李翺、張籍”；《送孟東野序》則謂“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李詩篇罕見，韓孟雲龍上下。東野《贈無本》詩云：“詩骨聳東野，詩濤湧退之”；爾時旗鼓，已復相當。張文昌《祭退之》詩云：“公文爲時帥，我亦微有聲；而後之學者，或號爲韓張”；是退之與文昌亦齊名矣。然張之才力，去韓遠甚；東坡《韓廟碑》曰：“汗流籍湜走且僵”，千古不易之論。其風格亦與韓殊勿類，集中且共元白唱酬爲多。惟《城南》五古似韓公雅整之作，《祭退之》長篇尤一變平日輕清之體，朴硬近韓面目，押韻亦略師韓公《此日足可惜》。其詩自以樂府爲冠，世擬之白樂天、王建，則似未當。文昌含蓄婉摯，長於感慨，興之意爲多；而白王輕快本色，寫實敍事，體則近乎賦也。近體唯七絶尚可節取，七律甚似香山。按其多與元白此喁彼于，蓋雖出韓之門牆，實近白之壇坫。《征婦怨》云：“夫死戰場子在腹，妾身雖在如晝燭”，謂贅也，立譬極妙。《大

般涅槃經 · 壽命品》第一云:“如以一掬水投於大海,燃一小燈助百千日。”《法苑珠林》卷六十一僧亡名《自誡》云:“一伎一能,日下孤燈。”英十七世紀文家蒲頓 (Robert Burton)《解愁論》(*Anatomy of Melancholy*) 第二部第二節謂愛欲之苦,無須例證;十八世紀詩家楊氏 (Edward Young)《諷諭詩》(*Satires*) 第七篇笑註疏之學爲多事;小説家史木萊脱 (Tobias Smolett)《旅行趣牘》(*Humphry Clinker*) 六月十日梅爾福 (J.Melford) 作函,譏以人智妄測天道;皆有白日中舉燭之喻 (Set a candle in the sun or hold a candle to the sun)。取譬與文昌巧合。《陽明傳習録》卷下《答黄勉叔》曰:“既去惡念,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復出。若惡念既去,又要存善念,即是日光之下,添燃一燈。”比喻亦同。

【補訂】參觀《管錐編》四册71頁。《瑜珈師地論》卷十五云:“映障所礙,如小光大光所映,故不可得,所謂日光映星月等,又如月光映奪衆星。”徐鼎臣《徐公文集》卷二十《復方訥書》:“持稊米以實太倉,秉爝火以助羲馭。”朱子有喻與陽明之喻箭鋒相值;《語類》卷六周明作謂“私欲去則爲仁”,朱子曰:“謂私欲去後,仁之體見則可,謂私欲去後便爲仁則不可。譬如日月之光,雲霧蔽之,固是不是;若謂雲霧去則便指爲日月,亦不可。”《瑜珈》以日月光映奪衆星爲“障礙”,希臘才女薩福首詠之 (Sappho, iii :“Around the fair moon the bright beauty of the stars is lost of the stars is lost

them when her silver light illumes the world at its fullest")。見 *Lyra Graeca*, Loeb, I, 189。彼特拉克每以此譬意中人之容華蓋代、風神絶世 (Petrarca, *Rime* cxxix : "come stelle che 'l sol copre col raggio"; ccxix : "il sole fare sparir le stelle, e Laura il sole")。見 *Rime, Trionfi e Poesie latine*, Ricciardi, 190, 291; cf.Sir Henry Wotton, *Life and Letters*, ed.L.P.Smith, I, 170 : "On His Mistress, the Queen of Bohemia", 171, note。猶元微之《夢遊春》之以"禪頓悟"喻一見傾心而諸餘粉黛無顏色，參觀《管錐編》二册 202 頁。取譬明性道者，亦可以宣情志，無適無莫。魏默深《古微堂詩集》卷八《寒夜》云："微月不生夜，衆星相向明"，從反面落筆，寫"大光"不出，"小光"自得相安，平淡簡易，殆庶陶韋。默深詩作氣用力太過，常有蠻狠之嫌，何子貞《東洲草堂詩鈔》卷十九《登舟》第十三首云："懶閱遺山樂府詞，試斟老友默深詩；江山幽異非人測，何苦窮將拗筆追"，即所以諷。若此二句，一集中正爾罕覯也。

《四庫提要》據《祭退之》詩："遺約有修章，令我序其末"，以爲文昌目盲復明之證。按退之集中《贈張十八助教》一絶已云："喜君眸子重清朗"；文昌《詠懷》亦云："老去多悲事，非唯見二毛。眼昏書字大，耳重語聲高"；又《患眼》云："三年患眼今年校，免與風光便隔生；昨日韓家後園裏，看花猶似未分明。"何不以此爲證。

二六

人言趙松雪詩學唐。余謂元人多作唐調。方桐江、宋之遺老，爲江西派後殿，本非元人；惟柳待制不作同時雍容新秀之體，蹊徑巉峭，頗近宋格，而才力微薄，未足成家。松雪詩瀏亮雅適，惜肌理太鬆，時作枵響。七古略學東坡，乃堅緻可誦。若世所傳稱，則其七律，刻意爲雄渾健拔之體，上不足繼陳簡齋、元遺山，下已開明之前後七子。而筆性本柔婉，每流露於不自覺，强繞指柔作百鏈剛，每令人見其矜情作態，有如駱駝無角，奮迅兩耳，亦如龍女參禪，欲證男果。規橅痕跡，宛在未除，多襲成語，似兒童摹帖。如《見章得一詩因次其韻》一首，起語生吞賈至《春思》絶句，“草色青青柳色黄”云云。結語活剥李商隱春光絶句，“日日春光鬬日光”云云。倘亦有會於二作之神味相通，遂爲撮合耶。一題之中，一首之内，字多複出，至有兩字於一首中三見者。此王敬美《藝圃擷餘》所謂“古人所不忌，而今人以爲病”，正不可藉口沈雲卿、王摩詰輩以自文。《雲溪友議》卷中記唐宣宗與李藩等論考試進士詩，已以一字重用爲言，是

唐人未嘗不認此爲近體詩忌也。宋元間名家惟張文潛《柯山集》中七律最多此病，且有韻脚複出。松雪相較，稍善于彼。然唱歎開闔，是一作手。前則米顛《寶晉英光集》詩，舉止生硬；後則董香光《容臺集》詩，庸蕪無足觀。惟松雪畫書詩三絶，真如驂之靳矣。元人之畫，最重遺貌求神，以簡逸爲主；元人之詩，卻多描頭畫角，惟細潤是歸，轉類畫中之工筆。松雪常云："今人作畫，但知用筆纖細，傅色濃豔，吾所畫似簡率，然識者知其近古"；《佩文齋書畫譜》卷十六引。與其詩境絶不侔。匹似《松雪齋集》卷五《東城》絶句云："野店桃花紅粉姿，陌頭楊柳緑煙絲。不因送客東城去，過卻春光總不知。"機杼全同貢性之《湧金門外見柳》詩；"湧金門外柳垂金，三日不來成緑陰。折取一枝入城去，使人知道已春深。"而趙詩設彩纖穠，貢詩著語簡逸，皎然可辨，幾見松雪之放筆直幹耶。東坡所謂"詩畫一律"，其然豈然。按詳見拙作《中國詩與中國畫》一文。吾鄉倪雲林自言："作畫逸筆草草"，而《清閟閣集》中詩皆秀細，亦其一例。

【補訂】虞伯生《送袁伯長扈從上京》腹聯："白馬錦韉來窈窕，紫駝銀甕出蒲萄。"周荇農《思益堂日札》卷六譏之曰："夫蒲萄出於銀甕，知爲酒也；窈窕之來於錦韉，是爲何物乎。"蓋"窈窕"非專形容淑女之詞，不僅與"蒲桃"虚實欠稱也。《松雪齋集》卷五《送岳德敬提舉甘肅儒學》："春酒蒲萄歌窈窕，秋沙苜蓿飽驊騮"，幾患同病；卷四《聞擣衣》："苜蓿總肥宛騕褭，

琵琶曾泣漢嬋娟”，則銖兩悉當矣。

【補正】《劍南詩稿》卷一三《夢中作》：“油築毬場飛騕褭，錦裁步障儲嬋娟”，亦以“騕褭”、“嬋娟”屬對。

【補訂】《松雪齋集》卷五《歲晚偶成》：“老子難同非子傳，齊人終困楚人咻”，上句指《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北宋以還，尊韓退之爲“韓子”，遂稱古所謂“韓子”爲“韓非子”，此處恐人誤認退之，割截成“非子”。然據《履園叢話》卷十載松雪小像自題七律真跡正作“老子難同韓子傳，齊人終困楚人咻”，則“非子”乃後人刻集時過慮妄改，松雪初不如是陋鄙也。王弘撰《山史》初集卷一評董香光云：“畫第一，制義次之，書又次之，詩古文詞爲下駟。”竊謂松雪詩文固遠邁香光，而在生平能事中亦屬下駟，畫當爲第一，書次之，皆能創體開派，詩文尚未堪語於斯。余原論松雪畫語，偏執蔽固，祇道其竹石山水之簡淡，而忽其羊馬人物之工細。米董不辨工筆，倪迂亦祇擅逸筆；李厚德《戒菴漫筆》卷七《雲林柬》載其與張藻仲札云：“圖寫景物，曲折能盡狀其妙趣，蓋我則不能之。若草草點染，遺其驪黄牝牡之形色，則又非所以爲圖之意。僕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松雪亦工亦逸，如《荀子·解蔽》所謂“兩而能精”，然其自負，似在“簡率”之體，雲林所推爲“愈老愈奇”者，即《窠木

竹石》一類風格也。雲林此柬亦載《四友齋叢説》卷二十九。

陶宗儀《輟耕録》卷九記松雪言:“作詩虛字殊不佳,中兩聯填滿方好”;戚輔之《佩楚軒客談》、陸友仁《硯北雜志》亦著是説,并皆載松雪言:“使唐以下事便不古。”明七子議論肇端於此。與方虛谷之論七律貴用虛字,【附説十一】適相反背。是以《桐江續集》中道子昂,無慮二十餘次,皆祇以書畫推之,隻字不及其詩篇。蓋一則沿宋之波,一則纘唐之緒,家法本逕庭耳。

【補訂】宋吴沆《環溪詩話》卷上載張右丞論詩語,略謂:“杜詩妙處,人罕能知。凡人作詩,一句只説得一件物事,多説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説得三件、四件。常人作詩,但説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杜詩一句能説數百里,能説半天下,能説滿天下。唯其實是以健,若一字虛即一字弱矣。”因舉“旌旗日暖龍蛇動,宫殿風微燕雀高”爲“一句説五件事”之例,謂旌也、旗也、日也、龍也、蛇也、宫也、殿也、風也、燕也、雀也;舉“吴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爲“一句説半天下”與“一句説滿天下”之例。吴氏摘取荆公、東坡、山谷句助之張目。趙行之《賓退録》卷十備載張吴之説而嗤其“識趣”之“淺”,且曰:“若以句中事物之多爲工,則必如陳無己‘桂椒柟櫨楓柞樟’之句而後可以獨步,雖杜子美亦不容專美。若以‘乾坤日夜浮’爲滿天下句,則凡句中言天地、華夷、宇宙、四海者,皆足以

當之矣。”“桂椒”句出《後山詩集》卷一《贈二蘇公》。松雪謂“填滿”不用“虚字”，張吴蓋已先發之。張吴“説滿天下”云云，亦隱逗明七子風尚。李獻吉《空同集》卷六十一《再與何氏書》已曰：“百年、萬里，何其層見而叠出也。”《大復集》中用“萬里”更多。錢牧齋《列朝詩集》丁集卷五《李攀龍傳》引王承甫《與屠長卿書》，記海陵生取李于鱗習用語爲《漫興》詩以嘲之曰：“萬里江湖迥，浮雲處處新。論詩悲落日，把酒歎風塵。秋色眼前滿，中原望裏頻。乾坤吾輩在，白雪誤欺人。”即欲“説半天下”、“説滿天下”也。松雪戒“使唐以下事”，謝茂秦《四溟山人集》卷二十二《詩家直説》不特稱子昂“兩聯宜實”之語，且申子昂“使唐以下事”之戒；范梈父《木天禁語·字法》亦云：“《事文類聚》事不可用，多宋事也”，謝集卷二十一引之而譏范自背其教。七子懸此爲厲禁，然初不能聊固吾圉，篇什中時時闌入唐宋人事。胡元瑞《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六云：“何仲默每戒人用唐宋事，而有‘舊井潮深柳毅祠’，用唐小説，亦太鹵莽。”此句見《大復集》卷二十四《寄君山》，實則《大復集》中何止一例。且有一事屢用者，如卷二十六《壽西涯相公》之“十年天下先憂淚，五畝園中獨樂身”，又《奉寄泉山先生》之“蒼生尚繫裴公望，白髮寧忘范老憂”；卷十三《醉歌贈子容》之“李生近買陽羨田，又欲鼓柁裏江船”，又卷二十六《得江西獻吉書》之“鼓柁裏

江應不得，買田陽羨定何如。”所用不止唐小説，并有宋人僞造之唐掌故，如卷三《七述》云：“躡飛雲之履，被明霞之紬”，上句出《雲仙雜記》卷一記白樂天事，辛文房《唐才子傳》卷六本之，遂云樂天“自製飛雲履”，大復亦取材不嚴也。李、何、邊、徐、康諸家集中斯類甚多，邊尤不謹，未暇歷舉。陳卧子、李舒章、宋轅文禀七子之教，合撰《皇明詩選》，於此事煞費周旋，評語有曰：“實事不嫌”者，有曰：“亦自不妨”者，觀之可以概矣。

【附説十一】虚谷之説，可觀《桐江集》卷一《鮑子壽詩序》、卷四《跋趙章泉詩》、卷五《劉元暉詩評問田夫》條。又《瀛奎律髓》卷四十二後山《贈王聿修商子常》詩批語、卷四十三山谷《十二月十九日發鄂渚》詩批語。“非五字七字皆實之爲難，而虚字有力之爲難”云云。江西派大家中後山近體用虚字多於山谷；《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引《詩眼》記山谷謂“詩句中無虚字方雅健”。故虚谷亦隱推後山出山谷上，《桐江集》卷一《送胡植芸北行序》於有宋一代作者，稱宛陵、後山、章泉三人，山谷不與。《瀛奎律髓》卷十七後山《寄無斁》詩批云：“自老杜後始有後山，律詩往往精於山谷。”

二七

周櫟園《尺牘新鈔》卷四載張九徵《與王漁洋書》云:“諸名士序歷舉歷下、瑯琊、公安、竟陵爲重。夫歷下諸公分代立疆,矜格矜調,皆後天事。明公御風以行,身在五城十二樓,豈復與人間較高深乎。譬之絳、灌、隨、陸非不足英分,對留侯則成傖夫。然則明公之獨絶者,先天也。”蓋謂漁洋以天分勝也。《隨園詩話》卷三駁“絶代銷魂王阮亭”之説曰:“阮亭之色並非天仙化人,使人心驚。不過一良家女,五官端正,吐屬清雅,又能加宫中之膏沐,薰海外之名香,取人碎金,成其風格。”蓋謂漁洋以人工勝也。竊以爲藏拙即巧,用短即長;有可施人工之資,知善施人工之法,亦即天分。雖隨園亦不得不稱其縱非絶色,而“五官”生來尚“端正”也。然一不矜持,任心放筆,則譬如飛蓬亂首,狼藉闊眉,妍姿本乏,風流頓盡。吾鄉鄒綺《十名家詩選》所録、《觀自得齋叢書》中收爲《漁洋山人集外詩》者,是其顯例。如《香奩詩》云:“香到濃時嘗斷續,月當圓處最嬋娟”,“腸當斷處心難寫,情到鍾時骨自柔”;惡俗語幾

不類漁洋口吻。引申隨園之喻，其爲邢夫人之亂頭粗服耶，抑西子之蒙不潔耶。奚足與彭羡門作豔體倡和哉。汪鈍翁《説鈴》載彭王倡和集事；《松桂堂集》中豔體七律，綺合葩流，秀整可喜，異於漁洋之粗俗貧薄。即其卷三十一之《金粟閨詞》、卷三十二之《春閨雜詠》，雖多冶而傷雅，然心思熨貼，彷彿王次回。漁洋詩最不細貼，未解辦是也。漁洋天賦不厚，才力頗薄，乃遁而言神韻妙悟，以自掩飾。一吞半吐，攝摩虚空，往往並未悟入，已作點頭微笑，閉目猛省，出口無從，會心不遠之態。故余嘗謂漁洋詩病在誤解滄浪，而所以誤解滄浪，亦正爲文飾才薄。將意在言外，認爲言中不必有意；將弦外餘音，認爲弦上無音；將有話不説，認作無話可説。趙飴山《談龍録》謂漁洋"一鱗一爪，不是真龍"。

【補訂】參觀《管錐編》二册580頁論推漁洋"遠人無目"之説，則遠龍亦不見鱗爪。

漁洋固亦真有龍而見首不見尾者，然大半則如王文禄《龍興慈記》載明太祖殺牛而留尾插地，以陷土中欺主人，實空無所有也。妙悟云乎哉，妙手空空已耳。施愚山《蠖齋詩話》自比其詩於"人間築室，一磚一木，累積而成"，漁洋之詩"如華嚴樓閣，彈指即現"，有一頓一漸之别。《漁洋詩話》亦載厥説。則愚山又爲妙悟之説所欺；漁洋樓閣乃在無人見時暗中築就，而復掩其土木營造之迹，使有煙雲蔽虧之觀，一若化城頓現。其迂緩實有倍於愚山者。繆筱山《煙畫東堂小品》於一《王貽上與林吉人手札》、陶澍跋云："如《蠡勺亭》詩'沐日

浴月’四字，初欲改‘虎豹騂馬’，既欲改‘騂馬’爲‘水兕’。此等字亦在撚髭求安之列，豈所謂‘華嚴樓閣’者，固亦由寸積尺累而始成耶。”正與余言相發。《嘯亭雜録》卷八記漁洋詩思蹇澀，清聖祖出題面試，幾致曳白；兹事雖小，可以見大。觀其詞藻之鉤新摘雋，非依傍故事成句不能下筆，與酣放淋漓，揮毫落紙，作風雨而起雲煙者，固自異撰。然讀者祇愛其清雅，而不甚覺其餖飣，此漁洋之本領也。要之漁洋談藝四字“典、遠、諧、則”，所作詩皆可幾及，已非易事。明清之交，遺老“放恣”雜駁之體，如沈椒園廷芳《隱拙軒文鈔》卷四《方望溪先生傳》附《自記》所云，詩若文皆然。“貪多”之竹垞，能爲饋貧之糧；“愛好”之漁洋，方爲拯亂之藥。功亦偉矣。愚山之説，蓋本屠長卿來；《鴻苞集》卷十七《論詩文》云：“杜甫之才大而實，李白之才高而虚。杜是造建章宫殿千門萬户手，李是造清微天上五城十二樓手。杜極人工，李純是氣化。”

【補訂】田山薑之孫同之《西圃詩説》云：“詩中篇無累句，句無累字，即古人亦不多覯。唯阮亭先生刻苦於此，每爲詩閉門障窗，備極修飾，無一隙可指，然後出以示人。宜詩家謂其語妙天下也。”幾類李賓之《懷麓堂詩話》載諸翰林“齋居閉户作詩，窺之見面目皆作青色”。可與《嘯亭雜録》互證。曹子建《公讌》詩：“朱華冒緑池”，王船山《古詩評選》批云：“如雕金堆碧，作佛舍莊嚴爾。天上五雲宫殿，自無彼位”；

亦即屠長卿、施愚山語意。英國十八世紀愛德華·楊論詩名著盛行德國，恢張心目，有云："天才與聰慧之別，猶神通之幻師迥異乎構建之巧匠；一則不見施爲，而樓臺忽現，一則善用板築常器，經之營之。"(Edward Young, *Conjectures on Original Composition*: "A genius differs from a good understanding, as a magician from an architect; that raises his structure by means invisible, this by the skilful use of common tools".) 見 E. D. Jones, ed., *English Critical Essays: 16th,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The World's Classics", 279。取譬無乎不同。

二八

夫"悟"而曰"妙"，未必一蹴即至也；乃博采而有所通，力索而有所入也。學道學詩，非悟不進。或者不好漁洋詩，遂并悟而非之，真因噎廢食矣。高忠憲《困學記》云："平日深鄙學者張皇説悟，此時只看作平常，自知從此方好下工夫耳。"陸桴亭《思辨録輯要》卷三云："凡體驗有得處，皆是悟。只是古人不唤作悟，唤作物格知至。古人把此個境界看作平常。"按劉壎《隱居通議》卷一論悟二可參觀。又云："人性中皆有悟，必工夫不斷，悟頭始出。如石中皆有火，必敲擊不已，火光始現。然得火不難，得火之後，須承之以艾，繼之以油，然後火可不滅。故悟亦必繼之以躬行力學。"按此即Graham Wallas 所言 Illumination之後，繼以 Verificaton 也。詳見所作 *Art of Thought*, pp.88 ff. 擊石之喻，參觀孟東野《勸學》詩："擊石乃有火"云云。罕譬而喻，可以通之説詩。明心見性之學，有益談藝，豈淺尠哉。

【補訂】桴亭之説早見宋道學家言。如《朱子語類》卷十八云："積習既多，自然醒悟。其始固須用力；及其

得之也，又卻不假用力。”陳壽老《簣窗集》卷一《曾子論》筆舌尤明暢，略云：“悟道者以真見，體道者以真力。力之至而見不與俱，是有四肢而無目也。見之至而力爲之憊，是有目而無四肢也。夫真力養於百年者也，真見發於一朝者也。豈惟一朝，雖一嘘吸之間可也。豈惟百年，雖與天地相終始可也。世人知悟道之難而不知體道之不易。曰‘既竭吾才’，則顏子亦嘗用力矣。然顏子之力，施之未有見之初，曾子之力，則持之既有見之後也。”目喻悟道，四肢喻體道，差同釋典。隋智者《法華玄義》卷二云：“智爲行本，因智目起於行足”，又卷四云：“智目行足，到清涼地。”

悟有遲速，係乎根之利鈍、境之順逆，猶夫得火有難易，係乎火具之良楛、風氣之燥濕。速悟待思學爲之後，遲悟更賴思學爲之先。漁洋將悟空諸依傍，玄虛惝恍，忽於思學相須爲用之旨。蓋未能將此境“看作平常”，於禪學亦似概乎未聞焉。禪人論悟最周匝圓融者，無過唐之圭峯，其《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下之一詳説有“因悟而修”之“解悟”，有“因修而悟”之“證悟”，終之曰：“若遠推宿世，則惟漸無頓。今頓見者，已是多生漸熏而發現也。”夫遠推宿生，則漸熏者今人所謂天才遺傳是也；僅限一事，則漸熏者西人所謂伏卵 (Incubation) 是也。見前引 Wallas 書。參觀張横渠《正蒙》第八篇《中正》云：“不思而得，素也。”又程伊川論“深思造道”及“無思無慮而得”，《宋元學案》卷十五黄百家按語云：“深思之久，方能於無思無慮忽然撞著。”嚴滄

浪《詩辨》曰："詩有别才非書，别學非理，而非多讀書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曰"别才"，則宿世漸熏而今生頓見之解悟也；曰"讀書窮理以極其至"，則因悟而修，以修承悟也。可見詩中"解悟"，已不能舍思學而不顧；至於"證悟"，正自思學中來，下學以臻上達，超思與學，而不能捐思廢學。猶夫欲越深澗，非足踏實地，得所憑藉，不能躍至彼岸；顧若步步而行，趾不離地，及岸盡裹足，惟有盈盈隔水，脈脈相望而已。Kierkegaard 以跳越(Sprung) 爲人生經驗中要事，參觀 C.Schrempf 德譯本 *Der Begriff der Angst*, S. 11, 24。滄浪繼言："詩之有神韻者，如水中之月，鏡中之象，透澈玲瓏，不可湊泊。不涉理路，不落言詮"云云，幾同無字天書。以詩擬禪，意過於通，宜招鈍吟之糾繆，起漁洋之誤解。禪宗於文字，以膠盆黏著爲大忌；法執理障，則藥語盡成病語，故谷隱禪師云："纔涉脣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終非活路。"見《五燈會元》卷十二。此莊子"得意忘言"之説也。若詩自是文字之妙，非言無以寓言外之意；水月鏡花，固可見而不可捉，然必有此水而後月可印潭，有此鏡而後花能映影。王弼《周易略例》謂"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王炎《讀易筆記·自序》駁之曰："是未得魚兔，先棄筌蹄之説也。"詩中神韻之異於禪機在此；去理路言詮，固無以寄神韻也。

【補訂】《後村大全集》卷八《題何秀才詩禪方丈》："能將鉛槧事，止作葛藤看"；隱諷詩與禪扞格不兩立，文

詞乃禪家所斬斷之葛藤也。卷九十九《題何秀才詩禪方丈》則明言曰："詩家以少陵爲祖，説曰：'語不驚人死不休。'禪家以達磨爲祖，説曰：'不立文字。'詩之不可爲禪，猶禪之不可爲詩，何君合二爲一，余所不曉。"是矣而尚未分雪明白。禪於文字語言無所執着愛惜，爲接引方便而拈弄，亦當機煞活而拋棄。故"以言消言"。参觀《管錐編》二册93頁。其以"麻三斤"、"乾矢橛"等"無意義語"，供参悟，如《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四、一百二十六所謂"呆守"、"麻了心"者，祈嚮正在忘言。既"無意義"，遂無可留戀。登岸則捨筏，病除則藥贅也。詩藉文字語言，安身立命；成文須如是，爲言須如彼，方有文外遠神、言表悠韻，斯神斯韻，端賴其文其言。品詩而忘言，欲遺棄跡象以求神，遏密聲音以得韻，則猶飛翔而先剪翮、踴躍而不踐地，視揠苗助長、鑿趾益高，更謬悠矣。瓦勒利 (Paul Valéry) 嘗謂叙事説理之文以達意爲究竟義 (le but de communiquer à quelqu'un quelque notion déterminée)，詞之與意，離而不著，意苟可達，不拘何詞 (entièrement remplacée)，意之既達，詞亦隨除 (cette idée s'étant produite, le langage s'évanouit devant elle)；詩大不然，其詞一成莫變，長保無失 (la forme conservée comme unique et nécessaire expression)。見 "Commentaire de *Charmes*", *Oeuvres*, Bib. de la Pléiade, I, 1511; cf. "Propos sur la poésie", *ib.*, 1372。是以

玩味一詩言外之致，非流連吟賞此詩之言不可；苟非其言，即無斯致。昔人論賽南古 (Sénancour) 曰："所愛於聲音者，以其能爲寂静之屏藩也。" (il aimait les sons pour le silence où ils confinent) 見 A. Béguin, *L'Âme romantique et le rêve*, 2e éd., 1939, 334。

【補正】當世德國文論師謂："緘默祇是語言之背面，其輪廓乃依傍語言而得。"(Da aber das Verschwiegene nur die Kehrseite der Gesagten ist, gewinnt es gerade dadurch seine Konturen.) 見 Wolfgang Iser: "Der Lesevorgang", in R. Warning, ed., *Rezeptionsästhetik*, 2nd ed., 1979, 255。即賽南古愛聲音能爲寂静"屏藩"之旨。

【補訂】讀詩時神往心馳於文外言表，則必恬吟密咏乎詩之文字語言，亦若此爾。王從之《滹南遺老集》卷三《論語辨惑自序》曰："聖人之意，或不盡於言，亦不外於言也。不盡於言，而執其言以求之，宜其失之不及也。不外於言，而離其言以求之，宜其傷於太過也。"移此以詮滄浪詩説，可爲鄰壁之明，而亦他山之石矣。

【補正】《程氏外書》卷一記伊川語："得意可以忘言，然無言又不見吾意。"即王從之所謂："不盡於言，亦不外於言。"蓋必有言方知意之難"盡"，若本無言又

安得而"外"之以求其意哉。談藝家如姜白石《詩説》云:"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然舍文無妙",正謂"不盡於言而亦不外於言"也;陸時雍《詩鏡·總論》云:"晉多能言之士,而詩不佳,詩非可言之物也。……知能言之爲佳,而不知不言之爲妙,此張籍、王建所以病也",則謂"不外於言而亦不盡於言"耳。

【補訂】人生大本,言語其一,苟無語言道説,則并無所謂"不盡言"、"不可説"、"非常道"。《莊子·知北遊》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又《徐无鬼》曰:"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然必有"道"、有"言",方可掃除而"不道",超絶而"不言"。"不道"待"道"始起,"不言"本"言"乃得。緘默正復言語中事,亦即言語之一端,猶畫圖上之空白、音樂中之静止也。

【補正】當世英國論師亦謂"默"是詩中至境,示意便了,不復著詞(The poem [Keats's "Ode to Autumn"] achieves, as I may say, the muteness to which poetry, in its essence, always aspires. Something is held up for us to behold; but nothing is said.)。見 D.G.James, quoted in W.Nowottny, *The Language Poets Use*, 5th Impression, 1975, 156。即由言入默之"含蓄"也。

【補訂】毛德納嘗以言語 (die Sprache) 與行走 (das Gehen) 呼吸 (das Atmen) 等視。見 F.Mauthner, *Beiträge zu einer Kritik der Sprache*, 3. Aufl., 1923, I, 15–6。竊謂人非呼吸眠食不生活，語言僅次之，公私百事，胥賴成辦。潛意識之運行，亦勿外言言語語；超現實主義 (surréalisme) 作者昌言本"内心自動作用" (automatisme psychique)，發爲詩文，是其明驗，參觀 A. Breton, *Manifeste du surréalisme — Poisson soluble*, 1924, 37: "la pensée parlée", 52: "Le langage a été donné à l'homme pour qu'il en fasse un usage surréaliste"; M.Nadeau, *Histoire du surréalisme*, 1945, 77: "des rêves parlés"。而潛意識不離語文 (l'instance de la lettre dans l'inconscient)，尤爲當世心析學者所樹新義。參觀 J. Lacan: "The Insistence of the Letter in the Unconscious", in J. Ehrmann, ed., *Structuralism*, 1970, 101 ff。海德格爾至謂古訓"人乃具理性之動物"本旨爲"人乃能言語之動物"參觀《管錐編》二册 15 頁。且曰："默不言非喑不言。真談説中方能著静默。必言之有物，庶能無言。" (Schweigen heißt aber nicht stumm sein. Nur in echten Reden ist eigentliches Schweigen möglich. Um schweigen zu können, muß das Dasein etwas zu sagen haben) 見 Heidegger, *op. cit.*, 164, 165。"詩禪"當作如是觀。司空表聖《詩品·含蓄》曰："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不著"者、不多著、不更著也。已著諸字，而後"不著一字"，以默佐言，相反相成，豈

"不語啞禪"哉。馬拉梅、克洛岱爾輩論詩，謂行間字際、紙首葉邊之無字空白處與文字纏組，自蘊意味而不落言詮，亦爲詩之幹體。(Mallarmé : "Crise de vers" : "le poème tu, aux blancs"; "Un coup de dés", Préface : "Les blancs', en effet, assument l'importance; la versification en exigea comme silence alentour"; "Quant au livre" : "indéfectiblement le blanc revient pour authentiquer le silence"; "Sur Poë" : "le blanc du papier : significatif silence qu'il n'est moins beau de composer, que les vers." 見 *Oeuvres complètes*, la Pléiade, 367, 387, 455, 872。Claudel : *Cinq grandes odes*, I. "Les Muses" : "Le poème n'est point fait de ces lettres que je plante comme des clous, mais du blanc qui reste sur le papier." 見 *Oeuvres poétiques*, la Pléiade, 224。) 蓋猶吾國古山水畫，解以無筆墨處與點染處互相發揮烘托，參觀 E. H. Gombrich, *Art and Illusion*, 5th ed., 1977, 174 – 5, "screen", "the power of expressing through *absence* of brush and ink"。豈"無字天書"或圓光之白紙哉。破額山人《夜航船》卷八嘲八股文名師"無無生"，傳"全白真無"文訣，妙臻"不留一字"之高境；休休亭主之"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與無無生之"不留一字，全白真無"，毫釐千里焉。

【補正】 吾國"傳神寫照"，舊有所謂《屍解圖》者，"空

紙一幅”，不著點墨，陸以湉《冷廬雜識》卷五載之；亦無無生“真白全無”文稿之類。

【補訂】陸農師《埤雅》卷十三《楊》論《折楊》、《皇華》之曲曰：“《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若此，詩之至也。《中庸》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夫《樂記》言“有遺音”也，《中庸》言原“無聲”也；農師連類論詩，是混“含蓄”於“全白”矣。易順鼎實甫《丁戊之間行卷》有九言體一首，《白嚴同毛實君、廖笙陔、鄭硯孫遊衡山，遇雨而歸，四人者皆無詩，代爲解嘲》：“眼前奇景那可乏奇句，此四人者不答皆摇頭。得無誤信司空表聖説，不著一字謂足稱風流。”以文爲戲而望文生義，毋庸苛論，顧亦徵易氏之誤解司空表聖説。不然，易“信”字爲“解”字，未始不可嘲戲“四人者”也。

滄浪又曰：“言有盡而意無窮”；夫神韻不盡理路言詮，與神韻無須理路言詮，二語迥殊，不可混爲一談。《鈍吟雜録》卷五駁滄浪云：“詩者言也，但言微不與常同，理玄或在文外。安得不涉理路，不落言詮。”又云：“禪家死句活句與詩法並不相涉。禪家當機煞活，若刻舟求劍，死在句下，便是死。詩有活句，隱秀之詞也；直敍事理，或有詞無意，死句也。禪須參悟；若‘高臺多悲風’、‘出入君懷袖’，參之何益。滄浪不知參禪”云云。按前段駁滄浪是也，後段議論便是刻舟求劍、死在句下，

鈍吟亦是鈍根。

【補遺】吴修齡《圍爐詩話》卷一有“詩貴活句賤死句”一則，謂切題而無寄託者爲“死句”，即本鈍吟之説。鈍吟僅知作詩有活句死句之别，而不知讀詩亦有活參死參之分，苟能活參，斯可以作活句。譬如讀“春江水暖鴨先知”之句而曰“鵝豈不先知”，便是死在句下。滄浪所用“鏡花水月”一喻，即足爲當機煞活之例。在内典中，此喻屢見不一見，而用法違牾。例如《稱揚諸佛功德經》卷上：“爲分别一切如夢如水中月幻化之法，用寤衆生”；《淨飯王涅槃經》：“世法無常，如幻如化，如熱時炎，如水中月”；《説無垢稱經·聲聞品》第三：“一切法性皆虚妄見，如夢如焰。所起影象，如水中月，如鏡中像”；又同經《觀有情品》第七：“菩薩觀諸有情，如幻師觀所幻事，如觀水中月，觀鏡中象，觀芭蕉心”；《月上女經》卷上：“諸三世猶如幻化，亦如陽焰，如水中月”；《方廣大莊嚴經》卷五：“如水中月，如谷中響，如幻如泡。”凡此種種，所以賤之也。而如《文殊師利問菩提經》：“發菩提心者，如鏡中像，如熱時焰，如影如響，如水中月”；《文殊師利問經·雜問品》第十六：“佛從世間出，不著世間，亦有亦無，亦現不現，可取不可取，如水中月”；《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序品》第一：“智慧如空無有邊，應物現形如水月。”凡此種種，又所以尊之也。《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序品》用前意，而《七喻品》則用後意。滄浪之説，蓋

取後意。夫一事也而用意相反如此，祇求能罕譬而喻可矣，所謂空中鳥跡也，亦所謂到岸則不戀筏也。參觀《雜阿含經》卷四十三（一一七二）、《增壹阿含經》卷二十三（六）、卷三十八（五）、《七女經》（第四女）、《五燈會元》卷四（正元），又《大智度論》卷四十四《釋句義品》、卷五十四《釋天主品》、卷九十五《釋七喻品》。

【補訂】參觀《管錐編》一册74頁。僧肇《寶藏論》道後一意，殊有詞致。如《廣照空有品》第一云："有心無形，有用無人。爲而無爲，得而無得。鏡象千端，水質萬色。入道之徑，内虚外静。如水凝澄，萬象光映。其意不沉，其心不浮。"又如《離微體淨品》第二云："無心應物，緣化萬有。水月空華，形象無主。"前一意如《大智度論·十喻釋論》第十一、又《諸法釋論》第十二舉十喻："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虚空，如響，如揵闥婆城，如夢，如影，如鏡中像，如化。"《維摩所説經·方便品》第二言"是身無常、無强、無力、無堅"，於"無常"、"無堅"亦舉十喻："如聚沫，如泡，如炎，如芭蕉，如幻，如夢，如影，如響，如浮雲，如電"。參觀《弟子品》第三："一切法生滅不住，如幻，如電"云云，《觀衆生品》第七："如智者見水中月，如鏡中見己面像"云云。唐譯《華嚴經·十地品》第二十六之四先後兩次舉八喻："如幻，如夢，如影，如響，如水中月，如鏡中象，如燄，如化。"謝康樂《維摩經十譬讃》八首、梁簡文《十空

詩》六首，均以詞章爲般若之鼓吹焉。《金剛經》之“六如”流傳最廣，所謂：“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唐伯虎自號“六如”即取義於斯。

【補正】《成唯識論》卷八：“心所虛妄變現，猶如：幻事、陽燄、夢境、鏡象、光影、谷響、水月。”則又非十如、八如、六如，而爲七如也。

【補訂】《容齋四筆》卷十三謂“六如”者，乃用鳩摩羅什譯本，真諦、玄奘、義淨、菩提流支四譯皆尚有“如燈”、“如星”、“如雲”，合爲“九如”。西方神秘宗師普羅提納論世相空妄，喻如夢中境、鏡中影、水中像。(Fragile et mensonger, mensonge tombé sur un autre mensonge, ce reflet doit laisser la matière impassible, comme un vision de songe, comme un reflet sur l'eau ou dans un miroir — *Ennéades*, III.vi.6, tr.É. Bréhier, III, 105–6.) 基督教詩文言人生脆促，無堅無常，揣稱博依，舉如夢、如泡、如影、如露、如電、如雲、如枝頭花、如日下雪、如風中葉、如箭脱弦、如鳥過空等。鋪比夥頤，或至二十七事，“六如”、“九如”，瞠乎後矣。*Cf.Golden Grove : Selected Passages from Jeremy Taylor,* ed. L.P.Smith, 251–3; R.Crashaw : “Bulla”, *Poetical works,* ed. L.C.Martin, rev.ed.1957, 216–220; Henry King : “Sic

Vita", *Minor Caroline Poets,* ed.G.Saintsbury, III, 236－7; Ciro di Pers: " Della miseria e vanità umanea", *Marino e i Marinisti,* ed.G.G.Ferrero. 957; G.R.Weckherlin: "Über den frühen Tod Fräuleins Anna Augusta Margräfin zu Baden", Andreas Gryphius: " Das Leben", *Deutsche Barocklyrik,* ed.M. Wehrli, erweit. Aufl., 1962, 33－4, 53－4; Harsdörfer: "Das Leben des Menschen", in J. Rousset, *La Littérature de l'âge baroque en France,* nouv. éd., 1954, 275; Auvray: "La Promenade de l'âme dévote", *Anthologie de la poésie baroque française,* 1961, I, 44－6. 古希臘大詩人平達喻人生如"影之夢"(Man is but a dream of a shadow); 見Pindar, *Pythian Odes,* VIII.95, Loeb, 269。普羅塔克申言曰:"影已虛弱,影之夢更虛弱於影。"(For what is feebler than a shadow? And a dream of it!); 見Plutarch: "A Letter of Condolence to Apollonous", § 6, *Moralia,* Loeb, II, 12。後世作者多承用之。Taylor: "Man is the dream of a shadow"; Auvray: "Un songe! non vrayement, mais c'est l'ombre d'un songe".

【補正】十七世紀英國詩人與故爲新,不曰"影之夢",偏其反而,喻虛情假愛於"夢之影"。(...amor/Fallax, umbraque somnij.) 見Richard Crashaw: "Pulchra non diuturna", in *Poetical Works,* ed.L.C.Martin, 2nd ed., 1957, 371, cf.455, note。

【補訂】"影""夢"重累,視釋典之以"如夢""如影"

平列，更爲警策。又以人命危淺喻“如玻璃”，Crashaw: “sed vitro fragili magis”; Weckherlin : “Ein Glas also brüchig als rein”. 猶白樂天《簡簡吟》所謂：“大都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此亦在釋典十喻之外者。吾國古來俗語以“春寒、秋熱、老健”三者喻“終是不久長之物”，早見歐陽永叔《文忠全集》卷一百四十八《與沈待制》，太平老人《袖中錦》增“君寵”而成四事；詩歌、小說皆沿襲之。如李天生《受祺堂詩集》卷一《朝雨謡》、姚春木椿《通藝閣詩三録》卷四《春雪席間》、《封神演義》三十五回黄飛虎語、《紅樓夢》五十七回紫鵑語、《兒女英雄傳》二十一回褚大娘語。明人《三報恩傳奇》第六折有詩，踵事增華：“老健春寒秋後熱，半夜殘燈天曉月，草頭露水板橋霜，水上浮漚山頂雪”；又土風本色之“九如”也。

禪句無所謂“死活”，在學人之善參與否。譬如《參同契》云：“執事原是迷，契理亦非悟”；此石頭掃空事障理障之妙諦。而達觀未離窠臼，不肯放下，活語變死，藥語成病，宜來谷隱之呵矣。

【補訂】禪人活參話頭，可用詩句。李鄴嗣《杲堂文鈔》卷二《慰弘禪師集天竺語詩序》所謂：“諸釋老語録每引唐人詩，單章隻句，雜諸杖拂間，俱得參第一義。是則詩之於禪，誠有可投水乳於一盂，奏金石於一堂者也。”竊謂此即春秋時“賦詩斷章”之充類横決耳。參觀本書653頁又《管錐編》一册429頁。西漢人解《詩》亦用斯法，觀《韓詩外傳》可知。何良俊《四友齋叢説》

卷一謂“讀《詩》亦當與讀諸經不同。引伸觸類，維人所用。韓嬰作《詩外傳》，正此意也”；卷二歷舉《左傳》用《詩》諸例，“不必盡依本旨，蓋即所謂引伸觸類者。”陳蘭甫《東塾讀書記》卷六引元錢惟善作《外傳》序稱其書“斷章取義，有合孔門商賜言《詩》之旨”；因申論謂《孟子》、《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引《詩》者，多似《外傳》，“其於《詩》義，洽熟於心，凡讀古書，論古人古事，皆與《詩》義相觸發”。《漢書·儒林傳》記王式以《詩》爲“諫書”，《昌邑王賀傳》記龔遂以《詩》爲“人事浹，王道備”。參觀吕誠之丈《讀史札記》乙帙《漢儒術盛衰下》、《詩無作義》。蓋觸類旁通，無施勿可，初不拘泥於《詩》之本事本旨也。劉辰翁《須溪集》卷六《題劉玉田題杜詩》云：“凡大人語不拘一義，亦其通脱透活自然。觀詩各隨所得，或與此語本無交涉。”其子將孫序王荆公《唐詩選》，《永樂大典》卷九百七《詩》字下引，四庫輯本《養吾集》漏收。亦云：“古人賦《詩》，猶斷章見志。固有本語本意若不及此，而觸景動懷，别有激發。”後來王船山《詩繹》論“興觀群怨”曰：“作者用一致之思，讀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人情之遊也無涯，而各以其情遇”；常州派説詞曰：“作者未必然，讀者何必不然。”皆西漢“外傳”、南宗“活句”之支與流裔也。谷隱“藥語”之喻，乃釋典常談。《中論·觀行品》第十三曰：“大聖説空法，爲離諸見故。若人於空貌生見者，是人不可化。譬

如有病，須服藥可治；若藥復爲病，則不可治。”《大智度論》卷三十一《釋初品中十八空》曰：“又如服藥，藥能破病；病已得破，藥亦應出。若藥不出，則復是病。”《大般涅槃經·如來性品》第四之五曰：“如是大乘典，亦名雜毒藥；如酥醍醐等，及以諸方蜜，服消則爲藥，不消則爲毒”。參觀《管錐編》一册25頁引古希臘懷疑派語。其旨即《莊子·庚桑楚》所謂：“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郭象註：“若無能爲有，何謂無乎。一無有則遂無矣。無者遂無”；王先謙《莊子集解》引宣穎云：“並無有二字亦無之”。參觀《管錐編》二册78頁。又王陽明《傳習録》徐愛《序》記：“門人有私録先生之言者，先生聞之，謂之曰：‘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初無定説，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又《傳習録》卷下一友問“静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搜除”，陽明正色曰：“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壞我的方子。”皆針砭今語所謂“教條”之病也。

詩至李杜，此滄浪所謂“入神”之作。然學者生吞活剥，句剽字竊，有如明七子所爲，似者不是，豈非活句死參乎。禪宗“當機煞活”者，首在不執著文字，“句不停意，用不停機。”參觀臨濟論“一句具三玄門”，《人天眼目》卷一集釋甚詳。西洋哲學術語所謂，莫將言語之方便權設（Fiction）當作真實也；H.Vaihinger：*Philosophie des Als Ob* 全書反復論辯，不過釋氏岸筏、

莊子筌蹄之旨而已。參觀 S.27 (falsche Hypothesen), S.127, S.219 (Ideen verschiebung), S.Z22 (das Als Ob wird zum Wenn)。古人説詩，有曰:“不以詞害意”而須“以意逆志”者，有曰:“詩無達詁”者，有曰:“文外獨絶”者，有曰:“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者。不脱而亦不黏，與禪家之參活句，何嘗無相類處。參而悟入，則古人説詩又有曰:“其源出於某”者，有曰:“精熟《文選》理”者，有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者，有曰:“得句法於某”者，有曰“脱胎換骨”者。鈍吟真固哉高叟矣。其鄉後學王東溆《柳南續筆》卷三引錢圓沙語:“詩文之作，未有不以學始之，以悟終之者”；以爲可補滄浪之説，鈍吟並妙悟而詆之過矣云云。實則滄浪之意本如是，初不須補也。胡元瑞《詩藪》内編卷二謂:“禪必深造而後能悟；詩雖悟後，仍須深造。”亦屬强生分别。禪與詩、所也，悟、能也。用心所在雖二，而心之作用則一。了悟以後，禪可不著言説，詩必託諸文字；然其爲悟境，初無不同。且悟即“造”之至“深”；如須“深造”，尚非真悟。宜曰：禪家講關捩子，故一悟盡悟，快人一言，快馬一鞭。《傳燈録》卷六載道明語。一指頭禪可以終身受用不盡。見《傳燈録》卷十一。詩家有篇什，故於理會法則以外，觸景生情，即事漫興，有所作必隨時有所感，發大判斷外，尚須有小結裹。顧大慧杲老大悟至一十八遍，小悟不計其數，則禪家亦未嘗如元瑞所謂“一悟便了”也。

【補訂】參觀朱子《語類》卷十七論“物格知至了大徹

悟”與“一日間無時無數介然之覺”。

《大學》曰:“慮而後能得”;《荀子·勸學》篇曰:“真積力久則入。”皆以思力洞澈阻障、破除艱難之謂;論其工夫即是學,言其境地即是修悟。元劉秉忠《藏春集》讀遺山詩四首之一云:“青雲高興入冥搜,一字非工未肯休。直到雪消冰泮後,百川春水自東流”;正指鍥焉不捨、豁爾頓通之樂。東野、桴亭比之鑽石出火,藏春喻爲烘日融冰,亥姆霍茲(Helmholtz)譬以油雲閃電(Geistesblitz),見*Vorträge und Reden*, Bd.I: “Tischrede bei Feier des 70.Geburtstages”。皆極體物揣稱之妙。詩人覓句,如釋子參禪;及其有時自來,遂快而忘盡日不得之苦,知其至之忽,而不知其來之漸。藏春之詩,實取杜征南《左傳序》“涣然冰釋、怡然理順”二語,敷説成章。若夫俯拾即是之妙悟,如《梁書·蕭子顯傳》載《自序》所謂:“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李文饒外集《文章論》附《箴》所謂:“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惝怳而來,不思而至。”與《大學》、《荀子》所言,雖勞逸不同,遲速相懸,而爲悟一也。

二九

竟陵派鍾譚輩自作詩，多不能成語，才情詞氣，蓋遠在公安三袁之下。友夏《嶽歸堂稿》以前詩，與伯敬同格，佳者庶幾清秀簡雋，劣者不過酸寒貧薄。《嶽歸堂稿》乃欲自出手眼，别開門户，由險澀以求深厚，遂至於悠晦不通矣。牧齋《歷朝詩》丁集卷十二力斥友夏"無字不啞，無句不謎，無篇不破碎斷落"，惜未分别《嶽歸》前後言之。友夏以"簡遠"名堂，伯敬以"隱秀"名軒，宜易地以處，换名相呼。伯敬欲爲簡遠，每成促窘；友夏頗希隱秀，祇得扦格。伯敬而有才，五律可爲浪仙之寒；友夏而有才，五古或近東野之瘦。如《糴米》詩之"獨飽看人飢，腹充神不完"，絶似東野。《拜伯敬墓過其五弟家》之"磬聲知世短，墨跡引心遐"，《齋堂秋宿》之"蟲響如成世"，又酷肖陳散原。然唐人律詩中最似竟陵者，非浪仙、武功，而爲劉得仁、喻鳧。以作詩論，竟陵不如公安；公安取法乎中，尚得其下，竟陵取法乎上，并下不得，失之毫釐，而繆以千里。然以説詩論，則鍾譚識趣幽微，非若中郎之叫囂淺鹵。蓋鍾譚於詩，乃所謂有志未遂，並非望道未見，故未可一概抹摋

言之。

【補訂】竟陵出於公安。《列朝詩集》丁十二《譚元春傳》引金陵張文寺云:"伯敬入中郎之室,而思别出奇";袁小修《珂雪齋近集》卷三《花雪賦引》亦謂:"伯敬論詩,極推中郎,其言出而世之推中郎者益衆。"翁覃谿《復初齋詩集》卷七十《儷笙和予白齋之作、因論白詩、兼寄玉亭協揆》:"白蘇齋漸啓鍾譚",則誤伯修爲中郎,欲與"初白菴"、"白菴"凑合耶,抑於公安、竟陵家法道聽塗説也。觀譚友夏《全集》卷八《東坡詩選序》、《袁中郎先生續集序》,則中郎之子述之已化於竟陵;小修《珂雪齋近集》卷二《答須水部日華書》、卷三《蔡不瑕詩序》、《花雪賦引》皆於乃兄幾如陽明於朱子之作"晚年定論",亦不能謹守家學而堅公安壁壘矣。中郎甚推湯若士,余見陳伯璣《詩慰》選若士子季雲詩一卷,赫然竟陵體也,附録傅占衡序果言其"酷嗜鍾譚"。中郎又亟稱王百穀,《詩慰》選百穀子亦房詩一卷,至有"非友夏莫辨"之目。蓋竟陵"言出",取公安而代之,"推中郎者"益寡而非"益衆"。後世論明詩,每以公安、竟陵與前後七子爲鼎立驂靳;余瀏覽明清之交詩家,則竟陵派與七子體兩大争雄,公安無足比數。

【補正】明末清初院本中打諢語亦資傍證。丁耀亢《化人游》第九齣鯨魚吟詩曰:"百丈深潭萬丈龍,轟雷

掣電上天宫——這是李滄溟派，專講氣格，待學竟陵派續完——而今青海成黄土，做個泥鰍樂在中。”尤侗《鈞天樂》第四齣程不識曰：“他們是七才子體，生員詩是竟陵派，善用虚字”；第二四齣蘇軾與李賀論詩曰：“可笑今人家誇北地，户號竟陵。”均以七子體與竟陵派齊舉。蒲松齡《聊齋詩集》卷二《白雪樓》之二：“拚將李杜悲涼調，盡付鍾譚日夜咻”；“白雪樓”，李攀龍故居也。

【補正二】清初曹爾堪《杜鵑亭殘詩續編》曹葆宸輯、抄本。有《金陵耆舊行·贈林茂之》，亦云：“聲調競排王李派，清真已抗鍾譚筆。”

【補正】談遷《北游録·記文·朱方菴詩稿序》：“吴人比屋稱詩，甲旗鼓而乙壇坫，非瑯瑘歷下之糟粕，即公安、竟陵之腥腐也”；爲地名屬對計，以公安應景，亦緣張文寺所謂竟陵“入”公安之“室”耳。

【補訂】聊拈當時談藝語以顯真理惑。王覺斯《擬山園詩集》七律卷五《酬王玉煙數詩同飲吴隆孅齋中》第三首：“詞壇今日眩《詩歸》，大復、空同知者稀。”王述菴編《陳忠裕公全集》卷十五《遇桐城方密之於湖上歸復相訪贈之以詩》第二首：“漢體昔年稱北地，楚風今日滿南州”，自註：“時多作竟陵體。”周櫟園《賴

古堂集》卷十三《賴古堂詩序》:“膚七子,戔竟陵”;卷十四《南昌先生四部稿序》:“竟陵、歷下各樹旌旗,不相統一”;同卷《汪舟次詩序》:“夫世尚茍同,分竟陵、歷下而馳者,驅染成風”;卷二十一《書程石門再遊燕臺詩後》:“近日爲兩家騎驛者,筆在李而意實在鍾。”傅青主《霜紅龕全集》卷三十一《與戴楓仲》:“真正箇中人,可與王李、何李、鍾譚共坐一堂之上。”杜茶村《變雅堂詩集》卷十《三山草·自序》:“此近日王李、鍾譚所以兩失其意也。”陳確菴《從遊集》卷上評王抃:“當代作者,鍾譚、王李各有宗師;物我異觀,更相嘲笑”。潘次耕《遂初堂集》卷六《五朝名家詩選序》:“四十年前,人醉竟陵之糟醨;乃者駸駸復墮濟南之雲霧。”梁玉立《蕉林詩集》申凫盟《序》:“自唐以來,語音節者,以濟南爲至。慕者效之,滿目蒼黄,至不解意欲道何事。性情之靈,障於浮藻。激而爲竟陵,勢使然耳。竟陵久爲海内所詬詈,無足言者。相提而論,各去其偏,就彼音節,舒我性情。”潘雪帆《拜鵑堂詩集》卷三《懷鄧孝威》:“竟陵與歷下,各以偏師攻”;所選《宋詩啜醨集》有《自序》:“于鱗立盟壇坫,迄今百餘年,詞歸餖飣,調入癡肥。使非竟陵起而抉隱剔微,一一表章,不幾等祖龍一燼耶。”賀子翼《水田居存詩》卷三《感懷和劉安期、安于》:“每遜三叉字,彌驚一字宗。敢云獻吉李,不敵竟陵鍾”;又《詩筏》:“自鍾譚集出,而王李集覆瓿矣。”方密

之《通雅》卷首之三:“近代學詩,非七子,則竟陵耳。”呂晚村《萬感集·子度歸自晟舍以新詩見示》:“七子叢奥富著作,沙飯塵羹事摽掠。竟陵兩傖矯此弊,不學無術惡其鑿。”鄭禹梅《見黄稿詩删》卷二《與袁公弢、王有容論詩》:“鍾譚要是寒酸骨,王李真成朽腐皮。”王雨豐《弇山詩鈔》卷一《讀唐宋元明人詩》第十五首:“聚訟紛紛堪一笑,謾推王李折鍾譚。”查初白《敬業堂詩集》卷十九《題項霜田讀書秋樹根圖》:“熟從牙後拾王李,纖入毛孔求鍾譚。”《尺牘新鈔》卷五胡介《與龔半千論詩》:“數十年來之言詩者,同異相軋,去之益遠。宗鍾譚者破碎,宗七子者囫圇”;卷六陳周政《答王普瞻》:“近世詩人眼孔小極,已投身於李譚之門,作彼重儓”;卷七李繼白《與張曉人》:“近代何李之後,矯以竟陵;兩相救則相成,兩相勝則相絀”;卷八徐增《與申勖菴》:“近日學詩者,皆知竟陵爲罪人之首。欲改弦更轍者,又不深諳唐賢之門庭堂室,復相率而俎豆王李”;卷十張惣《與友論歷下、竟陵》:“今之論詩者,始焉多尸祝竟陵,久之且俎豆歷下。”李元仲《寒支二集》卷二《答友》:“學王李之失,板滯而庸劣。學鍾譚之失,則邪僻而已,勢亦必至於庸劣。”王山史《山志》初集卷二:“余幼時喜言鍾譚,其文集皆細加丹鉛。今每翻及,面爲之赤”;變而至於道,乃奉七子之王李,觀《砥齋集》卷一上《題自注華山記稿》、卷二《書錢牧齋湯臨川文集序》、卷

三《艾千子罪王弇州論》可見。清初廣采時人詩篇三大總集中序例評按，亦相印證。魏憲《詩持》二集《自序》："明興，一洗宋元積習，如日月經天，照耀四表。青田、長沙、北地、信陽、歷下、竟陵諸派變而愈盛"；《凡例》："濟南、竟陵，日相操戈，殊屬無謂"；卷八評釋函可古樂府："樂府失傳久矣。濟南起而振之，竟陵曰：吾非不能，畏此一副擬古面目"；卷十評張霍："既不爲歷下，仍不能竟陵，翹翹楚楚，自成一家。"鄧漢儀《詩觀》初集《凡例》："首此竟陵矯七子之偏，而流爲細弱。華亭出而以壯麗矯之"；卷四評許承家《留别宗鶴問》："大樽一派，格調非不高敞，然只是應付。矯之者又趨而之竟陵。"王爾綱《天下名家詩永》卷首《雜述》："杜于皇爲詩，取逕在王李、鍾譚之外"，又記吴次尾語："弘嘉諸君之失也，以拘體法而詩在。今人之得也，以言性情而詩亡。嗚呼，與其得也，寧失而已矣。吾非惡夫竟陵也，惡夫學竟陵之流失也"；卷二評錢謙益："歷下、竟陵、雲間代興"；卷九評張惣："南村論歷下、竟陵得失，極爲持平"；卷十評孔尚大："王李、鍾譚各有其長，各有其弊"，卷十四附王氏自作詩《呈宗遺山》第一首："昔在有明時，七子何光輝。鍾譚尚中晚，出語輕詆譏。簡遠固足貴，壯麗何可非。"其他熟知習見，如吴梅村《與宋尚木論詩書》："號於人曰：我盛唐，我王李。則何以服竟陵之心哉"；王貽上《漁洋詩問》卷下："問：有以尖筆二字評鍾譚、

王李者，何如”；馮定遠《鈍吟雜録》卷三：“王李、李何之論詩，如貴胄子弟倚恃門閥，傲忽自大，時時不會人情。鍾譚如屠沽家兒時有慧黠，異乎雅流。”均可徵七子、鍾譚兩派中分詩壇，對壘樹幟，當時作者如不歸楊則歸墨然。公安家言尚不足擬於鄭之小國處兩大間，直曹鄶之陋不成邦而已。賀子翼《水田居文集》卷五《書竟陵楚餘後》自言“愛竟陵詩而不肯學竟陵詩”；《示兒二》謂袁中郎“亦近代詩中豪傑”，然徐文長、鍾伯敬、譚友夏、錢牧齋、湯若士、陳卧子等“爲昭代翹楚，吾所服膺，有在公安上者。”其《詩筏》每取竟陵，以之與七子度長絜短，惟一則云：“舍性靈而趨聲響者，學王李之過也。舍氣格而事口角者，學徐袁之過也。舍章法而求字句者，學鍾譚之過也。”全書中竟陵、七子儷坐儷立，而參之以公安者，衹此例耳。陳伯璣《詩慰》之選，渺不識用意安在。錢牧齋序謂：“萬茂先詩曾累寄余，亂後失去”，朱無易序謂：“拾虞山之偶遺”；然《歷朝詩集》漏而未收，采而未盡者，寧止此數。觀其選譚友夏詩最多，《嶽歸堂集》、《嶽歸堂遺集》各盈一卷；他如湯季雲、吴允兆、王亦房、程仲權、萬茂先，皆竟陵派。是其微旨非“拾虞山之偶遺”，乃矯虞山之固蔽，略類朱長孺之選“鍾譚體”二十人爲《寒山集》也。参觀《愚菴小集》卷八《寒山集序》、《竹笑軒詩集序》。魏憲《詩持》一集之王思任、陳昂、戴明説、鄭日奎、程封，二集之釋大依、陸漾波，三集之吴國龍、丁胤熑、

郝煌，均竟陵體，惟三集卷八李如梓一人師法公安。參稽多寡，頗窺當時風尚焉。竊謂王覺斯之五言古近體、倪鴻寶之五言律，亦染指鍾譚，特不似林茂之、徐元歎輩之可納入竟陵門下耳。張宗子嘗學鍾譚詩，《瑯嬛文集》卷一《瑯嬛詩集序》自道之。尚有二人，薰蕕異器，而同得力取逕於竟陵，則傅青主、阮大鋮是。青主誦説鍾譚不諱言，劉霏補輯本《霜紅龕全集》卷五《偶借法字翻杜句答補巖》第一首云："滄溟發病語，慧業生《詩歸》。捉得竟陵訣，弄渠如小兒"；卷二十三《杜遇餘論》云："畢竟劉須溪、楊用修、鍾伯敬們好些，他原慧"；"杜遇"之名疑即本譚友夏"遇莊"來，參觀《友夏合集》卷六《與舍弟五人書》，張宗子《瑯嬛文集》卷一亦有《四書遇序》。卷二十九《雜記》引一詩："雖云常謝客，太寂亦思人。月性閒階滿，秋聲半夜真。歌連鄉夢了，坐歷久寒頻。如此森森柏，微喧恕好賓"，而贊之曰："起得自然，收得完足。"所引即譚友夏《秋夕集周安期柏鷺堂看月》，"久"字當作"酒"；《列朝詩集》丁十二友夏傳中記朱隗曰："則甲夜乙夜秋聲尚假乎"，正譏此詩。據《辛巳叢編》徐晟《師友札小引》，則隗"是竟陵嫡派"，豈迷途未遠，昨非今悟歟。阮大鋮絶口不道鍾譚；《戊寅詩·與楊朗陵秋夕論詩》大言："勝國至本朝，一望茅葦積，滔滔三百年，鴻濛如未闢。"顧按其先後諸集，則洵可謂爲"捉得竟陵訣"者。昧良忘祖，毀所自出，亦僉壬心術流露之一端焉。抑猶

《棗林雜俎》聖集記王覺斯詆鍾譚曰:“如此等詩,決不富不貴,不壽不子”,灼熱官諱稱寒瘦詩耶。葉燦爲《詠懷堂詩》撰序有曰:“永明不云乎:衆生言語,悉法界之所流,外道經書,盡諸佛之所説。而況李杜、元白、蘇黄諸大家,及近日王李、鍾袁諸名士,即其中不無利鈍,何容輕置擬議於其間乎。”似微示阮氏未盡取法乎至上,非不知有“勝國”、何論“本朝”者也。五十餘年前,南京國學圖書館重印《詠懷堂詩集》,陳散原、章太炎、胡步曾先生等題識以表章之;有曰:“以王孟意趣,而兼謝客之精鍊”,有曰:“具體儲韋,追蹤陶謝。”諸先生或能詩或不能詩,要未了然於詩史之源流正變,遂作海行言語。如搔隔靴之癢,非奏中肯之刀。有清一代,鄙棄晚明詩文;順康以後,於啓禎家數無復見知聞知者,宜諸先生之欽其寶莫名其器也。

周氏《尺牘新鈔》二集卷九高兆《與汪舟次》書謂:“《詩歸》不必定在焚棄之列;伯敬詩集無一篇佳者,而論詩頗有合處。鳥不能琴而能聽琴,魚不能歌而能聽歌”云云,論竟陵派者,唯此人較能見其全體。

【補訂】清初如方密之《通雅》卷首之一毛稚黄《詩辯坻》卷四,雖深非鍾譚談藝,尚不盡抹摋。賀黄公《載酒園詩話》卷一謂其得失各半,“得者如五丁開蜀道,失者則鐘鼓之享爰居”;卷三、卷四論王建、白居易、元稹、杜荀鶴諸則皆舉鍾譚詩評妙處、詩識精處。賀

翼之《詩筏》於竟陵論詩作詩均有節取。他如李元仲《寒支初集》卷七《再答蔡人鏡書》、《二集》卷二《答友》、《答邱黄玉》;《尺牘新鈔》卷六劉榮嗣《回王受人》;《二集》卷三施閏章《與陳伯璣論竟陵》,卷六董以寧《與倪闇公》,卷七鄧漢儀《與孫豹人》,卷十一陳允衡《覆施愚山先生》,卷十三劉孔和《與友人論詩》;卷十五雷士俊《與孫豹人》;《三集》卷七陳允衡《覆櫟下先生》;或有非難,而仍甚許與。顧昌《耳提録》述乃父黄公語:“鍾譚詩原有好處,如‘聽子酣歌徹,知君誦讀成’,又如‘雷聲入水圓’,皆不愧大雅”;錢湘靈《錢湘靈先生詩集》舊鈔本第五册《戲爲論詩絶句》第十首:“詩家自古例相輕,楚國三袁妙入情;未必竟陵無好處,莫將詩病定平生。”言外當均指牧齋,猶朱長孺之選《寒山集》、序《竹笑軒詩》。此等議論皆針切當時,發之有爲,持之有故,異乎事後局外,超然作平心之公斷者。全謝山《鮚埼亭詩集》卷一《牧齋本與茶村相契。及國初,竟陵譚侍講主試江寧,致敬於茶村,如燕太子所以事荆卿者。茶村叩之,則長跪流涕曰:“欲先生爲吾家報世仇也。”茶村默然。唐文南軒語及,因紀以詩》:“門户紛綸禍未休,可憐文字亦戈矛。”竟陵子弟於牧齋不共戴天之仇,有如斯焉。又按《耳提録》載顧黄公復言:“丁酉在白下,見林叟茂之於芝麓公座上,年八十餘矣”,因記林謂:“友夏詩晚年益魔,一日適得‘顙髯颶颶向江鳴’。予曰:

方破腹，可即以‘肚腹呼呼連岸響’作出語。譚微頷，已而悟其戲也，乃舍去。”然此句出友夏《沙市尋袁述之》詩，仍在集中，未删改也。吴景旭《歷代詩話》卷七十九云：“伯敬編籬詩：‘縛柴成虎落，澆竹汰龍鍾。’上句用鼂錯論邊塞事、揚雄《羽獵賦》。下句誤，龍鍾竹乃希世異物，見馬融《長笛賦》、《南越志》。”此聯出伯敬《春日課僮編籬訖成句》，以虚對實，“龍鍾”非竹名，乃竹狀；《荀子·議兵》篇：“隴種東籠而退耳”，楊倞註：“摧敗披靡之貌，或曰：即龍鍾也。”袁伯修《白蘇齋類稿》卷一《曹元和邀飲靈慧寺同諸公賦》：“梢天樹輪囷，委地竹龍鍾”；袁小修《遊居柹録》卷五：“看人斫竹，去其龍鍾者數百根。”伯敬用語正同，豈誤解漢賦哉。且漢賦初不爾；揚子雲《蜀都賦》：“其竹則鍾龍䉒篁，野篠紛㿉”，馬季長《長笛賦》：“惟籦籠之奇生兮”，《文選》善註引《竹譜》謂“籦籠、竹名”。則誤會者，乃吴氏而非伯敬也。“虎落”雖出《漢書·鼂錯傳》，似亦流傳後世，如查初白《敬業堂集》卷二十一《山家柴柵，編竹而不築牆，云以拒虎。虎能踰牆，而不敢窺籬，蓋疑其爲陷阱也。作虎落歌》。以林氏之聞見親切，吴氏之記誦淹貫，而失實不中如是。後世論竟陵詩，多耳食而逞臆説，更不足憑。博覽如沈子培曾植，而《海日樓札叢》卷七謂《載酒園詩話》、《圍爐詩話》爲“實亦竟陵之傍流”，則渠儂苟曾讀《詩歸》，亦如未讀耳。

明初宣德時長洲劉珏《寄傲園小景自題》五律十首，遣詞結響，酷肖竟陵，鍾譚之作，幾於闇合；詩見《列朝詩》乙集卷六，可以覆按。亦猶公安派詩之隱開於楊循吉，而皆無人道及也。李蓴客《孟學齋日記》乙集摘取譚友夏詩文，稱其"情性所嫥，時有名理；山水所發，亦見清思。"曾剛甫《蟄菴遺詩·讀書題詞》之十五《題友夏集》云："次山有文碎可惋，東野佳處時一遭"，自註："小品文字間亦冷雋可觀。"林畏廬《京華碧血録》託邴仲光語，評鍾譚合集，極中窾要，指摘友夏，亦甚平實。《石遺室詩話》尤細摘鍾譚二家佳句。《小三吾亭詩録·讀公安竟陵詩》七古云："公安以活法起死，竟陵以真詩救假。"此等近代文獻，亦今日沾沾焉自命爲鍾譚撥霧見日者，所宜知也。蓴客論友夏語多皮相，又未道伯敬集；蟄菴語太簡略；小三吾亭語殊模棱；石遺簡擇二家詩，而未能籀其同異。《石遺室詩話》亦謂鍾譚談藝，未可厚非，然僅舉《詩歸》爲證，未采及二家集中題序書札。

【補訂】焦廣期《此木軒詩》卷五《戲題絶句》第四十九首："鼠嚙蟲穿翻歎佳，鍾譚謬種惑提孩。勸君莫便相嘲誚，都大聰明兩秀才"；自註："鍾譚不過時文家見識，攻之太過，適成其名。"姚石甫《後湘詩集》卷九《論詩絶句》第五十一首："詩到鍾譚如鬼窟，至今年少解爭譊。請君細讀公安集，幽刻終當似孟郊。""公安"必"竟陵"之誤。鄧湘皋《南村草堂文集》卷

二《嶽歸堂全集序》之稱竟陵，則以其爲楚咻耳，故曰：“有明之詩凡三變，而風會所趨，每轉移於吾楚。以茶陵倡於前，以竟陵殿其後”；鄉曲之私，非能真賞。施壽山《薑露盦雜記》卷六謂長吉鬼才，“猶山精木魅”，鍾譚鬼語，“乃愁魂餒魄，丐食病家”，而卷五則摘譚五言古之佳者。繆筱珊《雲自在龕隨筆》卷五極稱譚文“疏儁明潔”。李審言《媿生叢録》卷一力詆《詩歸》，謂“專標枯澀清靈爲宗，便味如嚼蠟”。林畏廬指摘友夏語亦見《畏廬論文·忌輕儇》篇。評詩不廢《詩歸》者，聊舉不甚熟知三例。陸次雲《五朝詩善鳴集·明詩》卷下鍾惺《題劉慎虚書册》評：“託出選《詩歸》大意。《詩歸》於古詩評論多佳，惟近體十失八九。”成書《古詩存·凡例》：“向論詩頗不滿於竟陵，後觀其於《士龍集》茫茫數百首中，獨取‘閒居物外’一章，可謂卓識。”王壬秋《湘綺樓日記》光緒四年六月十一日：“[鄧]保之歸，縱談詩法，云：唐詩選以《詩歸》爲善，先隔斷俗塵。《詩歸》爲世所訾議，非吾輩不能用之有效也。”要以《石遺室詩話》論《詩歸》較詳，特未足上比賀黄公《載酒園詩話》卷一《詩歸》及毛先舒《竟陵詩解駁議》耳。竊謂譚友夏《東坡詩選》實足羽翼《詩歸》。友夏以袁中郎所選爲椎輪。中郎自跋云：“子瞻集大成，前掩陶謝，中凌李杜，晚跨白柳。詩之道至此極盛，此後遂無詩矣。”伯修尚白蘇並舉，中郎逕舍白而專取蘇，道益不廣。友夏序云：

> “袁中郎先生有閱本，存於家，予得之其子述之，而合之昔之所見增減焉。述之奇士，吾友也，知不罪我矣。”竟陵、公安，共事爭鋒，議論之異同，識見之高下，乃如列眉指掌。凡袁所賞浮滑膚淺之什，譚皆擯棄；袁見搬弄禪語，輒歎爲超妙，譚則不爲口頭禪所謾，病其類偈子。蓋三袁議論儁快，而矜氣粗心，故規模不弘，條貫不具，難成氣候。鍾譚操選枋，示範樹鵠，因末見本，據事説法，不疲津梁。驚四筵而復適獨坐，遂能開宗立教矣。

鍾譚論詩皆主“靈”字，實與滄浪、漁洋之主張貌異心同。《隱秀軒文·往集·與高孩之觀察書》曰：“詩至於厚，無餘事矣。然從古未有無靈心而能爲詩者。厚出於靈，而靈者不能即厚。古人詩有以平而厚者，以險而厚者，非不靈也，厚之極，靈不足以言之也。然必保此靈心，方可讀書養氣，以求其厚”云云。參觀譚友夏《自題簡遠堂詩》云：“詩文之道，朴者無味，靈者有痕。予進而求諸靈異者十年，退而求諸朴者七八年”；又《與舍弟五人書》引蔡敬夫稱其“筆慧人朴，心靈性厚”云云。議論甚佳。即滄浪所謂“别才非學，而必學以極其至也。”亦即桴亭所謂“承艾添膏，以養火種”也。以“厚”爲詩學，以“靈”爲詩心，賢於漁洋之徒言妙悟，以空爲靈矣。范仲闇曾選《鍾李合刻》，周氏《尺牘新鈔》卷七載范《與友人書》云：“伯敬好裁，而下筆不簡，緣胸中不厚耳。内薄則外窘，故言裁不如言養。”按伯敬《詩歸》評語反復於“厚”字，《與高孩

之書》又言“養以致厚”，而自運乃貧薄寒乞，此正伯敬所謂“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見”者也。仲闇之譏，伯敬固早得失寸心知矣。《鈍吟雜録》卷三曰：“杜陵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近日鍾譚之藥石也。元微之云：‘憐渠直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人’；王李之藥石也。”又曰：“鍾伯敬創革弘正嘉隆之體，自以爲得真性情也。人皆病其不學。余以爲此君天資太俗，雖學亦無益，所謂性情，乃鄙夫鄙婦市井猥媟之談耳，君子之性情不如此也。”按“鄙夫鄙婦”一語，或可譏公安派所言性靈，於竟陵殊不切當。必有靈心，然後可以讀書，此伯敬所自言；與鈍吟所以譏訶伯敬者，正復相同。此又予所謂鍾譚才若學不能副識之證也。《雜録》卷五謂王李詩法本於滄浪。鈍吟不知鍾譚詩法，正亦滄浪之流裔别子。伯敬《感歸詩》第十首自註云：“譚友夏謂余以聰明妨禪，語多影響。”《文·往集·答尹孔昭》云：“兄怪我文字大有機鋒。我輩文字到極無煙火處，便是機鋒。”譚友夏《奏記蔡清憲》亦有“以詩作佛”之論。詩禪心法，分明道破。其評選《詩歸》，每不深而强視爲深，可解而故説爲不可解，皆以詩句作禪家接引話頭參也。

【補遺】鍾譚評詩，割裂字句，附會文義，常語看作妙，淺語説作深。孔冲遠《尚書正義·序》譏劉焯解經曰：“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飆於静樹”，大可移評。好用“幽”、“微”、“幻”、“説

不出”等字，即禪人所謂“不可説”、“不可説”也。其自道手眼尤分明者，如《古詩歸》卷二《伯牙水仙操·序》曰：“學琴三年，精神寂寞”；譚評曰：“大道妙藝，無精神不可，然精神有用不著處。寂寞字微矣微矣。”《序》又曰：“刺船而去”；譚評曰：“大指點。”《序》又曰：“伯牙心悲，延頸四望”；鍾評曰：“禪機”，又評曰：“到此光景，才是精神真寂寞處，難言難言。”《序》曰：“仰天歎曰：先生將移我情”；鍾評曰：“悟矣。伯牙大悟頭，立地成佛，畢竟從精神寂寞來。將字妙，頓漸二義俱有。”《操》曰：“移形素兮蓬萊山”；譚評曰：“七字悟頭。”又鍾總評曰：“古人技藝，各有神化，皆以道情禪觀對之。”卷八王齊之《念佛三昧詩》二人評語。卷九《淵明飲酒詩》第三首：“悠然見南山”；譚評曰：“禪偈。”他如《唐詩歸》卷九評王維《嵩丘蘭若》、《鳥鳴磵》，卷十一評王昌齡《悲哉行》，卷二十評杜甫《雙松圖歌》，卷二十九評柳宗元《石門長老東軒》，其例甚多。皆不特以禪説詩，并以讀詩爲參禪。於禪或可借以證悟，而於詩則謬以千里。蓋禪破除文字，更何須詞章之美；詩則非悟不能，與禪之悟，能同而所不同。以禪而論，“麻三斤”、“乾矢橛”皆可參，不必金聲玉相之句也。“悠然見南山”參作偈語，真隋珠彈雀矣。

納蘭容若《淥水亭雜識》卷四稱伯敬“妙解《楞嚴》，知有根性，在錢蒙叟上。”余竊以爲譚藝者之於禪學，猶如

先王之於仁義，可以一宿蘧廬，未宜久戀桑下。伯敬引彼合此，看朱成碧。禪亦生縛，忘維摩之誡；學不知止，昧荀子之言。於是鸚鵡喚人，盡爲啞子吃蜜。語本《續傳燈録》卷十八慈受禪師答僧問。其病痛在此。至以禪説詩，則與滄浪、漁洋，正復相視莫逆。漁洋《古夫于亭雜録》卷五云："鍾退谷史懷多獨得之見。其評左氏，亦多可喜。《詩歸》議論尤多造微，正嫌其細碎耳。至表章陳昂、陳治安兩人詩，尤有特識。"漁洋師友如牧齋、竹垞，裁别明詩，皆矢口切齒，發聲徵色，以詬竟陵。漁洋非别有會心，豈敢毅然作爾許語乎。《何義門集》卷六《復董訥夫》云："新城《三昧集》乃鍾譚之唾餘。"楊聖遺《雪橋詩話》續集卷三記焦袁熹斥新城神韻之説，謂"毒比竟陵更甚"。皆不被眼謾者。世人僅知漁洋作詩，爲"清秀李于鱗"，吴喬《答萬季野詩問》中語，趙執信《談龍録》引之。不知漁洋説詩，乃藴藉鍾伯敬也。

【補訂】賀子翼《詩筏》頗左袒竟陵，一則云："《滄浪詩話》大旨不出悟字，鍾譚《詩歸》大旨不出厚字。二書皆足長人慧根。"即謂滄浪、竟陵冥契同功。徐電發釚《南州草堂集》卷十九《雲門厂公響雪詩序》云："自嚴滄浪以禪理論詩，有聲聞、辟支之説，遂開鍾譚幽僻險怪之徑，謂冥心静寄，似從參悟而入。一若詩之中，真有禪者。"尤爲發微之論。焦廣期以漁洋比鍾譚，竊疑鄧孝威已隱示斯意，《尺牘新鈔》二集載孝威《與孫豹人》："竟陵詩派誠爲亂雅，所不必言。然近日

> 宗華亭者，流於膚穀，無一字真切；學婁上者，習爲輕靡，無一字朴落。矯之者陽奪兩家之幟，而陰堅竟陵之壘；其詩面目稍換，而胎氣逼真，是仍鍾譚之嫡派真傳也。”“華亭”、陳卧子也，“婁上”、吴梅村也，皆七子體而智過其師者也；“奪兩家幟”者，豈非王阮亭耶。計子發《魚計軒詩話》載凌緘亭《偶作》第二首亦云：“新城重代歷城興，清秀贏將牧老稱（自註：時謂王阮亭爲‘清秀李于鱗’，錢牧齋亟稱之，何耶）。細讀羼提軒裏句，又疑分得竟陵鐙（自註：新城有絶似鍾譚者）。”然漁洋作詩，講究聲調，自負盜古人不傳之祕；竟陵於此事卻了無解會，故《尺牘新鈔》二集卷十五雷士俊《與孫豹人》云：“大抵鍾譚論説古人情理入骨，亦是千年僅見，而略於音調，甚失詩意。詩以言志，聲即依之。鍾譚《詩歸》，譬之於人，猶瘖啞也。”則漁洋説詩堪被“蘊藉鍾伯敬”之稱，而作詩又可當“響亮譚友夏”之目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九謂：“劉辰翁評杜詩，所見至淺。其標舉尖新字句，殆於竟陵之先聲。王士禎乃比之郭象註莊，殆未爲篤論”；卷一百五十謂：“辰翁論詩，以幽雋爲宗，逗後來竟陵弊體。王士禎顧極稱之，殆不可解。”按錢牧齋《註杜詩·略例》云：“辰翁之評杜，點綴其尖新雋冷。近日之評杜者，鉤深摘異，以鬼窟爲活計，此辰翁之牙後慧也。”昔石徂徠斥楊文公爲“文怪”，劉道原詆王文公爲“學妖”，王常宗目楊鐵崖爲

“文妖”，而牧齋則比竟陵於詩中之鬼。其《初有學集》及《歷朝詩集》論竟陵派，皆有“木客清吟，幽獨君冥語，夢而入鼠穴，幻而之鬼國，識墮於魔，趣沈於鬼”等語。所謂“鬼窟活計”者，亦即指《詩歸》言。《總目》“竟陵先聲”云云，蓋已發於此。“郭象註莊”云云，《總目》亦未考。胡元瑞《詩藪·雜編》卷五曰：“南渡人才，非前宋比，而談詩獨冠古今。嚴羽崛起燼餘，滌除榛棘，如西來一葦，大暢玄風。昭代聲詩，上追唐漢，實有賴焉。劉辰翁雖道越中庸，玄見邃覽，往往絶人，自是教外别傳，騷壇具目。”又曰：“千家註杜，猶五臣註選。辰翁評杜，猶郭象註莊，即與作者意不盡符，而玄理拔驪黄牝牡之外。”又稱其評：“含蓄遠致，令人意消。”牧齋以辰翁爲竟陵遠祖，元瑞以辰翁爲滄浪别子，《總目》顧謂漁洋好辰翁爲不可解。夫漁洋夢中既與滄浪神接，室中更有竟陵鬼瞰，一脈相承，以及辰翁，復奚足怪。辰翁《須溪集》卷六《評李長吉詩》謂：“樊川反復稱道，形容非不極至，獨惜理不及騷。不知賀所長，正在理外”；評柳子厚《晨起詣超師院讀經》詩云：“妙處有不可言。”如此議論，豈非鍾譚《詩歸》以説不出爲妙之手眼乎。評《王右丞輞川集·辛夷塢》云：“其意亦欲不著一字，漸可語禪”；又每曰：“不用一詞”，“無意之意，更似不須語言”。如此議論，豈非滄浪無跡可求、盡得風流之緒餘乎。

【補訂】《傅與礪詩集》冠以揭傒斯序，有曰：“劉會孟

嘗序余族兄以直詩，其言曰：‘詩欲離欲近；夫欲離欲近，如水中月，如鏡中花。’”今本《須溪集》中無此序；《揭文安集》亦未收《傅詩集序》，僅卷八《吴清寧文集序》稱辰翁云：“須溪衰世之作也，然其論詩，數百年來一人。”傅詩揭序所引辰翁語，雖碎金片羽，直與《滄浪·詩辯》言“神韻”如“水中之月，鏡中之象，透澈玲瓏，不可湊泊”云云，如出一口。“不可湊泊”、“欲離欲近”，即釋典所言“不即不離”。僧肇《釋寶藏論·離微體静品》第二：“離者，體不與物合，亦不與物離。譬如明鏡，光映萬象，然彼明鏡，不與影合，亦不與體離。”唐譯《華嚴經·十通品》第二十八：“譬如日月、男子女人、舍宅、山林、河泉等物，於油於水於寶於明鏡等清淨物中而現其影；影與油等，非一非異，非離非合，雖現其中，無所染着。”唐譯《圓覺經》：“世界猶如空花亂起亂滅，不即不離，無縛無脱。”禪宗拈此爲話頭，而易其水鏡之喻，如《五燈會元》卷十七黄龍祖心曰：“唤作拳頭則觸，不唤作拳頭則背”，又《禪林僧寶傳》卷十二薦福古曰：“譬如火聚，觸之爲燒，背之非火。”

【補正】《五燈會元》卷一三洞山良价囑付曹山一篇，爲禪人法脈所繫，所謂：“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護”；中有云：“背觸俱非，如大火聚。”卷一九徑山宗杲舉竹篦問僧曰：“唤作竹篦即觸，不唤

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僧對：“請和尚放下竹篦，即與和尚道。”

【補訂】然則目辰翁爲滄浪“正傳”，似無不可，何止胡元瑞所謂“别傳”哉。“不觸不背”、“不即不離”，視儒家言之“無適無莫”《論語·里仁》似更深入而淺出也。辰翁《陳簡齋詩集序》亦《須溪集》所漏收，有云：“詩道如花，論高品則色不如香，論逼真則香不如色”；則猶陸農師《埤雅》卷十三引“俗諺”云：“梅花優於香，桃花優於色。”“香”自是詩中神韻佳譬。《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三載張芸叟《評詩》，於王介甫曰：“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人皆聞見，難有著摸”；正借釋氏語，特不切介甫詩耳。聲與色固“難著摸”，香祇是氣味，更不落跡象，無可“逼真”。西方詩人及論師每稱香氣爲花之神或靈魂或心事流露，頗相發明。Joubert, *Pensées*, Tit.XIII, § 31: “Les odeurs sont comme les âmes des fleurs”; § 33: “La tulipe est une fleur sans âme; mais il semble que la rose et le lis en aient une.” Hugo, *L'Année Terrible*, Février v, “Loi de formation du progrès”: “Le parfum est-il l' âme errante du pistil?” Jonas Cohn, *Allgemeine Ästhetik*, 94: “Der Duft einer Blume kommt uns wie eine Erschließung ihres Innern entgegen.” Henry de Montherlart, *Carnets*, 27: “Les dahlias sont sans odeur, et l'odeur est l' intelligence des fleurs”.《須溪集》卷六《蕭禹道詩序》、《陳宏叟詩序》、《題王生學詩》皆著眼於常人滑過之一

字一句，深文窮究，與《詩歸》心手相似。傅青主《霜紅龕全集》卷二十三《杜遇餘論》以鍾伯敬與辰翁並稱爲“慧”，非偶然也。張宗子《瑯嬛文集》卷一《昌谷集解序》云：“劉須溪以不解解之，此深解長吉者也”；鍾伯敬《隱秀軒集·黄集》二《賦得“不貪夜識金銀氣”序》云：“語固有不必解而至理存者，知此乃可與言詩。”則鍾譚之隱承辰翁，殆猶辰翁之隱承滄浪歟。

漁洋《論詩絶句》曰：“解識無聲絃指妙，柳州那得似蘇州”，宜其曠世默契矣。清人談藝，漁洋似明之竟陵派；歸愚祖盛唐，主氣格，似明之七子；隨園標性靈，非斷代，又似明之公安派。余作《中國詩與中國畫》一文，説吾國詩畫標準相反；畫推摩詰，而詩尊子美，子美之於詩，則吴道子之於畫而已。《尺牘新鈔》三集卷十一載程青谿與減齋書云：“竟陵詩淡遠又淡遠，以至於無，葉榮木畫似之。”惲南田《甌香館集》卷十二甚稱鍾伯敬畫，謂“得之於詩，從荒寒一境悟入，程孟陽、李長蘅皆不及”。按“欲寄荒寒無善畫”，王介甫句也。伯敬之詩，去程李遠甚，而以其詩境詩心成畫，品乃高出二子。此亦足爲吾論佐證。

三〇

漁洋論詩，宗旨雖狹，而朝代卻廣。於唐、宋、元、明集部，寓目既博，賞心亦當。有清一代，主持壇坫如歸愚、隨園輩，以及近來鉅子，詩學詩識，尚無有能望項背者。故其自作詩多唐音，近明七子，遂來“清秀于鱗”之譏，而其言詩，則凡合乎“諧遠典則”之標準者，雖宋元人亦所不廢。是以曰：“幾人眼見宋元詩”；又曰：“涪翁掉臂出清新”；又曰：“豫章孤詣誰能解”；又曰：“生平一瓣香，欲下涪翁拜”；又曰：“近人言詩，好分唐宋。歐、梅、蘇、黄諸家，才力學識，皆足陵跨百代，使俛首撏拾吞剥，彼遽不能耶，其亦有所不爲耶”；又曰：“宋景文詩無字無來歷，明大家用功之深，如此者絶少。宋人詩何可輕議耶”；又曰：“胡元瑞論歌行，頗知留眼宋人，然於蘇黄，尚未窺堂奥”；又曰：“山谷詩得未曾有”；又曰：“從來學杜者，無如山谷”。翁覃谿《復初齋詩集·漁洋五七言詩鈔重訂本鐫成賦寄葉花谿》十二首有云：“撥鐙逆筆誠懸溯，崑體工夫熟後生。耆舊襄陽争識得，槎頭縮項有前盟”；自註：“先生嘗言：少陵與襄

陽不同調，而能賞識其詩。先生於山谷、道園亦然。”覃谿手批《漁洋精華録·敍州山谷先生舊遊都不及訪》詩評云：“山谷詩境質實，漁洋則空中之味也。然同時朱竹垞學最博，全以博學入詩，宜其愛山谷。然竹垞最不嗜山谷，而漁洋乃最嗜之，此其故何也。”又云：“漁洋先生與山谷絶不同調，而能知山谷之妙。”皆可爲余説佐證。然覃谿疑問，頗贅而無謂。僅就皮相論之，山谷詩擅使事，以古語道今情，正合漁洋所謂“典”；宜其賞音，何不可解之有。

【補訂】漁洋稱道山谷語，詳見傅君璇琮《黄庭堅和江西詩派卷》二六〇至三頁。《然燈紀聞》記漁洋語云：“爲詩須博極羣書，如十三經、廿一史、次及唐宋小説，皆不可不看。所謂取材於選、取法於唐者，未盡善也。”雖針砭七子主張，亦見漁洋之重“博學”也。計甫草《改亭文集》卷四《甯益賢詩集序》云：“王貽上、詩之君宗也；貽上之所許，天下誰不許。乃縱觀貽上評次之語，以益賢五古似射洪，七言似岑嘉州，又謂兼空同、歷下，又謂似黄山谷。夫空同七古不擬嘉州，山谷與歷下豈復相類，何貽上以古人擬人不齊若此。求其故而得之，躍然曰：是矣。貽上習聞前輩之論，以射洪、嘉州，唐人正宗也，空同、歷下，守唐人之家法者也。貽上以此稱益賢，以重之也。至山谷詩，則貽上之心乎愛矣，惟恐己之不似，又喜見人之能似之者，則亟引爲同調而親之。此其稱益賢之至者也。”可佐證覃谿所謂漁

洋"最嗜"山谷。甫草與漁洋遊，故能作爾許語；後世論漁洋者，似未徵引及之。

漁洋雖鄙夷荆公人品，而《香祖筆記》中亦稱其詩於歐蘇間自成一家；惟力薄陳簡齋之學杜，差爲失言。顧持較後來袁隨園之自負不分唐宋畛域，而幾將全部宋詩、半部明詩抹摋者，真隔霄壤矣。朱竹垞論詩，則沿七子之教，墨守唐音，宗旨與朝代不分；乃至輕心易念，以讀一代之作者。《曝書亭集》中，如《題王又旦過嶺詩集》七古、《夏病足留慧慶寺談藝》七律第二首、《齋中讀書》五古第十一首、《汪司城詩序》、《棟亭詩序》、《荇谿詩集序》、《丁武選詩序》、《王學士西征草序》、《葉李二使君合刻詩草序》、《張趾肇詩序》、《南湖居士詩序》、《鵲華山人詩序》、《胡永叔詩序》、《李上舍瓦缶集序》、《橡村詩序》、《書劍南集後》諸篇，皆力詆宋詩，推尊唐調，尤集矢於山谷、誠齋；雖以嚴滄浪之主盛唐，亦遭排斥。竹垞記誦綜賅，枕作經史，驅遣載籍，自是本色。以滄浪有"别才非書"之説，因譏其空疏不曉事，單可惠芥舟《題國朝六家詩鈔》所謂："不分滄浪談藝語，知君無奈腹中書。"復誤認宋詩皆空疏不學者之所爲，故曰："開口效楊陸"，而不知放翁書卷甚足，至山谷之穿穴組織，鉤新摘異，更不必言。若祇就取材廣博而論，宋人之視唐人，每有過而無不及也。

【補訂】李武曾，竹垞好友也。早年論詩，主張初盛唐，參觀《秋錦山房集》卷二《贈王阮亭》。後來則稱賞宋詩。

參觀卷四《題宋人詩後》、卷五《吴孟舉以宋詩選刻見貽奉柬》、《外集》卷二《復沈方鄴》。《秋錦山房外集》卷三《與吕山瀏》云:“宋詩傑出者，其於杜韓諸家入而能出。後來學唐，只從門外望見，既不知唐，又安知宋。昨聞先生高論，不覺心折。宋人讀書多一語，更爲確見。”與竹垞“空疏淺薄、舍學言詩”之譏，適相牴牾。宋牧仲《西陂類稿》卷二十八《跋朱竹垞和論畫絶句》謂竹垞:“平日論詩，頗不滿涪翁。今諸什大段學杜，而高老生硬之致，正得涪翁三昧。信大家無所不有。”邵子湘爲牧仲客，《青門賸稿》卷三《病起撥悶》第九首:“宋派同時競長雄”，自註:“謂竹垞、孟舉諸君”；逕以昌言排宋詩者列入“宋派”，殆“路上行人口似碑”耶。郭頻伽《靈芬館雜著》三編卷九《書山谷詩鈔後》、《爨餘叢話》卷六皆記乃師姚姬傳論竹垞語，而《樗園銷夏録》卷下一則最詳:“姬傳先生七律初爲盛唐，晚年喜稱涪翁。嘗謂麐曰:‘竹垞晚年七律頗學山谷，枯瘠無味，意欲矯新城之習；乃其詩云:吾先無取黄涪翁，此何爲者耶。’”徐度《卻掃編》卷下記張巨山以柳子厚文學《國語》而作《非國語》，嘲爲“世俗所謂没前程者”；信宋、邵、姚之言也，則竹垞之於山谷，亦“没前程”之類矣。“吾先無取黄涪翁”、竹垞《題王又旦過嶺詩集》七古中語。吴程九清鵬《笏菴詩》卷十七《又論曝書亭詩》:“平生有説皆心折，不喜涪翁未敢隨”；尚是過聽竹垞之“説”，而未察其亦“頗

學山谷”也。

清初詩文好爲沈博絶麗者，莫如田山薑。山薑明言師山谷之餖飣，美放翁之取料；【附説十二】識趣雖卑，而視竹垞之論，知見較爲親切。且滄浪詩説，正對西江派之掉書袋、好議論而發。竹垞乃以滄浪與山谷、誠齋等類，本無葛藤之牽，而同遭瓜蔓之抄，亦悠謬之至矣。竹垞自作詩，早年與七子同聲；特以腹笥彌富，故語少重複，意匠益細，故詞加妥貼。論詩亦如七子之祖唐祧宋，然而貌同心異者，風格雖以唐爲歸，而取材則不以唐爲限，旁搜遠紹，取精用宏，與二李之不讀唐後書、謝四溟之高談作詩“如煮無米粥”，區以别矣。其非薄滄浪，亦猶此志。蓋已近學人之詩，斯所以號“貪多”歟。竹垞《明詩綜》論前後七子，較牧齋《列朝詩集》爲恕。牧齋提倡宋元，而竹垞專尚漢唐，與七子主張略似，故排擊二李，不似牧齋之峻。然竹垞於前後七子仍不無貶詞者，則以門户雖同，而蹊徑廣狹懸殊也。竹垞詩風調俊逸，近何大復，非空同雄傑之才；而書卷繁富，類王元美，異于鱗墨守之習。故亦如牧齋之袒護何王二家。竹垞詩學曲折處，較之李天生可見。天生與竹垞友好，作詩亦沿明人風會，專學盛唐。《受祺堂文集》卷三《元麓堂詩集序》力稱七子，以爲“必取材於選，效法於唐，直登高廷禮正宗之堂。”續刻《文集》卷一《王使君書年五吟草序》謂：“詩自唐大曆以還。至明之李何稱最盛，取材於選，效法於唐，雖聖人復起，不易也。”《張源森詩序》深不以牧齋之非滄浪、獻吉爲然。《許伯子茁齋詩

序》至謂詩效法自三百篇以迄盛唐，而用掌故率於漢魏六朝，下此不雅馴。蓋純乎七子不讀唐以後書之説。故其詩美獻吉、于鱗曰:“絶構皆千古，雄才有二公。雪嵐嘗抱日，金翮久摩空。”

【補訂】天生於獻吉亦每有思齊之概。參觀《受祺堂詩集》卷二十六《春日岐山詣茹明府感舊述懷》十首《跋》、同卷《文姬詩·序》、卷二十八《五丈原再疊前韻·序》。其友好逕以天生爲獻吉繼人，如傅青主《霜紅龕全集》卷五《爲李天生作》第一首:“空同原姓李，河嶽又天生”；屈悔翁《翁山文外》卷二《荆山詩序》:“李子德詩陵轢少陵，五言長律尤善，曹秋岳使君歎爲空同以後一人。”又按秋岳《静惕堂詩集》卷一、卷五、卷七、卷十二皆有天生跋，申明談藝宗旨，足與集中諸序相發明，而《續刻受祺堂文集》未收。

清初詩家如天生、竹垞、翁山，手眼多承七子，即亭林、梅村亦無不然。按《受祺堂文集》卷三《鈕玉樵明府詩存序》記亭林論詩愛盛唐，亭林《濟南》七律亦云:“絶代詩題傳子美，近朝文士數于鱗”，是其不薄七子之證。《藝舟雙楫·讀亭林遺書》亦謂其“詩導源歷下”。梅村《送施愚山提學山東》五古第三首有云:“伊昔嘉隆時，文章尚丹雘。矯矯濟南生，突過黄初作。百年少知己，褒譏互參錯”；又《太倉十子詩選序》譏牧齋“芟抹弇州盛年用意之瓌詞雄響，而表晚歲頽然自放之言”，皆見宗旨。故梅村門人朱一是《上梅村》詩有云:“近時高華推四傑，邊、徐、何、李詞源泱。山左更數白雪樓，江南莫如王弇州。弇州、梅村一梓里，後來者勝投袂俾起”，源流明白可證。

【補訂】談遷《北游録·紀文·又上吴駿公太史書》極稱王弇州，有云：“噫，何瑯琊後之寥寥也。歲星在吴，文不終厄。牧齋得其瀞瀾，卧子得其豪筋，而門下之風骨又蜕瑯琊，出之入之，讀者不知其爲王氏學。借瑯琊而在，有不慰比鄰之望哉。”蓋以梅村爲弇州繼人，猶傅青主之以天生爲空同繼人，言其詩學宗尚之恭敬桑梓也。

毛西河揚言薄七子，而仍未脱彀中。匪特漁洋爲“清秀于鱗”。世人以爲七子光焰至牧齋而熸者，失之未考耳。漁洋《與林吉人手札》感激牧齋贈詩贈序，爲千古知己，而曰：“但嫌其中議論，乃訾李何，心所未安”，蓋私心篤好，不以知己之感而遷就也。《尺牘新鈔》三集卷一趙進美《與漁洋》書云：“近世公安、竟陵排擊歷下、瑯琊不遺餘力，虞山指摘，并及何李。自今視之，公安、竟陵、虞山著作具在，又何如北地、信陽、歷下、瑯琊乎。此語獨可與吾貽上道。”《柳南續筆》卷三論牧齋贈漁洋詩序云：“阮亭爲季木從孫，季木之詩宗法王李。阮亭入手，原不離此一派。顧王李兩家，乃宗伯所深疾者，恐阮亭墮入兩家雲霧，故以少陵、義山勖之。”然天生取徑既如七子之專，取材亦同七子之狹，斯則異於清初之沿明詩者。亭林、梅村隸事初不如此拘謹，漁洋、竹垞更無斷制矣。論竹垞詩者多不中肯。例如洪北江《更生齋詩》二《論詩絶句》評竹垞云：“晚宗北宋幼初唐，不及詞名獨擅場。辛苦謝家雙燕子，一生何事傍門牆。”直是瞽説。竹垞早作，何止鑽仰初唐，於漢魏六朝無不學，如《題南昌鐵柱觀》、《留別董三》、《送曹侍郎備兵大同》、《宣府

鎮》、《雲中至日》等詩，又皆七子體。其於宋詩，始終排棄，至老宗旨不變；特晚作稍放筆不復矜持，近體多學杜陵拗體，即《滄浪詩話》所謂“古律”、《瀛奎律髓》所謂“拗字”者是。古體如《喪子百韻》、《送梅文鼎》、《怪鴟行》、《高麗葠歌》，趣詭語硬，明是昌黎、玉川之遺。北江少見多怪，遂謂爲學北宋。即《甌北詩話》卷十亦謂竹垞中年以後，“恃其博奧，欲盡棄格律。”皆非的論也。

【附説十二】清初漁洋以外，山左尚有一名家，極尊宋詩，而尤推山谷者，則田山薑是也。《古歡堂雜著》卷一力非論詩分唐宋而二之，謂“梅、歐、王、蘇、黃、陸，皆登少陵之堂，入昌黎之室”。卷二謂七言古“至唐末式微。歐陽崛起，直接杜韓而光大之。山谷從杜韓脱化，創新闢奇，風標娟秀，陵前轢後，有一無兩。宋人尊爲江西派，與子美俎豆一堂，實非悠謬”；又謂山谷七絶“新潔如繭絲出盆，清颼如松風度曲，下筆迥别”。卷三駁謝茂秦之薄蘇黃。《文集·序》卷一《芝亭集序》謂：“宋人之詩，山谷爲冠；摩壘堂堂，誰與爲敵”；真篤於好而敢於言者矣。然余細繹山薑撰述，復徵《香祖筆記》卷九所記其處方改藥名軼事，乃知山薑弘衍之才，而好塗澤撏撦以爲博奧。故《雜著》卷一主用奇字，有“訪子雲亭，熏班馬香”之語；

【補訂】山薑“訪子雲亭”云云一節亦見《文集·序》卷一《楓香集序》。卷二《太倉王氏詩總序》自言：“絲

繡東坡居士，瓣香山谷道人”，當補引。

【補正】與王漁洋、田山薑同時之山左詩人，馮廷櫆大木亦極推山谷，卻無拈出者。《馮舍人遺詩》卷五《論詩十首》之九：“江西詩派幾人知，國史猶傳句法奇。試上心香第三瓣，來看山谷道人詩”；又《題山谷詩後》：“有目但覩蹄涔水，五湖浩浩空萬里。有耳但聞箏笛聲，流水高山空復情。半生不悟山谷詩，如生馬駒落庭墀，雖有銜勒何由施。四十九年悔較遲，從今初見牛醫兒。鮫宮生綃冰蠶絲，紫鳳天吴光陸離。筆力可使風倒吹，意態欲作雁斜飛。公孫劍器電光走，花奴羯鼓風雨隨。詩中變化非人爲，詩外工夫知者誰。用意險怪李長吉，句法聱牙韓退之，後來亦有陸與皮，數子於詩爭出奇。舉以似公公不知，江西别自有宗枝，杜陵野老真吾師。”大木自運，卻不類山谷，而師法東坡、放翁，絶勿爲漁洋空靈之體，趙秋谷《序》所謂：“漁洋公色飛心折，終不能羅而致之門下也。”

卷六謂“生平於佳句善字，每好摘録，人有餖飣之譏”，乃引山谷《答曹荀龍書》以自解；同卷論古文亦引山谷“陳言使妍妙”之説。則其所得於山谷者，恐亦不過朱少章所謂山谷之“崑體工夫”，洪覺範所謂“言用不言名”，葉石林所謂“減字換字法”耳。故《雜著》卷一袒明七子而斥《列朝詩集傳》，參觀《文集》卷一《木齋詩序》。蓋七子學古，亦粧點字面，牧

齋《讀杜小箋》識語，至以“山谷隔日瘧”斥之者也。卷二論放翁七律，亦美其取料。著眼得力，在此等處，於神韻氣骨，所窺殊淺也。如評放翁七古曰：“登杜韓之堂，入蘇黄之室”，非章子厚所謂“海行言語”而何。

三一

孔密娣女士 (Y.Comiti) 曾在里昂大學作論文，考希臘哲人言形體，以圓爲貴 (*Propriétés métaphysiques de la Forme sphérique dans la Philosophie grécque*)。予居法國時，聞尚未刊布，想其必自畢達哥拉斯始也。

【補訂】畢達哥拉斯謂立體中最美者爲球，平面中最美者爲圈。(The most beautiful figure is the sphere among solids and the circle among plane figures) 見 Diogenes Laertes, VIII.35, “Loeb”, II, 351; cf. Voltaire, *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 art. “Emblèmes”, *Oeuv.comp.*, Garnier Frères, 1878, XVIII, 521。

竊嘗謂形之渾簡完備者，無過於圓。參觀 A.de Morgan : *A Budget of Paradoxes*, Vol.I.p.53。圓形自言曰: “Eram figura nobilis/Carensque sola origine/Carensque sola termino”。吾國先哲言道體道妙，亦以圓爲象。《易》曰: “蓍之德，圓而神。”皇侃《論語義疏·敘》說《論語》名曰: “倫者，輪也。言此書義旨周備，圓轉無窮，如車之輪也”; 又曰: “蔡公爲此書，爲圓通之喻曰: 物有大而不普，小而兼通者;

譬如巨鏡百尋，所照必偏，明珠一寸，鑒包六合。《論語》小而圓通，有如明珠。”唐張志和《空洞歌》曰：“無自而然，自然之原。無造而化，造化之端。廓然慤然，其形團圞。”南陽忠國師作圓相以示道妙，溈仰宗風至有九十七種圓相，如㊉如Ⓐ如㊉如㊉。詳說見智昭《人天眼目》卷四。陳希夷、周元公《太極圖》以圓象道體；朱子《太極圖說解》曰：“○者，無極而太極也。”明劉念臺《喻道詩》曰：“只圈圓相形容似，纔點些兒面目肥。”帕斯卡 (Pascal)《思辯録》(*Pensées*) 論宙合真宰，亦謂：“譬若圓然，其中心無所不在，其外緣不知所在。”(Une sphère infinie dont le centre est partout, et la circonférence nulle part) 阿衛 (Ernest Havet) 作註，考是說所由來，上溯至恩培多克勒 (Empedocles)。按 Abel Lefranc : *Grands écrivains français de la Renaissance* 中論 Marguerite de Navarre 文，復引 Nïcolas de Cusa 及 Marcilio Ficino 二家語補其闕漏。英文家 Sir Thomas Browne 論上帝亦云：“Trismegistus his Circle, whose center is everywhere, and circumference no where, was no Hyperbole.” — *Christian Morals*, Part III, sect.ii, *ad fin.* 余按英詩人伏昂 (Henry Vaughan)《六合》詩 (*The World*) 比道體無垠，爲巨圈普括，光明澄澈 (Ring of pure light)。君子法天運，是以柏拉圖比至人自足 (Aùtarkês) 於宇宙 (Kosmos) 之圓而無外 (Sphairoeidés)；見 *Timaeus*, 37 d。賀拉斯 (Horace) 亦謂哲人不爲物役，圓滑完整 (In se ipso totus, teres atque rotundus)。見 *Sat.*, II, vii。亦

庶幾《關尹子·九藥》篇“圓道方德”、《淮南子·主術訓》“智圓行方”之旨。

【補遺】按《關尹子》語，即莊子《齊物論》論“五德”所謂：“五者圓而幾向方。”聖奥古斯丁以圓爲形之至善極美者 (figura melior videatur et pulchrior)，以其完整不可分割也 (quod nullam divisionem patiatur)。見 *De Quantitate Animae*, cap.viii, et seq。釋書屢以十五夜滿月喻正遍智，如《文殊師利問菩提經》云：“初發心如月新生，行道心如月五日，不退轉心如月十日，補處心如月十四日，如來智慧如月十五日。”《除蓋障菩薩所問經》卷十二云：“如白分中初二夜月，與彼望夕，圓明相遠，體無殊。菩薩身光明照耀，對如來前不可倫比。其猶初二與十五月。”《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報恩品》第二既言“四智圓滿”；其一爲“大圓鏡智”，《發菩提心品》第十一復詳論菩提心相如“圓滿月輪於胸臆上明朗”。《雜阿含經》卷十一之二七六、《增壹阿含經》卷八之八等皆有此喻，兹不贅。自周濂溪以圓象太極，入明遂成嘲弄之資，至有“匾而中空、衝破太極”之謔。詳見錢枋分類本《野獲編·補遺》卷三。

按柏拉圖 *Protagoras*, 339, D 又亞理斯多德 *Rhotoric*, iii, 11 皆以方比善士。普羅提諾言，心靈之運行，非直線而爲圓形；見 *Enneads*, iii.8, §7; iv.4. §16; vi.9, § 8，柏洛克勒斯 (Proclus) 亦云然。見 *Institutio Theologica*, xxxiii。黑格爾以哲學比圓，見 *Encyklopädie*, Einl. §6。即《淮南子·精神訓》所謂：“終

始若環，莫得其倫，此精神之所以能假於道也”。

【補訂】本頁所言，參觀《管錐編》二册75頁、三册111頁。伏昂詩見 *Works*, ed.L.C.Martin, 1958, 466; cf.766, note。古羅馬哲人馬可·奥勒留言心不爲外物所著，當如圓球 (Let it [the mind] once become a sphere, and spherical it abides — Marcus Aurelius)。見 *Meditations*, VIII § 41, tr.J.Jackson, 152。英詩人馬委爾 (Andrew Marvell)《露珠》詩 (“On a Drop of Dew”) 亦謂露珠圓澄，能映白日，正如靈魂之圓轉環行，顯示天運也。(So the Soul, that Drop, that Ray, /of the clear Fountain of Eternal Day, /.../Does, in its pure and circling thoughts express / The greater Heaven in an Heaven less) 見 Helen Gardner, ed., *The Metaphysical Poets*, Penguin, 1972, 241。

譯佛典者亦定“圓通”、“圓覺”之名，圓之時義大矣哉。推之談藝，正爾同符。蒂克 (Tieck) 短篇小説《貧賤夫妻》(*Das Lebensüberfluß*) 即謂真學問、大藝術皆可以圓形 (Kreis) 象之，無起無訖，如蛇自嘬其尾。李浮儂 (Vernon Lee)《屬詞運字論》(*Handling of Words*)《結構篇》(Literary Construction) 謂謀篇布局之佳者，其情事線索，皆作圓形 (circle or ellipse)。

【補訂】參觀《管錐編》一册438頁。蒂克語全文爲：“一切真知、藝事與夫探本之思維必顛末銜接無少間，團欒示圓相，如蛇之自嚙其尾然。世人常假嚙尾之蛇以

象時間之永恒，吾則取爲心知運行之象。”(Immer muß alles echte Wissen，alles Kunstwerk und gründliche Denken in einer Kreis zusammenschlagen und Anfang und Ende innigste vereinigen，wie die Schlange die sich in den Schwanz beißt — Sinnbild der Ewigkeit，wie andre sagen；ein Symbol des Verstandes und alles Richtungen，wie ich behaupte) 見 Ludwig Tieck，*Werke*，hrsg.G.L.Klee，III，54。蓋西方古俗以圜或蛇示時間永恒，故詩文中有逕稱“圜永恒”(Till rolling time is lost in round eternity. 見 Dryden，*The Hind and Panther*，Pt III，1.19。) 或“永恒大蛇”者 (where the vast snake Eternity/In charmed sleep doth lie)。見 Shelley，*The Daemon of the World*，I。《五日談》第四日第八篇述一人蓄疑莫釋，欲叩“時間”(il Tempo) 而問焉，間關迤邐，越嶺攀峯，至其理所，覩一蛇自嚙尾、一牡鹿、一鳳凰 (dove vedrai un serpente che morde la coda，un cervo e un fenice)；牡鹿捷足，象光陰之疾逝，鳳凰死而復活，象日月之常新，而蛇首尾回合，則象永恒之無始終也。見 Basile，*op.cit.*，422；cf.Marino，*L'Adone*，I.xxiv：“Sta quivi l'Anno sopra l'ali accorto/che sempre il fin col suo principio annoda，/e'n forma d'angue inanellato e torto/morde l'estremo e la volubil coda” -G.-G.Ferrero，*Marino e i Marinisti*，40。柯爾律治與友書言：“事跡之直線順次者，詩中寫來，當使之渾圓運轉，若蛇自嚙其尾然”。(Coleridge to Joseph Cottle：“The

common end of all *narrative*, nay, of *all* Poems is to convert a *series* in to a *Whole* : to make those events, which in real or imagined History move in a *strait* Line, assume to our Understandings a *Circular* motion — the Snake with it's Tail in it's Mouth") 見 *Collected Letters*, ed.E.L.Griggs, III, 545。歌德讚佳詩云:"圓如星體,起訖爲一;中權所展,起處已然,訖處尚爾"。(Dein Lied ist drehend wie das Sterngewölbe, /Anfang und Ende immerfort dasselbe, / Und, was die Mitte bringt, ist offenbar/Das, was zu Ende bleibt und anfangs war) 見 *West-östlicher Divan*, "Unbegrenzt", *Werke in 12 Bänden*, Aufbau 1981, II, 26。皆與蒂克語相印可。當世德國論師亦仍謂思維之真正者,其運行必成規而圓 (Seit Dilthey und Heidegger ist das Denken in Zirkelformationen wissenschaftsfähig geworden, usw.)。見 M.Maren — Grisebach, *Methoden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8 Aufl., 1982, 36。

求之漢籍,則《南史·王筠傳》早載沈約引謝朓語:"好詩流美圓轉如彈丸。"爾後此類語意數見。元微之《酬樂天江樓夜吟稹詩》云:"布鼓隨椎響,坯泥仰匠圓";《見韓舍人近律戲贈》云:"玉磬聲聲徹,金鈴箇箇圓。"白樂天《江樓夜吟元九律詩》云:"冰扣聲聲冷,珠排字字圓。"裴延翰《樊川文集序》云:"仲舅之文,絜簡渾圓。"司空表聖《詩品》云:"若轉丸珠。"梅聖俞《依韻和晏相公》云:"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東坡《新渡寺席上次韻歐陽叔

弼》云:“中有清圓句，銅丸飛柘彈”;《次韻答王鞏》云:“新詩如彈丸。”蘇籀《雙溪集》後附《欒城遺言》記子由語云:“余少作文，要使心如旋牀。大事大圓成，小事小圓轉，每句如珠圓。”葉水心《送薛景石兄弟問詩於徐道暉》云:“彈丸舊是吟邊物，珠走錢流義自通。”趙紫芝《寄薛景石》云:“詩篇老漸圓”;王綽作《景石墓誌》，亦記其評人詩，每曰:“某句未圓。”李耆卿《文章精義》云:“文有圓有方，韓文多圓，柳文多方，蘇文方者亦少，圓者多”;觀其所舉蘇文方者諸例，及下條論韓柳優劣，乃知圓方即寓軒輊之意。周草窗《浩然齋雅談》卷上、元遺山《中州集》卷七皆記蘭泉先生張建語，略謂:“作詩不論長篇短韻，須要詞理具足，不欠不餘。如荷上灑水，散爲露珠，大者如豆，小者如粟，細者如塵，一一看之，無不圓成。”張商言《竹葉厂文集》卷二十一《錢慈伯檢討招同馮魚山編修小集獨樹軒》七律自註云:“予與蘀石侍郎在陳伯恭齋中醉歸，中道侍郎忽下車，指車輪顧余曰:‘詩之妙如輪之圓也。’”何子貞《東洲草堂文鈔》卷五與汪菊士論詩云:“落筆要面面圓、字字圓。所謂圓者，非專講格調也。一在理，一在氣。理何以圓：文以載道，或大悖於理，或微礙於理，便於理不圓。氣何以圓：直起直落可也，旁起旁落可也，千回萬折可也，一戛即止亦可也，氣貫其中則圓。”曾滌生《家書》咸豐十年四月二十四日《諭紀澤》詳說:“古今文人下筆造句，總以珠圓玉潤爲主；雖揚、馬、昌黎，力求險奥，而無字不圓，無句不圓。”李廷機《舉業瑣言》云:

“行文者總不越規矩二字，規取其圓，矩取其方。故文藝中有著實精發核事切理者，此矩處也；有水月鏡花，渾融周匝，不露色相者，此規處也。今操觚家負奇者，大率矩多而規少，故文義方而不圓。”余按彦和《文心》，亦偶有“思轉自圓”《體性》、“骨采未圓”《風骨》等語。乃知“圓”者，詞意周妥、完善無缺之謂，非僅音節調順、字句光緻而已。

【補訂】珠、彈久成吾國評詩文慣喻，復益數例。《全唐文》卷一百三十一王無功《游北山賦》：“賦成鼓吹，詩如彈丸”；早驅遣謝玄暉語入文。梅聖俞《宛陵集》卷九《回陳郎中詩集》：“明珠三百琲，一一徑寸圓。”曾吉甫《茶山集》卷一《贈空上人》：“今晨出數篇，秀色若可餐。清妍梅著雪，圓美珠走盤。”章冠之《自鳴集》卷五《王夢得念久出遠歸惠詩次韵》：“别後新詩圓似彈。”陳壽老《篔窗集》卷七《又題葉子春詩》：“夫彈丸者，非以其圓且熟耶。”《文心雕龍》尚有《定勢》之“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鎔裁》之“首尾圓合，條貫統序”，《聲律》之“切韻之動，勢若轉圓”；其他泛指才思賅備，則如《明詩》之“隨性適分，鮮能通圓”，《論說》之“義貴通圓，辭忌枝碎”，《麗辭》之“理圓事密”，《指瑕》之“慮動難圓”。陳宗之《前賢小集拾遺》卷四周孚《洪致遠屢來問詩、作長句遺之》：“古人作詩有成法，句欲圓轉字欲活”；況夔笙《蕙風詞話》卷一：“筆圓下乘，意圓中乘，神圓上乘。能圓見學力，能方見天分。”

蓋自六朝以還，談藝者於“圓”字已聞之耳熟而言之口滑矣。

若夫僻澀嘔啞，爲字之妖，爲文之吃，則不得與於圓也明矣。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八記李某跋秘書省畫語，謂“當如蓴菜”，取其“圓滑”；放翁記《夢觀八幅龍湫》詩亦云：“君看此圖凡幾筆，一一圓勁如秋蓴”；恰可與此印證。

【補訂】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八記李某語“畫當如蓴菜”，自言：“某初曉不得”，後乃知“蓋畫須如蓴菜樣滑方好，須是圓滑時方妙”。按米元章《畫史》稱吴道子畫云：“行筆磊落揮霍如蓴菜條，圓潤折美”，殆即李某語所本。

苟爲惡圓之元次山、説方之孫淵如所見，則又將引爲世道人心之憂矣。《隨園詩話》卷四引崔念陵詩曰：“無曲不文星”；《小倉山房尺牘》卷六《與韓紹真》曰：“貴直者人也，貴曲者文也；天上有文曲星，無文直星。”而按次山集尚有《惡曲》一文，此又論人與論藝之不同。梁簡文帝《誡當陽公大心書》云：“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須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樓昉《過庭録·文字》條論“刻薄人善作文字，和厚者則平凡”。隨園意出於此。

【補訂】參觀《管錐編》四册287頁、又292頁。

歌德言：“詩人賦物，如水掬在手，自作圓球之形”(Schöpft des Dichters reine Hand/Wasser wird sich ballen)。見 *West östlicher Divan*, “Lied und Gebilde” 一詩。乃謂心兵意匠，萬物隨其揮斥模範，非宣城彈丸圓轉之意。繆賽 (Alfred de

Musset) 譬詩於"凝淚成珠"(Faire une perle d'une larme),指一時悲歡,發之文字,始可以流傳而不致澌滅 (éterniser un rêve et fixer la pensée),見 *"Impromptu en réponse à cette question qu'est-ce que la poésie"*。亦非言珠之圓轉。

【補訂】參觀《管錐編》四册433頁。李義山《錦瑟》之"滄海月明珠有淚"則異乎是,兹釋全篇,俾明句意。遺山《論詩絶句》恨此詩"無人作箋",漁洋《論詩絶句》謂此詩"解人難"索。黄士龍子雲《野鴻詩的》訶義山"爲三百篇之罪人,《錦瑟》詩其意亦不自解";則作詩者難自解,何况説詩者。余不欲臨難苟免,非敢因難見能也。劉夢得《牛相公見示新什、謹依本韻次用》:"因難始見能"。毛大可論唐詩深薄二李,麾斥義山尤甚於太白,《西河詩話》卷七詆《錦瑟》"第二句已口赧,落句是底言,可稱通人語乎"。抹撥勾消,如玉連環難解,而齊君王后以錐破之,無須復解。夫文章之觀,瞽者無與,不堪曉喻,任其眼底無物,放言省事,得大自在可矣。何屺瞻《義門讀書記·李義山詩集》卷上則曰:"此悼亡之詩也。首特借素女鼓五十弦之瑟而悲、泰帝禁不可止以發端,言悲思之情,有不可得而止者。次聯則悲其遽化爲異物。腹聯又悲其不能復起之九原也。曰思華年,曰追憶,指趣曉然,何事紛紛附會乎。錢飲光亦以爲悼亡之詩,與吾意合;莊生句取義於鼓盆也。亡友程湘衡謂此義山自題其詩以開集首者,次聯言作詩之旨趣,中聯又自明其匠巧也。余初亦頗喜

其説之新。然義山詩三卷出於後人掇拾，非自定，則程説固無據也。”義門“初喜”之程氏説，詳著於王東溆《柳南隨筆》卷三：“何義門以爲此義山自題其詩以開集首者。首聯云云，言平時述作，遽以成集，而一言一諾俱足追憶生平也。次聯云云，言集中諸詩，或自傷其出處，或託諷於君親；蓋作詩之旨趣，盡於此也。中聯云云，言清詞麗句，珠輝玉潤，而語多激映，又有根柢，則又自明其匠巧也。末聯云云，言詩之所陳，雖不堪追憶，庶幾後之讀者，知其人而論其世，猶可得其大凡耳。”程説殊有見，義門徒以宋本義山集舊次未必出作者手定，遂捨甜桃而覓醋李。“莊生”句乃用《齊物論》夢蝶事，非用《至樂》鼓盆事，何得謂“取義”悼亡。夢蝶鼓盆固莊生一人之事，然見言夢蝶而斷其意在鼓盆，即在文字獄詩案之“興也”、“箋云”，亦屬無理取鬧。譬如見言“掩鼻而過”，乃斷其隱指“輸錢以觀”，以二事均屬西施也；市人輸金錢一文見西施事，見《孟子·離婁·西子蒙不潔》章孫奭疏、又《琱玉集·美人》篇。見言盜金，乃斷其隱指盜嫂，以二事均屬直不疑也；於義安乎。濠梁之樂、髑髏之歎，舉凡漆園行事，無不可射覆者，何以獨推知爲鼓盆哉。義門笑“紛紛附會”，而不免躬自蹈之。張孟劬《玉溪生年譜會箋》卷四至云：“滄海句言李德裕已與珠海同枯，李卒於珠厓也；藍田句言令狐綯如玉田不冷，以藍田喻之，即節彼南山意也。”釋“滄海”句或猶堪與第137頁

所引“拜佛西天”之謔相擬；釋“藍田”句則原語無可依附，於是想入非非，巒湊强攀。苟盡其道，亦無妨曰：“藍令、田絢皆雙聲；日能暖人，故有黄棉襖之謔，狐裘更暖於棉襖。藍田日暖隱指令狐綯，的然無疑。”蓋尚不足比於猜謎，而直類圓夢、解讖；心思愈曲，胆氣愈粗，識見愈卑，又下義門數等矣。施北研《元遺山詩集箋註》卷十一《論詩三十首》之十三註引厲樊榭説此詩，亦以爲“悼亡之作。錦瑟五十弦，剖爲二十五，是即其人生世之年。今則如莊生之蝶、望帝之鵑，已化爲異物矣。然其珠光玉潤，容華出衆，有令人追憶不能忘者。在當日已惘然知尤物之不能久存，不待追憶而始然也。”施註稱其説之“簡快”，而未言出處，檢樊榭著作亦不得。馮氏《玉谿詩集箋註》卷二説此詩後半首，與樊榭冥契。汪韓門《詩學纂聞》則非“悼亡”之説，謂義山“以古瑟自況”：世所用者，二十五絃之瑟，此則五十絃之古瑟，“不爲時尚”，猶己挾文章才學而不得意也；“不解其故，故曰無端，猶言無謂也”；自顧“頭顱老大，一絃一柱，蓋已半百之年矣”；曉夢“喻少年時事”，春心指“壯心，壯志消歇”；追憶謂“後世之人追憶”，可待猶言“必傳於後無疑”；當時“指現在”，言“後世之傳雖可自信，而即今淪落爲可歎耳”。梁茝林《退菴隨筆》卷二十極稱其解。程、厲、汪三家之説，道者寥寥，皆差能緊貼原詩，言下承當，取足於本篇，不抄瓜蔓而捕風影。

余竊喜程説與鄙見有合，采其旨而終條理之也可。義山《謝先輩防記念拙詩甚多，異日偶有此寄》有云："星勢寒垂地，河聲曉上天。夫君自有恨，聊借此中傳"，乃直白自道其詩也。《錦瑟》之冠全集，倘非偶然，則畧比自序之開宗明義，特勿同前篇之顯言耳。"錦瑟"喻詩，猶"玉琴"喻詩，如杜少陵《西閣》第一首："朱紱猶紗帽，新詩近玉琴"，或劉夢得《翰林白二十二學士見寄詩一百篇、因以答貺》："玉琴清夜人不語，琪樹春朝風正吹。"錦瑟、玉琴，正堪儷偶。義山詩數言錦瑟。《房中曲》："憶得前年春，未語含悲辛。歸來已不見，錦瑟長於人"；"長於人"猶鮑溶《秋思》第三首之"我憂長於生"，謂物在人亡，如少陵《玉華宫》："美人爲黄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付金輿，故物獨石馬。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或東坡《石鼓歌》："細思物理坐歎息，人生安得如汝壽。"義山"長於人"之"長"即少陵之"長年"、東坡之"壽"。《回中牡丹爲雨所敗》第二首："玉盤迸淚傷心數，錦瑟驚絃破夢頻"；喻雨聲也，正如《七月二十八日夜與王鄭二秀才聽雨後夢作》所謂："雨打湘靈五十絃。"而《西崑酬唱集》卷上楊大年《代意》第一首："錦瑟驚絃愁別鶴，星機促杼怨新縑"，取繪聲之詞，傳傷别之意，亦見取譬之難固必矣。《寓目》："新知他日好，錦瑟傍朱欄"，則如《詩品》所謂："既是即目，亦惟所見"；而《錦瑟》一詩借此器發興，亦正覩物觸緒，偶

由瑟之五十絃而感"頭顱老大",亦行將半百。"無端"者、不意相值,所謂"没來由",猶今語"恰巧碰見"或"不巧碰上"也(如吴融《上巳日》:"本學多情劉武威,尋花傍水看春暉。無端遇著傷心事,贏得凄涼索漠歸")。首兩句"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言景光雖逝,篇什猶留,畢世心力,平生歡戚,"清和適怨",開卷歷歷,猶所謂"自有恨",而"借此中傳"。三四句"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言作詩之法也。心之所思,情之所感,寓言假物,譬喻擬象;如莊生逸興之見形於飛蝶,望帝沉哀之結體爲啼鵑,均詞出比方,無取質言。舉事寄意,故曰"託";深文隱旨,故曰"迷"。李仲蒙謂"索物以託情",西方舊説謂"以跡顯本"、"以形示神"(das sinnliche Scheinen der Idee; das Geistige als versinnlicht erscheint),近説謂"情思須事物當對"(objective correlative),參觀《管錐編》一册125頁、又二册385頁。即其法爾。五六句"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烟",言詩成之風格或境界,猶司空表聖之形容《詩品》也。參觀第144頁。《寄謝先輩》以"星勢"、"河聲"品其詩,此則更端而取"珠淚"、"玉烟"。《博物志》卷二記鮫人"眼能泣珠",《藝文類聚》卷八四引《搜神記》亦言之;兹不曰"珠是淚",而曰"珠有淚",以見雖凝珠圓,仍含淚熱,已成珍飾,尚帶酸辛,具寶質而不失人氣。《困學紀聞》卷十八早謂"日暖玉生

烟”本司空圖《與極浦書》引戴叔倫論“詩家之景”語；《全唐文》卷八百二十吴融《奠陸龜蒙文》讚歎其文，侔色揣稱，有曰：“觸即碎，潭下月；拭不滅，玉上烟。”唐人以此喻詩文體性，義山前有承、後有繼。“日暖玉生烟”與“月明珠有淚”，此物此志，言不同常玉寒冷、常珠凝固。喻詩雖琢磨光緻，而須真情流露，生氣蓬勃，異於雕繪汩性靈、工巧傷氣韻之作。匹似撏撦義山之“西崑體”，非不珠圓玉潤，而有體無情，藻豐氣索，淚枯烟滅矣。珠淚玉烟，亦正詩風之“事物當對”也。近世一奧國詩人稱海涅詩較珠更燦爛耐久，卻不失爲活物體，藴輝含濕。(unverweslicher als Perlen/Und leuchtender，zuweilen ein Gebild :/Das traget am lebendigen Leib，und nie/Verliert es seinen innern feuchten Glanz) 見 Hugo von Hofmannsthal：“Zu Heinrich Heines Gedächtnis”，*Gesam.Werk.*，Fischer Taschenbuch，1979，I，195。非珠明有淚歟。有人(L.F.Huber) 嘗品目歌德一劇本曰：“如大理石之光潤，亦如大理石之寒冷”(mamorglatt und mamorkalt)；海涅詩文中喻人物之儀表端正而沉默或涼薄者，每曰：“如大理石之美好潔白，而復如大理石之寒冷”。(Auch das Antlitz weiß wie Marmor，/Und wie Marmor kalt.) 見 *Atta Troll*，Caput xix，*Werke und Briefe*，Aufbau，1961，I，395；Das marmorschön und marmorkühl. — “Lazarus”，viii. *ib.* II，214；Sie sind weiß wie Marmor，aber auch marmorkalt. — “Die Bäder von

Lucca", i, *ib*. III, 275。差同玉冷無烟焉。謀野乞鄰，可助張目而結同心。七八句"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乃與首二句呼應作結，言前塵回首，悵觸萬端，顧當年行樂之時，即已覺世事無常，摶沙轉燭，黯然於好夢易醒，盛筵必散。登場而預有下場之感，熱鬧中早含蕭索矣。朱行中《漁家傲》云："拚一醉，而今樂事他年淚"，"而今"早知"他年"，即"當時已惘然"也。拜倫深會此情，嘗曰："入世務俗，交遊酬應，男女愛悅，圖營勢位，乃至貪婪財貨，人生百爲，於興最高、心最歡時，輒微覺樂趣中雜以疑慮與憂傷，其故何耶。"(Why, at the height of desire and human pleasure — worldly, social, amorous, ambitious, or even avaricious — does there mingle a certain sense of doubt and sorrow?) 見 L.A.Marchand, *Byron*, 1957, II, 900。不啻爲"當時已惘然"作箋矣。參觀《管錐編》三册60頁註引濟慈詩、施尼茨勒劇。

丁尼生 (Tennyson) 稱彭士 (Burns) 歌詩："體完如櫻桃，光燦若露珠" (In shape the perfection of the berry, in light the radiance of the dewdrop)；見 *Lord Tennyson : A Memoir*, by his son, Vol. I, P. 211。斯密史 (Alexander Smith) 詩劇 (*A Life Drama*) 有句云："詩好比星圓" (A poem round and perfect as a star)；則宣城、元、白等之意矣。

三二

《艇齋詩話》載江西先輩談藝要旨，謂吕東萊論詩“講活法”。《後村大全集》卷九十五《江西詩派小序》亦引東萊作《夏均父集序》云：“學詩當識活法。活法者、規矩備具，而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不背於規矩。謝玄暉有言：‘好詩如彈丸’，此真活法也。”後村按謂：“以宣城詩考之，如錦工機錦，玉人琢玉，窮巧極妙，然後能流轉圜美。近時學者誤認彈丸之喻，而趨於易；故放翁詩云：‘彈丸之論方誤人。’然則欲知紫薇詩者，觀此集序，則知彈丸之語，非主於易”云云。按琢玉工乃陳克《九僧詩序》中語。夫詩至於圓，如學道證圓通，非輕滑也。趙章泉以東萊與涪翁並稱，屢道圓活，如《淳熙稿》卷十七《與琛卿論詩》一絶曰：“活法端須自結融，可知琢刻見玲瓏。涪翁不作東萊死，安得斯文日再中。”“琢刻見玲瓏”五字，可以釋放翁之惑矣。

【補訂】《艇齋詩話》記吕東萊論詩嘗引孫子論兵語：“始如處女，終如脱兔。”陳起《前賢小集拾遺》卷四載曾茶山《讀吕居仁舊詩有懷其人作詩寄之》五古，今

本《茶山集》漏收，有云："學詩如參禪，慎勿參死句；縱橫無不可，乃在歡喜處。又如學仙子，辛苦終不遇；忽然毛骨换，政用口訣故。居仁説活法，大意欲人悟，豈惟如是説，實亦造佳處；其圓如金彈，所向如脱兔。""脱兔"正與"金彈"同歸，而"活法"復與"圓"一致。圓言其體，譬如金彈；活言其用，譬如脱兔。茶山二句即東坡《次韻歐陽叔弼》所謂："中有清圓句，銅丸飛柘彈。"觀《謝幼槃文集》卷一《讀吕居仁詩》："吾宗宣城守，詩壓顔謝輩。居仁相家子，哦詩亦能事。自言得活法，尚恐宣城未"，則東萊雖有取於謝玄暉語，而尚以爲玄暉所行不逮所言也。章冠之《自鳴集》卷四《送謝王夢得借示詩卷》："人入江西社，詩參活句禪"；"參活句"即茶山句之"勿參死句"，蓋以此爲"江西社"中人傳授心法。東萊借禪人"死語不離窠臼"話頭，參觀《五燈會元》卷十二曇穎達觀章次。拍合謝玄暉"彈丸"名言，遂使派家有口訣、口號矣。其釋"活法"云："規矩備具，而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不背於規矩"；乍視之若有語病，既"出規矩外"，安能"不背規矩"。細按之則兩語非互釋重言，乃更端相輔。前語謂越規矩而有衝天破壁之奇，後句謂守規矩而無束手縛脚之窘；要之非抹摋規矩而能神明乎規矩，能適合規矩而非拘攣乎規矩。東坡《書吴道子畫後》曰："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其後語畧同東萊前語，其前語畧當東萊後語。陸

士衡《文賦》："雖離方而遯員，期窮形而盡相"，正東萊前語之旨也。參觀《管錐編》三册578頁。東萊後語猶《論語·爲政》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恩格斯詮黑格爾所謂"自由即規律之認識"(für ihn ist die Freiheit die Einsicht in die Notwendigkeit)。見 *Anti-Dühring*, I. xi。談藝者嘗喻爲"明珠走盤而不出於盤"、或"駿馬行蟻封而不蹉跌"、甚至"足鐐手銬而能舞蹈"。參觀《宋詩選註》蘇軾篇註三、四，又楊萬里篇註二四、二五；《管錐編》一册289頁、三册584頁。康德言想像力有"自由紀律性"(die freie Gesetzmäßigkeit der Einbildungskraft)，見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Allgemeine Anmerking zum ersten Abschnitte der Analytik", *Werke*, hrsg. E. Cassirer *et al*, V, 311。黑格爾言精神"於必然性中自由"(der Geist in seiner Notwendigkeit frei ist, usw.)，見 *System und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hrsg. J. Hoffmeister, 1944, 116－7。是其大義。以此諦説詩，則如歌德言："欲偉大，當收斂。受限制，大家始顯身手；有規律，吾儕方得自由。"(Wer Großes will, muß sich zusammenraffen./In der Beschränkung zeigt sich erst der Meister, /Und das Gesetz nur kann uns Freiheit geben) 見"Das Sonett" ii, *op. cit.*, I, 299; cf. Herman Meyer: "On the Spirit of Verse", in *The Disciplines of Criticism*, ed. P. Demetz, T. Greene and L. Nelson, Jr, 1968, 337。希勒格爾嘗言韻律含"守秩序之自由"(die geordnete Freiheit)。見 A. W. Schlegel: "Briefe über

Poesie, Silbenmaß und Sprache", iv, *Kritische Schriften und Briefe*, Kohlhammer, 1962, I, 174。黑貝爾語尤妙，謂"詩家之於束縛或限制，不與之抵拄，而能與之遊戲，庶造高境"。(Nur daß sein Geist zur Höhe drang, /Wo man nicht kämpft, nur spielt mit Schranken) 見 C.F.Hebbel: "Die Poetische Lizenz", *Werke*, hrsg. T. Poppe, I, 205。近人艾略特云:"詩家有不必守規矩處，正所以維持秩序也"。(The liberties that he may take are for the sake of order) 見 T.S.Eliot, *On Poetry and Poets*, 38。均相發明。《晋書·陶侃傳》記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語亦不啻爲談藝設也。

後村引放翁語，見《答鄭虞任》七古，曰:"區區圓美非絶倫，彈丸之説方誤人。"放翁自作詩，正不免輕滑之病，而其言如是；其於古今詩家，仿作稱道最多者，偏爲古質之梅宛陵。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十七謂:"聖俞詩、近世少有喜者，或加毁訾，惟陸務觀重之。此可爲知者道也。"余按《劍南集》中詩，顯仿宛陵者，有《寄酬曾學士》、《過林黄中食柑子》、《送蘇召叟入蜀》、《與同官縱談鬼神》、《哲上人以端硯遺子聿》、《假山》、《春社日》、《熏蝨》之類。《雨夜懷唐安》之"螢依濕草同爲旅"，則宛陵《依韻和子充夜雨》之"濕螢依草没"也；《書齋壁》之"菱刺磨成芡實圓"，則宛陵《依韻和晏相公》之"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也。《讀宛陵先生詩》云:"歐尹追還六籍醇，先生詩律擅雄渾。導河積石源流正，維嶽崧高氣象尊。玉磬漻漻

非俗好，霜松鬱鬱有春温。向來不道無譏品，敢保諸人未及門。”又《讀宛陵詩》曰：“李杜不復作，梅公真壯哉。豈惟凡骨换，要是頂門開。鍛鍊無餘力，淵源有自來。平生解牛手，餘刃獨恢恢。”又《書宛陵集後》云：“突過元和作，巍然獨主盟。諸家義皆墮，此老話方行。趙璧連城價，隋珠照眼明。粗能窺梗概，亦足慰平生。”《李虞部詩序》云：“歌詩復古，梅宛陵獨擅其宗。”《梅聖俞别集序》云：“先生於詩，非待學而能，然學亦無出其右。置字如大禹鑄鼎，鍊句如后夔作樂；成篇如周公致太平。欲學不得，欲贊不能”云云。唱歎備至，於他家蓋未有是。如於少陵，不過悲其志事，作泛稱語，不詳論詩律也。參觀《東屯高齋記》、《草堂拜少陵遺象》五古、《讀杜詩》七絶、《讀李杜詩》五律等作。歐陽永叔作《聖俞墓誌》曰：“其初喜爲清麗閑肆，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又《水谷夜行》詩云：“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瀨。”而放翁《示子遹》則曰：“我初學詩日，但欲工藻繪。中年始少悟，漸若窺弘大。怪奇亦間出，如石漱湍瀨”；全取歐公稱宛陵語以自道。宛陵《和晏相公韻》曰：“因令適性情，稍欲到平淡”；《讀邵不疑詩卷》曰：“作詩無古今，唯造平淡難”；

【補訂】 劉延世《孫公談圃》卷中記孫君孚言：“與杜挺之、梅聖俞同舟溯汴，聖俞寢食遊觀，未嘗不吟諷思索，時時於坐上忽引去，奮筆書一小紙，納算袋中。同舟竊觀，皆詩句也，他日有可用者入之。有云：‘作詩無古今，唯造平淡難’，乃算袋中所書也。”

《答蕭淵少府卷》曰:“大都精意與俗近,筆力驅駕能透迤。”放翁《題蕭彥毓詩卷》則云:“詩卷雄豪易得名,爾來閒淡獨蕭卿”;《追懷曾文清公呈趙教授》則云:“工夫深處卻平夷”;《夜坐示桑甥》云:“好詩如靈丹,不雜羶葷腸。大巧謝琱琢,至剛反摧藏”;《讀近人詩》云:“琢琱自是文章病,奇險尤傷氣骨多。君看太羹玄酒味,蟹螯蛤柱豈同科”;《何君墓表》中有“詩欲工、而工非詩之極”一節,皆重言申明平淡之旨。《邵氏聞見後録》謂“魯直詩到人愛處,聖俞詩到人不愛處”。按吴可《藏海詩話》引東坡謝李公擇惠詩帖云:“公擇遂做到人不愛處”;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八亦記東坡語云:“凡詩須做到衆人不愛可惡處,方爲工。”邵氏蓋用蘇語。《欒城遺言》載魯直盛稱聖俞詩事,可參觀。《麭爐詩話》卷上乃言:“宋詩能到俗人不愛者,庶幾黄豫章”;似僅本放翁詩,未考其源也。放翁則屢用其語,《明日復理夢中作》曰:“詩到無人愛處工”;《山房》曰:“詩到令人不愛時”;《朝飢示子書》曰:“俗人猶愛未爲詩。”按此意即昌黎《與馮宿論文書》所謂“小慚小好、大慚大好”之正面。西方詩人如Joachim du Bellay 所言“Rien ne me plaît, fors ce qui peut déplaire/ Au jugement du rude populaire”。又George Chapman 每斥“the commune reader,”復言“satisfying myself if but a few, if one, or none like [my verses]”。皆可參觀。其於宛陵之步趨壎篪,無微不至,庶幾知異量之美者矣。

【補訂】《永樂大典》卷八百九十九《詩》字引張功父《吟詩》:今本《南湖集》漏收。“一日吟成九首詩,傍人都愛少瑕疵。直須作到無人愛,始是吾詩長進時。”林希

逸《竹溪鬳齋十一稾》續集卷五《與友人論文偶作》："舉世笑時韓自喜，無人愛處陸云工"；即以昌黎《與馮宿書》語傅會。方虚谷《桐江續集》卷六《自書續稿末》："詩律中年悟，嫌工恐更肥"；卷八《讀張功父南湖集·序》："麗之極，工之極，非所以言詩"；卷二十二《七十翁》五言第九首："能使生爲熟，何愁拙不工"；卷二十五《老矣》："自喜新詩漸不工。"均本東坡、放翁語來。

抑自病其詩之流易工秀，而欲取宛陵之深心淡貌爲對症之藥耶。全謝山《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六《春鳬集序》言東坡作詩爲李杜別子，而論詩乃致不滿於李杜，言行一若不符。按《渭南文集》卷十五《梅聖俞別集序》曰："蘇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韻和陶淵明及先生二家詩而已。"東坡和陶，世所熟知，東坡竺好宛陵，則未之他聞。

【補訂】陳士業《寒夜録》卷上引放翁語而惜東坡和梅詩之失傳；王漁洋《香祖筆記》卷五引陳語；郝蘭皐《曬書堂筆録》卷五引王書而謂放翁語未可據。張道《蘇亭詩話》卷三謂東坡集中僅存《木山》一首爲和梅宛陵者。東坡、放翁之好宛陵，殆亦如《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十六引《蔡寬父詩話》記白香山之好李義山，美學家所謂"嗜好矛盾律"之例歟。參觀《七綴集·中國詩與中國畫》第六節。

然二家沖和質淡，與東坡詩格不侔，斯亦放翁前事之師，而謝山之説又得傍證矣。宛陵《依韻和晏相公》所云："苦

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即是彈丸之説。嚴滄浪力排江西派，而其論“詩法”，一則曰“造語須圓”，再則曰：“須參活句”，與“江西派圖”作者吕東萊之説無以異。放翁《贈應秀才》詩亦謂：“我得茶山一轉語，文章切忌參死句。”故知圓活也者，詩家斬嚮之公，而非一家一派之私言也。

三三

《湖海詩傳》杭世駿條下記大宗語曰:“子無輕視放翁,詩文至此,亦足名家”;因稱大宗“沖懷樂善,異乎世之放言高論者”云云。與《隨園詩話》謂“詩到誠齋亦談何容易”一則,讀之皆令人失笑。放翁誠齋,江河萬古,何須二公作紆尊垂獎語。乃若不惜齒牙,惠假羽翼者,繆恭真勝於侮矣。嘗試論之。以入畫之景作畫,宜詩之事賦詩,如鋪錦增華,事半而功則倍,雖然非拓境宇、啓山林手也。誠齋放翁,正當以此軒輊之。人所曾言,我善言之,放翁之與古爲新也;人所未言,我能言之,誠齋之化生爲熟也。放翁善寫景,而誠齋擅寫生。放翁如畫圖之工筆;誠齋則如攝影之快鏡,兔起鶻落,鳶飛魚躍,稍縱即逝而及其未逝,轉瞬即改而當其未改,眼明手捷,蹤矢躡風,此誠齋之所獨也。放翁萬首,傳誦人間,而誠齋諸集孤行天壤數百年,幾乎索解人不得。【附説十三】放翁《謝王子林》曰:“我不如誠齋,此論天下同”;又《理夢中作意》曰:“詩到無人愛處工。”放翁之不如誠齋,正以太工巧耳。放翁爲曾文清弟子,趙仲白《題茶山集》所謂“燈傳”者;見《江湖後集》八。

顧茶山詩槎枒清快，實與誠齋爲近，七言律絶尤往往可亂楮葉，視劍南工飭温潤之體，大刎類。豈師法之淵源，固不若土風之鼓盪耶。《後村詩話》謂“古人好對仗，被放翁使盡”。放翁比偶組運之妙，冠冕兩宋。《四六話》論隸事，有“伐山語、伐材語”之別；放翁詩中，美具難并，然亦不無蹈襲之嫌者。《困學紀聞》卷十八即舉其本朱新仲、葉少蘊兩聯，殆翁《九月一日夜讀詩稿走筆作歌》所謂“殘餘未免從人乞”者歟。譬如《寓驛舍》云：“九萬里中鯤自化，一千年外鶴仍歸”；而按《東軒筆録》卷三載丁晉公移道州詩曰：“九萬里鵬容出海，一千年鶴許歸遼”；《皇朝類苑》載晉公自崖召還寄友人詩，“容”作“重”“遼”作“巢”。《五燈會元》卷十六載佛印比語亦曰：“九萬里鵬從海出，一千年鶴遶天歸。”《望永阜陵》云：“寧知齒豁頭童後，更遇天崩地陷時”；而按陳簡齋《雨中對酒》曰：“天翻地覆傷春色，齒豁頭童祝聖時。”《春近山中即事》云：“人事自殊平日樂，梅花寧減故時香”；而按陳後山《次韻李節推九日登南山》曰：“人事自生今日意，寒花只作去年香。”《宋百家詩存》卷二十羅公升《九日書懷》亦仿之云：“只道事隨人意改，如何花作舊時香。”《春日》絶句云：“二十四番花有信，一百七日食猶寒”；而按徐師川《春日》曰：“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按《全唐詩》引《提要録》載陸龜蒙斷句云：“幾點社公雨，一番花信風。”

【補訂】參觀《宋詩選註》徐俯篇註八、九、十。《容齋四筆》卷四亦引此聯及“一百五日足風雨，三十六峯勞夢魂”

爲“江西宗派詩”。《江湖後集》卷十九敖器之《清明日湖上晚步》復云:“一百五日苦多雨,二十四番能幾風。”

《江樓醉中作》云:“天上但聞星主酒,人間寧有地埋憂”,《溪上避暑》又云:“世上漫言天愛酒,古來寧有地埋憂”,《書意》又云:“天上本令星主酒,俗間妄謂世無仙”;而按宋子京《感秋》曰:“天上有星寧免客,人間無地可埋憂。”《遊近村》云:“乞漿得酒人情好,賣劍買牛農事興”;而按宋子京《歲稔務閒、美成都繁富》曰:“賣劍得牛人息盜,乞漿逢酒里餘歡”,東坡《浣溪紗》詞曰:“賣劍買牛真欲老,乞漿得酒更何求。”《遣興》云:“得酒不妨開口笑,學人時作捧心顰”;而按山谷《同子瞻韻和趙伯充團練》曰:“家釀可供開口笑,侍兒工作捧心顰。”《寓蓬萊館》云:“海上羝應乳,遼東鶴已回”,《獨登東岩》又云:“牧羝未乳身先老,化鶴重歸語更悲”;而按山谷《次韻宋楙宗觀東坡出遊》曰:“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遊修覺寺》云:“山從飛鳥行邊出,天向平蕪盡處低”;而按《塵史》卷中劉賓《題白雪樓》曰:“人從別浦經年去,天向平蕪儘眼低。”《遊山西村》云:“山窮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而接《清波別志》卷中載强彥文句曰:“遠山初見疑無路,曲徑徐行漸有村”,强蓋紹興間人。《讀胡基仲舊詩有感》云:“沈沙側畔千帆過,剪翮籠邊百鳥翔”;而按《能改齋漫録》卷十四記元祐、紹聖間太學生任敦夫投時相啓曰:“籠中剪羽,仰看百鳥之翔;側畔沈舟,坐閲千

帆之過”；《野客叢書》卷十二自記集韓退之、劉夢得詩成一聯云云，僅易“側畔”爲“岸畔”耳。《恩封渭南伯》云：“虚名定作陳驚座，佳句真慚趙倚樓”；而按陳唐卿《江湖長翁集》卷十五《凌晨張司户復有惠急筆次韻》曰：“假真笑我陳驚座，造妙推君趙倚樓”，陳氏且有放翁序。以上祇就宋朝成句言之耳。

【補訂】陳鄂父《蒙隱集》卷一《端午洪積仁召客口占戲東薛仲藏》云：“自愧雖非趙倚樓，何嘗一效陳驚座。”鄂父南渡時人，早於放翁。陳唐卿與放翁同時爲後進。方巨山《秋崖小集》卷十六《以越箋與三四弟》亦云：“過門盡是陳驚座，得句今誰趙倚樓”，則輩行晚於放翁多矣。

【補正】陳簡齋寫雨，有一窠臼。《簡齋詩集》卷一一《浴室觀雨》：“誰能料天工，辦此穎脱手”；卷一五《夏雨》：“天公終老手，一笑破日永”；又《積雨喜霽》：“天公信難料，變化真神速。”若卷一一《夏日》：“雖然不成雨，風起亦快哉。白團豈辦此，擲去羞薄才”；卷二八《大龍湫》：“小儒歎造化，辦此何雄哉”；可以連類。放翁仿作稠疊。《劍南詩稿》卷一六《曉望海山》：“蒼龍下曳尾，卷雨灑炎熱。造物信老手，忽作萬里秋”；卷二五《夏秋之交久不雨，方以旱爲憂，忽得甘澍，喜而有作》：“天公終老手，談笑活焦枯”；又《七月十七日大雨極涼》：“天公老手亦豈難，雨來黑雲如

壞山。瓦溝淙淙萬銀竹，變化只在須臾間”；卷四六《魚池水涸，車水注之》：“試手便同三日雨，滿陂已活十千魚”；卷七八《喜晴》：“天公真老手，談笑功皆成。”韓稚圭詩中早已屢道此意，《安陽集》卷六《喜雨》：“始信雲龍施美利，豈勞功力費毫銖”；卷八《喜雨》：“立解焦枯非甚力，不知神化此誰權”；卷一八《喜雨》：“須臾慰滿三農望，却斂神功寂似無”；卷一九《久旱喜雨》：“恩被無垠纔數刻，盡思人力欲何爲”；殊苦造語平鈍，惟“須臾”二句稍佳，皆不如簡齋之簡快，令人眼明也。

【補訂】放翁沾丐本朝名作，拉雜復舉數例。◯《蔬圃》第二首：“枯柳坡頭風雨急，憑誰畫我荷鋤歸”；《醉後莊門望西南諸山》：“夕陽又凭闌干立，誰畫三山岸幘圖”；《世事》：“何人今擅丹青藝，爲畫蘇門長嘯圖”；《梅花》：“安得丹青如顧陸，憑渠畫我夜歸圖”；《詹仲信以山水二幅爲壽》：“不知何許丹青手，畫我當年入蜀圖”；《記出遊所見》：“安得丹青王右轄，爲寫此段傳生綃”；《小憩卧龍山亭》：“安得丹青手，傳摹入素屏”；《秋日山居野步》：“風流畫手無摩詰，寫作龍山野步圖。”按殊多顧影自憐、對鏡相許之意，而恨不克形跡長留，資永賞共賞耳。此種設想落筆，簡齋集中常見。《將赴陳留寄心老》：“書到及師閑，爲我點枯筆。畫作謫官圖，羸驂帶寒日”；《遊賦詩亭》：“衹今那得

王摩詰，畫我憑欄覓句圖”；《送客出城西》：“鄧州誰亦解丹青，畫我羸驂晚出城”；《晚望信道立竹林邊》：“恨無顧陸同携手，寫取孫郎覓句時”；《和王東卿》：“說與虎頭須畫我，三更月裏影崚嶒”；《尋詩》：“無人畫出陳居士，亭角尋詩滿袖風”；《題江參山水横軸》：“此中只欠陳居士，千仞岡頭一振衣。”《卻掃編》卷中簡齋少學詩於崔德符鶠，《聲畫集》卷四采德符《看宋大夫畫山水》：“個中祇欠崔夫子，滿帽秋風信馬行”；簡齋“此中”云云，正師德符故智。《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八載世有碑本杜子美畫像，上題詩云：“迎旦東風騎蹇驢，旋呵凍手暖髯鬚。洛陽無限丹青手，還有工夫畫我無”；謂“子美決不肯自作，必好事者爲之”，《滄浪詩話》亦深譏黄伯思以此詩“編入杜集”。竊謂詩語雖拙直，而作意已具椎輪，可以踵事增華。

【補正】汪藻《浮溪集》卷三二《題江南春曉圖》：“何惜扁舟更畫我，要從海際望春歸”；

【補訂】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卷三十二《雪中歸竹坡》第一首：“烏帽舉鞭誰畫我，固應全似灞橋驢”；與崔德符詩均出此機杼。簡齋《送客出城西》：“鄧州誰亦解丹青”云云胡竹坡註：“杜逸詩：洛陽無限丹青手”云云，蓋亦窺見脈絡。簡齋脱胎换骨，化獷率爲瀟灑，遂成楷式，祖構紛繁。放翁知交中如姜特立《梅

山續稿》卷十《野步》："何人三昧手，畫我看秋山"；喻良能《香山集》卷十三《次韻楊廷秀郎中游西湖》第九首："憑誰爲覓丹青手，畫我談詩剥芡時"；與放翁諸句之摹追簡齋，無乎不同。聊爲抉剔，亦可補論簡齋、放翁兩家者所未及也。◯《漁翁》云："江頭漁家結茆廬，青山當門畫不如，恨渠生來不讀書，江山如此一句無"，又《乙丑夏秋之交、小舟早夜往來湖中戲成絶句》第十一首云："滿眼是詩渠不管，可憐虚作水邊身。"按簡齋《將至杉木鋪望野人居》云："春風漠漠野人居，若使能詩我不如。"◯《霜風》云："豈惟飢索鄰僧米，真是寒無坐客氊。"按張文潛《右史集》卷三十二《寄陳鼎》云："常憂送乏鄰僧米，何啻寒無坐客氊。"◯《新夏感事》云："近傳下詔通言路，已卜餘年見太平。"按荆公《讀詔書》云："近聞急詔收羣策，頗説新年又亢陽。"◯《感昔》云："尊前不展鴛鴦錦，衹就殘紅作地衣。"按王禹玉《華陽集》卷四《宫詞》云："重教按舞桃花下，只踏殘紅作地裀"，此首誤入花蕊夫人《宫詞》中，《後村大全集》卷一百七十五《詩話》亦引作王禹玉作，厲太鴻《樊榭山房集》卷三《虎阜即事》云："似嫌犖确侵羅襪，却要殘紅作地衣"，善於脱胎。◯《無客》云："硯涵鴝鵒眼，香斮鷓鴣斑。"

【補正】放翁《齋中雜題》之三又云："棐几硯涵鸜鵒

眼，古奩香斮鷓鴣斑。”

【補訂】按李伯紀《梁溪集》卷八《春晝書懷》云：“匣硯細磨鴝鵒眼，茶瓶深注鷓鴣斑”；又朱新仲《灊山集》卷二《書事》云：“洗硯諦觀鸜鵒眼，焚香仍揀鷓鴣斑。”後來如

【補正】朱竹垞《風懷》：“硯明鸜鵒眼，香踠鷓鴣肪”；黄仲則《元日大雪》：“端坑呵凍暈鸜鵒，閩盞試茶温鷓鴣”；

【補訂】查初白《敬業堂詩集》卷四十八《戲柬高要令王寅采同年》云：“硯開鸜鵒眼，香點鷓鴣斑”；程午橋《今有堂集》卷三《香溪集雲舫喜晤雪莊》云：“畫就案閒鸜鵒硯，香殘爐印鷓鴣斑”；尚以此對爲新巧也。◯《讀隱逸傳》云：“畢竟只供千載笑，石封三品鶴乘軒。”按汪彦章斷句云：“人間何事非戲劇，鶴有乘軒蛙給廩”，見《困學紀聞》卷十八引。洪稚存《北江詩話》卷二自記伊犁赦歸抵家日賦一絶，有云：“從此却譬閒富貴，蝦蟆給廩鶴乘軒。”◯《晚涼》云：“近村得雨知何處，此地無風亦自涼。”按徐師川得意聯云：“不知何處雨，已覺此間涼”，見《獨醒雜志》卷十。◯《文章》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按東坡《次韻孔毅父集古人句見贈》第三首云：“生前

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小市》云：“客心尚壯身先老，江水方東我獨西。”按東坡《送歐陽主簿赴官韋城》第二首云：“江湖咫尺吾將老，汝潁東流子却西”，蓋用《北史·魏本紀》五孝武帝語，馮氏《蘇詩合註》卷三十四未註。清人屢運使之，如

【補正】趙雲崧《甌北集》卷二《北行》之三：“雁自南回人亦北，水流東去我偏西”；

【補訂】《全浙詩話》卷四十二載邵兼山《真州別蔣湘帆》云：“春水方生君又去，此江東下我西迴”(上句用《三國志·吴書·吴主傳》裴註引孫權與曹操牋語)；黄仲則《兩當軒全集》卷三《十四夜京口舟次送張大歸揚州》云：“春水將生君速去，此江東去我西行”；宋芷灣《紅杏山房詩鈔》卷二《荆山守風》云：“勸君休把石尤駡，君自西征水本東”；張亨甫《思伯子堂詩集》卷十二《口號别葉十三等》第二首云：“雁辭南嚮人同北，水自東流客更西”，鄧湘皐《南村草堂詩鈔》卷十一《泊衡山重寄雲渠》云：“江水東行我西上，嶽雲北去雁南飛。”漁洋《池北偶談》卷十一記董玉虬外遷隴右道留别詩云：“逐臣西北去，河水東南流”，初以爲常語，“後讀《北史》，乃深歎其用古之妙”；不知東坡爲用此事之伐山手，放翁以下皆祇伐材。王景文《雪山集》卷十四《和郭子應》：“我輩不

須悲聚散，此江原自有西東”，隱翻古語而已。所舉諸例中必有“偷勢”、“偷意”者，至於隸事屬對全同者，却或出於闇合，參觀《管錐編》三册279頁。未可遽斷爲“偷語”。點金成鐵，亦復有之，《晚涼》以徐師川十字鋪衍爲十四字，冗贅臃腫，是顯例也。至《寄題朱元晦武夷精舍》：“不用采芝驚世俗，恐人謗道是神仙”，反用邵康節《小車吟》：“俯仰之間無所愧，任他人謗是神仙”，乃驅使本朝文獻，不屬玆類。

《甌北詩話》摘放翁佳聯，分爲“使事”、“寫懷”、“寫景”三類，以《西村醉歸》之“酒寧剩欠尋常債，劍不虛施細碎讎”，屬“寫懷”類。竊謂“酒債尋常行處有”，出語本杜甫，人所共知；若對語實取劉叉《姚秀才愛余小劍因贈》短古中語，所謂：“臨行解贈君，勿報細碎讎”，參觀白香山《李都尉古劍歌》云：“不願報小怨，夜半私刺讎”；張祜《書憤》云：“平生鏌鋣劍，不報小人仇”，又貫休《劍客》五律云：“勇死尋常事，輕仇不足論。翻嫌易水上，細碎動離魂。”放翁自註：“見東野詩”，蓋記憶之誤。此一聯亦正以組織成語見長。又如香山《解蘇州自喜》曰：“身兼妻子都三口，鶴與琴書共一船”；放翁《題菴壁》本之云：“身并猿鶴爲三口，家託煙波作四鄰。”香山《感興》第二首云：“樽前誘得猩猩血，幕上偷安燕燕窠”；放翁《小築》本之云：“生來不啜猩猩酒，老去那營燕燕巢。”賈浪仙《山中道士》曰：“養雛成大鶴，種子作高松”；放翁再三襲之，《開東園路》第三首云：“鶴雛養得沖霄漢，松樹看成任棟梁”，《山房》云：“老鶴初來未丹頂，

穉松親種已虬枝”，《書齋壁》云：“買雛養得沖霄鶴，拾子栽成偃蓋松。”此等以及前所舉十數聯，貌若寫景寫懷，實爲運古，甌北尚未能細辨也。

【補訂】“猩猩”“燕燕”相儷，亦見皮陸詩文中。皮襲美《重題薔薇》七絶：“深似猩猩初染素，輕如燕燕欲凌空”；陸魯望《中酒賦》：“徒殲燕燕之髀，浸猩猩之唇。”

【補正】陸魯望《江南秋懷寄華陽山人》又云：“桁排巢燕燕，屏畫醉猩猩。”

【補訂】放翁頗鈎摘皮陸詩中新異語；如《江樓醉中作》：“死慕劉伶贈醉侯”，文芸閣《純常子枝語》卷四十謂其用皮《夏景沖澹偶然作》：“他年謁帝言何事，請贈劉伶作醉侯。”浪仙一聯乃翻用庾子山《奉和趙王隱士》：“短松猶百尺，少鶴已千年。”《周易》、《楚辭》相儷，劉文房《感懷》一作張謂《辰陽即事》。已先發之；“愁中卜命看《周易》，夢裏招魂讀《楚辭》”，較放翁語爲沉摯矣。

即《東園》頸聯之“穿透天心得句歸”，最爲奇警，竊疑亦自劉昭禹《風雪》詩之“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化出。東坡《東欄梨花》曰：“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放翁《老學菴筆記》論之曰：“杜牧之有句云：‘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誰此凭欄干。’究竟前人已道之句。”余

按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馮星實《蘇詩合註》以爲本義山之“酒醒夜闌人散後,更持紅燭賞殘花。”不知香山《惜牡丹》早云:“明朝風起應吹盡,夜惜衰紅把火看”;東坡斥徐凝爲“惡詩”,而凝自言“一生所遇惟元白”,《翫花》詩第一首云:“一樹梨花春向暮,雪枝殘處怨風來。明朝漸較無多去,看到黄昏不欲回。”唐人衰颯之語,一入東坡筆下,便爾旖旎纏綿,真所謂點鐵成金、脱胎换骨者也。

【補訂】香山、義山語意,亦唐人此題中常見者。如王建《惜歡》:“歲去停燈守,花開把燭看”;司空圖《落花》:“五更惆悵迴孤枕,自取殘燈照落花。”杜牧之《寄杜子》第一首:“狂風烈焰雖千尺,豁得平生俊氣無”;放翁《紀夢》第二首:“不知挽盡銀河水,洗得平生習氣無”,

【補正】放翁《雜興》之二又云:“何由挽得銀河水,淨洗羣生忿慾心。”

【補訂】擬議變化,足比美東坡之於牧之矣。易風吹火爲河瀉水,變發洩之意爲蕩滌之意,所謂“反仿”也。參觀239頁補訂荆公詩註第十九條。放翁《雨過行視舍北菜圃、因望北村久之》:“急趁路乾來寓目,十分閒事却成忙”;又《東籬》云:“戲集句圖書素壁,本來無事却成忙。”按《能改齋漫録》卷二:“閒人有忙事,俗語也。韓偓

詩：須信閒人有忙事，且來衡雨覓漁師。”韓句出《即目》七絶；元微之《永貞二年正月二日閒行曲江》七絶亦云：“卻著閒行是忙事，數人同傍曲江頭。”明人小説《貪歡報》第二十回有《閒人忙事》八十二項。放翁《花時遍遊諸家園》云：“常恐夜寒花寂寞，錦茵銀燭按涼州”；撏扯臨摹，相形見絀，視東坡之於小杜，不如遠矣。葉潤臣《橋西雜記》云：“嵇承咸《梁溪書畫徵》言其鄉許眉岑仲堪註放翁詩甚詳，未板行。不知存否。許與鮑若洲汀友善，乾嘉時人”云云。余就傅以來，居無錫日少；復遭亂離，名雖故土，實等互鄉。文獻徵存，未知何歲。放翁詩不僻不奥，具休文之“三易”，須註者尠，許書縱佚，無足深惜也。

【補訂】葉氏所引，見嵇承咸《書畫傳習録》癸集，許氏之名“一作美曾”。吾鄉周鎬《犢山類稿》卷三《陸詩選註序》云：“吾友許子美尊嘗病陸詩無註，慨然引以自任。拔其尤者，爲家塾課本，一一證明其出處，而疏通其義類。又爲年譜，俾言與時合，事與地副。”則衹是學僮課本之較詳審者。未識許别有劍南全詩箋註否。

【附説十三】知誠齋詩之妙而學之者，以張功甫爲最早。方虚谷《南湖集題詞》引功甫《嘉定庚午自序》，有“得活法於誠齋”之語。《南湖集》卷四《次韻楊廷秀左司見贈》云：“願得誠齋句，銘心柢舊嘗；一朝三昧手，五字百般香”；卷七有《懷新筠州楊祕監》第

六首自註："誠齋嘗戲余：子詩中老賊也"；皆可徵二人相契之深。功甫詩率滑而不靈活，徒得誠齋短處，然聞見親切，能道著誠齋手眼所在。卷六《誠齋以南海朝天兩集詩見惠，書卷末》有云："筆端有口古來稀，妙悟奚煩用力追。後山格律非窮苦，白傅風流造坦夷"；又卷七《携楊祕監詩一編登舟因成二絶》："目前言句知多少，罕有先生活法詩。"周子充詩典雅平正，詞科作手，故於誠齋詩別有會心；《平園續稿》卷九《跋楊廷秀石人峯》長篇略謂："今時士子見誠齋大篇短章，七步而成，一字不改，遂謂天生辨才，得大自在。未知公由志學，凡古今名人傑作，無不推求其詞源，擇用其句法，歲鍜月鍊，朝思夕維，然後大悟大徹，筆端有口，句中有眼。"蓋謂誠齋妙悟，正由力追而來也。《劉後村大全集》卷一百七十四謂："今人不能道語，被誠齋道盡"，又謂："誠齋天才，似太白"；與南湖説同。《南宋羣賢小集》第十册葛天民《葛無懷小集·寄楊誠齋》云："生機熟語卻不排，近代獨有楊誠齋，知公别具頂門竅，參得徹兮吟得到。"方虚谷稱誠齋語，散見《瀛奎律髓》中。

【補訂】周子充《平園續稿》卷一《次韻楊廷秀寄題渙然書院》云："誠齋萬事悟活法，誨人有功如利涉"；則誠齋於詩外事亦一以"活法"貫之。南宋後起稱頌誠齋不亞於張功父者，尚有王實之邁、項平甫安世。實之《臞軒集》卷十三《讀誠齋新酒歌、仍效其體》："古來

作酒稱杜康，作詩只説杜草堂，舉世無人傳得方，奄有二杜惟一楊"；卷十四《山中讀誠齋詩》："四海誠齋老，千年百卷詩"；卷十六《山中讀誠齋詩》："萬首七言千絶句，九州四海一誠齋。肝腸定不餐烟火，翰墨何曾著點埃。錦瑟月中彈不徹，雲濤天上瀉將來。巴江字之訛。西社裏陳黄遠，直下推渠作社魁。"傾倒之至，意中直不數放翁。然實之篇什，鮮學誠齋。平甫《平菴悔稿》卷二《題劉都幹所藏楊祕監詩卷》："我雖未識誠齋老，道得誠齋句裏心。醉語夢書詞總巧，坐擒活捉力都任。雄吞詩界前無古，新創文機獨有今。肯爲小山題短紙，自家元愛晚唐吟"，自註："劉自號小山，楊謂劉詩有晚唐風氣"；卷七《用韻贈潘楊》："四海誠齋獨霸詩"；《悔稿後編》卷四《謝張直閣功父示南湖編》："字逢生處安愈穩，語到平時出轉奇，直與誠齋分坐席，定知傳習是宗師"；卷五《曾宣幹焕謂余貌似誠齋》："雖負江湖真格律，且羸土木偽形骸。"亦推誠齋空掃前人、獨霸當時。自運各體皆有肖誠齋者，七律尤如唐臨晉帖，才思遠在張功父上。平甫《項氏家説》尚流傳於世，《悔稿》若存若亡，厲太鴻撰《宋詩紀事》即未得寓目也。《後村大全集》卷九十七《茶山誠齋詩選序》云："徐淵子、高續古曾參誠齋，警句往往似之。"余觀高氏《疎寮小集》中詩，殊不似誠齋；徐氏《竹隱集》已失傳，而《後村大全集》卷一百七十九、一百八十《詩話》所稱引淵子詩，則洵堪與誠齋把臂入林，張功父不能望其

項背。《宋詩紀事》卷五十三摘取《後村詩話》未全，又自《鶴林玉露》等書增輯八首。弘治本《戴石屏集》卷六《陪徐淵子使君登白雪樓、各賦一詩》附載淵子作七律一首；爬梳叢殘，必猶有可掇拾者在。向來談藝，祇道張功父爲誠齋體"活法詩"，兹復補闕，表章平甫、淵子二人焉。元裕之《遺山詩集》卷十三《又解嘲》第二首："詩卷親來酒醆疎，朝吟竹隱暮南湖"；即指功父、淵子二家詩，已類聚而並稱之矣。又按《四庫提要》卷一百五十五《竹隱畸士集》稱輯自《永樂大典》，而挪移《後村詩話》中論《竹隱集》語於《竹隱畸士集》，以南宋之徐似道附合於北宋之趙鼎臣，張冠李戴。後村明言徐是"范、陸、楊同輩人"，一作"此公曾見石湖"，《提要》引後村語時削去此句，則非粗心誤會，而是有意欺人；故後村嘗引淵子五七古、律絶等全篇，館臣概未收入集中、拾《大典》之遺。彌縫心苦，而不免振襟肘見矣。《竹隱畸士集》卷十四《七進》乃元金華潘祖仁作；潘號"竹隱老人"，見吴師道《吴禮部文集》卷十二《七進圖記》，又吴氏《敬鄉録》全載此文，館臣誤收。

《歸潛志》卷八記李屏山好誠齋，且曰："活潑剌底人難及。"李敬齋《古今黈》卷八稱誠齋詩"句句入理"。《宋詩鈔》中吕晚村作誠齋小傳，至曰："不笑不足以爲誠齋之詩"；鈔誠齋最多，放翁次之，東坡又次之。《四明四友詩》中，舍北溟外，參觀《次韻答張德符》。皆參誠

齋，南溪爲劣，西郭較優；東門、南溪稱金介山學誠齋，則余未見。徐山民重刊《誠齋詩集》，趙甌北爲作序，論誠齋“争新，在意不在詞，往往以俚爲雅，以稚爲老”。《隨園詩話》推誠齋語，則世所熟知。沈西雍《柴辟亭詩集》卷一《題楊誠齋集後》云：“活句能參近自然，青蓮以後此詩仙。椒花雨酒梅花粥，酹爾盈甌當菊泉。”近人陳石遺先生亦最嗜誠齋，詳見其《詩話》及《談藝録》。然以余所見，自宋至清，稱道誠齋者，無如潘定桂子駿；《楚庭耆舊遺詩》後集卷十九載其《三十六峯草堂詩鈔》中《讀誠齋詩》七律九首，句如云：“精靈别闢一山川，百尺蠶叢直到天”，“玉戚朱干爲大武，蕢桴土鼓出元音”，“每於人巧俱窮處，直把天工掇拾來。餐到韭萍驚異味，陶成瓦礫亦詩材”，“但愛縱横穿月窟，絶無依傍寄人籬”，“公子荷衣清絶俗，天孫雲錦巧翻新”，可謂長言永歎者矣。至作詩學誠齋，幾乎出藍亂真者，七百年來，唯有江弢叔；張南湖雖見佛，不如弢叔之如是我聞也。世人謂《伏敔堂集》出於昌黎、東野、山谷、後山，蓋過信彭文敬、李小湖輩序識耳。

【補訂】清詩家誦説誠齋者又得數人。焦廣期《此木軒詩》卷十《閲宋人詩集》第十六首：“千妖百怪供驅使，頗覺誠齋氣力全。杜叟一燈分自可，若爲更説李青蓮”，自註：“此辯後村論楊陸之非”；同卷《牛喫草》五古《序》：“楊廷秀有句云：‘一牛喫過柳陰西。’愛其工於體物，爲賦《牛喫草》一篇，以當箋註”；卷十一《與

友人論詩漫題》第三首:"西子何曾值一錢,誠齋老眼識妖妍。金鎞直是無施手,讀盡唐詩總枉然。"王雨豐霖《弇山詩鈔》卷二《雲龍歌次楊誠齋韻即效其體》、《題誠齋放翁集後》、《江上送春效誠齋體》、《次韻誠齋初夏、即效其體》,卷九《燈下讀東坡詩集用誠齋謝福建茶使吴德華送東坡新集并效其體》,卷十六《次韻誠齋買菊即效其體》;尚有顯效誠齋體而未明言者,如卷二《暴熱午睡起見畫梅喜作長句》是。然雨豐宗尚,首爲放翁,如卷九《讀范陸二家詩》第二首:"有時偶弄狡獪,何曾全類俳諧;若非我翁自道,誰謂不如誠齋";卷十八《十月十七日放翁先生生日》:"少從萬首傳心印(自註:予年十四學詩,即瓣香先生),老認三山是本師。"重刊《誠齋詩集》之徐山民達源好友顧昀《殘夜水明樓詩集》卷二《讀楊誠齋詩集》七古有云:"惟有先生矜獨造,亂頭粗服看亦好。十年學語苦未佳,金丹換骨請學楊誠齋。"奚鐵生岡《冬花菴燼餘稿》卷上《夜讀楊誠齋詩》:"憶昔頗自鄙,不讀誠齋詩。今宵春燈下,展卷始覺奇。字字出真性,語語生遐思。我不如誠齋,放翁不吾欺。"屠孟昭倬嘗從鐵生學畫,與郭頻伽交好齊名,亦嘗學誠齋詩。《是程堂集》卷七《讀楊誠齋詩》:"百三十卷誠齋集,亦有蘇黄亦杜韓。公論自推南宋冠,真詩不解世人看。得秋氣候文章健,處國危疑涕淚乾。誰把頭顱寄孤憤,南園記好却權奸";《二集》卷一《題王石谷畫》:"我初學畫學檀園,頗將筆力破籬藩。誠齋

詩格正相似，自謂當在二子間。”江弢叔以前，清詩人入誠齋之室者惟郭頻伽。《靈芬館詩初集》卷四《寄湘湄淮陰》云：“我弟近爲詩，懇苦思自立，喜學楊誠齋，得五輒拔十”，然卷二起已有剽捷爽利之“活法詩”矣。《二集》卷一《書寄舍弟書後》第八首：“黄色眉間定有無，報君一事意何如。江西道院《朝天集》，新得人間未見書”；同卷《仙林寺即事》第三首：“此間曾著宋詩人（自註：楊誠齋曾居此），一集《朝天》有寺名。恰得遺編銷永夜，又緣無睡惱比鄰。似言辛苦成何事，便到渠儂作麼生。一笑推書倒枕卧，千秋萬歲總微塵”；卷二《丹叔手鈔誠齋詩集竟，校讎一過，輒書其後》有云：“嘔心怵腎更雕肝，走盡詩家十八盤。活句未應無法在，當時原不要人看”，又云：“范、陸、尤、蕭張一軍，天然風骨更超群。先生肯作隨人計，後世知誰定我文。”其《樗園消夏録》卷下云：“今年於杭州書肆，得楊誠齋集，手自校勘”；《初集》卷二有詩題：《買得宋人詩鈔、後半頗爲蠹損、沈生志香爲余補綴完好、書此謝之》，當是在吕晚村、吴孟舉之《宋詩鈔》中先已得讀誠齋詩矣。《甕餘叢話》卷六云：“竹垞晚歲論詩，往往譏切時人之爲宋詩，尤以誠齋爲俚俗。然誠齋自有其能成家者；放翁詩：‘吾不如誠齋’，豈特爲讆言以貢諛哉。楊失之流易，近乎俚俗，陸失之平熟，近乎粗率”；即《三集》卷三《楊陸譚詩圖》所謂：“二老年齒略相等，亦如詩格無低昂。”于星伯源《燈窗瑣話》卷

二云:“郭頻伽丈嘗選輯《誠齋集》,丹叔手録一過。《靈芬》、《山礬》集中頗自矜賞,徐山民待詔刻之。”是頻伽不特師法誠齋,抑且弘宣教化,洵南宋以來楊門之大功臣也。袁子才《隨園詩話》卷八以人道其詩似誠齋,遂推誠齋“天才清妙,絶類太白”,卷九論“音節清脆”,舉太白、飛卿、誠齋、雁門、青邱、黄莘田六家,不倫不類。竊疑畧窺一斑半爪,非出真知深賞。吴程九名父之子,而不屑依傍乃翁籬下,一變有正味齋綺麗之體,卓爾成家。锺駿聲《養自然齋詩話》謂其詩宗誠齋,余取《笏菴詩》二十卷讀之,乃大不然。吴氏祈嚮東坡,次則放翁,又嘗問詩於翁覃谿,亦偶染指山谷,卷六《讀黄文節公集》有句云:“黄詩少所習,初若逆梳髮”,取譬新警。後乃知锺氏耳食錢星湖儀吉之説耳。星湖《衎石齋晚年詩稿》卷四《讀吴笏菴詩集却寄》第二首:“集中瘦句似誠齋,詩到誠齋孰見佳。百丈孤藤裊深壑,二更明月落清淮”;然《笏菴詩》卷十一《奉酬錢星湖給諫》第一首即曰:“誠齋本不如放翁”,已隱示師承別有所在矣。要之,清中葉以後,於誠齋漸多灼見真知,非復有明之道聽塗説。明人通雅如李賓之,《懷麓堂詩話》竟云:“楊廷秀學李義山,更覺細碎”,豈非嚮壁虚造或醉夢囈語哉。

三四

《養一齋詩話》卷四、卷五皆謂，放翁雖嘗云：“文章光燄伏不起，甚者自謂宗晚唐”，而所作閒居、遣興七律，時仿許丁卯云云，頗有見地。《瀛奎律髓》卷十六曾茶山《長至日述懷》詩原批早言：“放翁出其門，而詩在中唐晚唐之間，不主江西。”養一所引“文章”二句，見《追感往事》第三首。《記夢》又云：“李白、杜甫生不遭，英氣死豈埋蓬蒿。晚唐諸人戰雖鏖，眼暗頭白真徒勞”；《示子遹》云：“數仞李杜牆，常恨欠領會。元白纔倚門，温李真自鄶”；《宋都曹屢寄詩作此示之》有云：“天未喪斯文，杜老乃獨出。陵遲至元白，固已可憒疾。及觀晚唐作，令人欲焚筆。”然放翁時用白香山句，《自詠》且云：“閉門誰共處，枕藉樂天詩”；

【補訂】焦廣期極推放翁，《此木軒詩》卷十《閱宋人詩集》第十二首：“一飯思君老病身，劍南真與浣花鄰。詩家若論興王數，五百年間一聖人”；第十三首：“彈丸脱手如兒戲，射的當心是老成。寄語香山教化主，君家恰有好門生”，自註：“亦謂放翁也。前詩以陸配杜，

此更爲白之門生。或頗怪之。不知李、杜、元、白如齊、晋、秦、楚四大國，未可輕議優劣也。”似未覩放翁“元白纔倚門”、“凌遲至元白”等句者；特不知渠雖“枕藉樂天詩”，聞“門生”之稱，亦甘受耶。諸襄七錦詩體奥澀，而於放翁，頗識異量之美；《絳跗閣詩集》卷五《讀劍南詩集》：“乍閲頗易之，一日一寸幷。如人飲甘酒，酒盡無醉醒。又如覽平山，山盡無峥嶸。千萬間廣厦，七百里連營。漸老出鍛錬，希聲發韺韹。悠然正始餘，鐵中見錚錚。”“又如”六句，頗工揣稱。諸焦兩家集皆未見有稱引者。

《假中閉户終日偶得絶句》第三首云：“剩喜今朝寂無事，焚香閑看玉谿詩”；《楊廷秀寄南海集》第二首云：“飛卿數闋嶠南曲，不許劉郎誇竹枝。”以此類推，其鄙夷晚唐，乃違心作高論耳。集中讀樂天詩一絶後，即繼以讀許渾詩云：“若論風月江山助，丁卯橋應勝午橋。”《渭南文集》卷二十八《跋許用晦丁卯集》云：“在大中以後，亦可爲傑作。自是而後，唐之詩益衰矣。”賞識丁卯，隱然欲别之出於晚唐；養一何不引此一詩一文爲其論之顯證乎。江西宗派懸晚唐爲厲禁，陳後山《次韻蘇公西湖觀月聽琴》末韻即曰：“後世無高學，末俗愛許渾。”參觀《瀛奎律髓》卷十許渾《春日題韋曲野老村舍》批語。放翁嗜好，獨殊酸鹹，良由性分相近。譬如丁卯《陵陽初春日寄汝洛舊遊》云：“萬里緑波魚戀釣，九重霄漢鶴愁籠”；放翁反其意《寄贈湖中隱者》云：“萬頃煙波鷗境界，九天風露鶴精神。”丁卯《贈王山人》云：“君

臣櫱在寧憂病，子母錢成豈患貧”；放翁《幽居夏日》放其體云：“子母瓜新間奠俎，公孫竹長映簾櫳”；此皎然《詩式》所謂“偷格”，可補養一齋所未及。

【補訂】放翁一時興到，越世高談，不獨説詩。參觀《管錐編》四册385頁、《宋詩選註》陸游《醉歌》註。自語相違，渾然不覺，慨然不惜，粗疎而益嫵媚矣。方虚谷《桐江集》卷一《滄浪會稽十詠序》早曰：“學唐人丁卯橋詩逼真而又過之者，王半山。陸放翁集中多有其體。”《桐江集》卷五《劉元暉詩評》亦摭取後山“末俗愛許渾”句，張皇其詞。竊意胡應麟語較得其真，《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三云：“無己學杜，與許渾絶不同，言自應爾。然亦趁渾字韻；不然，區區一丁卯，何苦發此機耶?”參觀《管錐編》一册673頁。然宋末江湖派與江西派争霸，虚谷門户見深，喜後山語之利於己也，遂奉趁韻孱句爲王言聖誥，自張聲勢耳。明人如楊升菴至斥丁卯“淺陋極矣，乃晚唐之最下者”；賀黄公《載酒園詩話》卷一曰：“愚意淺則有之，陋亦未然。晚唐不及許者，更自無限。”馮孟亭《玉谿生詩註》卷三《淚》註引錢龍惕曰：“陸游效之，作《聞猿》詩。”《詩人玉屑》卷十八引《雪浪齋日記》載蔡天啓句：“柳間黄鳥路，波底白鷗天”，此處“天”字即放翁所謂“鷗境界”也。

放翁五七律寫景叙事之工細圓匀者，與中晚唐人如香山、浪仙、飛卿、表聖、武功、玄英格調皆極相似，又不特近

丁卯而已。如《到嚴州十五晦朔》之"名酒過於求趙璧，異書渾似借荆州"，與表聖之"得劍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機杼如一。《書房雜書》之"世外乾坤大，林間日月遲"，似杜荀鶴之"日月浮生外，乾坤大醉間"，按范石湖《元日》亦云："酒缸幸有乾坤大，丹竈何憂日月遲"。

【補訂】此對早成濫調。如曹唐《劉阮洞中偶仙子》："碧莎洞裏乾坤別，紅樹枝前日月長"；邵堯夫《擊壤集》卷十三《何處是仙鄉》："静處乾坤大，閑中日月長。"放翁套語不必出於杜荀鶴也。

《荷鋤》之"膽怯沽官釀，瞳昏讀監書"，似杜荀鶴之"欺春祇愛和醅酒，諱老猶看夾注書"。竊以爲南宋詩流之不墨守江西派者，莫不濡染晚唐。陳剛父《題陳景説詩稿》第一首謂："今人宗晚唐，琢句亦清好"；趙汝回作薛雲泉《瓜廬詩》序，宋伯仁自作《雪巖詩》序，皆以江西派與晚唐體對舉。武朝宗《適安藏拙乙稿·送劉後村被召》云："細評南嶽稿，遠勝後山詩"，相提並論，門户顯然。《隱居通議》卷十《劉五淵評論》條謂："江西派猶佛氏之禪、醫家之單方劑，近年永嘉，復祖唐律。由是唐與江西相抵軋"云云。大家如後村、水心等集所記載，亦多資佐證。

【補訂】《誠齋集》卷十六《送彭元忠縣丞北歸》："學詩初學陳後山，霜皮脱盡山骨寒。近來别具一隻眼，要踏唐人最上關。"《桐江集》卷四《跋趙章泉詩》："不爲晚唐，亦不爲江西。"趙子固《彝齋集》卷三《孫雪齋詩序》："竊怪夫今之言詩者，江西晚唐之交詆也；彼

病此冗，此詈彼拘。”趙儀可《青山集》卷四《詩人堂記》：“下者晚唐江西。”餘參觀《宋詩選註》徐璣篇。《山谷老人刀筆》卷四《與趙伯充》：“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學晚唐諸人詩，所謂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故江西末派聲斥晚唐，放翁遂亦揚言晚唐“自鄶”。然山谷得法義山，雖方虚谷亦無能諱。祖師垂教，往往僅立大本，徵其自運，初勿拘泥；兒孫輩鈍者參死句，慧者爲彌縫耳。

蓋分茅設蕝，一時作者幾乎不歸楊則歸墨。方虚谷《瀛奎律髓》中批語，尤耐玩味。如卷十杜工部《立春》批語云：“晚唐之弊，既不敢望此；江西之弊，又或有太粗疏而失邯鄲之步”；卷十六謝無逸《社日》批語云：“學晚唐人厭江西詩，如師川詩不律不精，可厭也。至如無逸、幼槃兄弟詩自佳。”皆針對南宋詩派而發。紀文達似未會虚谷陳古刺今之微旨，故卷二十三姚合《題李頻新居》、方批欲“學者自姚合進而至賈島，自賈島進而至老杜”，紀批斥爲“欺人之語，猶北行而適越”。不知虚谷欲融合兩派，統定一尊，曰“老杜”而意在江西派，曰“姚賈”而意在永嘉派；老杜乃江西三宗之“一祖”，姚賈實永嘉四靈之“二妙”，按趙紫芝選《二妙集》。使二妙可通於一祖，則二派化寇仇而爲眷屬矣。

【補訂】參觀《桐江集》卷四《跋許萬松詩》：“晚唐者特老杜之一端。老杜之作包晚唐於中，而賈島、姚合以下得晚唐之一體。”同卷《跋仇仁近詩集》：“老杜詩、

晚唐特其一端。”

同卷陳簡齋《放慵》，方批謂“薰”字“醉”字“下得妙，又何必專事晚唐”，紀批駁之謂“此正晚唐字法”。不知虛谷意謂江西派兼有晚唐之妙，學晚唐者乃自外而另立壇坫，甚無謂也；虛谷爲南宋之晚唐派忠告，文達謂簡齋字法正自晚唐來，則指盛唐後之晚唐詩人，宜其鑿枘矣。戴東野《農歌集》卷四“答妄論唐宋詩體者”一律，已見前引，所謂“唐宋”，亦作如是觀，與明人之言唐宋詩，涵義不盡合也。楊誠齋《讀笠澤叢書》第一首云：“晚唐風味誰同賞，近日詩人輕晚唐”；是亦心好晚唐，“近日詩人”者，其同鄉江西派中人耳。《荆溪集》自序云：“學半山七字絶，晚乃學絶句於唐人”；《讀唐人及半山詩》又云：“半山便遣能參透，猶有唐人是一關”。按《誠齋詩話》云：“五七言絶句最少而最難工，晚唐人與王介甫最工於此”；可見“唐人”實即“晚唐人”。

【補訂】誠齋《答徐子材談絶句》：“受業初參王半山，終須投換晚唐間”；亦見《荆溪集·自序》等所云“唐人”正是“晚唐”人。參觀第376頁引誠齋《送彭元忠》七古；“唐人”指江湖派之晚唐，猶“後山”概江西派也。誠齋“原愛晚唐吟”，見第366頁引項平甫詩。四靈而還，宋人每以“唐”詩指“晚唐”詩，如《水心集》卷十二《徐斯遠文集序》、《習學記言序目》卷四十七論荆公七絶、《桐江集》卷一《滕元秀詩集序》等。周南《山房後稿》有七絶題爲《讀唐詩》，而詩曰：“却是晚唐工狀物，手

調烟露染天膏。”明人言“唐詩”，意在“盛唐”，尤主少陵；南宋人言“唐詩”，意在“晚唐”，尤外少陵。此其大校也。

楊、陸兩詩豪尚規橅晚唐，劉後村、陳無咎、林潤叟、戴石屏輩無論矣。誠齋肯説學晚唐，放翁時時作喬坐衙態，訶斥晚唐，此又二人心術口業之異也。《後村詩話》云：“誠齋天分似太白，放翁學力似少陵”，比擬尚非不倫。然放翁頗欲以“學力”爲太白飛仙語，每對酒當歌，豪放飄逸，若《池上醉歌》、《對酒歎》、《飲酒》、《日出入行》等篇，雖微失之易盡，如桓宣武之於劉越石，不無眼小面薄聲雌形短之恨，而有宋一代中，要爲學太白最似者，永叔、無咎，有所不逮。同時劉改之《龍川集》中七古，亦多此體，傖野粗獷，信似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與放翁雅俗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矣。

三五

放翁多文爲富，而意境實尠變化。古來大家，心思句法，複出重見，無如渠之多者。《曝書亭集》卷四十二《書劍南集後》譏其“句法稠疊，令人生憎”，舉例頗繁。《甌北詩話》卷六復摘其複句數聯。茲聊補益二家所未及，以見甌北所謂“遣詞用事，少有重複”云云，實偏袒之詞也。許丁卯律詩複句亦多，參觀《韻語陽秋》卷一。翁信其別傳哉。《閬中作》云：“三疊淒涼渭城曲，數枝閑淡閬中花”；《小圃獨酌》云：“數點霏微社公雨，兩叢閑淡女郎花。”《自唐安徙家來和義》云：“身如林下僧，處處常寄包；家如梁上燕，歲歲旋作巢”；《病中簡仲彌性等》云：“心如澤國春歸雁，身是雲堂早過僧”；《寒食》云：“身如巢燕年年客，心羨遊僧處處家”；《秋日懷東湖》云：“身如巢燕臨歸日，心似堂僧欲動時”；《夏日雜題》云：“情懷萬里長征客，身世連牀旦過僧”。《晚興》云：“客散茶甘留舌本，睡餘書味在胸中”；《風雨夜坐》云：“欹枕舊遊來眼底，掩書餘味在胸中。”《閉門》云：“研朱點《周易》，飲酒讀《離騷》”；《小疾謝客》云：“癡

人未害看《周易》，名士真須讀《楚辭》”；《六言雜興》云：“病裏正須《周易》，醉中卻要《離騷》”；《書懷示子遹》云：“問看飲酒詠《離騷》，何似焚香對《周易》”；《遣懷》云：“窮每占《周易》，閒唯讀楚《騷》”；《自貽》云：“病中看《周易》，醉後讀《離騷》”；《讀書》云：“病裏猶須看《周易》，醉中亦復讀《離騷》”；《雜賦》云：“體不佳時看《周易》，酒痛飲後讀《離騷》。”《自嘲》云：“清心不醉猩猩酒，省事那營燕燕巢”；《小築》云：“生來不啜猩猩酒，老去那營燕燕巢”；《感事》云：“已醉猩猩猶愛屐，入秋燕燕尚争巢。”《戲書燕几》云：“少通朝籍讒銷骨，晚畏京塵悔噬臍”；《雜感》云：“早仕讒銷骨，遲歸悔噬臍。”《小園花盛開》云：“鴨頭緑漲池平岸，猩血紅深杏出牆”；《春行》云：“猩紅帶露海棠濕，鴨緑平堤湖水明。”《閑中》云：“活眼硯凹宜墨色，長毫甌小聚茶香”；《書室明暖》云：“重簾不捲留香久，古硯微凹聚墨多。”《戲遣老懷》云：“阿囝略如郎罷老，稚孫能伴太翁嬉。花前騎竹强名馬，階下埋盆便作池”；《書適》云：“老翁垂七十，其實似童兒。羣嬉累瓦塔，獨立照盆池”；《戲詠》云：“此身猶老健，隨處且兒嬉。累瓦初成塔，埋盆又作池”；《秋晴每至園中戲示兒子》云：“老翁七十如童兒，置書不觀事游嬉。園中壘瓦强名塔，庭下埋盆聊作池。”《試茶》云：“難從陸羽毁茶論，寧和陶潛止酒詩”；《戲述淵明、鴻漸遺事》云：“品茶未及毁茶妙，飲酒何如止酒高。”按東坡《次韻江晦叔兼呈劉

器之》云："歸來又見顛茶陸，多病仍逢止酒陶"，已以二人作對。《哀獨孤生》云："氣鍾太華中條秀，文在先秦兩漢間"；《出遊歸鞍上口占》云："寄懷楚水吴山裏，得意唐詩晉帖間。"《寄二子》云："得官本自輕齊虜，對景何當似楚囚"；《觀諸將除書》云："得官若使皆齊虜，對泣何疑效楚囚。"《初夏出遊》云："犉牛將犢過，雄雉挾雌飛"；《舍北溪上垂釣》云："風和山雉挾雌過，村晚吴牛將犢歸。"《書房雜書》云："世外乾坤大，林間日月遲"；《幽居述事》云："壺中自喜乾坤别，局外原知日月遲。"《雨夜歎》云："開元貞觀事誰問，温洛榮河塵未清"；《客去追記》云："達隆乾德開王業，温洛榮河厭戰塵。"《舟中作》云："隔葉雌雄鳴谷鳥，傍林子母過吴牛"；《幽居夏日》云："子母瓜新間奠俎，公孫竹長映簾櫳。"《新歲頗健》云："神光出眥夜穿帳，胎髮滿頭晨映梳"；《養生》云："兩眥神光穿夜户，一頭胎髮入晨梳。"此類殆難悉數。

【補訂】《六藝示子聿》："沛然要似禹行水，卓爾孰如丁解牛"；《題酒家壁》："智若禹行水，道如丁解牛"；按山谷稱後山"讀書如禹之治水"，見《豫章文集》卷十九《答王子飛書》、又《後山詩集》首王雲《題記》。《孤學》："家貧占力量，夜夢驗工夫"；《明日又作長句自規》："醉猶温克方成德，夢亦齋莊始見功"；《勉學》："學力艱危見，精誠夢寐知"；《書生》："夢寐未能除小忿，文辭猶欲事虚名。"皆詞重意複。《劍門道

中》:"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千古傳誦;而《岳陽樓再賦一絶》:"不向岳陽樓上望,定知未可作詩人",亦大似不惜捲簾再顧也。沈確士《歸愚詩鈔·餘集》卷七《書劍南詩稿後》:"劍南詩草多復多,中間豈無複與訛。後人嗤點太容易,以枚數闔傷繁苛",自註謂朱竹垞。甌北及余亦"太容易"而"傷繁苛"者乎。又按檢點身心,不遺夢寐,乃宋儒所謂"持敬"工夫;參觀《管錐編》二册153頁。周櫟園《書影》卷一載其父坦然《觀宅四十吉祥相》之二十四云:"凡夢皆可告人",參觀《尺牘新鈔》三集卷十四周文煒《與人》。即其意。放翁作此等語,望道之高,律己之嚴,直似優入聖域矣。余嘗見中世紀一教士 (Fulbert) 所撰《貞潔進階》詩 (*Castitatis gradus*),以醒時 (dum vigilas) 見色聞聲而不動心等分爲五級,以眠無褻夢爲最高層,非人力所能臻,必賴基督垂祐,庶造斯境 (ultimus in somnis phantasmate ludi :/Hoc sibi nemo rapit, sed Chris Christi gratia praestat)。見 Remy de Gourmont, *Le Latin mystique, 196*。不如吾國理學家之自信克己而不乞靈於神助也。

古詩如《寒夜遣懷》、《前春愁曲》、《春愁》、《江樓吹笛飲酒大醉》作,亦詞意相複。他若"夏淺勝春"、"莫安排"、"蹭蹬"、"輪囷"、"兀兀"、"騰騰"等成語,"葛天民"、"濟元元"等結語,皆屢用不一用,幾乎自作應聲之蟲。似先組織對仗,然後拆補完篇,遂失檢點。雖以其才大思巧,善

於泯迹藏拙，而湊填之痕，每不可掩。往往八句之中，啼笑雜遝，兩聯之内，典實叢疊；於首擊尾應、尺接寸附之旨，相去殊遠。文氣不接，字面相犯。例如《秋夜示兒輩》首句云："誰知垂老歎途窮"，而中間侈陳鄉居魚米之樂，則奚以歎爲。又如《飲酒》一首，以"虎口"、"蟹螯"、"牛角"、"虎頭"分列項腹兩聯，絶無章法，衹堪摘句。其製題之寬泛因襲，千篇一律，正以非如此不能隨處安插佳聯耳。詩中議論，亦復同病。好正襟危坐，講唐虞孔孟，説《論語》《孝經》，誦典墳而附洙泗，攘斥佛老百家，謂爲淫詞異端，《秋夜紀懷》五律第二首、《書感》五古、《羲農》五律、《示子聿》五律、《雜興》六言、《志學》七律、《讀書有感》七律、《蕩蕩》七律。至以步兵非禮法爲可誅，《讀阮籍傳》七絶。以宣尼推老子爲虚妄。《讀老子傳》七絶。而丹竈道室，尺宅寸田，言之津津。謂闢佛可笑，如愚公移山，《醉歌》。謂老子衹言清净，丹經丹方皆糟粕無用；《憫俗》七古、《讀老子》七古。而又曰："人間事事皆須命，惟有神仙可自求"，《讀仙書作》。"子有金丹錬即成，人人各自具長生。"《金丹》。讀書貴博而精，《讀經示兒子》五律、又《渭南文集·萬卷樓記》。而又曰："一指頭禪用不窮，一刀匕藥去騰空；汗牛充棟成何事，堪笑迂儒錯用功"《冬夜讀書》。幾不似朱子學佀語，雅近宗杲、象山輩議論矣。甌北於放翁道學詩，如《示鄰里》七絶、《讀書》、《誦書示子聿》七古、《後書感》五古、《羲農》五律、《老學菴》、《聖門》、《書生》等七律，皆不之舉，寥寥引數章，遽謂放翁得力性理。夫南宋詩人，於道學差有分者，吕本中、楊誠齋耳；放

翁持身立説，皆不堪與此。甌北未嘗深究性理之書，故不知詩人口頭興到語，初非心得；據爲典要，尊之適所以困之。

【補訂】放翁師曾吉甫《茶山集》卷一《陸務觀讀道書，名其齋曰玉笈》："賢哉機雲孫，道眼極超勝。殺青貝多葉，收貯腹中竟。慨然發琅函，窗白棐几净。三家一以貫，不事頰舌競"；是放翁欲融貫三教，而非攘斥二氏也。放翁《羲農》云："羲農去不返，釋老似而非"；惡二氏之近似亂真，如鄉愿之爲德賊。《讀老子》則云："孰能試之出毫芒，末俗可復躋羲黄"；《讀老子有感》亦云："孰爲《武成》二三策，寧取道德五千言。安得深山老不死，坐待古俗還羲軒"；是稍出老經之緒餘，末俗之返羲農，已可坐而待矣。《斯道》云："乾坤均一氣，夷狄亦吾人"；胞與胸懷，廣大教化，視少陵《有感》之"不過行儉德，盗賊本王臣"，有過無不及；亦如《雜感》第一首云："孔欲居九夷，老亦適流沙。忠信之所覃，豈間夷與華。"而《聞虜酋遁歸漠北》云："妄期舊穴得孳育，不知天網方恢恢。老上龍庭豈不遠，漢兵一炬成飛灰"；又《塞上曲》云："窮荒萬里無斥堠，天地自古分夷華。青氈紅錦雙奚車，上有胡姬抱琵琶。犯邊殺汝不遺種，千年萬年朝漢家"；是欲追窮寇而殲遺種矣。皆兩意牴牾。詩人隨時即興，不妨東食西宿之兼；理學家陳義垂教，則頓如南轅北轍之背焉。參觀第202頁。

《自儆》曰："學當盡力去浮華，從事文詞但可嗟"；《老學菴詩》曰："文詞終與道相妨"；《雜感》第四首曰："文詞害道第一事，子能去之其庶幾。"周子《通書》："文乃虚車"；《晁氏客語》："石子殖以唐人詩爲無益語"；吕與叔遊伊川門賦詩："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始類俳。"放翁習氣未湔，作門面套語，使如甌北之認以爲真，則劍南萬首，不將責放翁自燒卻乎。朱子作《參同契考異》，自諱其名爲"空同道士鄒訢"，而詩集中如《久雨齋居誦經》、《步虚詞》之類，攻乎異端，赫然不稍掩飾。又一詩題云：《多言害道、絶不作詩、至日讀大學誠意章有作》，然吟弄酬應之什，仍復層見疊出。蓋道學家亦知詩是奉敕亂道，初不計後人鼈廝踢、固執而盡信也。至放翁詩中，居梁益則憶山陰，歸山陰又戀梁益，此乃當前不御，過後方思，遷地爲良，安居不樂；人情之常，與議論之矛盾殊科。甌北又引其自詠草書之作，以爲"工力出神入化，惜今不傳"云云。按放翁書法，實非至工，學東坡書，差免疲偃；亦猶范石湖書學襄陽，未至欹斜而已。按"疲偃""欹斜"，乃《長公外紀》趙子固論蘇米書語。南宋人書多取逕本朝，師法不高。甌北未見放翁字跡，徒據詩中自誇語，遂有聲聞過情之慕，真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

【補訂】同時人稱放翁書者，祇見喻叔奇良能《香山集》卷九《過嚴瀨寄陸守務觀》："翰墨場中老伏波，揮毫快馬下晴坡。擬求墨妙輝衡宇，應有黄庭换白鵝。"且漁洋《居易録》記卞令之所藏放翁行書五古一則，甌北

何不引爲佐證乎。放翁有《予素不工書，故硯筆墨皆取具而已，作詩自嘲》五古一首，又《作字》五律云："老夫端可愧，頭白未名家"；甌北不應未見。想渠於放翁，頗相沆瀣，曲意衛護，放翁與韓侂胄因緣，亦强爲解說。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十八謂韓氏用事，放翁掛冠久矣，有幼子澤不逮，乃爲侂胄作《南園記》；劉壎《隱居通議》卷二十一論放翁四六，謂放翁本欲高蹈，一日有妾抱其子來前曰："獨不爲此小官人地耶"，乃降節從侂胄游。甌北未引，倘爲賢者諱耶。閻百詩《潛邱劄記》卷四《跋堯峯文鈔》曰："何屺瞻告余，放翁之才，萬頃海也。今人第以其'疏簾不捲留香久'等句，遂認作蘇州老清客耳。余爲失笑"云云。夫以放翁爲"清客"，固淺之乎視斯人，而甌北以放翁爲道學，俞理初《癸巳存稿》卷四至羅列放翁詩句，標曰："放翁教子法"，似又皆失之過鑿。俞氏且曰："放翁教子主寬，其子之才質亦宜於寬"云云；不曰放翁性寬易，而武斷曰其子不宜峻教，豈非附會。《吹劍録》外集載其子貪酷殺民燒屋等事，倘亦"主寬"之效耶。

【補正】原引《吹劍録》記放翁子宰金淵，爲政苛酷，"提兵劫取，縱火焚燒"，引劉宰詩爲證。按劉氏《漫塘文集》卷三《寄陸大夫》七律是也。

夫放翁天姿和易，不特教子爲然。故讀《論語》，則有取於"恕"；讀本朝理學，則有取於"莫安排"。《冬夜對書卷有感》云："一言惟恕可銘膺"；《跋吕文靖門銘》云："聖門恕爲一字銘"；《村舍雜興》第二首云："昔人言可用，第一

忌安排”，自註：“徐仲車有請問於安定先生，先生曰：莫安排”；《兀坐久散步野舍》云：“先師有遺訓，萬事忌安排”，自註：“胡翼之先生教徐節孝曰：莫安排”；《北齋書志示兒輩》云：“萬事忌安排”，自註：“徐仲車聞安定先生莫安排之教，所學益進”。

【補訂】《邵氏聞見後録》、《清波雜志》卷九皆記安定一日獨召仲車食，二女子侍立；仲車問：“或問見侍女否，將何以對。”安定曰：“莫安排。”仲車大悟。《雜志》云：“此段載在哲宗實録，乃元豐八年事。”

俞氏徒以寬和爲因才施教，亦未爲顯處視月也。按《宋元學案》卷九十八以放翁附王氏新學，僅據《困學紀聞》引“聖門恕爲一字銘”云云，餘皆未録。且放翁自有《家訓》，俞氏不道，更爲失之眉睫矣。

三六

放翁高明之性，不耐沈潛，故作詩工於寫景敍事。翁愛讀《黄庭經》，試將琴心文斷章取義，以評翁詩，殆奪於“外象”，而頗闕“内景”者乎。其自道詩法，可以作證。《九月一日夜讀詩稿走筆作歌》云：“四十從戎駐南鄭，酣宴軍中夜連日。琵琶弦急冰雹亂，羯鼓手匀風雨疾。詩家三昧忽見前，屈賈在眼原歷歷。”《題蕭彦毓詩卷後》云：“法不孤生自古同，癡人乃欲鏤虚空。君詩妙處吾能識，正在山程水驛中。”《予使江西時丐湖湘一麾不果、讀舊稿有感》云：“揮毫當得江山助，不到瀟湘豈有詩。”《讀陶詩》云：“陶謝文章造化侔，篇成能使鬼神愁。君看夏木扶疎句，遥許詩家更道不。”《廣西通志》卷二百二十四載桂林石刻放翁與杜敬叔書，亦云：“大抵此業在道塗則愈工”。

【補訂】放翁與杜敬叔書不見《渭南文集》中。覩石刻而表章之者，自翁覃谿始；参觀《復初齋文集》卷四《朱草林詩集序》、卷十五《同學一首示顧南雅》、《復初齋詩集》卷四十九《讀劍南集》第三首自註。《後村大全集》卷一百六十六《寶謨寺丞詩境方公行狀》：“嘗從山陰陸公游問詩，陸

公爲大書詩境二字”；豈亦謂得江山助而因境生詩歟。范晞文《對牀夜語》卷二載放翁評李長吉“樂府如百衣錦衲，五色眩曜，而無補於用”一大節，不見《渭南文集》、《老學菴筆記》，亦放翁談藝之遺珠也。其《即事》：“組繡紛紛衒女工，詩家於此欲途窮”；《示子遹》：“我初學詩日，但欲工藻繪”；即此意。

可見其專務眼處生心。東坡《和陶歸園田居》則曰：“春江有佳句，我醉墜渺茫”；唐子西《春日郊外》則曰：“疑此江頭有佳句，爲君尋取卻茫茫”；陳簡齋《春日》則曰：“忽有好詩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難尋”；皆不如放翁之眸而可得、拾而即是也。

【補訂】簡齋屢道收取眼底詩爲筆下詩之難，他如《對酒》：“新詩滿眼不能裁”；《題酒務壁》：“佳句忽墮前，追摹已難真。”放翁雖偶言此，如《劍南詩稿》卷九《草堂拜杜陵遺像》：“公詩豈紙上，遺句處處滿。人皆欲拾取，志大才苦短。”而所常興歎者，事冗年老，遂不能眼到筆隨也。《劍南詩稿》卷二十二《雜題》：“山光染黛朝如濕，川氣鎔銀暮不收。詩料滿前誰領略，時時來倚水邊樓”；卷二十五《晨起坐南堂書觸目》：“奇峯角立千螺曉，遠水平鋪匹練收，詩料滿前吾老矣，筆端無力固宜休”；《晚眺》：“個中詩思來無盡，十手傳抄畏不供”；卷三十三《山行》：“眼邊處處皆新句，塵務經心苦自迷。今日偶然親拾得，亂松深處石橋西”；卷四十二《春日》：“今代江南無畫手，矮箋移入

放翁詩"；卷八十《日暮自湖上歸》："造物陳詩信奇絶，匆匆摹寫不能工。"歐陽永叔評文與可詩："世間原有此句，與可拾得耳"，見《東坡題跋》卷二《書𨻶秀詩》，放翁"偶然親拾得"語本之。楊誠齋言得句，幾如自獻不待招、隨手即可拈者，視放翁事更便易。《誠齋集》卷十三《曉經潘葑》："潘葑未到眼先入，岸柳垂頭向人揖，一時喚入誠齋集"；卷十八《船過靈洲》："江山慘淡真如畫，烟雨空濛自一奇。病酒春眠不知曉，開門拾得一篇詩"；卷三十七《曉行東園》："好詩排闥來尋我，一字何曾撚白鬚。"方虚谷《桐江續集》卷五《考亭秋懷》第九首："登高見佳句，意會無非詩。顧視不即收，頃刻已失之"；又卷二十八《詩思》第四首："滿眼詩無數，斯須復失之"；則不脱唐子西、陳簡齋窠臼。元遺山《中州樂府》載趙可《好事近》："倚窗閒看六花飛，風輕止還作。個裏有詩誰會，滿疏籬寒雀"；言"有詩誰會"，而不啻言"有句我已拾得"矣。《遺山詩集》卷十三《藥山道中》第一首："石岸人家玉一灣，樹林水鳥静中閒。此中未是無佳句，只欠詩人一往還"；言"往還""欠詩人"而不啻言"此身合是詩人"矣。

自羯鼓手疾、琵琶絃急而悟詩法，大可著眼。二者太豪太捷，略欠渟蓄頓挫；漁陽之摻、潯陽之彈，似不盡如是。若磬、笛、琴、笙，聲幽韻曼，引緒盪氣，放翁詩境中，宜不常逢矣。按管世銘《韞山堂文集》卷八《論文雜言》有以樂器分配

各體詩一則，體會甚妙，林昌彝《海天琴思録》卷一全竊之。

【補訂】吴蘭雪嵩梁《石溪舫詩話》卷一《朱孝純》條記王夢樓語，謂朱詩"如金鐘"，吴詩"如玉笛"，袁子才詩"如琵琶"，蔣心餘詩"如戰鼓"，唯"琴聲最難"云云。雖旨在揚己，亦可參觀。管緘若《韞山堂文集》卷八《論文雜言》則謂五古琴聲、七言歌行鼓聲、五律笙聲、七律鐘聲、五絶磬聲、七絶笛聲。

至其模山範水，批風抹月，美備妙具，沾匄後人者不淺。每有流傳寫景妙句，實自放翁隱發之者。葛無懷《郊原避暑》云："竹疎身共瘦，湖近意先涼"；下五字真畫所不到，然放翁《枕上聞風鈴》七絶云："老人不辦揺團扇，静聽風鈴意已涼"，"意"字已作如此用矣。淩次仲《校禮堂詩集》卷一有《讀范德機詩口占》云："雨止修竹流螢至，此句見賞王漁洋。果然幽澀如鬼語，尚遜池荷聞暗香。"蓋謂范《蒼山感秋》詩，有"雨止修竹間，流螢夜深至"，漁洋《息齋夜宿即事懷故園》本之作"螢火出深碧，池荷聞暗香"也。參觀《池北偶談》卷三。評騭殊當。漁洋上句包括德機兩句，"深碧"二字尤精微；下句"暗香"二字，花氣之幽，夜色之深，融化烹鍊，更耐尋味。然柳中庸（一作姚崇）《夜渡江》云："聞香暗識蓮"，許丁卯《過故友舊居》云："早荷飄暗香"；賀方回《宿寶泉山慧日寺》云："流螢逗深竹"；復在德機二語之先。放翁《雙清堂夜賦》云："人静魚自躍，風定荷更香"；《橋南納涼》云："風定池蓮自在香"；又透露漁洋下句矣。漁洋於放翁詩，濡染不淺，譬如《池北偶

談》卷十八記少作題壁絶句云:“彷彿夢中尋蜀道，打包身度棧雲西”；即全本放翁《和高參議》第二絶:“大似無家老禪衲，打包還度棧雲西”也。厲樊榭《自石湖至横橋》第一首云:“萬頃吴波摇積翠，春寒來似越兵來”；奇想也。然放翁《春寒》曰:“滔天來浲水，震瓦戰昆陽，此敵猶能禦，春寒不可當”；思路早已及此。樊榭固寢饋南宋人詩中者也。至汪鈍翁於放翁詩中作賊，則葛翼甫《夢航雜説》已舉兩例。

【補訂】此節舉漁洋詩本放翁二例，殊未審允。《蒼山感秋》見《范德機詩集》卷二,衹發端四語爲佳，“雨止”云云，乃其三、四；忽接以“羲皇日云遠，雅頌日凋弊”等十六句議論，突如来如，所“感”甚大，於“秋”無與焉。《元詩百一鈔》未選此篇，良有以也。韋蘇州《寺居獨夜寄崔主簿》:“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孟襄陽《夏夕南亭懷辛大》:“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楊鐵崖《夜坐》:“螢穿濕竹流星暗，魚動輕荷墜露香。”漁洋取精用弘，正不必喫放翁一家飯也。蘇子由《欒城集》卷十六《絶句二首》之一云:“亂山環合疑無路，小徑縈回長傍溪。彷彿夢中尋蜀道，興州東谷鳳州西。”漁洋《池北偶談》記曾見古北口一寺石刻此詩，故其題壁絶句亦掎摭之，不僅剪裁放翁語。余未讀《夢航雜説》，僅從《蓮坡詩話》卷下得見其譏鈍翁一節耳。

三七

趙松雪《題杜陵浣花》云:“江花江草詩千首，老盡平生用世心”; 可謂微婉。少陵“許身稷契”,“致君堯舜”; 詩人例作大言，闢之固迂，而信之亦近愚矣。若其麻鞋赴闕，橡飯思君，則摯厚流露，非同矯飾。然有忠愛之忱者，未必具經濟之才，此不可不辨也。放翁詩余所喜誦，而有二癡事: 好譽兒，好説夢。兒實庸材，夢太得意，已令人生倦矣。復有二官腔: 好談匡救之略，心性之學; 一則矜誕無當，一則酸腐可厭。蓋生於韓侂胄、朱元晦之世，立言而外，遂并欲立功立德，亦一時風氣也。放翁愛國詩中功名之念，勝於君國之思。鋪張排場，危事而易言之。舍臨歿二十八字，無多佳什，求如文集《書賈充傳後》一篇之平實者少矣。

【補訂】放翁談兵，氣粗言語大，偶一觸緒取快，不失爲豪情壯概。顧乃丁寧反復，看鏡頻歎勳業，撫髀深慨功名，若示其真有雄才遠略、奇謀妙算，殆庶孫吴，等儕頗牧者，則似不僅“作態”，抑且“作假”也。參觀 E.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Penguin Books”,

1971，76 ff.“real performances” vs “contrived performances”。自負甚高，視事甚易。《三朝北盟會編·炎興下帙》卷四十二記張魏公欲“一掃金人淨盡”，郭奕曰：“用條箒掃，抑用掃箒掃”；又卷一百一引《順昌戰勝破賊録》記兀朮下令曰：“順昌城壁如此，可以靴尖踢倒。”《劍南詩稿》卷二十一《醉中作行草數紙》云：“丈夫本意陋千古，殘虜何足膏碪斧。驛書馳報兒單于，直用毛錐驚殺汝”；其簡捷省力，更過於靴踢箒掃。然“驛書驚殺”，非即大言恫嚇而何。幾類《晉書·朱伺傳》載伺所謂“以舌擊賊”而不“以力”矣。卷十一《建安遣興》第六首：“聖時未用征遼將，虚老龍門一少年”；《憶山南》：“老去據鞍猶矍鑠，君王何日伐遼東”；卷十三《冬夜不寐至四鼓起作此詩》：“八十將軍能滅虜，白頭吾欲事功名”；卷十八《醉中戲作》：“插羽軍書立談辦，如山鐵騎一麾空”；《秋懷》：“何時擁馬横戈去，聊爲君王護北平”；《縱筆》：“安得鐵衣三萬騎，爲君王取舊山河”；卷二十《夜讀兵書》：“長纓果可請，上馬不躊躇。豈惟鏖皋蘭，亦欲封狼居。南鄭築壇場，隆中顧草廬。邂逅未可知，旄頭方掃除”；卷二十四《夜坐水次》：“白頭書生未可輕，不死令君看太平”；卷三十四《村飲示鄰曲》：“焚庭涉其血，豈獨清中原。征遼詔倘下，從我屬櫜鞬”；卷三十五《書志》：“君看此神奇，醜虜何足滅”；卷三十七《太息》第一首：“白頭不試平戎策，虚向江湖過此生。”此類篇章多不勝

舉。劉會孟《須溪集》卷六《長沙李氏詩序》所謂:"陸放翁詩萬首,今日入關,明日出塞,渡河踐華,皆如昔人想見狼居胥、伊吾北。有志無時,載馳載驅,夢語出狂。"誇詞入誕,讀之每思及《三朝北盟會編·政宣上帙》中童蔡輩伐燕章奏。如《五月十一日夜夢從大駕親征》長句,即彷彿《上帙》卷十一馬賢良獻郭藥師詩:"油然鏤鏈三千里,洗盡腥膻二百年。"袁伯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六《跋朱文公與辛稼軒手書》:"嘗聞先生盛年以恢復爲急,晚歲則曰:'用兵當在數十年後。'辛公開禧之際,亦曰:'更須二十年。'閱歷之深,老少議論,自有不同。"放翁詩篇,老且益壯,意氣不衰耶,"閱歷"未"深"耶。《劍南詩稿》卷三十三《讀杜詩》:"後世但作詩人看,使我撫几空嗟咨。"夫"但作詩人看",正杜陵大便宜處;使果得君秉國,當時後世必以"致君堯舜"、"比肩稷契"責望之,或且貽"千古名士之恨",參觀《管錐編》三册472頁。未可保耳。放翁投老江湖,所言未見諸行事,亦得免於僨事,自是渠儂大幸,尚博得後世"撫几嗟咨"也。居位乃見虛聲之純盜,臨事始知客氣之難恃。《涑水紀聞》卷二記:"寇萊公一日問王嘉祐曰:'外人謂劣丈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萊公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不若未相爲善,相則譽望損矣'"。參觀黄東發《古今紀要·逸編》論真德秀。古羅馬史家論加爾巴帝 (Servius Galba) 云:"當其

爲平民，望之儼然，非常人也。苟未君臨天下，則舉世以爲其必能平治天下矣。” (Maior privato visus dum privatus fuit，et omnium consensu capax imperii nisi imperasset) 見 Tacitus，*Histories*，I.49，Loeb，I，82。聞聲相思，優於進前奉御焉。文士筆尖殺賊，書生紙上談兵，歷世皆有話欛。《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八《沈約》則引《譚藪》：“吴均《劍詩》云：‘何當見天子，畫地取關西。’高祖謂曰：‘天子今見，關西安在焉。’均默然無答。”《説郛》卷三十八引《傳載》：“齊吴均爲文，多慷慨軍旅之意。梁武帝被圍臺城，朝廷問均外禦之計，忙懼不知所答，啓云：‘愚意願速降爲上。’”

【補正】吴均事又見卷六七引《國史異纂》。

【補訂】《北夢瑣言》卷二十：“顧雲於市上收得孔明兵書，自負可將十萬，吞并四海。每至論兵，攘袂叱咤，若臨大敵，人謂之‘按譜角觝。’”魏冰叔以古文家而好言兵法，然自知差明，《魏叔子文集》卷五《答曾君有書》云：“生平好讀左氏。曾著《春秋戰論》十篇，爲天下士所賞識。然嘗自忖度，授禧以百夫之長，攻萑苻之盜，則此百人者終不能部署。”清世宗《揀魔辨異録》卷上嘗笑“書生紙上談兵，數行之間，便身經大小百餘戰，闢土開疆十萬里矣。”奭召南良湖此風上至孟子，《野棠軒文集》卷一《讀孟子》，視李泰伯、

晁以道之非孟，有過而無不及；其二曰："既爲游士之爲，自必言游士之言。游士之言何也，易言之也，危言之也，牽合言之也，歆動言之也。使民執梃以撻秦楚，易言之也。且夫兵危事也，而孟氏易視之。"西方自古迄今，亦每以此爲譏。馬基雅弗利練達政事，又撰作兵法，而操演時，暴日中二時許，迄不能號令三千步卒，使如法列隊成陣，儕輩笑其能言而不能行(Messer Niccolò quel dí ci tenne al sole piú di due ore a bada per ordinar tre mila fanti secondo quell'ordine che aveva scritto, e mai non gli venne fatto di potergli ordinare)。見 M.Bandello, *Le Novelle*, I.xl, a cura di G.Brognoligo, II, 83。培根亦謂：空談高論，闊於事情，正如一士言戰術，名將聞而嗤爲夢囈耄荒(Phormio's argument of the wars seemed to Hannibal to be but dreams and dotage)。見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in *Selections*, ed.P.E.and E.F.Matheson, 127。十九世紀意大利詩人咏"咖啡館戰略家"(gli strateghi da cafè)，尤淋漓盡致。見 G.Giusti: "A Adriano Biscardi", *Prose e Poesie scelte*, Biblioteca Classica Hoepliana, 81。他國均有"筆桿戰士"、"啤酒桌上常勝將軍"等雅謔。(les guerriers du porte-plume) 見 Paul Léautaud, *Journal littéraire*, IV, 72; Biertischsieger, Stammtischfeldherr — H. Küpper, *Wörterbuch der deutschen Umgangssprache*, II, 69, 127。或曰："火爐邊大將，從不打敗仗。"(A fireside general loses no battles) 見 G. W.Stonier, ed.*New Statesman Competitions*, 27。

蓋已成“人物典型”，在處隨時可遇，而放翁殆此中最文采鉅麗者乎。《列朝詩集》丙三王越《自詠》：“自歎儒官拜將官，談兵容易用兵難”；《船山詩草》卷七《題淵如前輩所藏孫子名印》第二首：“衹可談兵勿將兵”，尤使人思及吴清卿事。《人境廬詩草》卷八《度遼將軍歌》所謂：“今作將印懸在腰”、“只幸腰間印未失”。夫作“征遼將”、“伐遼東”、“下征遼詔”，非亦放翁之素志偉抱歟。《甌北詩鈔》五古卷四《書放翁詩後》：“放翁志恢復，動慕皐蘭鏖。十詩九滅虜，一代書生豪。及開禧用兵，年已八十高。設令少十年，必親與戎韜。是役出必敗，輕舉千古嘲。公若在其間，亦當帶汁逃。天特善全之，仕隱皆奇遭。無事則恤緯，有事已善刀。”尚屬回護之恕詞也。《桯史》卷十五載郭倪自比孔明，兵敗對客泣，彭法謔曰：“此帶汁諸葛亮也”；甌北“亦當”句蓋用其語。又按《甌北詩話》卷六“放翁生於宣和”條中未發此論，亦如五古同卷《偶書》第三首謂：“香山與放翁，晚歲澹容與。語語不畏死，正是畏死語”，而《詩話》卷四、卷六皆不道及。

三八

甌北晚歲論詩，矜卓都盡。其《詩話·小引》云："少日閱唐宋詩，不終卷而己之才思湧出，遂不能息心凝慮，究極本領。晚年無事，取諸家全集再三展玩，因自愧悔。使數十年前，早從尋繹，擴吾才，進吾功；惜乎老知耄及，不復能與古人争勝，然猶愈於終身不窺堂奥者"云云。温然見道，慕古法先，非如隨園、藏園、船山輩之予知自雄，老而更狂也。《詩集》有《讀杜詩》云："吾老方津逮，何由羿彀中"；又《答稚存題詩話》第一首云："老始識途輸早見，貧堪鑿壁借餘明"；亦猶《小引》之意。可謂以袁伯業之老而好學，求杜少陵之老而律細矣。吾鄉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十八記姚春木語云："袁出入誠齋、放翁，而善於變化。蔣宗山谷，而排奡過之。趙學東坡，而離形脱貌，獨出心裁。氣概皆足牢籠一世，唯去唐音尚遠。少陵云：'老去漸於詩律細'，細之一字，概似未聞，故不能斂才就範。是故能詩而不能詞"云云。議論既似是而非，亦不知甌北客氣虚鋒，晚年頓盡。王述菴《春融堂集》卷二十四《長夏懷人絶句》云："清才排奡更峻嶒，袁趙當年

本並稱。試把《陔餘叢考》讀，隨園那得比蘭陵。”尚以考據之學進退之，實則二家詩學已異途矣。《甌北詩話》中論李、杜、昌黎、遺山、青邱諸家，皆能洞見異量之美；以查初白上繼放翁，蓋喜其與己有同調。《小倉山房尺牘》卷八《答李少鶴》書謂：“蔣心餘痛詆阮亭，專主初白。”而蔣氏《忠雅堂詩集》卷二十六《論詩雜詠》二十首評初白云：“惜非貴重人，枉現優施態”，是則不甚與之。周荇農《思益堂日札》卷六略謂：“蔣心餘將查初白全集痛加詆斥，謂是山歌村唱。蔣評無刻本，予有一册，是蔣手書”云云，可爲證驗。

【補訂】《春融堂集》卷三十二《答李憲吉書》謂：“初白學誠齋，圓熟清切，於應世諧俗爲宜。苦無端人正士高冠正笏氣象，特便於世之不學者。”與心餘之評初白同。然初白視漁洋、竹垞輩，自爲“白描活現”，與誠齋則相形而儒緩謹飭，拘放都野迥異。述菴之論，於初白爲皮相，於誠齋則耳食爾。黄晦木、王漁洋序初白詩，趙甌北詩話論初白詩，皆以之追繼放翁，洪稚存《北江詩話》卷二至以放翁、初白、甌北三家七律並舉，較述菴所言，差爲近似。稚存《更生齋詩》卷二《道中無事偶作論詩絶句》之六論初白云：“只辦人間時世粧，名姝未稱古衣裳”，則與述菴意見相類，特取譬男女不同。然未言其學誠齋，尚免於一言以爲不知也。

隨園《倣元遺山論詩絶句》論初白云：“他山詩史腹便便，

每到吟詩盡棄捐。一味白描神活現，畫中誰是李龍眠”；乃與甌北之論同。江左三家嗜好同異如此。《隨園詩話》卷八又記蔣好山谷而不好誠齋，適與己反；甌北則亦好誠齋。乃知三人行者，每二人黨也。《甌北詩話》論香山，亦有道著語，然書末雜鈔宋元以來絶句，引“蟭螟殺賊蚊眉上”等二絶，謂爲元僧溥光所作，則於香山集，何生疏乃爾。隨園雅慕白傅，而《隨園詩話》卷六亦以此詩爲出宋人。甌北以二詩歸溥光，疑沿明人顧元慶《夷白齋詩話》之誤，吴景旭《歷代詩話》卷七十一已是正顧書。元慶不學寡識，僅堪爲倪迂注起居，不讀白傅，理則固然，豈謂甌北亦粗率如此乎。甌北詩格調不高，而修辭妥貼圓潤，實冠三家。能説理運典，恨鋒鋩太露，機調過快，如新狼毫寫女兒膚，脂車輪走凍石坂。王麓臺論畫山水云：“用筆須毛，毛則氣古味厚。”甌北詩筆滑不留手，脱稍加蘊藉，何可當耶。予嘗妄言：詩之情韻氣脈須厚實，如刀之有背也，而思理語意必須鋭易，如刀之有鋒也。鋒不利，則不能入物；背不厚，則其入物也不深。甌北輩詩動目而不耐看，猶朋友之不能交久以敬，正緣刃薄鋒利而背不厚耳。

三九

龔定菴《常州高材篇》可作常州學派總序讀。於乾嘉間吾郡人各種學問，無不提要鉤玄。論詞章則曰："文體不甚宗韓歐"，此陽湖派古文也。又曰："人人妙擅小樂府，爾雅哀怨聲能遒"，此常州派詩餘也。而於常州人之詩，獨付闕如。故篇中人物，與袁隨園"常州五星聚文昌"一絶所舉者，惟孫季逑一人相同；然不稱爲"奇才"，而推其"絶學"。按孫氏《冶城遺集·遊隨園呈袁太史》云："我愧千秋無第一，避公才筆去研經"；又云："有懷知己平生語，無復才奇氣尚奇。"洪稚存《北江詩話》卷一載所撰詩評，揚扢時輩，人系八言，惟於孫曰："孫觀察星衍少日詩，如天仙化人，足不履地。"管緘若《韞山堂文集》卷二《漢學説》亦曰："同里孫觀察星衍本以詩名，駸駸入古人之室。緣少通《説文》小學，忽去而説經爲漢學"。

【補訂】《北江詩話》卷一又云："孫兵備星衍少日，詩才爲同輩中第一。中年以後，專研六書訓詁之學，不復作詩，間有一二篇，與少日如出二手。"張季門問安、船山兄也，其《亥白詩鈔》卷四《廣元道中述舊》云：

“落落孫刑部，中歲棄吟咏”，自註謂淵如。余觀《芳茂山人詩録》，少年寫景，擅作幽峭語，初無大過人處；中歲後詩亦殊有鋒穎情韻，何至如北江所揚扢乎。撰《杜詩鏡銓》之楊西禾倫，與淵如同鄉故交，其《九柏山房詩》卷一《孫淵如寄余詩，謂前身乃墨胎氏子也，蓋生時得之見夢云。戲答長句》；卷三《淵如自負酒狂，昨同飲而量甚淺。更疊前韻嘲之》；《君嘗自誇室人知詩，予索觀而不一示。復疊前韻戲呈》；《邑人扶乩，有言淵如婦王采薇爲掌書仙女者。作示淵如》等篇，皆寓規於諷。想見淵如年少矜才，好名夸誕，必自負爲“謫仙人”，“身有仙骨”，得配“仙眷”；儕偶阿私標榜，遂目爲“天仙化人”矣。

定菴自言：“勿數耇耄數平輩，晚矣勿及瞻前修”；甌北、北江，遂皆未掛姓名，而兩家子姪如孟慈、味辛，以年輩相接，始遭題目。其識季逑，已在季逑“避去研經”之時矣。然徵之《破戒草》，則定菴瑰麗悱鬱之才，未嘗無取於甌北清麗流易之體。《釋言》四首之一曰：“木有彣彰曾是病，蟲多言語不能天”；按甌北《聞心餘京邸病風卻寄》第二首云：“木有文章原是病，石能言語果爲災。”定菴外祖段茂堂註《説文》：“彰、彣彰也”，曰：“彣與文義别。凡言文章，皆當作彣彰。”定菴樂此説之利己也，改“文章”爲“彣彰”，欲文蓋而彌彰著矣。白香山《閒卧有所思》第二首云：“蟲全性命緣無毒，木盡天年爲不才”，定菴兼反用其意。《人草稿》云：“陶師師媧皇，摶土戲爲人。因念造

物者，豈無屬稿辰。謚曰人草稿，禮之用上賓”；按甌北《十不全歌》云：“我讀《山海經》，人生初本無定形。臍爲口無舌，乳爲目無睛。天公見之不好看，逐件端相細改换。自從鑄成人樣子，化工能事始畢矣。何哉爾獨缺不完，縮長凸短雙必單。得非女媧摶土未定稿，千年抛落荒山道。”“人草稿”之名，疑自此出；“人樣子”一語，則本宋范稱《過庭録》記狄詠事也。

【補訂】定菴《夢中作四截句》第二首：“叱起海紅簾底月，四廂花影怒於潮”，奇語也。亦似點化孫淵如妻王采薇《長離閣集·春夕》：“一院露光圍作雨，四山花影下如潮。”王句傳誦，《隨園詩話》卷五即摘之。祖構不乏，如陳雲伯《碧城仙館詩鈔》卷二《月夜海上觀潮》：“歸來小卧劇清曠，花影如潮滿秋帳”；孫子瀟《天真閣集》卷十四《落花和仲瞿》第二首：“滿天紅影下如潮，香骨雖銷恨未銷”；黄公度《人境廬詩草》卷三《櫻花歌》：“千金萬金營香巢，花光照海影如潮。”

【補正】陳文述《碧城仙館詩鈔》卷三《落花》之二：“芳徑春殘飛作雪，畫簾風細下如潮”，復用王采薇句；卷二有《題〈長離閣遺集〉》四律，傾倒采薇，以不及師事爲恨。汪漱芳《出棧後寶雞道中作》：“直放丹梯下碧霄，四圍山影瀉如潮”，見《晚晴簃詩匯》卷一二五，易“花影”爲“山影”，避上句“下”字，遂用“瀉”

字，有矜氣努力之態，甚不自在。阮元《小滄浪筆談》卷一稱引馬履泰《出歷城東門抵濼口》：“荷花怒發疑瞋岸，黄犢閒眠解看人”；徵之《秋藥菴詩集》卷二，此聯作：“荷花亂發瞋沙岸，黄犢閒眠看路人”，當是編集時改定。改本下句確勝原本，“解”字贅疣；上句“瞋”字險詭，原本以“怒”字照應，“疑”字斡旋，煞費周張，終未妥適，況突如其來，併無此二字先容乎?

【補訂】定菴用“怒”字，遂精彩百倍。其《文續集·説居庸關》：“木多文杏、蘋婆、棠梨，皆怒華”；包天笑鈔録《定菴集外未刻詩·紀夢》：“西池酒罷龍嬌語，東海潮來月怒明”；蓋喜使此字。王懷祖《讀書雜志·史記》四《平原君虞卿列傳》引《廣雅》説“怒”爲“健”、“强”之義，《莊子·外物》：“草木怒生”，又《逍遥遊》：“大鵬怒而飛”；《全唐文》卷七百二十七舒元輿《牡丹賦》寫花酣放云：“兀然盛怒，如將憤洩”，尤可參觀《後漢書·第五倫傳》：“鮮車怒馬”，章懷註：“謂馬之肥壯，其氣憤盈也。”王荆公《寄育王大覺禪師》：“山木悲鳴水怒流”；《山谷外集》卷一《溪上吟》：“汀草怒長”，史容註引《莊子》：“草木怒生”，又僧善權詩：“桃李紛已華，草木俱怒長。”張皋文《茗柯文》三編《公祭董溽州文》：“春葩怒抽，秋濤驚澇。”夫枚乘《七發》寫“海水上潮”早曰：“突怒而無畏”，“如振如怒”，“發怒底沓”；若“鼓怒溢浪”，“鼓怒作

濤”，亦夙著於木、郭《海賦》、《江賦》。“潮”曰“怒”，已屬陳言；“潮”喻“影”，亦怵人先；“影”曰“怒”，齟齬費解。以“潮”周旋“怒”與“影”之間，驂靳參坐，相得益彰。“影”與“怒”如由“潮”之作合而締交莫逆，“怒潮”之言始藉“影”之拂拭而滅其陳，“影”、“潮”之喻如獲“怒”爲貫串而成其創。真詩中老斲輪也。定菴詩律甚細，觀陳秋舫沆《簡學齋詩稿》景印本可想。諸家加墨，以定菴批語爲最嚴最精，包慎伯、吴蘭雪、魏默深等評識相形愈見膚廓。刻本《簡學齋詩存》八卷悉削去定菴貶詞。如卷三《揚州城樓》，稿本上有定菴評：“近體此壓卷”，又評：“裂笛之作”，又評：“窮字不好，第七句亦露筋。”刻本存前二評，删後一評；“窮商日夜荒歌舞”、“道誼既深功利重”二句病痛，洵如定菴所糾，亦竟因循未改。將技窮才盡乎，抑好譽拒諫歟。定菴以秋舫才分高，又交契深，故爲諍友而無隱無怍。尚喬客鎔《持雅堂文集》卷一《道論》，高頭講章耳，而定菴評曰：“緊健可傳”，卷二《才辨》，點鬼簿録耳，而定菴評曰：“此文可作全史文苑傳總論。”則應酬空泛語，聊答陌生後進好名標榜之求，與其評《簡學齋詩》，未可同日語也。歷世詩文序跋評識，不乏曾滌生所謂“米湯大全”中行貨；談藝而乏真賞灼見，廣蒐此類漫語而寄耳目、且託腹心者，大有其人焉。又按西方典籍亦每擬人之醜弊者爲“草稿”、“未定稿”。如古羅馬一帝 (Claudius) 幼

時愚陋多病，其母曰："大自然造人，此兒乃其著手而未完工之品物也"。(eum hominis dictitabat, nec absolutum a natura, sed tantum incohatum) 見 Suetonius, V.3, Loeb, II, 8。《十日談》記一姓人皆狀貌醜弊，或謔曰："此姓之家世最古亦最貴。上帝造其姓人時，初學繪事，尚未解作人物畫也；及造他姓人，則後來已工丹青矣"。(E i Baronci sono più antichi che niuno altro uomo, si che son piú gentili.Voi dovete sapere che i Baronci furon fatti da Domenedio al tempo che egli avea cominciato d'apparare a dipingnere; ma gli altri uomini furon fatti poscia che Domenedio seppe dipingnere) 見 *Il Decamerone*, VI, 6, Hoepli, 390－1; cf Bandello, *Le Novelle*, II, 19, *op.cit.*, III, 50 : "il suo viso teneva un poco di quelli di Baronzi"。《漢姆雷德》中王子斥下劣演員云："其人似爲大自然之學徒所造，手藝甚拙，象人之形而獰惡可憎"。(I have thought some of nature's journeymen had made men, and not made them well, they imitated humanity so abominably—)見*Hamlet*, III.ii。稱醜人爲"塗改狼藉之人草稿"，(un pentimento d'uomo, una donna brutta come un rimorso) 見 D.Provenzal, *Dizionario dell immagini*, 114－5。亦常見近人著作中。

定菴不薄今人，甚推舒鐵雲、彭甘亭詩，謂爲"鬱怒清深兩擅場"。張祖廉《娟鏡樓叢書》中《定菴先生年譜·外紀》載梁章鉅嘗乞定菴賦《虎邱古鼎歌》，定菴欲仿翁覃

谿體爲之，自謂“逌鬱未及覃谿”，遂不作。夫以覃谿之塵羹土飯、朽木腐鼓，定菴尚有節取，而況筆舌靈慧如甌北者哉。蔣子瀟極推定菴之文而不及其詩。《七經樓文鈔》卷五《與田叔子論古文第三書》於並世推劉申受、龔定菴、魏默深三人爲“周情孔思，真能古文”，《春暉閣詩鈔選》卷五《書龔定菴主政文集後並懷魏默深舍人》有云：“文苑儒林合，生平服一龔。齊名有魏尚，可許我爲龍。”卷六《長夏無俚拉雜書懷》第十四首云：“吟詩如作史，中有春秋書。聖曰思無邪，豈在風月鋪。我友龔與魏，窮經戒歌呼。我今亦見及，欲將詩掃除”。

【補訂】定菴《己亥雜詩》有云：“問我清游何日最，木樨風外等秋潮。忽有故人心上過，乃是虹生與子瀟。”孔繡山《對嶽樓詩續録》卷二《懷人》三十二首中有爲蔣子瀟作一首，云：“不爲幕府客，能參定公座”，自註：“龔定菴。”

《春暉閣詩》爲子瀟乞洪幼懷選定，卷首幼懷序云：“君善爲史漢序事之文，詩本餘技。然少可多否，嘗曰：‘於文吾服龔定菴、魏默深，於詩吾服幼懷而已。’”今觀集中與幼懷贈答之什，傾倒其才，惋惜其不遇，反復三致意；詩服幼懷，當非漫語。而卷六《偶成》三首之一云：“久墮詩魂不可招，未枯性海復生潮。氣寒半夜防身劍，聲滿中原乞食簫。但得意時杯在手，不如人處綬垂腰。羣星擾擾無螢大，一月從容鏡碧霄。”此全本定菴《秋心》三首之一也。詩云：“秋心如海復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漠漠鬱金香在

臂，亭亭古玉佩當腰。氣寒西北何人劍，聲滿東南幾處簫。斗大明星爛無數，長空一月墜林梢。”《偶成》三首之三云：“抱得閒愁坐一鐙，盪胸放眼入青冥。碁經國手危難救，藥到庸醫用轉靈。伏櫪空嘶渥洼馬，誤人誰動少微星。天高不效三閭問，爲製新詩讀與聽。”此全本定菴《夜坐》二首之一也，詩云：“春夜傷心坐畫屏，不如放眼入青冥。一山突起丘陵妒，萬籟無言帝坐靈云。塞上似騰奇女氣，江東久賈少微星。平生不蓄湘纍問，喚出姮娥詩與聽。”同卷《所思》云：“我所思兮在何處，九天九地莫招魂。光褫海若真無寶，法貶如來自闢門。惹怪名場雲入夢，不凋太古雨流根。前生應悔干南斗，口勑詩篇作子孫。”一起亦仿定菴《秋心》三首之三：“我所思兮在何處，胸中靈氣欲成雲。”子瀟此三首皆作於丙申，爲道光十六年；定菴《秋心》作於丙戌，爲道光六年，《夜坐》作於癸未，爲道光三年。子瀟高自標置，顧偶亦襲近人詩，如《城南縱獵》之“男兒須到古長安”，則用袁子才句；《謝鄭魯山》之“知己從來勝感恩”，則用蔣心餘句；不圖其於同輩友好集中，竟爾作賊也。

【補訂】子瀟詩初學隨園、甌北，壯悔乃力諱之。《春暉閣詩鈔選》有潘錫基序云：“君自言初學三李，後師杜韓，久乃棄各家而爲自己之詩”，洪符孫序亦云：“俊逸似供奉，沈雄似拾遺，精卓似吏部。至其獨往獨來、不可一世之概，則亦不襲李，不勦杜，不規韓，而自成其爲子瀟之詩。”皆張大門面語也。吴巢松慈鶴

《鳳巢山樵求是二録》卷三《題蔣生湘南詩稿》第二首："長笛高樓莫漫吹，推袁此事要尋思"，自註："生詩宗袁趙。余勸之學杜韓"；巢松《蘭鯨録》自負學杜韓，蓋不啻衣鉢之授矣。蔣爲吴任河南學政時所得士。師弟似頗沆瀣；《春暉閣詩鈔選》卷六《長夏無俚拉雜書懷》第八首自註："吴侍讀師臨終謂湘南曰：'傳人宜作，烏紗亦戴也。'"

定菴之詩，清末以來，爲人挦撦殆盡，此數首尤成窠臼。如《康南海詩集》卷二《出都留别諸公》第一首三四云："高峯突出諸山妒，上帝無言百鬼獰"；即其一例。子瀟詩欲爲奇麗奥博，終不免傖夫氣、村老語，即此三篇，已有效顰學步之歎。然竊定菴詩者，定讞當自子瀟始，《新民叢報》及南社諸作者，特從犯耳。

【補訂】學定菴詩最早者，僅覩其弟子陳抱潛元禄，七絶最得乃師之傳。如《十二種蘭亭精舍詩集》卷一《道光壬寅冬十二月奉兩大人命親迎杭州、同人餞於萬柳堂、作詩留别》，仿定菴《己亥雜詩》極似。他如同卷《拉家桐屋遊憫忠寺有懷仁和龔先生》、《抱素見迎因贈》、卷三《憶牡丹》、《憶亡書》等皆絶好定菴體。戴子高望《謫麐堂遺詩》卷一《歷歷》、《自江寧歸杭州雜詩四十首》、卷二《雜感五首和周十二》、《别緒》皆學定菴，到眼即辨。先君藏周涑人星譼與譚復堂手札云："戴子高自江寧至杭四十首雜詩，章法甚好。漁洋《歲暮懷人》尚不及其圜卓也。"蓋同治時，定菴之

詩尚未大行，故周氏祇擬戴作於漁洋，而不識其淵源《己亥雜詩》耳。黄公度之《歲暮懷人詩》、《續懷人詩》均師承定菴，祇與漁洋題目相同；其《己亥雜詩》則與定菴不但題目相同，筆力風格亦幾青出於藍，陳抱潛當如前賢畏後生矣。定菴絶句每規模金壽門；《冬心先生集》卷一有《懷人絶句三十首》，《冬心集拾遺》中《懷人絶句三十首》與《集》中本全異。取勢鑄詞，於定菴《己亥雜詩》，尤不啻先河。談藝無拈出者，定菴亦未嘗道及此鄉獻，故聊爲表微發隱焉。古來作者於己之入手得力處，往往未肯探懷而示；或則夸而飾之，如蔣子瀟之自言"初學三李"，或則默而存之，如定菴之勿道金壽門。少陵《白絲行》云："美人細意熨貼平，裁縫滅盡鍼線迹"；劉夢得《翰林白二十二學士見寄詩一百篇》云："郢人斤斲無痕跡，仙人衣裳棄刀尺，世人方内欲相尋，行盡四維無處覓"；禪宗話頭亦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五燈會元》卷十四惟照章次、又卷二十行機章次，參觀卷十七繼昌章次、卷十八智策章次。元裕之即移禪語以論詩，《遺山詩集》卷十四《論詩》之三："鴛鴦繡了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施北研未註出處。

【補正】《五燈會元》卷一九祖覺章次："直須識取把針人，莫道鴛鴦好毛羽。"

【補訂】西方論師喻詩文賞析云:“有如中世紀相傳,獅子每行一步,輒掉尾掃去沙土中足印,俾追者無可踪跡。”(One may remember the lion of medieval bestiaries who, at every step forward, wiped out his footprints with his tail, in order to elude his pursuers)見 L.Spitzer :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History”, in D.C.Freeman, ed.,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Style*, 1970, 3。詞旨一揆,均《老子》第二十七章所謂“善行無轍迹”爾。參觀《五燈會元》卷十三道膺:“忽遇羚羊掛角,莫道蹤跡,氣息也無”;

【補正】《五燈會元》卷七義存:“我若東道西道,汝則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掛角,汝向甚麼處捫摸?”

【補訂】《滄浪詩話·詩辨》:“羚羊掛角,無跡可求。”

四〇

袁、蔣、趙三家齊稱，蔣與袁、趙議論風格大不相類，未許如劉士章之貼宅開門也。宜以張船山代之。故當時已有謂船山詩學隨園者，參觀《船山詩草》卷十一兩絶。惜乎年輩稍後，地域不接耳。舒鐵雲《瓶水齋詩話》謂袁之功密於蔣，蔣之格高於袁；潘四農《養一齋集》卷五《夏日塵定軒中取近人詩集縱觀之戲爲絶句》之二云："蔣、袁、王、趙一成家，六義頽然付狹邪。稍喜清容有詩骨，飄流不盡作風花。"

【補訂】方子嚴濬師極推隨園，故甚非養一此詩。《蕉軒隨録》卷三論之云："以六義望蔣、袁、王、趙，似視四公太重。以狭邪加蔣、袁、王、趙，又似視四公爲太輕。其實四公長處，潘恐未必能夢到也。"是也。潘氏於法梧門之流，何不亦"以六義望"之乎。

郭春榆《匏園集·題國朝名家詩集》亦云："揖趙拜袁自風氣，不應圖裏著清容"；又云："老船風格似袁絲，莫怪邯鄲學步疑。"黄培芳《香石詩話》謂："心餘持論，有與子才不同者，作某詩序云：'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

余按《忠雅堂文集》卷一《鍾叔梧秀才詩序》論詩有“忠孝義烈之心，温柔敦厚之旨”。《邊隨園詩集序》引半山《詩解序》：“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等語。《忠雅堂詩集》卷四《題中州愍烈記》第四首云：“斯文如女有正色，此語前賢已道之。安肯輕提南董筆，替人兒女説相思。”按“斯文”句出山谷《次韻東坡送李豸》七古。欲因文見道，以詩輔史，豈隨園佻𠉀坦易，專講性靈者乎。故錢慈伯《麂山老屋詩》卷十二《寒夜雜憶》第二首云：“舂陵詩好惟元結，愍女碑傳有李翱。會得前賢悲慨處，淋漓大筆尚能豪”；即爲心餘作也。蓋“三家”之説，乃隨園一人搗鬼。甌北尚將計就計，以爲標榜之資；故《挽隨園》謂“三家旗鼓各相當”，《答李雨村》謂“角立縱支三足鼎”；隨園作甌北詩序，又《詩話》卷十四亦皆有甌北“自居第三”之説，心餘則無隻字及此。《忠雅堂文集》卷一有《趙雲松觀察詩集序》，而《詩集》卷二十六《論詩雜詠》三十首祇有隨園，初無甌北；僅卷九《入京兆闈夜坐》三絶、卷二十五《懷人詩》四十八首中兩掛甌北名。甌北在乾隆十七年已見隨園之詩，集卷三。二十一年有答隨園見寄之作，集卷四。四十四年遊西湖，始與隨園晤面。集卷二十五。其與心餘，則早歲同官京師，二十三年已相友好。集卷六《贈張吟薌》。送行懷遠，情文稠疊；於心餘之人品詩才，稱不容口，惜其不遇。而爲隨園作詩，卻時有微詞，匪特向巴拙堂作控隨園詞已也。如《聞心餘訃哭之》云：“角逐名場兩弟兄”；《題心餘遺集》云：“邢尹同時要比妍”；皆以己與心餘並提，了不爲隨園地。《甌

北集》卷三十《子才過訪草堂》五古云："尹邢不避面，翻欲同羅幬。一代詩人内，要自兩蛟虬。"心餘已死，仍曰"尹邢"；隨園尚生，亦曰"尹邢"。復稱心餘曰："名高久壓野狐禪"，《再題小倉山房詩》則曰："惹銷魂亦野狐精"，時隨園亦已逝矣。蓋棺之論，厚薄顯然。特不知何以心餘詩中，反與甌北落落，而較暱於隨園耳。心餘在蕺山書院時《寄甌北》五古長篇附見《甌北集》卷十七者，今《忠雅堂集》竟不收；心餘與隨園兩人酬答之外，爲同人作詩無不及之，如卷十六《懷人詩》、卷十八《五君詠》、卷二十五《懷人詩》、卷二十六《論詩雜詠》，皆著隨園。甌北工書法，隨園十指如椎，而心餘詩集卷二十三《題雜家書畫册》，祇有隨園，與童二梅、鄭板橋等並列。《藝舟雙楫》以隨園書入"逸品"，適堪倫類。三家交誼，殊耐尋味。

【補訂】尚喬客鎔《三家詩話》專論袁、蔣、趙之詩，於"三家"齊名之説有曰："此論發自袁、趙，蔣終不以爲然。試觀《忠雅堂集》中，於袁猶貌爲推許，趙則僅兩見，論詩亦未數及矣。"又曰："苕生初寓金陵，感子才訪己題壁之殷，於是作詩以題其詩、古文、駢體，極其推崇，然不存集中。子才知其言不由衷，故題苕生集詩，晚年亦删第一首，且時刺爲粗才。雲松於苕生，始曰：'跋扈詞场萬敵摧'，又哭之曰：'久將身作千秋看，如此才應幾代生'；乃觀其集中論詩稱子才而遺己，遂題詩三首，第以才氣推之，陰致不滿。"可與余言相輔佐。亦徵名士才人互相推挹，而好名矜氣之

争心，終過於愛才服善之雅量。故雖“文章有神交有道”，如李、杜、蘇、黄，後世尚或疑其彼此不免輕忌，況專向聲氣標榜中討生活者哉。

心餘服膺者，皆爲其同鄉聲名寥寂之士。文集卷二《學詩記》，作於五十以後，曰：“友則楊垕、汪軔。汪今之賈島，廣昌何在田不減孟襄陽。惜皆不壽”；卷一《何鶴年遺詩序》則曰：“西江詩廢墮日久，既生一楊子載，又生一何鶴年。”汪、楊、何三人又皆於《論詩》、《懷人》二作兩見。重言反復，其指可參。《忠雅堂詩集》卷四《哭楊子載》、《拜楊子載墓》、《書何鶴年詩本》、卷五《一哀詩》、《汪生》諸作，於三人詩歎賞備至。翁蘇齋、王述菴、袁隨園等風雅總持，與心餘時有唱和，而未嘗被引爲詩友也。《隨園詩話》卷八摘何、楊、汪斷句，謂甲辰過南昌，心餘病風，猶以左臂書此數聯。心餘與隨園二書，今見隨園《續同人集》卷二，傾倒備至，而《忠雅堂文集》不收；爲漏耶，爲删耶。隨園自少至老，不肯學古人家數，故《詩話》卷三謂“甘作偏裨，自領一隊。”甌北則老而知學，已見前則。心餘《學詩記》乃云：“余十五齡學詩，讀義山愛之。十九改讀杜韓，四十始兼取蘇黄而學之，五十棄去。惟直抒所見，不依傍古人，而爲我之詩矣。”適與甌北相反，而與隨園漸合。甌北再題隨園詩曰：“老我自知輸一著，只因不敢恃聰明”；爲嘲諷乎，爲贊歎乎。而三家詩學之異趣，可以見矣。

四一

心餘雖樹風骨，而所作心思詞藻，皆平直粗獷，不耐咀詠。李雨村《寄懷甌北》詩第四首云：“袁趙妣唐白與劉，蔣於長慶僅元侔”；蓋當時已有違言矣。

【補訂】陳亦峯廷焯《白雨齋詞話》卷八云：“小倉山房詩，詩中異端也；稍有識者，無不吐棄。假令簡齋當日刪盡蕪詞，僅存精者百餘首，傳至今日，正匆謂不逮阮亭、竹垞諸公也。《小倉山房集》佳者尚可得百首，《忠雅堂集》、《甌北詩鈔》百中幾難獲一；蓋一則如粗鄙赤脚奴，一則如倚門賣笑倡也。”則揚袁而力抑趙蔣爲不足齒之傖矣。名忝齊而論難齊，然未必物之真不齊如是也。

王述菴《湖海詩傳》謂心餘古體勝近體，七古尤勝五古云云，亦不過彼善於此。心餘七古確有豪雄之勢，然放筆使氣，一瀉無餘，一注無折，曼衍鋪比，未嘗能挫之以至於枉，鬱之以至於怒。《論詩雜詠》評李于鱗曰：“暴雨非商霖”，頗堪自道。《題歐陽可堂觀濤圖》第二首云：“此境何能到，全收向筆端。苦心爲蓄洩，奇勢接風湍。泛濫吾滋

懼，翻騰輿易闌。低佪古人作，字字一平安”；亦尚得失寸心知也。近體呆鈍滯重，使事屬對，都欠圓穩，不特尠完善之篇，並難得妥貼之句，視袁趙之靈心妙舌，瞠乎更後。所謂五穀不熟，不如荑稗也。譚復堂好明人詩，故其論詩多皮相語。當時浙人如李蓴客等之學唐人，實皆以明詩作階梯，故議論亦衹如官府呵道聲耳。《日記》卷二有曰：“心餘沈雄，仲則俊逸。一時鼎足，殆難其人。”此與張南山《詩人徵略》之合稱王仲瞿、黄仲則爲“二仲”何異。竊未見其沈雄，祇睹其獷鈍耳。心餘舉主師金檜門學山谷詩，

【補訂】金檜門德瑛詩學山谷，乃王述菴《湖海詩傳》之説。余得《檜門詩存》觀之，方知王氏臆必也。錢香樹序云：“宋元人中，尤愛東坡、梅溪、遺山、曼碩諸家，故所作往往相近。”蓋不墨守唐風而已。集卷三《錦屏山歸途戲語心餘》：“其出如泉波如天，蓬萊海外詩謫仙。山行水立自顛倒，石牛洞中風格老。奇外出奇見豫章，峨眉競秀各一方。錦屏山石拗幾摺，彷彿谷詩鑱天立。”稱谷詩與坡詩異曲同工；見此等篇什即附會其作詩學山谷，則矮人之觀場也。檜門曾孫衍宗《思怡堂詩稿》卷十《重游泮宫》第二首“敢誇詩是吾家事”云云，自註亦有曰：“王蘭泉少寇《蒲褐山房詩話》論先公及蘀石詩尤可怪。”又按張瘦銅塤《竹葉菴文集》卷十《過金都御史故宅》第二首自註：“先生詩自題曰《檜門詩疑》，今刻曰《詩存》，非先生志也。又所删多不當。”

《湖海詩傳》謂心餘詩學山谷；曾滌生固瓣香山谷者，《憩紅詩課戲作》云："鉛山不作桐城死，海内騷壇委寒灰"，蓋引心餘爲同調，以與姚惜抱並稱。心餘《學詩記》亦自言："四十始學蘇黄。"今按其丙子以前詩，無以拔乎時調；丙子以後，自卷五起，摹放黄詩之迹顯然，尤以七律拗調爲甚。《十八夜露坐柬穀原》所謂："詩好近耽黄魯直"是也。遠在丙寅見知檜門之後，未必化於檜門之教。丙子、心餘實三十二歲，《學詩記》所謂四十歲者，舉成數言之。癸未、《陳仲牧員外新刻山谷詩集拈韻示蓀圃》四首，於山谷詩境，長言永歎，頗盡其妙；有曰："書家誰解綿裏針"，尤具聖解，可與《復初齋文集》卷十《黄詩逆筆說》、《曾文正詩集》卷一《題彭旭詩集後》參觀。涪翁詩如其字，筋多於骨，韌而非硬；世人以瘦勁學之，毫釐千里。甲申，心餘出都南歸，始與隨園相遇於金陵，所謂"六代江山兩寓公"者是。自卷十二以下，其詩漸萌故態，雖仍帶宋調，而於山谷不復如章子厚之臨蘭亭矣。

【補訂】《忠雅堂詩集》卷四《河口返棹初發》："批鵃餞春愁落蕊，歸牛浮鼻盼栽禾"，集中學山谷詩昉是。卷十三《文字》第三首："精熟《文選》理，少陵亦有言。豈謂摭浮艷，詡詡華藻間。摘獵什佰字，僻詭矜雕鐫。複贅雜腐晦，拗澀兼拘牽。"似已厭薄"無字無來歷"、"崑體工夫"矣。

至其刻意摹山谷之詩，彎湊硬做，有力出稜，矜心作態，於"綿裏針"之語，實亦未辦。然在當時，要爲具眼，高

出歸愚、隨園輩識見。《辯詩》五古，議論甚佳，宋唐並稱，而不作調人，前已引之。同時翁覃谿、姚惜抱，雖亦有取於宋詩。然翁止於蘇杜一源，《石洲詩話》卷四至斥《宋詩鈔》爲率天下而禍仁義。姚承其伯父南菁餘緒，甚稱涪翁；參觀陳碩士所輯《惜抱軒尺牘》卷七、七月六日《與陳碩士》。譚復堂《日記補録》光緒五年四月十二日嘗記“黄襄男以惜抱評點山谷詩四卷屬校，欲爲傳刻”云云，其用力可見，顧仍仿明七子腔調。

【補訂】覃谿《復初齋詩集》卷十一《送姚姬川郎中假歸桐城》第一首：“君去重編海峯集，肯隨北地乞餘芬”；卷十八《書空同集後》十六首譏空同於詩文不能“竟委窮源”而漫言“復古”，末首曰：“不得姚郎與細論”，自註：“謂姬川也。”蓋深不然惜抱之取明七子。卷七《馮生執虞文靖詩來問》：“近人學李學韓杜，皆向大復、空同求”，亦此旨；然大復、空同皆未嘗學韓，而“向”之“求”，豈非索馬於唐肆哉。實爲語病。王禹卿與姬傳友好，《夢樓詩集·自序》云：“二十五歲與朱子穎、姚姬傳論詩，心甚愜。子穎詩豪宕感激，有高達夫、李太白之風。姬傳深於古文，以詩爲餘技，然頗能兼杜少陵、黄山谷之長。”正“向”李、何“求”得之少陵也。郭頻伽《樗園銷夏録》卷下：“吾師姚姬傳先生曰：‘近日爲詩，當先學七子，得其典雅嚴重，但勿沿習皮毛，使人生厭，復參以宋人坡谷諸家。’”《惜抱詩集》卷五《碩士約過舍，久候不至，余將渡江，

留書與之，成六十六韻》："在昔明中葉，才傑蹈高遐。比擬誠太過，未失詩人葩。蒙叟好異論，舌端騁鏌鋣。抑人爲己名，所惡成創痂。衆士遭豐蔀，皎月淪昏蟆"；爲明七子翻案，言甚激切。

《按尺牘》卷四《與管異之》云："空同集是子先導"，卷七《與碩士》云："詩不從何、李、王李入，終不深造。"據吴摯甫《尺牘補遺·與姚鐵珊書》，惜抱尚有《明七子律詩選》，最便初學。姚石甫《識小録》卷五詳論惜抱詩，舍言其學宋人處時入妙境、得蘇黄妙諦外，復曰："若在明賢中，王李見之，能不擊節耶。"惜抱高弟方植之《續昭昧詹言》卷一論七律兩派，空同、卧子皆與其列，卷七論學杜，以山谷爲得杜作用，義山爲得杜氣格，空同爲得杜形貌；三家並舉，消息可參。皆無心餘之著明直截。黄梨洲、吕晚村後，具此識力者，正復不多。若厲樊榭、金冬心、符幼魯輩，出入九僧、四靈、林逋、魏野、陸放翁、劉潛夫間，正方虚谷所謂"唐詩"，而非宋人之極詣也。同光體詩人不過於山谷以外，參以昌黎、半山、後山、簡齋等。曾滌生爲同光體巨擘，上推心餘，不亦宜乎。心餘近體偶有佳語，却都非山谷調，如"不關天地非奇困，能動風雷亦異才"；《薦福寺》。"已成鸞鳳猶飄泊，自古風雲有晦冥"；"百事都隨婚嫁畢，一樓真對水雲空"，"虚無不礙天原闊，依傍都空客自尊。"皆乾嘉時之大筆高調。《補遺·詠燭花》一聯云："孤根自結何須地，長夜能開不待春"；頗渾巧，下句本唐太宗《詠燭》："花開不待春。"宋末黄庚《月屋漫稿·詠燈花》云："自喜結根依小草，不愁飛片落蒼苔"；《佩楚軒客談》記周草窗杭社詠燈花云："繁華不結三春夢，零落

空餘寸草心。”心餘一聯，工力相敵。

【補訂】實不出此類詠物題中應有之意。唐張喬《月中桂》:“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 宋王鎡《月洞詩集》卷上《燈花》:“等閒開落銀缸見，只是春風不得知。”余少見多怪耳。